

天晴自題

晴
軍

圖書

序一

昔漁洋西崖兄弟也。隨園香亭亦兄弟也。夫瑰異奇特不世出之才。得一已難。况獲其兩而爲同懷共母也哉。是則吾於徐子昆仲。能不生其欣羨歟。雖然。以才論。徐子昆仲固不前人。愧以際遇與時世論。則不逮前人也。遠甚。吾又不得不爲之惜。吾惜之者。以枕亞之墨而忍以浪名。以天嘯之墨而忍以殘名。夫孰使之至於此也。或疑而問曰。殘字非美號。豈天嘯之文詞。采有未富耶。氣韻精神有未足耶。骨幹理法有未堅密耶。愚曰。烏有是哉。君南籍也。其文之奇秀處。如天台雁宕。汪洋浩瀚。處如龍湫。瀑如浙江潮。蓋得山川之助者也。君善書。其行文。又如墜石崩雲。驚蛇入草。蓋將草書之法而鎔冶一器者也。復工鐵筆。故其文又如夏鼎秦彝。漢瓦唐碣。斑斑駁駁。光怪陸離。蓋兼挾金石之奧者也。且君爲共和之熱心士。揮其慷慨淋漓之筆。以爲發蒙起懦之資。直欲補千秋缺陷而彌兩大之不足焉。曰。如子言。此等文字。無論莊諧。皆卓然有以自立。可歷劫而不磨滅者。何有於殘。曰。以是作非。其全璧也。曰。我輩能有此一寸物。流散人間。以存斯文於一脈。斯亦可矣。又安必以完不完爲言哉。曰。以殘名其書者。殆以殘誌其恨也。身心窘迫。已非一日。故甘此殘字。而不厭歟。天有以使之然也。才人之厄也。嗟乎。因惠連而得句。稱子由爲知音。古人蓋有以自慰者。弟不愧兄。兄不愧弟。著書養親。花萼相輝。爲今日之雙丁。二陸。天嘯亦有以自慰者。若僕之墨。乾筆禿頭。鈍不才而又雁行中斷。早失其季焉。則對古人與天嘯。其將何以自慰也哉。淮陰陳醫隱謹序。

序二

千古河山打劫。則殘棋戰局。一江煙水寫真。則殘稿成圖。黑白紛爭。幾經禍亂。丹青點染。十幅鴉塗。慨念時艱。適逢世變。置驛之書。俱在登樓之賦。猶存金壺殘缺。墨汁尙新。寶笈殘摧。筆香依舊。剪翠裁紅。不棄零紈。碎錦紆青。蘭紫甯分。古服新裝。此天嘯所以以殘墨名篇也。槃槃大才。落落高致。著作等身。燿篋競美。聰明絕頂。耆宿傾心。玉宇青琳。鴻裁訂墜。金臺紫館。雀繖拾遺。古書殘卷。恆多辟俗奇文。斷簡殘編。不少驚人名句。振藻揚華。崑山片玉。敷榮發秀。安石碎金。十色五光。長篇短什。蟬穿冊而皆紅。螺潑膏而盡綠。石韓陵而一片玉。魯璧而七林銀礫。流輝摘星樓上。金城耀彩垂露。毫嶺探驢一笑。有句皆珠。繡鳳雙飛。無文非錦。糟食不嫌過。半豹班無用。窺全與其數。見不鮮。曷若知希爲貴。定夷松烟。染綠微露。盟紅手把一篇神遊。萬古登高舒嘯。青眼猶明。守缺抱殘。素心可慰斯文。未墜同病相憐。默契雲霞。有詩書之夙好。止談風月。緝翰墨之良緣。觀成有日。願獻不文。

民國六年春日昆陵李定夷謹序於願月常圓樓

序三

予不嘗謂天嘯善以文鳴者乎初於壬癸間之上海民權報作激昂豪放之鳴次於女子新史（天嘯傑著）作俯仰今古之鳴又次於小說叢報作零星齟碎之鳴又次於征途客邸愁邊恨底作思鄉感物之鳴又次於風晨月夕書城酒國作不可名狀之鳴則洵乎其善以文鳴也其鳴之聞於人者十之三其鳴之未聞於人者十之七吾知愛天嘯文字者莫不喜聞其鳴而恨聞之未能盡也予嘗以之譽天嘯天嘯曰否予自鳴而自聽已耳何必聞於人且年來情場失意其鳴也不平其爲文也牢騷使人聞之增忤怛耳則毋甯秘之予曰嘻子謬矣吾人耗心血而事著述其文能壽世與否姑勿論要當出而問世與海內著作者一較短長且以結一重文字因緣是亦快意事故鐵冷有碎墨之輯枕亞有浪墨之輯不文如子亦復有嚼墨之輯而子安可以獨無天嘯曰善因集其宿構十之二新著十之五梓以行世曰天嘯殘墨曷言乎殘也以文豹不全亡其十之三云嗚呼殘碑斷碣彌復可珍片羽吉光以少爲貴寄語大家須記取此書莫作等閒看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雙熱吳恤序於海上

序四

天嘯負不羈之才。挾遠大之志。思有所表。建於世。歷碌頻年。卒無所遇。而憂來逼人。蒼茫四顧。既不得於社會。復見厄於家庭。哀傷憔悴。豪氣消磨。兩鬢愁絲垂垂。老矣往歲。遊粵復不得志。而歸知世之終不我與。而此生已虛。於是蟄伏不復出。比年來。余飄零海上。以無聊著作。與海內相見。諸書繼出。天嘯見而喜之。閒亦有所作。願隨手散棄。不復愛惜。其意以爲大者遠者。既無所表見。則此文之微。殊不值識者一哂。且卽以文字言。天嘯固喜作莊語。以警人不屑作小言。以媚世。曩昔主任民權筆政。洋洋灑灑。豪竹哀絲。有倚馬萬言之概。以此等文字。與今人語。舊話重翻。其有不掩耳而走者。幾希。丈夫在世。不稱意。降而至於文字。亦幾幾不能與世人以共見。是何傷已。天嘯不自惜。余固代爲惜之。前途渺渺。往事悠悠。一旦蛻化。并紀念而無之。是奚可者。爰集其舊報文字。刪繁就簡。賸以詩詞小品。說部談乘。諸作編次。成集名之曰殘墨。殘者。缺陷不全之謂也。天嘯一身之遭際。固缺陷不全者。則其零星斷碎之文章。亦不能加以完全之名目。世尙有知其人而哀其志者。手此一編。作惺惺之相惜。則又天嘯之幸也。書旣成。誌數語於簡首。

民國六年三月同懷弟枕亞叙於滬濱之望鴻樓

天嘯殘墨目次

藝苑 卷之一

今文古文

蛩吟集

筆記 卷之二

懺廬譚乘

粵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話

說部 卷之三

湖上百日記

鴛鴦夢劇本

天嘯殘墨 目次

雜著 卷之四

斷簡一束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

雀牌觴政

藝苑 卷之一

今文古文

◎神州女子新史序論

美哉世界：美哉世界：非男子與女子公共之世界乎。

美哉世界：美哉世界：非男子與女子公共之世界乎。

予嘗讀西國近數百年史。其可歌可泣可矜式者不一而足。而其愛國之大英雄大豪傑。足令人思之夢之崇拜之者。不一而足。而其以一女子投身社會中。其一舉一動之或成或敗。皆於世界之進化。民族之強弱。有絕大之關係。如彼其人。又不一而足。斯誠世界之英雄。斯誠世界之女傑。而其旨趣之高尙。其思想之奇特。其精神之獨立。其事業之偉大。抑何若是之轟轟。若是之烈烈。足令世之人。讀其書。生敬愛心。而感想之讚美之。謳歌之崇拜之。而不能已也。

吾乃返而求諸吾國。則見夫吾國之女子。耳目口鼻。其構造無異於彼國也。聲容笑貌。其態度無異於彼國也。而其所居地位之卑下。所具智識之薄弱。則爲世所詬病。而爲西方美人所竊笑者也。嗚呼。男子與女子同爲

世界之人類。人類之所以高出於物類者。以其有特殊之本能耳。而今也。中國之女子。既無高尚之旨趣。又無奇特之思想。既無獨立之精神。又無偉大之事業。廉恥道喪。依賴性成。奈何奈何。

方今世界日新。文明日進。先進國種種新知識。新學問。遂逐太平洋之風潮。而輸入亞東。女子界上亦大受其激盪。然足則猶是其纖小也。體則猶是其妖嬈也。妝束則猶是其輕佻也。衣服則猶是其麗都也。香粉胭脂則猶是其厚塗濃抹也。而陽剛陰柔。天尊地卑。一派腐敗之謬說。猶日接於耳。而衣食生活。悉仰給於男子之一主義。猶固結於胸中。而牢不可破也。嗚呼。吾中國四萬萬同胞。女子居其半。數於此四萬萬半數之中。而欲求一孝養。盲父侍不離側。如法之『路衣慈』。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天性友愛。善事其兄。如法之『罷賴茵』。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善繼前志。能盡孝思。如英女王『維多利亞』。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好學深思。著書立說。卓然為專門學家。如法之『盧月』。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熱心社會。百折不回。而卒思有以遂其志。如法之『梅曉若』。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以一枝纖弱之筆。拔無數沉淪苦海之奴隸。俾得復歸於人類。而後之人。嘖嘖稱爲女聖。如美之『批茶』。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以纖纖弱女子。投身黨會中。有犧牲社會之志。如俄之『蘇斐雅』。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智勇兼全。排人之患。釋人之難。解人之紛。亂不惜身家性命。而能奏莫大之奇功。如法之『貞德』。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以纖弱女子。愛平等自由之主義。臨百難而不疑。處萬死而不顧。而卒能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世界中。如法之『羅蘭夫人』。其人

者不可得而欲求一有軍國民資格精神尙武思想愛國毫無一點兒女子柔弱巽意之常情如『斯巴達之婦女』其人者更百不得一也千不得一也嗚呼二十世紀之時代非女子飛躍之時代乎而吾國之女子猶若是之昏昏焉懵懵焉暮氣沉沉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如大睡而不覺如大醉而不醒間有少數人不甘雌伏有志雄飛求學識倡平權而羣且目而笑之曰此釵而弁者也此不守閨範之女子也嗚呼吾不知其果是何居心而所見之抑何小自待之又何卑耶嗚呼豈吾國之女子果不足有爲乎豈吾國之女子果無完全之能力僅足爲男子之玩物乎豈吾國之女子果不足自強自立立人而與世界有名之女英豪齊驅並駕而爲世界之大人物乎嗚呼吾書至此吾心碎矣吾羞煞矣吾憤死矣而吾一片疑團萬般感觸數點血淚遂不知不覺於頃刻間共奔赴於腕下而有投筆啼噓拔劍起舞之概吾不知果何爲而然歟

夫天地生人本無厚薄豈獨鍾才於男子哉五步之內必有芳草豈獨生彼美於西方哉况吾中國爲文明祖國七地廣漠人口繁殖豈他國有路衣慈吾中國竟無之乎豈他國有罷賴茵維多利亞吾中國竟無之乎豈他國有盧弓梅曉若批茶蘇斐雅貞德羅蘭夫人吾中國竟無之乎思之思之吾又重思之吾更大疑之吾斯之未能信

吾求之今之世而不可得吾於是求之上古時代而得數人也吾爲之一喜吾於是求之中古時代而得數人也求之近古時代而又得數人也吾又爲之一喜合上古中古近古三時代之人物而觀之有高尙之旨趣者

有。之。有。奇。特。之。思。想。者。有。之。有。獨。立。之。精。神。者。有。之。有。偉。大。之。事。業。者。有。之。其。生。平。歷。史。有。令。人。感。想。之。讚。美。之。謳。歌。之。崇。拜。之。如。讀。路。衣。慈。史。如。讀。罷。賴。茵。史。如。讀。維。多。利。亞。史。如。讀。盧。月。史。如。讀。梅。曉。若。史。如。讀。批。茶。史。如。讀。蘇。斐。雅。史。如。讀。貞。德。史。如。讀。羅。爾。夫。人。史。如。讀。斯。巴。達。之。婦。女。史。者。如。彼。其。人。實。不。一。而。足。噫。嘻。偉。大。哉。吾。中。國。偉。大。哉。吾。中。國。之。女。國。民。非。至。文。明。之。國。非。至。文。明。之。女。國。民。其。曷。克。有。此。其。曷。克。有。此。吾。於。是。爲。之。大。喜。過。望。而。吾。之。心。於。以。稍。慰。而。吾。之。羞。於。以。稍。釋。而。吾。之。憤。於。以。稍。平。而。吾。之。氣。焰。遂。如。海。如。潮。空。涌。而。起。而。吾。之。手。足。遂。不。知。不。覺。舞。蹈。而。起。而。吾。生。平。所。不。卽。不。離。之。一。枝。禿。筆。遂。不。由。不。奮。躍。而。起。而。欲。於。女。子。界。上。稍。盡。義。務。也。作『神州女子新史』。

●神州女子新史結論

女史氏述神州女子新史既畢。不禁肅然起敬。額手歡呼曰。此非吾中國古代吾女子界上優美之歷史耶。於戲偉大哉。吾中國偉大哉。吾中國之女國民何若是之多賢也。何若是之多賢也。夫自陰陽剛柔尊卑強弱種種之界說發生以後。男女兩界間。遂劃然分一鴻溝。男子既以陰柔卑弱相待。女子亦以陰柔卑弱自居。一舉也。一動也。皆服從於男子號令之下。而不敢有所反抗。一衣也。一食也。皆仰給於男子股掌之上。而不能自作生涯。以顛則圓趾。則方官。則五肢。則四之人。受制於顛。同圓趾。同方官。同五肢。同四之人。而不知羞恥。不知憤恨。不知奮發。靡靡憤憤。相習成風。而是書所探入賢豪之女子。獨能奮起於千載以上。或建偉大之事業。或垂

優美之名譽。或任家庭之教育。或抱朧決之見解。或懷慈善之心腸。或秉貞潔之德性。或雄尙武之精神。或具愛國之思想。炳炳焉。彬彬焉。足以一革吾女界陰柔之故習。足以一洗吾女界卑弱之奇羞。其生平歷史。有令人感想之而不能已者。有令人讚美之而不能已者。有令人謳歌之而不能已者。崇拜之而不能已者。非中國女子界上優美之歷史耶。非中國女子史上偉大之人物耶。吾感想之。讚美之。謳歌之。崇拜之。而不能已者。更願與吾女界同胞時時感想之時。時時讚美之時。時時謳歌之時。時時崇拜之時。是書之所以作也。

吾書至此。客有過而詰之者。曰。子之爲此書也。豈不欲以古人過去之事實。爲後生未來之模範乎。然吾中國女學界上古聖豪傑之著述。如『女憲』。『女訓』。『女誠』。『女範』。『女鑑』。『女規』。『列女傳』。亦既汗牛充棟。詳哉其言之矣。亦既大聲疾呼。不憚以一人之筆之舌。爲女界之木鐸。女界之警鐘矣。子又何是書之作也。女史氏聞言。退而若有所思。繼而起曰。唯唯。否否。不然。夫所貴乎歷史者。貴乎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尤貴乎以偉大高尚之理想。發明一民族興亡盛衰之原因。結果使後之讀是書者。聞風興起。贊嘆舞蹈。忽焉而喜。忽焉而怒。忽焉而精神若有所刺激。忽焉而志氣若有所發揚。忽焉而相戒曰。吾儕宜無爾忽焉。而相勵曰。吾儕宜如此。而決不可斷斷於一人一事之短長得失。而又是非過當也。女憲也。女則也。女訓也。女誠也。是非也。吾不敢知。然要皆撫探古聖賢人訓戒之言。而爲之者。乃修身教科。非歷史之體裁也。卽如女範。女鑑。女規。列女傳。亦既採集古女子之性行事業。而敘述之。紀贊之矣。然而殘編斷簡。無首無尾。如

海。岸。之。石。亂。堆。錯。落。徒。從。事。於。一。人。一。事。之。短。長。得。失。而。於。列。代。事。局。之。遷。變。興。亡。之。原。因。政。治。之。良。窳。文。化。之。進。退。舉。凡。中。國。史。上。之。緊。要。條。件。均。未。能。約。略。紀。述。要。而。言。之。乃。合。無。數。之。幕。誌。而。爲。之。者。非。所。謂。完。全。之。歷。史。也。且。其。所。短。長。褒。貶。者。乃。依。據。於。陰。柔。卑。弱。種。種。之。界。說。而。權。衡。乎。其。間。以。之。束。縛。女。子。之。身。心。則。有。餘。以。之。振。起。女。子。之。志。氣。則。不。足。以。之。涵。養。女。子。之。德。性。則。有。餘。以。之。發。揚。女。子。之。精。神。則。不。足。以。之。書。之。所。以。作。也。此。是。書。之。作。所。以。振。起。女。子。之。志。氣。發。揚。女。子。之。精。神。而。提。倡。女。權。之。發。展。爲。惟。一。之。目。的。也。

客。又。曰。子。既。以。提。倡。女。權。之。發。展。爲。惟。一。之。目。的。則。吾。國。女。權。之。不。昌。互。古。如。斯。子。何。不。於。西。國。史。上。採。取。女。英。豪。之。歷。史。以。勸。勉。之。感。化。之。而。又。何。必。拘。拘。於。中。國。哉。

女。史。氏。不。禁。勃。然。變。色。而。起。曰。子。何。崇。拜。外。人。而。蔑。視。己。國。哉。夫。西。國。女。英。豪。之。所。以。爲。英。豪。者。以。其。有。高。尚。之。旨。趣。有。奇。特。之。理。想。有。獨。立。之。精。神。有。偉。大。之。事。業。耳。吾。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數。千。年。以。來。豈。果。無。一。二。英。豪。之。女。子。足。爲。吾。中。國。女。子。界。上。生。色。乎。吾。嘗。冥。求。之。於。古。代。史。中。而。見。有。主。持。大。局。提。倡。風。化。於。國。計。民。生。上。有。絕。大。之。關。係。者。如。女。媧。之。正。婚。姻。嫫。祖。之。教。育。蠶。馬。后。之。崇。節。儉。長。孫。后。之。獻。可。替。否。高。太。后。之。舉。賢。斥。佞。馬。皇。后。之。輔。濟。仁。慈。非。中。國。之。『維多利亞』乎。而。見。有。含。垢。忍。辱。屈。體。事。仇。隱。以。一。身。爲。犧。牲。而。父。之。仇。卒。以。報。國。之。恥。卒。以。雪。者。如。妹。喜。之。亡。夏。妲。己。之。敗。商。褒。姒。之。滅。周。西。子。之。沼。吳。非。中。國。之。『蘇。斐。雅』。乎。而。見。有。天。性。友。愛。甘。自。苦。辱。卒。以。揚。弟。之。名。成。弟。之。事。而。勉。其。禍。患。者。如。聶。嫫。之。殉。弟。曹。姑。之。上。書。文。姬。之。

匿弟。辛女之勸義。何母之報復。陳姑之撫育。非中國之「罷賴茵」乎。而見有慈善爲懷。熱心公益。不忍同胞之慘酷。而犧牲其身家生命以救之者。如巴寡婦之捐財免役。章氏母之還箭甘屠。曾氏婦之結砮活民。非中國之「批茶」乎。至若楊做妻之以廢昏立明。勸夫決議。則卽「梅曉若革命主義」之端倪也。徐皇后以翼贊夫主諭。諸命婦則卽「羅蘭夫人平等自由主義」之濫觴也。至若緡女之鼓楫。緹嫠之上書。曹娥之投江。龐娥之礪刃。荀灌之乞師。木蘭之從軍。王舜之踰垣。盧氏之冒刃。顧妻之跪桑。張女之禱天。諸女之臥板。石女之自經。王女之斷指。孝女俠女千古流芳。彼「路衣慈之孝。養盲父」何以過之。而且傳經有伏女也。續史有班姬也。觀書有二喬也。謝女有詠絮之才。劉妻獻椒花之頌。衛夫人創簪花之格。卓文君之升堂。講周官。宋若昭之久宮。爲女教要。皆才德兼美。學識並優。又豈「盧月」輩所能頡頏之者哉。

而吾之所以尤重吾國女子者。則以吾國女子之有「武德」也。是當神州陸沉。外族憑陵。干戈四起。胡塵撲地。之秋。堂堂鬚眉男子。或束手待斃。泯泯焉與秋草同枯。或搖尾乞憐。屈身爲累。朝長樂。而女子界上。往往有一二英傑之女子。出而維持一面。纖纖玉手。支撐半壁江山。赫赫香名。壓倒一朝文武夫人。城外擊鼓。喧天娘子軍前。繡旗蔽野。如趙昂妻之畫奇計。李毅女之破岑夷。朱序母之却秦寇。張茂妻之討沈充。孟太妃之安危城。劉夫人之討梁兵。洗夫人之平番禺。平陽公主之置幕府。劉將軍之從征討。梁夫人之破金兵。秦良玉之勤王事。劉夫人之射國賊。武德昭著。非歷史上佳話乎。卽或不幸而家國淪亡。則以身殉之。無吝無畏。蓋之亡。

也有邱妻魏之亡也。有乳母楚之亡也。有虞姬而五胡之亂晉也。則有惠風梁妻許妻及尹虞之二女。趙宋一代。外寇最盛。而死國之女子亦多。金之攻淮也。有毛惜惜。元之南下也。有韓希孟。有徐元娘。有王貞婦。有譚氏。有趙昂發之妻。有陳文龍之母。有謝枋得之妻。及其亡也。而又有投海殉國之楊太妃。自是而後。歷史中斷。而大明之亡也。則有周皇后。則有長公主。則有魏宮人。費宮人。則有黎宏業之母。金毓峒之妻。及婦。以及衛景瑗之母。楊鶴之母。姚士忠之女。孟章明之妻。馬世奇之妾。劉理順之妻。妾周鳳翔之二妾。汪禕之妻。陳良謨之妻。成德之母。金紘之母。及妾李夢禕之妻。女曹持敏之母。吳武弁之妻。劉文炳之祖母。王延禔之妻。王世琇之女。陳氏之婦。婢以及張羅彥之二妾。張羅善之妻。張羅輔之妻。張羅士之妻。張羅吉之妻。張羅彥之伯母。張羅彥之姪婦。張羅彥之子。婦張氏之婢等。或投繯殉國。或入井就義。吾於是益信吾先民之有尙武精神。愛國思想也。彼『貞德氏之解圍』以及『斯巴達婦女之愛國』又何足多焉。又何足多焉。

夫吾先民之精神。既若是之尙武。吾先民之思想。又若是之愛國。而吾先民。腦經中復有一最高尙。最完全。最優美。最純粹之一大特性。而爲他國女子所萬不逮者。而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而未嘗一刻忘者。斯性何性。則『節烈』是也。上古之世。不可考矣。自有書契以來。如湘妃。竹淚。衛女。桃湯。寡夫人。柏舟之詩。蔣烈婦。白蓮之種。要皆矢志清貞。至今讀其書。猶令人齒頰生香也。至若晏娥之踰垣。越姬之從死。孫夫人。江上。全貞。孟才人。床頭。殉節。又皆以國君夫人。從容就義。更不可及者也。至若皇甫妻之被篋。朱貴兒之被殺。王凝妻之

劈掌王妙鳳之砍臂。夏侯令女之斷鼻。胡廣女之截耳。丐婦之躍水。劉女之投火。王氏女之截髮。唐貴梅之懸樹。又何性之烈德之貞。一至於此乎。至若關盼盼之燕子樓。包拯婦之節婦臺。雖曾經烽火。未必依然無恙。而後之人。猶得於頽垣破瓦中。搜尋舊日遺址也。至若王貞婦清風之嶺。丁錦孖夫人之潭。則并地以人名人。以地傳千秋萬世。後過其地者。皆得於山巔水涯。看古柏森森。雲天高矗。彷彿想見其爲人。吾中國有如此偉大之人物。亦可以自豪矣。而又何必抱崇拜外人之見。而蔑視己國之人哉。此是書之所以作也。此是書之作。所以拘拘於中國之人。而以神州女子史名也。

然吾之爲此書也。吾非徒欲以吾先民偉大優美之歷史。爲自豪地也。吾願與吾女界吾同胞思之。崇拜之。而矜式之。以如此偉大之國民。以如此偉大之國民中之一國民。以如此偉大之國民中之一女國民。應思吾先民之如何奮起於千載以上。應思吾同胞之如何奮起於千載以下。以恢復吾先民舊日最榮耀之名譽。復放萬丈光明於二十世紀中國女子世界。墨暗之洞裏。而有更上一層極目千里之觀。決不可復拘拘於陰柔卑弱種種之界說。以自束自縛。俾吾先民所造名譽之歷史。至此而斬也。吾同胞其有意於此乎。吾同胞其勉之。吾同胞其勉之。民國紀元前三年十月下浣。

◎神州女子新史續編發端詞

或有問於女史氏曰。子述女子史。至明末死國諸女子。既廢書三歎。擲筆而起。今胡爲有續史之編乎。女史氏

曰斯言信哉。然續史之編是又烏可以。已。令請先言其故。

憶晉大明末造。闖獻構亂。傾覆宗社。明懷宗與周皇后諸宮人投繯殉國。秦晉楚豫間女子之死國者其數殆以千萬計。此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浩劫也。時滿清方乘我內亂。屢犯關內地。賊臣洪承疇輩相率投降。至吳三桂引滿兵入關。擊敗自成。據我燕京。遂分兵南下。令吳洪諸賊爲之先驅。窮追流寇。搜殺故明遺族。慘殺吾義夫節婦之不屈者。今日屠某城。明日屠某縣。又明日屠某州。哀哀我同胞。幾無噍類矣。時雖有明遺臣史公諸人不忘故國。或奉明裔而君之。偏守一隅。力圖光復。而引狼入室之吳洪諸賊。又爲虎作倂。摧殘同類。未幾而遺臣相繼死。福王唐王桂王等。或死。或亡。而韃韃種人居然君臨我中國矣。故明之亡。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漢賊。女史氏述史至此。更不暇哀明祚之亡於流寇。而深痛我祖國之亡於漢賊。恨不得起吳洪諸賊於既死。而手刃之以謝我祖我宗在天之靈。今既不能手刃諸賊。而諸賊之罪惡史又爲前編所未及。則續史之編是烏可以已。

自滿清入關後。據有我漢土。奴隸我漢人。其虐待我族之痛。史筆不勝述。吾漢人受制於異族帝制之下。俯首帖耳。垂二百年。洪楊起義。乃專制反抗力之作用。又爲民族主義發達之動機。而曾國藩輩又甘爲滿族出力。不惜自殘。其同族清祚幾覆。而復安此一役也。吾漢族健兒之死者無算。而女子之流離顛沛。忍辱以死。見危授命者。至爲痛苦。則續史之編是又烏可以已。

洪楊失敗後。滿清專制之凶焰益熾。吾漢族志士既痛同族之相殘。覆憤異族之虐待。不得已而主張革命。提倡之鼓吹之者。又數十年。或奔走海外。或運動內地。屈指計之。起義者十餘次。失敗者亦十餘次。而其事終不成。然吾革命諸先烈。不因其事之失敗而灰其初心。且因其事之失敗而革命之志乃益堅。百折不撓。百折不回。噴心血。擲顛頭。多一番經驗。即多一番進步。由是而民族主義乃大昌。由是而民權主義乃大振。去歲武漢起義。得一舉而成功者。豈真能一蹴即至哉。吾革命健兒女之流血以死者。吾人皆當感想其賜而崇拜之。於無窮也。雖然。此次之革命。種族革命也。亦國體政體之革命也。乃吾漢族出奴入主之一大轉機。亦吾中國由專制而入共和之一大關鍵也。今日者。距共和成立之時期。忽忽已一年矣。女史憶及去年武漢起義時。吾漢族健兒之投筆從軍。奮戈殺賊者。其人其事。可敬可愛。而數千年黑暗之女界。亦能一躍千丈。有女子革命軍之興起。有女子北伐隊之組織。有女子募餉團。有女子救傷隊。之發現。其愛國之熱誠。尙武之勇氣。即求之先進國之女界中。亦難得其人。此豈僅吾女界之光。亦吾中國之榮也。女史氏之述女史。本欲發揮吾民族吾女界之光榮。則對於是等之女子。烏得不紀載其實事。而表揚之。既如是也。則續史之編。是更烏可以已。有此三大原因。而女史斯續編矣。夫既曰續編。則其編著進行之程序。與夫編著列舉之事實。均不能與前編無異。今再述其異點。

前編自太古至明末。分爲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時代。今續編則爲專制之末代史。而此末代中。可分爲三時代。

(一)明臣起義時代。(二)太平建國時代。(三)民國成立時代。自明末至洪楊起義前爲第一時代。自洪楊起義至其失敗爲第二時代。自洪楊失敗後至革命軍起滿清覆滅共和建設爲第三時代。此續編與前編之異點也。前編共分四部。部有章。章有節。每節之下必繫以一女子或兩個以上之女子之姓氏或事實爲特別之標示。今續編則仍循前例而間有不然者。此又一異點也。

史學一科至爲繁重。至爲複雜。是書義取別裁。偏重於女界事實。尤屬甚難。吾國自有史以來。凡女界事實之可傳者甚多。至今絕無一系統之女史。而以不文之著者。謬任斯職。亦太不自量矣。至滿清一代史。則更無善本可攷。女界事實尤難得其真相。今姑就見聞所及。確實可信者。約略記之。以補前編之闕。至其人或無所表見。或有所表見。而事跡含糊。不能悉其真相者。概不攙入。姑俟後補。世有班姬其人乎。起而修正之。擴充之。發揮而光大之。女史氏不禁馨香頂禮以祝之。民國紀元十一月

◎書太平建國史後

天嘯述太平建國史畢。而有不能已於言者。夫建國史者。必其國由戰爭之結果而得完全之成立也。而太平天國則不然。必其國由政體之改革而得良好之結果也。而太平天國又不然。必其國脫離其本國而完全獨立也。或推倒其舊政府而建設一新國家也。或恢復其固有之領土而得確然復成爲一國家而未滅亡也。而太平又皆不然。太平天國既於尙未完全成立之時期而失敗。而覆亡。而天嘯述史至此。乃承認其爲完全成

立之國家。斷之曰太平。建國時代其義何居。曰是有故。

夫自建虜入主中國以後。故國遺民之起義者。或死或遯。是時兵事少用。國內粗安。滿政府時以籠絡之術。愚弄我漢族人民。我漢族人民亦漸相安於異族政府之下。甘作太平之狗。時即有一二熱心之偉人。女子如朱一貴。林爽。文劉之協姚之富蔡。牽林清。李文成。齊二寡婦等。痛神州之陸沉。傷大明之不祀。攘臂崛起。或假明裔以號召。或用興漢以宣言。而響應者絕少。甚且有加以叛逆不道之惡名者。嗚呼。故國之思已冷。滿漢之界漸融。致令有志者事皆無成。飲恨以沒。蓋民族之不競也久矣。而帝王神聖不可侵犯之卑劣思想。印於人腦膜也深矣。洪秀全以一介平民。略識文字。獨能於明亡百餘年後。仗義而起。光復十餘省。建國十餘年。而其聲威所至。足以褫滿人之魄。奪滿人之氣。恢復我大漢昔日之雄風。惜其事終不成耳。天嘯述史至此始而快繼而失望。終之以唏噓浩歎。其感想之變幻。至不可測。然終不敢以成敗之見論人。斷之曰太平建國時代。惜之也。非阿之也。今以太平失敗之原因。約略舉之如下。

(一)原因於內政之紊亂。自來創業建設者。必有外攻之實力。亦必有整頓內治之政策。內治不良。不足以言外攻。故建國之道。當以厚集兵力。維持秩序為要圖。然在軍興之初。每不暇專注意於內治。是秩序之紊亂。猶不足為太平咎也。所可怪者。太平諸王之自相殘殺耳。夫內政不治。又加以內亂。則其外攻之實力必愈減少。敵人得乘隙而入。而吾之勢益孤。此太平失敗之原因一也。

(二)原因於地理之失勢。地理之關係於兵事。此一問題。論史者必能言之。吾國地理於戰爭上之價值。則北方視南方恆占優勝之勢。大抵北人南伐者則其成功易。南人北伐者則其成功難。稽之過去之歷史。太平以前南人北伐而奏捷者。惟明太祖用江淮之衆。長驅北上。放逐胡元於關外。光復舊物。統一海內。是爲南人挫北成功最捷之始。此外如項羽以江東八千破秦。孫堅以吳會一旅入洛。以及劉裕之滅南燕。滅後秦。然皆不能卒其功。太平起兵於廣西。踰嶺涉湘。絕長江。據金陵。其入手進行之方針。未嘗有誤。惜其後株守金陵一隅。恃長江爲天塹。不復併力以圖北進。此太平失敗之原因二也。

(一)原因於軍律之不嚴。夫太平誠非草寇比也。然至今數十年後。吾太平故老之猶存者。偶與談及太平當日之戰史。其懦者則疾首蹙額。時露戰慄。瑟縮狀其傲者則又怒目切齒。若不勝其憤者。而此數十年中學子之紀載。當日戰史者。又往往有貶詞。此雖由於成敗論人之成見。或由於奴隸根性之未除。種族觀念之稀薄。而太平軍隊當日之漫無紀律。過於騷擾。亦從可知矣。劉項同爲淮人。劉入關時。首除秦苛政。與父老約法三章。項則屠咸陽。詐阮秦降卒二十萬人。收貨寶婦女。以東其後。成功終歸漢氏。太平軍之初起。欲爲天下謀。太平排滿人以興漢。其持義非不正大也。惜其後武夫悍卒不能恪守紀律。每以劫掠殺戮爲事。自失其神聖光明之價值。不能得衆民之歡迎。愛戴。假使當日非外族專制時期。安知千秋萬世後之史家不將夷之於黃巢。草寇之一流乎。夫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此太平失敗之原因三也。

(一)原因於同族之相殺。驅漢人以殺漢人。此滿洲人慣用之手段也。當太平起義之初。滿清所有之營兵大半老弱無用。卽有健者亦皆毫無經驗。僅有食糧之能事。而無殺敵之勇氣。迨其後湘楚軍起。太平遂生一勁敵矣。夫湘軍楚軍非皆漢人乎。十餘年之戰期。不爲不久。十餘省之戰地。不爲不廣。此一時代之戰爭。乃漢人之自爲戰。滿人不過坐觀其成敗耳。假使當日湘楚軍人咸具種族之觀念。不忍自殘其同胞。則滿清必立敗。此太平失敗之原因四也。

予書至此。予心悄悄有餘悲。悲我漢族奴劫之未終也。悲我健兒熱血之空流也。悲我太平天國如曇花之一現。朝露之旋消也。悲我太平亡後之革命諸先烈。欲爲同胞謀幸福。起見不得不提倡革命。而復流無量之熱血。重拋無量之頭顱也。夫太平恢復十餘省。其領土非不廣也。軍隊十餘萬。其兵力非不厚也。建國十餘年。其時期非不久也。滅滿興漢。光復舊土。其戰爭之名義。非不光明。磊落尊嚴神聖也。假使能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則健兒之熱血不至空流。吾祖吾父不至重淪奴劫。此數十年中失敗之革命。可以不發生。吾漢族男女同胞。可以少死無量數。而天嘯今日述太平建國史。亦得痛快淋漓。發揮吾漢族之榮光。不至始而快繼而失望。終之以唏噓浩歎也。嗟嗟此役也。吾漢族男女同胞之死者不可勝紀。熱血空流。僅僅染紅了幾輩功狗之頂兒。添得幾許侯爵伯爵子爵。而於亡國史上又添幾頁傷心史。毫無一點實效。可以洗國恥而快人意。嗟嗟天嘯以滿腔熱血草此太平建國史。而所得之結果如是如是。悲夫悲夫。書至此時。已四鼓西北風忽起。振動窗

紙。箴。箴。作。響。益。增。予。之。悲。涼。姑。止。於。此。

◎世界三大 亞歷山大王別傳

予讀東方古代史而得一大豪傑也。其志業其功名足爲後世模法。足爲歷史榮光。斯誠千古之快男兒。斯誠千古之大英雄。彼何人斯。則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王是。

馬其頓者。希臘北境之一小邦耳。初微弱。復野蠻。其鄰近諸邦。南有德。巴。東有雅。典。雅。典。之。東。有。波。斯。極。南。有。斯。巴。達。斯。巴。達。之。南。埃。及。在。焉。皆。日。以。征。伐。主。義。侵。略。上。國。而。馬。其。頓。以。一。小。部。落。猶。能。安。然。無。事。於。北。方。數。十。年。來。無。異。族。侵。入。之。患。者。則。以。其。國。弱。其。地。僻。其。君。庸。其。人。民。無。尙。武。精。神。故。東。南。諸。強。國。雖。日。事。侵。吞。而。獨。不。以。馬。其。頓。爲。事。至。腓。立。王。立。雄。武。善。戰。始。有。并。吞。希。臘。志。從。此。而。希。臘。人。心。目。中。始。稍。稍。有。一。馬。其。頓。矣。時。希。臘。之。德。巴。與。雅。典。構。兵。腓。立。亟。出。而。干。涉。之。乘。機。滅。德。巴。降。雅。典。遂。并。希。臘。乃。創。業。未。半。而。腓。立。竟。卒。讀。史。至。此。每。爲。之。太。息。久。之。

然而天不忍腓立之功業如此而斬也。天不忍馬其頓之歷史如此而已也。天乃於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前。早誕生一超絕古今之大豪傑於馬其頓矣。彼何人斯。則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王是。

亞歷山大腓立之甥也。幼育於其家。當腓立出征時。亞歷山大每身隨之。而未嘗一刻離。凡陣法之妙。密隊之編。耳聞之。而目識之。觀其滅德。巴。降雅。典。而得制勝之術。視雅。典。之所以敗。與德。巴。之所以亡。而知失敗之因。

年甫二十肆然有包舉宇內之志每當風晨月夕與二三同志把酒言情曠談世事已略露其端倪其有志四方已非一日而馬其頓人之知有亞歷山大其人者亦非伊朝夕矣故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腓立卒後而亞歷山大竟以其甥卽馬其頓王位

卽位後希臘叛一舉掃平之是爲亞歷山大用兵之始乃未幾而合兵東征矣銳然者槍也轟然者砲也朗然者刃也嘶嘶焉蕭蕭焉鳴聲上下不絕於耳者則馬其頓之馬也有丈幅布其色絢兮畫獸形於其上活潑有生氣用以指揮軍士之進退者則馬其頓之國旂也萬衆擁擠之中軍門開處有一人也其目爛爛其神奕奕其聲之悲壯足以撼山岳而驚鬼神掀髯豎髮揮軍前進彼何人斯則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王是

於斯時也波斯人無不膽戰心驚口不敢言手不敢動如木雕如泥塑而馬其頓人無不一以當百如虎狼如雷霆摧枯拉朽勢如破竹宜乎一戰而波斯之人民盡爲馬其頓之奴隸再戰而波斯之土地盡入馬其頓之版圖矣嗚呼有志者事竟成：男兒：男兒：不當如是耶

亞歷山大旣勝波斯後乃振旅而南乘勝席捲敘里亞巴勒斯坦腓尼基埃及大兵所至雷厲風行浮雲飛於天上則一刻千丈不難也快馬行於峻坂則一鞭千里不難也其聲威所至真有風行草偃之概不復論婦人也豎子也其腦中其心中皆有一亞歷山大之名號印結於中而不可解乃築城埃及北境開港尼羅河畔以志功業視秦王政之刻石之罘紀功狼山其拓地之廣狹其聲威之遠近果何如哉功成後又舉兵入波斯內

地窮追其王直抵葱嶺以西之大宛國悉爲所征服而北印度地亦盡入王之掌握作志功壇十二屹然峙立聳然直矗於天空刻文字於其上奇奧不可識其壇散處如星羅如棋布建築之奇上古所未有從此而亞歷山大之名遂震動亞歐非三洲夫亦可以已矣夫亦可以已矣

然而亞歷山大之志統一全球之志也欲舉全球之人類而統屬之欲舉全球之土地而管轄之區區雅典斯巴達德巴波斯埃及敘里亞巴勒斯坦腓尼基諸國之人民之土地實不足以充其度量屢其欲望故用兵十年拓地萬里還自印度其臣獻頌其虜稽顙舉馬其頓全國之民壺漿箪食迎勞王師各致頌辭各唱歡歌以賀我王於萬一尼羅河畔萬歲萬歲之聲震動天地而亞歷山大不過一笑置之而居常怏怏不樂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巾天下傷心短氣之事孰有過於英雄末路者乎亞歷山大自波斯還後憤功業止此竟不得終其天年我初不解夫彼蒼之靳惜此年而不一假也吾益不解夫馬其頓人之不願東入印度而甘自居於疲弱也嗚呼誰實爲之而令若是

吁火將熄矣石將碎矣河斷流矣鳥無聲矣而十餘年來超絕古今之亞歷山大竟臥病於床而不能起夢寐之餘昏睡之際藥鏞也誤呼軍竈榻席也當作馬鞍臥病深宮之亞歷山大王依然目爛爛神奕奕掀髯豎髮揮軍前進之亞歷山大王也

臨終時諸將以繼嗣爲問亞歷山大乃拊髀長歎揮淚而言曰唯才德出衆者可一聲霹靂而蠻虜蔽天矣而

白日無光矣。而亞歷山大竟常爲歷史之人物。而馬其頓竟常爲亞歷山大之歷史。事隔數十年。而北方之迦太基。有一豪傑起。足與亞歷山大齊名。則漢尼拔其人。是又隔數十年。而西方之高盧。又有一豪傑起。八年之中。四出征伐。其功業與亞歷山大相伯仲。則愷撒其人。是從此而亞歷山大遂得與漢尼拔愷撒同有世界三大豪傑之一。從此而亞歷山大遂得駕於漢尼拔愷撒之上。而爲世界三大豪傑之冠。客有遊於歐洲者。子爲我弔亞歷山大王墓。而觀於其市。果有所謂十二志功壇。與夫亞歷山大城乎。亟爲我攝一影也。

◎黃留守勸募國民捐電文書後

天嘯讀黃留守勸募國民捐之電文。腦海中驟呈許多之現象。忽而悲痛。忽而恐怖。忽而生一線之希望。於絕望之時。如推車阻壁。頓開生路。如陰霾沉霧。倏露晴光。一刹那間。其變幻至莫可言喻。天嘯亦不知其所以然。請以簡明之言語。瀆陳於吾最親愛之同胞前。國民捐者。黃留守提倡之。凡爲中華民國國民之一分子者。莫不有負擔此國民捐一分子之責任者也。黃留守痛時局之垂危。國權之不振。外國債權者之種種強制。恫喝民國前途萬分之危險。不得已而號呼哀告。提倡此國民捐。不必謂有此國民捐而未借之外債。可以不借。不必謂有此國民捐而既借之外債。即可償清。要之此國民捐之成立。發達與否。爲民國今日生死存亡之所關。則爲全國同胞所公認者。今請舉例以說明之。試有一垂危之病人。於此奄奄一息。命在須臾。爲病人之家屬者。無須問其病之可治與不治。必爲之延醫診治。而祝望其能瘳。病家既以病者之生命寄託於醫者之手。則

診脈調治按症用藥發揮其平日醫理上之研究與經驗殫心竭力思得一救濟之方法此醫者之天職也至醫者既盡其天職而購換藥品按方調服此則病人家屬之責任而醫者無權力也故爲病人之家屬者不爲之延醫診治則亦已矣或既爲之延醫診治而不能確信乎醫者之可恃與藥方之有利無害遲疑猶豫卒致誤事猶可說也若既爲之延醫診治并確信其所延之醫者與醫者所用之藥方爲可恃爲有利無害而乃靳惜其購藥之資留作病人死後衣衾棺槨之豫備費此實出於常理之外非喪心病狂或與病人有不解之仇而願其速死者決不若是明乎此請再進而論國民捐夫中華民國未建設以前素有東亞病國之名稱自革命諸先烈不惜以寶貴之頸心血推倒萬惡之專制政體脫同胞於奴隸之羈絆換得一莊嚴燦爛之共和國以授諸吾同胞吾同胞莫不歡呼慶賀此民國之更生而拜謝諸先烈再造之功於無窮無窮也然醫者之用藥也有強制有疏散有滋補培養種種之手續使對體質素虧生機初復之人僅投以猛厲滑瀉之劑而不以滋補培養之劑善其後則此生機初復之人未有不死象立見者民國建設伊始生機雖萌而元氣未復政府諸公無滋補培養之方法而用其倒行逆施之手段因財政之恐慌借外債以救急今日開議而國務卿受某某國之窘辱明日續議而財政長受某某國之反抗俯首乞憐如餓丐之求食忍氣吞聲如孀婦之再醮而彼債權者之外資團更使用其狡猾之手段威脅之利誘之操縱而壟斷之實欲得而甘心乃欲擒而反縱如漁人之設餌以待蓋知魚之必食其餌而死於釣也報告用途也實行監督也限制軍隊也有一於此皆足以

制我之死命而今日藉口於借款之決裂恐軍警之暴動欲加調兵隊來華防衛矣嗟夫亡清以借外債而亡國爲亡清借外債之繼續者必繼續其亡國可斷言者吾不意波蘭埃及滅亡之慘劇竟將開演於民國建國之始年庸醫誤國悲哉痛哉黃留守不忍其國之終於亡也湧出其救時之血淚結撰一勸募國民捐之電文此民國今日之返魂丹此民國今日之不死藥天嘯於悲痛恐怖之餘而忽有一線之希望其在是乎其在是乎吾同胞既公認此國民捐爲民國今日之返魂丹爲民國今日之不死藥爲民國今日生死存亡之攸關則宜共同擔任踴躍輸將各盡其能力報効於國家一方面可以抵抗外債不致喪失一方面可以監督政府毋使濫用如是則返魂丹不死藥之國民捐之功效見民國之病其可瘳乎若再旁觀袖手漠然無動於其中愆過此絕好之機緣放棄此應盡之義務則吾民既無涓滴之報政府又難爲無米之炊勢必曲從外人之要求不能越出其經濟勢力圈債臺日高債禍愈烈亡無日矣故今日之民國奄奄一息命在須臾一垂危之病人也其生存死亡之決定決之於國民捐之成立發達與否而國民捐之成立發達與否之決定則視吾同胞之愛國心責任心之熱度何如耳使民國而爲法蘭西爲美利堅者何人吾國民也使民國而爲波蘭爲埃及者何人亦吾國民也何去何從惟吾國民共擇之惟吾國民自擇之黃留守雖有提倡之熱心非黃留守所得而強制者猶之醫者對於病者有診脈調治按症用藥救濟之天職而藥之購換與服用其責任在病者之家屬也夫國民爲國家之原素人人有愛國之天職吾國同胞四萬萬今試執四萬萬之二三人而謂之曰汝非

中華○民○國○之○國○民○也○其○人○聞○言○必○勃○然○變○色○赫○然○震○怒○或○大○聲○而○肆○罵○何○也○此○愛○國○心○之○發○現○也○吾○嘗○見○民○軍○光○復○之○初○各○地○募○餉○團○熱○心○任○事○不○憚○勞○苦○有○八○九○齡○之○男○女○小○學○生○亦○手○執○捐○簿○向○人○勸○導○而○吾○同○胞○之○對○於○募○餉○團○愛○之○敬○之○解○囊○相○助○男○女○質○衣○服○婦○女○脫○簪○珥○俠○腸○豪○舉○時○有○所○聞○於○以○知○吾○同○胞○之○有○愛○國○心○而○此○次○之○國○民○捐○不○難○即○日○成○立○逐○漸○發○達○必○不○至○如○喪○心○病○狂○之○病○人○家○屬○既○延○醫○診○治○并○確○信○其○所○延○之○醫○者○與○醫○者○所○用○之○藥○為○可○恃○為○有○利○無○害○而○靳○惜○其○區○區○購○藥○之○資○卒○致○病○人○云○亡○而○追○悔○於○無○及○也○天○嘯○於○此○謹○三○沐○三○鞠○躬○為○民○國○前○途○慶○

◎民權報一週紀念之宣言

革○命○以○前○之○中○國○為○君○權○專○制○時○代○革○命○以○後○之○中○國○為○民○權○發○達○時○代○君○權○與○民○權○處○於○極○端○反○對○之○地○位○此○消○則○彼○長○此○長○則○彼○消○吾○黨○志○士○痛○君○權○專○制○國○之○不○足○以○存○在○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不○得○已○而○揭○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提○倡○革○命○不○惜○犧○牲○其○寶○貴○之○生○命○拋○頭○顛○流○熱○血○起○義○者○十○餘○次○失○敗○者○亦○十○餘○次○卒○之○鄂○軍○一○呼○各○省○響○應○未○及○數○月○而○專○制○推○倒○矣○共○和○成○立○矣○從○此○而○莊○嚴○神○聖○之○中○華○民○國○不○復○有○君○權○之○存○在○矣○故○革○命○時○代○者○乃○專○制○推○倒○之○時○代○也○亦○即○共○和○成○立○之○時○代○也○專○制○之○推○倒○為○君○權○消○滅○之○結○果○共○和○之○成○立○為○民○權○發○達○之○始○基○然○則○革○命○之○時○代○乃○君○權○與○民○權○過○渡○之○時○代○也○此○過○渡○之○時○代○中○而○吾○民○權○報○乃○不○先○不○後○出○現○於○世○界○之○上○乘○時○崛起○吾○民○權○報○其○民○國○之○英○物○歟○凡○英○物○之○出○現○於○世○界○之○上○必○挾

有。一。種。至。特。異。之。精。神。足。以。出。生。入。死。而。不。變。足。以。自。始。至。終。而。不。變。吾。民。權。報。自。出。現。於。世。界。至。今。適。得。一。週。歲。月。有。變。遷。而。吾。民。權。報。之。精。神。則。未。嘗。有。變。也。時。局。有。變。遷。而。吾。民。權。報。之。精。神。則。又。未。嘗。有。變。也。是。民。權。報。雖。不。足。爲。世。界。之。英。物。而。其。所。具。之。一。種。至。特。異。之。精。神。能。出。生。入。死。而。不。變。能。自。始。至。終。而。不。變。是。則。差。堪。自。信。矣。今。日。值。本。報。一。週。之。紀。念。日。記。者。無。他。言。敢。舉。本。報。所。具。之。特。異。之。精。神。宣。言。於。國。民。之。前。民。權。報。之。特。異。之。精。神。無。他。民。權。主。義。之。精。神。耳。夫。二。十。世。紀。之。時。代。非。民。權。主。義。至。膨。脹。之。時。代。乎。則。吸。收。東。西。洋。文。明。之。新。潮。以。灌。輸。於。我。國。乃。吾。民。權。報。之。天。職。也。革。命。以。後。之。民。國。非。民。權。主。義。初。萌。芽。之。時。代。乎。則。掃。除。數。千。年。專。制。之。餘。毒。以。保。障。此。共。和。亦。吾。民。權。報。之。天。職。也。吾。民。權。報。盡。此。兩。大。天。職。以。保。持。其。所。具。之。精。神。而。精。神。之。所。表。見。者。如。對。於。政。制。則。主。張。責。任。內。閣。制。對。於。省。制。則。主。張。省。長。民。選。制。蓋。不。如。此。則。不。足。爲。平。民。政。治。即。不。足。以。爲。民。權。之。真。精。神。也。如。對。於。代。表。人。民。之。議。會。則。主。張。有。彈。劾。總。統。權。主。張。有。選。任。閣。員。權。對。於。一。般。之。人。民。則。喚。起。其。責。任。心。擴。張。其。參。政。權。蓋。不。如。是。則。不。足。爲。議。會。政。治。即。不。足。以。爲。民。權。之。真。精。神。也。要。之。吾。民。權。報。所。表。示。之。言。論。無。不。以。民。權。爲。歸。宿。其。主。張。在。此。其。精。神。在。此。此。民。權。報。之。所。以。爲。民。權。報。歟。吾。民。權。報。既。以。提。倡。民。權。保。障。民。權。擁。護。民。權。爲。唯。一。之。主。義。爲。惟。一。之。天。職。故。對。於。政。府。之。舉。動。苟。有。足。以。壓。制。民。權。者。不。得。不。有。以。排。除。之。對。於。官。僚。之。行。爲。苟。有。足。以。侵。害。民。權。者。不。得。不。有。以。排。除。之。推。而。至。於。野。心。國。之。侵。略。小。民。賊。之。橫。暴。無。論。其。爲。強。爲。弱。爲。公。爲。私。苟。其。舉。動。之。足。以。壓。制。我。民。權。侵。犯。我。民。權。

者。吾民權報無不以全副之精神排除之排除之而有效也。吾民權報之天職盡如無效也。吾民權報亦決不因此而變更其態度惟盡其應盡之天職而已矣。嗚呼。革命諸先烈不惜舉寶貴之生命而斷送之者何爲乎。曰爲人民購共和耳。爲人民購自由耳。共和也自由也。質言之。一民權之主義耳。今日者共和成立而專制之餘毒尙未掃除人民之自由尙未圓滿所謂民權之主義不過在初萌芽之時代也。如新產之兒而欲望其發育滋長非先排除其外來之侵害不可而欲排除其外來之侵害其責非歸之看護產兒之保姆不爲功。吾民權報既以民權主義爲精神則對此初萌芽之民權主義一方面須負其保護之責一方面須爲之排除其侵害庶神聖之民權主義終有完全達到圓滿之域之一日而吾民權報之天職始盡不然則民權雖萌芽而聽其自生自滅安保無外來之侵害乎。此則吾民權報所應負其任者也。民權主義爲二十世紀之世界之驕子爲吾中華民國之新產兒革命諸先烈產此驕子以授之我人使我人而不能盡其保護之責任則無以對此產兒更無以對諸先烈。吾民權報既於此產兒初產生時出而負此保護之責則民權主義一日不發達即吾民權報之天職一日未盡。民權主義一日不圓滿即吾民權報之天職一日未盡。記者愛民權尤愛以民權主義爲精神之民權報故不嫌反覆言之願與吾同人共盡此天職也。

◎書女俠秋瑾事

秋女士瑾。字璿卿。別字競雄。浙之山陰人。女士幼承家學。甫笄。涉通經史。喜爲歌詩。然多感世之辭。年十九。嫁

湖南王氏。育一子一女。女士喜讀書。尤喜讀史記刺客傳。嘗歎曰。近世暴君汚吏橫行。不法獨恨。無荆軻。聶政之流。復出現於世。以掃除此惡魔也。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豪俠。自擬。故又自號湖女俠。庚子拳亂起。女士適在京。目覩危狀。深痛之。知革命之不容再緩。乃脫簪珥。爲學費。別其夫。送其子。若女受鞠於外家。子身走東瀛。留學時。京中諸女士相識者。置酒於城南陶然亭。餞之以壯其行。東渡後。與同志組織共愛會。奔走國事。益力。凡新書新報。莫不披覽。以此深明世界大勢。而受外潮之激刺。遂日深痛中國女權之旁落。時以提倡女學爲己任。返國後。爲紹郡明道女校教員。復創設女報。力倡男女平權主義。中國之有女報。自女士始也。民國紀元前五年。徐錫麟起義於皖城。事敗。錫麟流血死。清政府令各省捕治徐黨。株連甚衆。因女士與錫麟爲表兄妹。捕之。陷爲同黨。遂被害於軒亭。口人多冤之。女士被捕時。訊官逼令自書供狀。女士書西文數字。訊官不解。令作漢文。女士乃書一秋字。復堅逼之。乃又增以數字。視之。則『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也。女士流血後。其同志徐寄塵。吳芝瑛。諸女士爲營墓。廬於杭州西湖立石墓表。建亭於其上。名之曰『風雨亭』。徐天嘯曰。女俠之死。人多冤之。予謂吾女同胞。正不必爲女俠冤。而當念女俠之因何而致死。夫滿清時代之抱革命宗旨者。皆抱必死宗旨者也。女士固有志革命者。當時卽不爲徐烈士案所牽連。其後亦烏肯默爾而息。無所建樹。終必觸當道之忌。置之死地。而後已。先死與後死等耳。名隸黨人之籍。身上斷頭之臺。從容就義。慷慨捐生在女俠。且自謂死得其所。吾儕亦何必因彼死。非其罪。而代爲之呼冤耶。所惜者。壯志未償。萬一身已喪於賊臣。

之手。九原有知。當不瞑目。獄成七字。慘招東市之魂。名足千秋。香葬西湖之骨。嗟嗟女俠已矣。吾二萬萬之女。同胞試思。女俠之所以極力提倡平權者。何爲乎。曰爲同胞謀幸福也。女俠之所以甘心犧牲生命者。何爲乎。曰爲同胞謀幸福也。卒之革命告成。民國墮地。頭顱不空。擲熱血不空。流武漢起義諸烈士功誠偉矣。然非有未成事之諸先烈爲之開其先而樹之基。恐成功未必若是之易也。則今日吾女同胞亦得由此沉沉無底之黑獄。揚眉吐氣於共和政府之下者。飲水思源。何莫非女俠所賜乎。吾願吾女同胞勿享已成之幸福。而忘女俠之流血黑暗界。雖放光明。參政權尙無把握。急起直進。達到目的。後死者之責也。女同胞其勉之。其勿自甘墮落。九仞之功。虧於一旦。而使西湖之水。嗚嗚咽咽。常有不平之聲也。

◎哭宋鈍初先生

惡耗飛來而光明磊落之宋鈍初先生竟溘然長逝。天嘯患指痛不握管者已三日。今聞先生死。烏得不有辭以哭之。先生之死也。死於奸人之槍彈。先生之中彈也。中外人士聞之。莫不異口同聲曰。天相中華先生。其無恙而先生竟棄中華而長逝矣。予哭先生。予指痛予心。滋痛矣。先生爲吾黨之英物。亦中華民國之英物也。中華民國之有今日。雖非盡先生之功。而微先生之功。不及此。滿清專制時代。先生奔走於革命事業十餘年。來無日不生活於槍林彈雨中。以革命之偉人。不死於革命未成之時代。而死於共和告成之時代。此可痛者一。先生有功於國民。而國人報酬之者。不以其他。而以無情之黑彈。此可痛者二。革命時代之先生。爲言論之輩。

命家爲實行之革命家。專制倒共和成。先生又無往不以其懷抱之政見爲民國謀鞏固。爲國民造幸福。今者正式政府尙未成立。民國憲法尙未制定。而先生之希望竟與命運以俱終。『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先生之言。至沈痛。先生之恨。無已時。予讀先生言。不禁放聲大哭矣。雖然。先生英物也。凡英物之出世。必挾有一種歷劫不磨之精神。先生之運命雖終。而先生所懷抱之精神。固歷萬劫而不可磨滅。保持此精神。發揮此精神。後死者之責也。予哭先生。予不得不望後死者之拚命做去。不屈不撓。百折不回。保持先生所抱之精神。繼成先生未竟之志。願則先生不死矣。

◎再哭宋鈍初先生

昨晚三時許。民國偉人宋鈍初先生之靈柩。由鐵路醫院移於西門外之湖南會館。送之者數千人。本社同人亦皆親往執紼。記者以病不能行。未得躬親。致祭與同人等一掬同情之淚。何恨如之。斯時也。愁雲密布。白日歛光。蕭蕭兮。雨霏霏。蒼蒼者。天頓呈此冷淡淒涼之色。亦彷彿爲民國弔不幸者。然記者一人。冷清清。默默坐編輯室中。痛公道之不彰。傷先生之不壽。幾回頓足一聲長嘆。又偷落了數行眼淚。何痛如之。嗚呼。先生之中傷也。予未覩先生之裝殮也。予未臨先生之出殯也。予又未送而先生之政見。先生之言論。則心折久矣。先生之死。關係於民國安危者。綦重。關係於世界和平者。尤大。予之所以哭先生者。非僅感情的作用。默念前途痛觀世變。萬般感觸湧上心頭。敢不收拾殘淚爲吾黨進一言。余嘗見先生贈壯公聯。爲先生所親書。筆勢飛舞。

魄○力○雄○偉○其○下○聯○曰○「○丹○心○報○國○家○」○嗚○呼○丹○心○報○國○固○先○生○之○素○志○也○亦○先○生○之○所○以○死○也○先○生○死○矣○使○吾○黨○中○人○而○能○以○先○生○之○心○爲○心○則○先○生○死○而○後○死○者○未○死○而○先○生○亦○終○不○死○矣○記○者○不○敏○願○與○吾○黨○中○人○共○勉○之○

◎哭林君述慶

宋○君○鈍○初○之○死○全○國○人○士○哭○之○血○淚○未○乾○哀○聲○未○歇○而○林○君○述○慶○逝○世○之○惡○耗○又○相○偪○而○至○天○不○欲○相○中○華○乎○胡○奪○我○民○黨○偉○人○之○速○也○宋○君○之○死○爲○奸○人○所○暗○殺○林○君○致○死○之○原○因○據○各○報○記○載○尙○不○能○確○定○要○之○林○君○體○質○素○健○無○故○暴○亡○余○觀○於○宋○君○之○慘○遭○暗○殺○而○死○則○於○林○君○之○死○又○不○能○無○疑○嗚○呼○公○道○之○消○亡○人○心○之○很○毒○至○今○日○而○極○矣○林○君○致○死○之○原○因○吾○且○姑○置○之○而○吾○之○所○以○哭○林○君○者○則○以○林○君○非○民○國○可○死○之○人○耳○君○沈○毅○多○智○勇○於○作○爲○光○復○之○初○扼○守○鎮○江○屢○著○勳○績○光○復○之○後○潔○身○引○退○於○建○設○事○業○雖○無○多○表○見○然○林○君○固○民○黨○之○健○兒○也○而○今○日○者○又○豈○林○君○可○死○之○時○乎○革○命○誠○成○功○矣○而○民○賊○橫○行○官○僚○在○位○自○宋○案○發○生○專○制○之○黑○幕○從○此○揭○破○中○原○將○從○此○多○事○矣○惡○政○府○一○日○不○倒○民○國○國○基○將○永○無○鞏○固○之○一○日○故○今○日○者○正○賴○有○林○君○其○人○者○出○而○爲○民○國○效○力○以○竟○其○未○成○之○事○然○則○林○君○又○烏○可○死○哉○嗚○呼○宋○君○不○可○死○而○竟○死○矣○宋○君○死○而○林○君○乃○愈○不○可○死○而○今○竟○繼○宋○君○而○死○矣○民○黨○失○一○健○者○卽○民○賊○去○一○強○敵○予○痛○恨○民○賊○予○痛○惜○民○黨○予○又○烏○得○不○以○哭○宋○君○之○淚○而○哭○林○君○嗚○呼○痛○哉○

◎哭周烈士郁文

民國二年之秋。周烈士郁文因國事艱難。將蹈印度波蘭之覆轍。悲憤填胸。投江殉國。天嘯聞而哭之曰。嗚呼。周君汝竟死耶。汝懼民國將蹈印波之覆轍。投江以死。是汝不願爲亡國奴也。汝死之後。而民國不亡。國民不奴。吾知汝必含笑九京。汝死之後。而民國終不能不亡。國民終不能不奴。吾知汝必含冤千古。政府專橫強隣。環伺今日之民國。其亡與不亡。正在不可知之數。周君死矣。吾又烏得不爲未死者哀哉。周君爲自由黨黨員。今之以自由標其黨名者。其實際上能享自由幸福與否。吾不敢知。周君以愛自由之故。投身自由黨中。是周君之死。謂爲殉國也。可謂爲殉自由也。亦無不可。不自由毋甯死。嗚呼。周君死得其所矣。夫諸先烈士之拚頭顱。灑熱血。以革命者。亦欲爲大多數之人民謀自由之幸福也。今罪惡之政府。揭共和之假面。揚專制之死灰。自由殺人。自由賣國。是諸先烈士之拚頭顱。灑熱血。以革命。而結果僅僅爲政府少數之惡官僚。黨博得非法之自由。而大多數人民之自由幸福。仍絲毫無有。然則愛共和愛民權。愛自由幸福之周君。又烏得而不死哉。雖然。周君不死。國民不醒。周君死而國民醒。則共和不死。民權不死。自由自由。英靈將愛護汝矣。

◎黃花旬報發刊詞

嗟乎。今何時乎。口戎興而萬喙皆箝。雖張儀舌在其亦可以已於言矣。然而吾目未盲。吾耳未聾。吾舌未橋。吾心未死。吾其終不能已於言乎。際茲國家多難。風雨飄搖。舉凡政治之窳敗。道德之墮落。官僚之專橫。民生之

憊。悴。盜。賊。之。充。斥。於。內。地。強。鄰。之。環。伺。於。四。方。凡。此。諸。大。端。無。一。不。足。以。召。國。亡。種。滅。之。禍。同。人。等。憂。患。餘。生。
劫。灰。共。話。痛。淚。頻。揮。不。忍。神。州。之。陸。沈。欲。挽。狂。瀾。於。既。倒。於。是。乎。有。黃。花。旬。報。之。刊。行。今。值。刊。行。之。第。一。期。敢。
布。區。區。吾。至。親。愛。之。同。胞。幸。垂。察。焉。夫。黃。花。者。黃。人。之。所。愛。也。中。華。民。國。革。命。史。上。之。紀。念。名。詞。也。革。命。諸。先。
烈。士。熱。血。之。所。灌。溉。亦。卽。其。英。魂。毅。魄。之。所。託。寄。者。也。嗟。乎。同。胞。乎。思。之。思。之。不。有。革。命。何。以。有。民。國。不。有。革。
命。何。以。有。今。日。不。有。黃。花。岡。失。敗。之。革。命。何。以。有。捲。土。重。來。之。武。漢。革。命。能。一。戰。而。成。功。嗟。乎。同。胞。乎。思。之。思。
之。革。命。諸。先。烈。士。擲。頭。顱。糜。血。肉。前。驅。後。起。爲。國。捐。軀。所。以。犧。牲。其。至。寶。貴。之。生。命。財。產。而。莫。之。或。惜。者。何。爲。
乎。何。爲。乎。豈。不。曰。爲。大。多。數。之。同。胞。謀。真。共。和。之。幸。福。乎。慨。自。民。國。成。立。未。逾。三。載。變。亂。相。循。迄。無。寧。歲。去。秋。
甯。贛。事。起。政。禍。益。烈。吾。同。胞。殆。無。日。不。處。於。驚。濤。駭。浪。之。中。而。蕩。析。離。居。顛。連。困。苦。以。死。者。其。數。更。不。知。凡。幾。
嗣。後。南。風。不。競。黨。人。失。敗。緹。騎。四。出。禁。網。密。布。當。事。者。趨。承。意。旨。希。功。圖。賞。栽。賊。誣。陷。冤。獄。頻。興。鍛。鍊。周。內。株。
連。益。衆。蓋。法。律。之。保。障。失。而。民。命。之。賤。直。草。芥。之。不。如。矣。嗟。乎。同。胞。乎。思。之。思。之。試。更。重。思。之。民。國。今。日。之。現。
象。果。爲。何。種。之。現。象。乎。國。會。被。解。散。自。治。被。取。消。司。法。被。摧。殘。輿。論。被。壓。制。公。理。歇。絕。惡。慾。囂。張。視。之。亡。清。時。
代。而。尤。甚。民。權。何。在。自。由。何。在。所。謂。爲。大。多。數。之。同。胞。謀。真。共。和。之。幸。福。云。云。者。直。嚙。語。而。已。矣。幻。夢。而。已。矣。
嗟。嗟。熱。血。空。流。國。魂。未。返。河。山。無。恙。風。景。全。非。祇。留。此。劫。後。之。黃。花。供。吾。人。之。憑。弔。先。烈。士。英。靈。不。泯。其。飲。恨。
又。何。如。哉。然。吾。於。此。又。不。能。無。一。種。之。希。望。也。先。烈。士。往。矣。黃。花。猶。無。恙。也。民。國。今。日。雖。有。專。制。復。活。之。奇。痛。

而吾同胞之腦海中猶留一黃花之觀念共和前途之生機其尙未盡絕也乎黃花爲先烈士熱血之所灌溉爲先烈士英魂毅魄之所寄託爲中華民國革命史上之紀念名詞則憑弔黃花卽所以憑弔革命流血之先烈也愛護黃花卽所以愛護先烈血造之民國也使吾同胞之腦海中人人有一黃花之觀念則可引起其悲悼先烈之感情喚起其愛護民國之良心也果如是則共和之靈魂可以不死幸福之目的或終有達到之一日而此劫後之黃花亦得與河山同壽與日月爭光不至憔悴可憐而黯然無色嗟乎黃花歷劫不萎黃人之影民國之輝本報之以黃花名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至如乘奇氣傲霜雪月暗風淒之夜秋高人瘦之天勁節獨標孤芳自賞乃黃花之特質亦本報之精神至如餐英吸露把酒持螯尋三徑之幽香偏饒逸趣挹九秋之佳色聊慰吟懷乃騷人墨客之閒情亦文苑藝林之佳話以其非本報之主旨也姑不贅民國三年六月一日。

◎美君克讓傳略

君諱克讓字孟瞻原名鍾俊吾邑王市鄉人也君遺腹生穎悟異常人年十五應童子試冠其軍鄉里播爲美譚君夷然恥之蓋所志者大人亦莫能測焉君軀幹修偉虎虎有生氣性豪爽喜技擊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慣作不平鳴里中宵小不得逞恆揄之君以鼠輩不足校一笑置之而已政變後易科舉爲學堂負笈入蘇省師範學校以優級預科卒其業尋受東吳學堂文科講職未幾卽棄去嘗謂予曰丈夫當於虎帳談兵虎皮高

擁○吾○非○所○能○也○君○抱○負○既○宏○祇○以○未○逢○其○會○卒○不○得○遂○居○恆○快○快○時○清○廷○假○預○備○立○憲○之○名○爲○塗○飾○耳○目○之○計○
又○因○議○院○無○速○記○之○人○才○乃○設○專○校○於○北○京○招○天○下○賢○雋○實○之○省○各○四○人○君○與○其○選○棄○家○北○上○及○終○業○而○武○漢○
軍○興○戎○馬○倥○偬○之○際○破○天○荒○之○民○國○議○會○草○草○告○成○君○應○時○勢○之○要○求○入○蘇○省○議○會○主○速○記○席○筆○枯○墨○舌○敝○
唇○焦○民○意○賴○茲○以○宣○而○君○之○心○力○瘁○矣○孰○意○天○心○好○亂○世○變○無○常○呱呱○墮○地○之○民○意○機○關○竟○如○曇○花○之○一○現○遽○
爲○風○捲○浪○逐○以○去○凡○有○血○氣○莫○不○哀○痛○而○君○更○若○抱○無○涯○之○戚○絕○人○逃○世○之○消○極○思○想○其○自○此○萌○芽○歟○余○識○君○
最○早○相○愛○亦○最○深○年○來○留○滯○天○涯○恨○難○覩○面○去○年○春○與○君○邂逅○於○楊○子○江○邊○喜○良○友○之○重○逢○學○楚○囚○之○相○對○酒○
闌○燈○灺○啼○痕○狼○籍○滿○襟○袖○無○復○曩○昔○豪○爽○之○氣○余○知○其○悲○觀○深○矣○越○二○日○而○君○卽○別○去○又○五○日○而○君○竟○以○蹈○海○
聞○矣○春○秋○僅○三○十○有○口○時○民○國○四○年○正○月○某○日○也○嗚○呼○傷○哉○猶○憶○君○臨○別○之○際○嘗○慨○然○謂○余○曰○國○事○殆○不○可○爲○
矣○大○地○已○無○一○片○乾○淨○土○吾○將○乘○長○風○破○巨○浪○作○海○國○之○游○以○蕩○滌○我○胸○中○之○積○垢○嗚○呼○君○言○猶○在○余○耳○余○以○
素○知○君○有○負○笈○東○渡○之○志○故○不○覺○其○言○之○可○疑○而○足○傷○且○深○許○其○志○之○既○壯○而○亦○倬○初○不○料○君○之○所○謂○海○國○游○
者○乃○如○是○也○夫○乃○如○是○也○夫○讖○語○耶○隱○語○耶○恨○不○能○起○君○於○既○死○而○一○白○之○嗚○呼○我○深○負○君○矣○今○日○者○江○山○無○
恙○風○景○全○非○回○首○一○年○事○滄○桑○又○幾○度○矣○禾○黍○之○悲○宿○草○之○痛○重○重○恨○事○耿耿○心○頭○既○和○淚○與○墨○哭○君○以○詩○復○
灑○餘○瀋○而○述○其○梗○概○如○此○俾○世○之○人○知○混○濁○皆○醉○之○莽○紅○塵○裏○荒○僻○寥○遠○之○窮○山○絕○水○間○尙○有○一○獨○清○獨○醒○之○
傷○心○人○因○憂○國○憂○時○於○某○年○某○月○某○日○蹈○海○以○死○世○亦○有○聞○風○而○興○起○者○乎○則○國○事○其○少○有○豸○乎○

天嘯曰。昔賈誼過長沙。投書以弔屈原。余不遠長沙遠甚。而知君較深。今君歿且一載矣。而君之志尙不能大白。與世人以共見。舉世無能知君者。而余獨知之。則又烏可以無言。先是君抱伯道憂。去歲忽舉一雄頭角嶄然石麟也。產四十日而殤。君痛之。此君未歿前十餘日事也。庸庸者流。遂謂君之厭世輕生。其原因或在是。嗚呼。豈其然哉。兒女何關大事。國之將亡。種且不保。覆巢之下。無完卵。君何如人。寧惜一雛。嗚呼。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或又謂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使君而念及此。當有所表白。且可藉以警醒庸衆之睡夢。天嘯曰。此好名之士。或然也。而君非其人也。夫人至傷心之甚。不得已而絕人。逃世。生命且不惜。又何冀夫身後之微名哉。君以傷心人而爲蹈海十寶。則君之所蹈。乃虞山之陽。東郭之阪。一衣帶水耳。非海也。使君而亦如好名者之所爲。則長江之濱。大河之旁。凡耳目衆多。水陸交通之處。皆可以死。皆可以表白。朝死而夕聞名矣。胡竟來此荒僻寥遠之窮山絕水。開犧牲。其至可寶貴之生命。而又無一字之遺留。致至今猶寂寂無聞。予蓋君固不求人知者也。惟其然也。此君之所以足傳。而余之所以益不能無言也。雖然。潛德幽光。久而必發。君卽不冀此身後之微名。而名終必歸之。屈靈均自有千秋。猶不恃長沙之一書。而始傳矧不文如余也哉。矧不文如余也哉。

◎廣平華女士吟梅墓誌銘

民國紀元之歲。九月十二日。廣平華女士吟梅。以疾卒。春秋二十有二。既葬。越二年。同人議碣其墓。其譜姊陸震英。因徵銘於天嘯。天嘯諾之。而未果也。一歲之中。書十數。至無不以銘辭爲言。其言曰。吟梅華氏。名兆英。譜

名震雄。江蘇華亭後岡人。生長名門。少小慧婉。爲上海務本女校高材生。有至性。明大義。乃吾松郡女界之完人也。初肄業上海天足學校。校爲天足會所創辦。吟梅受會長沈仲禮之托。設天足分會其鄉。浦之左會員達數百人。說者謂以一女子而有移風易俗之能。其力偉矣。時當清季。黨人鑒於政治之腐敗。力謀革命。清廷銜之。官吏咸以捕殺黨人爲能。吟梅父侍仙。平居急公好義。不徇私情。爲宵小所忌。陰謀中傷之。以黨人訐侍仙於清吏。清吏震駭。捕侍仙下之獄。時吟梅在務本校。聞訊馳歸。奔走呼號。百計營救。繼乃上書當道。效漢緹繫故事。清吏爲之動容。會同郡楊了公。感其孝義。亦棄官爲侍仙白冤。獄卒以雪。時吟梅年十八矣。松之士咸稱其孝也。越年歸。同里龐鏡如。唱隨三載。未嘗有違言。自祖姑及舅姑以次。交口譽之。自此吟梅退學家。居益盡力社會事業。了公與同志組織孤貧兒院。吟梅力任勸募。俾底於成。凡後岡有慈善業。所得常捐。皆出其力。及民軍起義。松郡光復。軍餉踴躍。吟梅又拔釵珥爲倡。並力任募捐。所籌尤鉅。時鏡如從戎山左。山左之光復。與有力焉。鏡如嘗語人曰。光復之役。我之得借諸同志。赴山左謀光復者。從吾妻語也。又曰。吾性落拓不治家。人生產事。吾之得赴山左謀光復。而無內顧憂者。又吾妻之力也。未幾蒙藏獨立之事起。宜撫無效。志士咸主用兵。吟梅又力促鏡如從軍。鏡如以山左積勞。未克成行。吟梅時已攫疾。日手報紙。感懷時局。恆惓惓不已。此皆其生平事業。志行之榮。榮大者。松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能道之。至其好學不倦。治家有法。待人接物之間。無不持之以禮。出之以誠。此他之女子或能之。姑不述。於是天嘯肅然起曰。救父上書。孝也。勸夫從戎。賢也。愛

國忠也。愛羣義也。以在弱一女子而能盡力於家庭。盡力於社會。盡力於祖國。此古今女界之完人也。此吾國女界之榮光也。獨松郡乎哉。獨松郡乎哉。仰吾聞之。吟梅早歲。卽痛吾國女界之黑暗。慨然以倡導女權爲己任。光復之際。民權發展。女子界始有參政會之產生。吟梅奔走甚力。松滬之間。往來數十次。不以爲苦。其熱心任事。不辭勞瘁。同志中無有過之者。使天假之年。其事業正未可限量。豈僅此而止哉。然今日之時。何時也。民權之發展。何在。又何論乎女權。夫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狂瀾既倒。非隻手能挽。故使吟梅而今日在者。亦難爲力。吾知其事業未嘗不以此而止也。然今雖僅此而止也。吾知其亦有可傳者在矣。震英又言曰。余與吟梅居同里。少同學。相契最深。友朋而骨肉不啻也。今吟梅死三年矣。葬矣。葬亦二年矣。倘得子一銘。以慰良友於地下。則予心滋慰矣。震英之言如此。天嘯既感其風誼之高。復喜吟梅事業之偉。乃次序其事。而系之以銘。吟梅無兄弟。無姊妹。父侍仙。名文鍾。母氏顧。名佩仙。以無子愛吟梅如子。而吟梅亦能盡其子職也。年十九歸龐氏。生子一期而殤。女一名啓鳳。墓在松郡某地。華氏爲後岡望族。侍仙爲松郡聞人。名士亦文豪也。故吟梅之有至性。明大義。爲女界之完人。尤以得力於庭訓者爲多。吟梅既嫁矣。而天嘯猶稱曰。華女士吟梅者。從松人稱也。松人之稱如是。以吟梅於未嫁時。能善事其親。故羣稱之曰。孝女華吟梅。云。爰作銘曰。

茜窗淚影說部序

年十八以孝聞。百行之先。惟事親。餘德雖多。未足珍。君不見。巋然三尺。十九峯三泖。間咸曰。孝女華吟梅之墳。

女子之美德之最難能而可貴者其惟節子然節亦常事耳人生不幸爲女子女子更不幸爲嫠婦使嫠婦而失節也則爲不名譽爲無人格是等人將爲親屬鄉黨所不齒故稍知自愛之女子莫不抱從一而終之主義視若第二之生命古往今來名節完全之女子何可勝數此吾國女界之特色亦國家之光榮也執是以言則粵東沈女士琇俠之爲夫守節亦不幸女子之分內事當然如是耳何足奇更何足傳雖然自有可傳者在夫琇俠之於長齡僅訂有婚約尙未正式結婚也夫死當守固爲吾國女子之美德而未婚妻之不幸而抱離戀之痛得以父母之命改適他姓乃吾國普通之慣例於國家法律上既無何等之限制於個人道德上亦無何等之損失而琇俠乃不然長齡旣以愛其國之故忍捨棄其親愛之未婚妻以去是長齡之愛其妻不若愛其國之摯琇俠則以愛其國之故寧犧牲其畢生之幸福以殉此爲國捐軀之未婚夫是直接所以愛其夫間接之所以愛其國此所以難能而可貴也嗟嗟吾因之有感矣吾國爲文化早啓之邦首重禮義而於女子之道德尤提倡不遺餘力自歐化東漸以來一般少年女子定力未堅往往誤託自由之名義鄙夷其固有之道德任情縱性蕩檢踰規卽不至人盡可夫而離婚再醮視爲正當之行爲恬然不以爲怪更不知名節爲何物矣茜窗淚影之作定夷其有隱憂乎嗟嗟人心不古風俗日偷女界道德之墮落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安得有千萬琇俠其人者出而現身說法以挽救此類風歟更安得有千萬定夷其人者出不惜其至寶至貴之筆墨演此亦香亦豔之歷史寫爲可歌可泣之文章爲女界之警鐘作道德之保障乎民國三年十一月

◎雪鴻淚史序

言情小說者情種之寫真也。天生情種固不易而爲此情種之寫真更難。而世之自命爲小說家者有言曰：小說爲文人遣興之作，非歷史也，非紀傳也，有其文不必有其事，憑虛構造之可也，有其事不必求其實，穿鑿附會之可也。噫！此大謬也。此小說之所以僅成其爲小說也。今之世小說多矣，言情小說尤汗牛充棟。後生子讀得幾冊書，識得幾個字，遽東塗西抹，搖筆弄脣，詡然號於人曰：吾能爲情種寫真也。實則情種之所以爲情種，彼固何嘗夢見之。蓋情種有情種之真相，情種有情種之特性，此真相此特性，惟情種能知之。惟情種能自知之，斷非彼東塗西抹搖筆弄脣之小說家所得而憑虛構造穿鑿附會者也。余嘗謂作言情小說爲情種寫真，欲求其於情種之真相能惟妙惟肖於情種之特性，能繪聲繪影無假飾無虛僞，非以情種現身說法自道之不能，否則必其人之亦爲情種，斯能設身處地以己身作影爲他人寫照也。是說也，余嘗以質余弟枕亞，今以雪鴻淚史與玉梨魂參觀之，不啻爲余說作一根據也。夫夢霞情種也，世惟情種能知情種之所以爲情種，能知之，斯能道之。此玉梨魂之所以作也，亦惟情種能自知其所以爲情種，能自知之，斯能自道之。此玉梨魂後所以又有淚史之作也。淚史與玉梨魂同爲言情之作，惟玉梨魂爲枕亞之作，而淚史則爲夢霞之自道。枕亞之作爲設身處地而夢霞之自道則爲現身說法。然夢霞與枕亞固同一情種，而淚史與玉梨魂雖互有出入，可互相引證，乃同一情種之寫真也。然則謂枕亞爲夢霞之知己，也可謂夢霞爲枕亞之影子也。亦無

不可謂玉梨魂爲此情種之寫真也可謂淚史爲彼情種之攝影也亦無不可枕亞自謂有淚史而玉梨魂可
以盡燬余則謂有枕亞而夢霞可以不死世之閱過玉梨魂而再讀淚史者當噫余言至其文詞之哀感頑豔
與玉梨魂如出一手而枕亞又自謂有崔灑上頭之感則余又何言民國四年十一月序於粵西潯州旅次

●廢園記

余虞人也吾虞山水自昔稱佳勝距虞城之西南十餘里有地名湖上亦山明水秀之鄉也歲己酉鄉之鄒氏
族設誼育小學余承乏其間而與余同任誼育教務者則吳子雙熱也雙熱性灑落善談諧每有談論余輒爲
之解頤余到湖後幸有此良伴同居共談笑殊足破客窗之岑寂也校舍係鄒氏舊居課室極明敞室外有
園園地不盈一畝而樓閣之迴抱花木之位置頗有可觀園之中有室如舟小池一方環其旁乃園之優勝處
也庭有古柏數株皆百年物枝幹屈曲蕭然扶疎掩映於假山石畔惜乎荒廢已久墻垣窗戶多破壞者塵埃
遍地蔓草盈堦破瓦數堆有鳥遺矢蓋居無人爲鳥跡所寄者有年矣余年來爲俗務所困未暇涉足名園
勝地每引以爲恨則今日之得與斯園結數月之緣亦一幸事也課罷後時與雙熱躑躅園中辟草萊披瓦礫
觀此淒涼之景象往往爲之嘆息不置嗟嗟歲月悠悠人生草草今日我與雙熱感嘆唏噓之日安知曩日斯
園極盛時或遇佳節良晨園之主人不置酒軒中烹茶池左與諸友生杖履逍遙醉吟遊賞於其間乎曾幾何
時而人世滄桑門庭冷落祇留此荒廢之境地供吾人之憑弔一俯仰間而感人事無常斯園不壽於斜陽鳥

語時爲詠「草竟長於我花猶開向誰」之句不禁爲斯園之花木水石悲矣雖然勝地邱墟故宮禾黍世固有極宏壯極富麗極廣大之名園至今而灰燼無餘者則斯園雖廢而頽垣破瓦猶有存者苟有人以修葺之不難重復舊觀果如是則余與雙熱之感嘆唏噓是又多事矣

◎遊潯州西山記

居潯三月矣聞潯之人士數數道西山名心向往之七月既望鄒子鳳孫劉子偉軍梁子錫臣等相約往遊潯地氣候與中州少殊雖交秋令而炎威猶盛會謂宜以清晨往早餐畢相偕出城未及百步而余等所欲遊之西山已遙遙在望朝來爽氣撲人眉宇心胸爲之一快聞有水聲潺潺自石間湧瀉而下山上無河道田畝之灌溉賴有此源頭活水也尋至石橋之下爲一巨浸水流至此成一結束土人名之曰觀音溝過橋數百步地勢漸高時紅日高昇暑氣蒸溽予畏熱步行力弱氣促汗出欲求一憩息之地急切不可得乃猛進不已山愈高路愈險不必蜀道幾欲歌行路難矣俄見有亭翼然兀立道旁余如得好望角亭爲六角式建築殊簡陋左右有石磴三四專備遊人憩息納涼之用余與鳳孫各據其一而坐因足力倦甚覺吾家之安樂椅猶不如此石磴之適意也余正心曠神怡消受此石磴之滋味偉軍又來促余行乃從之俱出自亭左折而北上至洗石庵又數百步至龍華寺此寺在潯州頗著名遊西山者必遊龍華歸後輒道其風景之佳勝然以余觀之較之吾虞之清涼三峯各禪院正如小佛之見大佛小巫之見大巫其相去尙遠甚矣境地之宜親歷也吾聞西山

有一乳泉。用以煮茶。味清冽而潤。詢之老僧。知卽在寺之左側。相距不過二十餘步。乃前往探之。見有石巖。然上刻乳泉二字。下有一圓形之小潭。清澈見底。徑不過三尺深。亦如之。四圍砌以磚。乃人工所造。惟其穴道爲天然耳。以其形如人乳。故名。或曰泉味極甘。冽如人乳。所以得此名。以其味之近。而並不以其形之似也。二說未知孰是。老僧告余曰。泉之量。歷久無變。態久雨溝。滄皆盈。而泉不溢。終歲不雨。泉亦不竭。寺中用水。悉仰給於。是時或烹茗。以餉客。飲者皆覺津津有餘味也。爰呼童子以茗進試之。果甘冽。蓋泉固名品。而茗亦爲是山之佳種。二難旣并宜。其迥異於尋常也。略坐片刻。疲乏之足力。已漸恢復。時已日昃。同輩遊興亦盡。乃分道而歸。西山原名思陵。又名思靈。土人以其在城西。故簡稱之曰西山。云歸後書此。覺所記殊未滿意。惟涼亭之石磴。與龍華寺之乳泉。此時猶印於腦膜。頗耐人尋味而已。余之於西山。心向往之久矣。今旣得而遊也。又爲炎威所迫。恨未能一窮其巔。致所得止此。於以知吾人之於事業。無橫厲無前之勇氣。與堅忍不拔之毅力者。決不宜於進取。斯游毋乃類是。今而後敢不勉哉。

◎天涯淪落人印話自序

嗟乎。今日者。豈吾人從容談論時乎。夫談論何嘗必不可哉。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近而區域。遠而世界。大而國計。小而家政。如法律。如政治。如外交軍事。如實業教育。何一不可談。乃都不談。而獨談文與藝。胡爲者。所謂文與藝者。範圍至廣也。經也。史也。文章也。詩詞也。書也。畫也。今之所謂凡百科學也。何一非文。何一非藝。何

一不可談乃又都不談而獨談一印又胡爲者夫印者文之餘藝之末小道也卑卑不足道也而余獨談之談之可耳乃談之不已而成爲話話之不已而筆之書何余之不憚煩也然而天生余未嘗獨靳我以口也天既不靳我以口又未嘗稍加以制限也人各有口事盡可談特因其見解之不同能力之不同斯所談各有不同耳頌揚勸進之談吹牛拍馬之談迷神說鬼之談捕風捉影之談凡此種種今之人有能談之者而余皆不能至如法律政治外交軍事實業教育之談以及經史文章詩詞書畫凡百科學之談今之人亦有談之者而余又不能前之不能不願作無恥之談也後之不能不敢作狂瞽之談也無已姑擇其可談者而談之於是而印話成矣雖然余之於印今既有話話且筆之書娓娓不倦津津有味余之信仰心專矣余之自信力強矣其實印者文之餘藝之末小道也卑卑不足道也而余獨談之與所謂無恥之談五十步與百步間耳且余於此道何嘗有特識何嘗有心得今之所談又何嘗無謬誤何嘗無亂道自知仍不免爲狂瞽之談也乙卯冬十二月自序於粵西潯洲客次

◎新招魂

偶翻行篋得此殘稿碎矣今者共和再造國魂復蘇痛定思痛益爲感喟不置附識數語以殺予悲

維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死人徐天嘯謹以心血數滴眼淚千行貢獻於中華民國之靈魂前而放聲大哭之曰嗟爾中華之國民兮運命胡若是之不长丁此二十世紀之多故兮痛昊天之不弔乃獨降厥

凶於新造之吾邦。汝生僅四載於茲兮。吾知汝死後之精靈。亦將互千秋萬歲。嗷嗷哭於荒山落日之旁。嗚呼。汝非莊嚴巍峨之自由神耶。胡不能與彭錢並壽。乃追蹤夫國殤。汝非文明燦爛之自由花耶。胡不能與晚節之黃花。後彫之松柏。歷風雪而傲。夫冰霜不見。夫法蘭西之共和。兮。歷百世而彌芳。不見夫美利堅之獨立兮。更千載而如常。爾亦東方四千餘年。惟一無二之龐然大國兮。方里二萬萬。人民四萬萬。胡不能與西方之先進國。齊驅並駕。攜手而翱翔。嗚呼。泰有時而如礪。滄有時而成桑。千古縱無不亡之國兮。安有如汝之無聲無臭。無疾而云亡。豈陸沈之終不可起兮。胡爲乎不待他人之瓜分。豆剖而變禍。竟一再起。夫蕭牆燕語兮。幕巢魚游兮。釜底非喪心而病狂兮。竟道帝而稱皇。光天化日兮。魍魎。魍魎乃敢現形而披猖。千百志士創造之而不足兮。說到共和二字。終如屨樓海市之荒唐。一二人破壞之而有餘兮。翻手爲雲。覆手雨。豈果易如拾芥而探囊。嗚呼。國勢兮。齏唐國政兮。蝴蝶以暴而易暴兮。矧每況之愈下。前拒者猛虎而今更進。夫貪狼吾獨悲。夫手創共和之諸先烈兮。千磨百挫。前蹶後起。犧牲熱血於無量。英靈其有知兮。能不吞聲飲恨。痛心疾首於後人之無良。嗚呼。悲風起兮。草木黃登。彼高岡兮。環顧蒼茫。山依舊兮。岷峨水猶是兮。湯湯國旗兮。黯淡其喪。旛之飄颻。耶。鼓角兮。悲鳴其哀樂之悠揚。耶。黃河奔騰而長江澎湃兮。如聞號咷大哭。嗚呼。咽咽淒淒。切切益增予之悲涼。前不見古人兮。吾心徬徨。後不見來者兮。吾心恐惶。自由之福兮。不可償。後死之責兮。孰敢當。撫此金湯兮。謹爲保障。吾心血岔湧兮。再涕淚淋漓。吾欲披髮而叩。諸穹蒼。嗚呼。中華兮。中華民國兮。民國。汝其

爲曇花之一現。抑春夢之一場。耶。豈一去而終不復返。兮。吾將追鮑焦之蹤。而及汝偕亡。倘靈魂之說。而非誣。兮。吾心未死。吾血未涼。吾舌猶存。益不得不大聲疾呼。招汝魂。而作臨死之哀鳴。嗚呼。吾招魂兮。天之一方。吾招魂兮。地之八荒。不假返魂丹。不燕返魂香。心兮。數滴。淚兮。千行。嗚呼。魂歸來兮。幸無相忘。魂兮。歸來。毋負予望。吾將供汝以香花兮。迎汝以壺漿。浴汝以愛河兮。灌溉汝以鐵血之玄黃。歸來兮。歸來。吾願汝爲閨後之黃楊。吾望汝爲返照之回光。吾更祝汝爲百鍊之精鋼。歷萬劫而不磨兮。與河山並壽。與日月同長。歸來。歸來。毋再淹留於淒涼寂寞之他鄉。令人意亂而心慌兮。更腸斷而神傷。

大同報發刊詞

天嘯不敏。不以無聊文字與海內諸君子相見也久矣。今日爲本報出版之第一日。例不能無一言。爰舉本報發刊之主旨。及其希望與責任。宣述於下。惟吾至親愛之同胞。幸垂鑒焉。大同主義者。文明之極軌也。天然之進化也。自歐洲空前未有之大戰。終了以後。世界爲之一變。凡屬含生負氣之人類。稍有自覺力者。無論爲強爲弱。爲東爲西。其思想其希望。無不奔赴於大同之一途。然而曠觀國內外。猶有少數冥頑不靈之軍閥派。昧於潮流之趨勢。恃其武力強權陰謀詭計。欲與羣衆所共奔赴之一主義。作最後之抵抗。雖其結果亦終歸失敗。而有此阻力。則世界文明之極軌。卽不能進行。而無礙此同人所引爲深恨者也。抑我聞之。凡社會之演進也。其徑途每紆曲而不平。直求之愈殷者。得之愈難。望之愈切者。達之愈遠。然則今日世界之不能卽躋於文

明。之。極。軌。而。惡。魔。之。尙。不。能。絕。跡。於。人。間。者。其。亦。爲。過。渡。時。代。必。經。之。階。級。乎。然。而。此。大。同。主。義。之。新。空。氣。今。既。佈。滿。大。地。普。及。全。球。恍。如。中。天。赤。日。無。遠。弗。照。則。今。後。之。世。界。必。有。達。到。大。同。之。一。日。此。可。信。者。證。以。德。意。志。之。屈。服。及。北。方。主。戰。派。之。乞。和。則。今。後。之。世。界。決。不。有。武。力。強。權。陰。謀。詭。計。之。少。數。軍。閥。派。久。久。存。留。之。餘。地。此。又。可。深。信。者。如。不。幸。而。果。猶。有。其。人。者。欲。步。武。德。前。皇。之。後。塵。則。吾。人。當。公。認。彼。爲。世。界。之。公。敵。爲。促。進。大。同。計。爲。掃。清。魔。障。計。不。得。不。急。起。排。除。之。本。報。之。發。刊。亦。欲。於。此。稍。盡。其。天。職。焉。耳。今。敢。正。告。我。國。人。曰。本。報。順。時。運。之。轉。移。懸。大。同。之。目。標。本。自。覺。之。良。知。盡。建。言。之。責。任。不。爭。意。見。不。事。攻。訐。不。作。取。快。之。談。不。爲。無。聊。之。語。誓。以。真。誠。護。持。正。義。誓。以。毅。力。保。障。公。道。極。願。以。正。確。之。言。論。促。進。大。同。之。實。現。苟。有。所。見。無。不。隨。時。貢。獻。以。盡。知。無。不。言。之。天。職。至。其。所。貢。獻。者。之。果。能。裨。益。於。世。界。裨。益。於。中。國。與。否。雖。不。可。知。而。一。得。之。思。一。孔。之。見。要。皆。出。於。大。公。無。我。之。誠。意。此。則。同。人。等。所。差。堪。自。信。者。也。惟。願。力。雖。宏。而。才。識。未。足。世。有。表。同。情。於。本。報。者。乎。吾。人。極。願。承。教。

蛩吟集

予不能作韻語。而性却喜之。有時東塗西抹。信口成腔。居然有聲有調。然自知非詩人之詩也。因名我集。

日。蛩。吟。譬。彼。微。蟲。自。鳴。秋。意。閱。者。之。齒。冷。與。否。非。所。計。也。

天嘯附識

◎花朝感賦

春來花弄嬌。花嬌春更韶。春自春兮花自花。花生何必在今朝。只因生必在今朝。春去之時花應死。今日之花死復生。後日之花生終死。春生之兮春死之花之生。死何足悲。花花能生。花猶幸。生生死死。年年復年。人生一死。不再生。吾哭花兮空自憐。吁嗟乎。吾哭花兮空自憐。天長地久恨。縣縣。

◎餞春

南園花事仗栽培。此日酬君酒一杯。憔悴落花心未死。強憑風力舞前來。

◎送春

啼鶯有恨惜殘春。我亦淋漓淚滿巾。偏是送君逢客裏。君歸送我又何人。

◎懷枕亞

渺渺不可接。鴈聲近碧霄。倦來琴罷韻。醉後月無聊。夜雨誰聯榻。秋風孰弄簫。此時人不寐。綺夢落江潮。

◎尚湖漁父

一舸烟波了此生。不求利亦不求名。阿儂只合湖邊住。却笑青山尚入城。

◎題吳門李懷清印譜

天嘯殘墨 卷一 蛩吟集

愧將弱筆賦巴詞不稱蛟螭崛強姿安得與君同訪古斷崖秋雨讀殘碑
十年聚盡九州鐵一筆鑄成萬古愁放浪形骸何所有沈埋金石要長留
何必酸鹹同嗜好要將鐵石做心腸秦碑漢鼎人誰識募取殘文一兩行
姓名我誤落人間羞說雕蟲却好頑大器豈容終小技憑君磨出好江山

◎旅窗坐雨

一室斗大耳沉復風和雨雨濺硯花飛風逼窗紙舞地濕氣襲人壁破晝走鼠索居感離羣終日坐閉戶生活
憂兼患俯仰今與古治亂不關心牢愁已盈肚無酒不得澆有氣何從吐世已無臥龍誰復吟梁父

◎鄂軍起義誌喜

粵王臺下血空流捲土重來志未休烈士有心惟救國美人亦解覓封侯彩旗日映呈三色驚報風傳震五洲
從此黃花岡下望秋風無復鬼啾啾
擾攘干戈指日平世方多難仗羣英漫憐朋舊音書斷差喜男兒事業成半壁河山新飾色滿朝文武怕譚兵
病夫夜半披衣起拔劍臨風縱嘯聲
北望中原感慨多神州消息近如何強鄰中立爭觀壁義士投誠盡倒戈揮手拓開新政府凝眸認識舊山河
同胞若有從軍志絕好機緣莫錯過

羽○書○旁○午○此○何○時○大○局○安○危○一○轉○移○鶴○唳○風○聲○驚○鼠○輩○慈○腸○浹○骨○讓○蛾○眉○國○魂○已○逐○旌○旗○返○民○病○須○將○彈○藥○醫○
今○日○幸○逢○杯○在○手○不○妨○痛○飲○再○吟○詩○

悼雲間華吟梅女士

羞○向○深○閨○了○此○生○頻○年○負○笈○走○書○城○心○田○細○播○文○明○種○花○苗○奇○胎○果○自○珍○
自○由○不○作○入○時○妝○肯○束○雙○趺○學○宵○娘○喚○醒○萬○千○巾○幘○夢○放○開○蓮○步○脫○銀○鐙○
緒○衣○黑○獄○一○身○危○雪○此○冤○情○阿○誰○卿○是○緹○縈○能○救○父○千○秋○巾○幘○兩○鬢○眉○
投○資○扶○助○孤○貧○院○籌○餉○輸○將○革○命○軍○萬○口○有○碑○齊○勒○頌○大○家○低○首○拜○紅○裙○
怕○聞○邊○警○說○蒙○藏○熱○血○生○潮○淚○滿○匪○夫○婿○未○能○投○筆○去○空○飛○俠○夢○到○沙○場○
愛○家○愛○國○愛○同○胞○賦○性○慈○悲○負○氣○豪○事○業○半○成○半○未○了○芳○蘭○心○死○尙○餘○膏○
黃○菊○黃○人○太○消○瘦○秋○風○秋○雨○幾○黃○昏○催○花○風○信○無○情○甚○廿○四○繁○華○欠○二○番○
一○腔○心○事○付○啼○痕○天○劫○紅○顏○病○有○根○明○月○不○圓○花○不○壽○吟○廬○無○計○挽○秋○魂○

哭英兒

記○得○兒○生○我○未○歸○而○今○兒○去○亦○如○之○前○因○後○果○殊○難○解○死○死○生○生○總○背○馳○（元○年○十○二○月○四○日○英○兒○生○予○在○海○
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英○兒○殤○予○又○在○海○上○生○死○關○頭○總○無○一○面○緣○令○人○殊○難○索○解○也○）

腹疾何嘗不可爲誤兒畢竟庸醫風塵悔我歸來晚頓足狂呼知不知
（英兒患病服藥一劑竟至不起）
家貧衣食未全周爲父而今尙抱羞怪道欲留留不住乘風歸去不回頭
伶俐聰明便可兒何分巾幗與鬢眉謝他親友來相勸總是無聊慰藉詞
吾行七日未爲遙兒去孤魂不可招憶到臨歧花解語倍添此日淚如潮
（予行二日而病病二日而殤殤三日而予歸想到臨行時嬌聲呼喚巧笑神情那得不哭）

惡耗傳來不忍看料知汝母更心酸歸時劍又隨珠去眼淚無多左右難
（予妻吟秋歸予七載僅育一女驟失掌珠一慟而絕予聞英兒殤耗星夜馳歸正思所以慰藉之及抵家而予妻已歿歿且兩日矣既奪吾女復奪吾妻彼蒼者天待我未免太酷那得不哭那得不痛哭）

一派淒涼索妹聲離羣雛燕日啞啞小兒也解令原痛不管愁人不忍聽
（予僅一女予弟亦僅一女年相若也兩小無猜正似一雙雛燕終日呢喃作情話今則爲失羣哀雁時作嚶鳴求友聲而予心更爲之碎盡矣）
世上無如汝母慈夜臺拚命苦追隨未知曾否重相聚此事還須問我兒
再莫啼號再莫呼嬌癡舊態改能無須知汝母心懷惡應比生前更不如
姍姍學步定徘徊此去泉臺莫汝陪魂魄倘能入夢好隨汝母夜同來

◎ 哭吟秋

兩字平安未次函傷心寄到未開緘三更羈旅難成夢一縷香魂已脫凡不信女媧天可補誰憐精衛石空銜
從今不忍題秋字恨葉情苗一例芟

殷勤小婢爲傳聞勸莫悲傷感謝君塵海歸來偏遇兩巫山在望已無雲情如碧藕絲千縷心比青蓮苦幾分
七日生離成死別遺言到耳淚焚焚

悼亡千古傷心事問有誰能把案翻潘令賦詩長歎息江郎惜別尙銷魂苟惟善哭斯無淚莊若忘情不鼓盆
我亦猶人非太上英雄兒女且休論

分得餘哀痛小娃夜臺有母尙無爺可憐忍折夫妻蕙拌命扶持女兒花櫛襪幾曾關大事死生一念太相差
悼卿翻作求全論訴向重泉莫怨嗟

乙卯夏將有粵西之行感賦一絕

憔悴風塵歷幾春歸來贏得泪沾巾傷心此日天涯去少個牽衣惜別人

卽席留別友人

欲別依依倍覺親華筵況復列多珍於今交道如秋草肝膽如君有幾人
人生聚散本無端未必離筵盡不歡有酒且謀今夕醉管他明日是江干

席次客有以行止見詢者復成二絕

我本天涯一楚囚。前塵後約兩悠悠。平生不作功名想。秋水盟心證白鷗。
如此江山一醉休。管他將相與王侯。從今收拾閒愁緒。都付滄江日夜流。

◎留別枕亞海上

十年冷落故園春。一樣風塵寄此身。莫道哥哥行不得。須知弟亦客邊人。

◎黃浦舟中

此去路悠悠。灘頭盡客舟。古今有離別。身世任浮沈。天曉人何處。江空水自流。飄飄遊子意。風雨不勝愁。

◎舟過福州海面風雨交作醉後書此

雨雨風風過福州。雲山萬里一孤舟。浪淘不盡千秋恨。酒醉難銷此夜愁。割地求和錯已鑄。回天無力泪空流。
而今臺北臺南地。城郭人民似舊否。

◎至臺灣海峽風雨更狂四顧蒼茫百感交集醉後放歌聊以當

哭延平王魂兮有知尙其鑒諸

四年六月五日夜。將半駕扁舟。兮渡重洋地。昏黑兮天無光。但聞風聲雨聲水聲相激昂。中有神兮下大荒。風
師雨伯波臣海若。若如來告道。是中華頂天立地第一奇男子。可與開闢新大陸之人傑。哥崙布相頡頏。孤島稱
雄數十載。夷奴鬼怪盡潛藏。手關千秋新世界。東南半壁資保障。胡爲白雲蒼狗變。幻至無常咄爾小醜竟跳

梁。吁。嗟。國。無。人。恥。哉。城。下。盟。忍。把。江。山。拱。手。送。自。撒。藩。籬。揖。入。狼。我。聞。臺。中。有。廟。祀。公。像。公。像。巍。峨。廟。堂。皇。靈。有。知。兮。寧。來。嘗。山。蒼。蒼。兮。水。茫。茫。公。之。恨。兮。長。復。長。我。今。弔。公。何。所。以。悲。歌。一。曲。淚。千。行。歌。欲。罷。時。悲。未。已。拔。劍。起。舞。露。光。芒。公。之。靈。兮。實。憑。式。但。聞。風。聲。雨。聲。水。聲。相。激。昂。

◎與鳳孫聯句

歲月蹉跎感逝波。(嘯)雲山此日又重過。胸中塊壘何嘗少。(鳳)眼底英雄已不多。愧我渡江空擊楫。(嘯)與君跨海笑橫戈。同舟破浪乘風去。(鳳)前路茫茫一任他。(嘯)

◎舟入西江後見兩粵水災慘狀爲之悽然

三。日。江。行。路。幾。千。青。山。無。脚。水。無。邊。晚。來。怕。向。船。頭。望。不。見。炊。烟。見。暮。烟。果。然。陸。地。可。行。舟。水。到。山。腰。浪。打。頭。滄。海。桑。田。太。無。定。天。心。人。事。兩。悠。悠。神。號。鬼。哭。淚。酸。辛。雨。雨。風。風。暮。復。晨。圖。繪。流。民。無。鄭。俠。已。飢。已。溺。又。何。人。迷。信。神。權。最。可。哀。衆。生。未。渡。佛。羅。災。問。君。此。日。隨。波。去。幾。見。慈。航。下。海。來。(江中見一木偶故云)對。此。茫。茫。百。感。生。傷。心。滿。眼。盡。災。氓。珠。江。風。月。今。何。在。簫。管。無。聲。剩。哭。聲。曾。經。苦。海。渡。風。波。一。棹。今。從。澤。國。過。欲。爲。蒼。生。拚。一。哭。自。憐。有。淚。已。無。多。

◎夜泊高峽山下

除却巫山峽乾坤此壯觀風湍衝夢斷瘴氣襲衣單橫絕江南北嶽巖路屈蟠猿吟夜更苦添得客心酸

◎題台壺詩集

萬斛明珠未許量半生心事爲詩忙名山今有千秋業珍重遺編付錦囊
橫厲無前才氣雄詞擅牛耳屬髯翁鯁生敢把心香爇低首而今拜下風
挑燈讀罷月初殘紙上雲烟到眼寒詩草千年留活碧且將金石壽同看

◎又代友題四律卽集其句

著作人千古詞壇讓主東精神溫似玉才氣吐如虹詩賦六朝秀文章一世雄靜觀生意滿日月永壺中
髯翁真綽約嗜好與生俱逸興風騷託隣才眼孔孤心花時怒發熱血爲詩枯不識爲官樂燈青自讀書
嶺南詞客著高唱大江東淡宕多新作嘯歌當上風京都騰賦價海角見文虹千古名常在源泉衆所宗
才思真無敵江郎筆一枝風霜騰俠氣冰雪鍊神資大雅伊誰匹風人仗主持我今誠下拜私淑亦親師

◎悼秋詞有序

吟秋歿八月矣一年容易又是秋風古之人觸景輿懷撫時生感美人香草屈原動去國之思白露嚴霜
宋玉有悲秋之作杜陵落拓昔傳秋興之篇永叔牢愁夜著秋聲之賦所以輿懷其致一也況乎僕本恨
人情深故劍安仁弔影奉倩傷神值此風淒雨泣之時益增玉碎珠沈之痛抽毫濡墨筆花與淚血爭妍

伸紙疾書。舊恨共新愁並寫。殘蟬鳴露。寒雀號風。率成甘章。聊當一哭云爾。嗟夫已矣。青衫塵滿。綠鬢絲生。放眼中原。慨河山之破碎。緬懷身世。感琴劍之飄零。十載江湖。俱成幻境。半生事業。盡付東流。離恨有天埋愁。無地好夢。無重圓之日。餘生皆待死之年。蠟有時而成灰。蟲以秋而愈苦。此日拚將紅淚。製成惆悵之詞。他年買得青山。卜個鴛鴦之塚。乙卯秋八月二十九日大風雨。自識於古鬱林旅次。

多情眷屬竟凶終。好夢如烟去太匆。當有姓名留月闕。恨無消息問天公。十年爲客頭顱白。一夕傷秋血淚紅。縱使有家歸不得。懊儂今是可憐蟲。

盪氣迴腸憶夢餘。最無聊賴是秋初。投林空羨雙栖鳥。失水偏鰥比目魚。一曲招魂何處賦。數行遺墨去年書。天荒地老歌長恨。我比三郎淚更洳。

姊妹花開第一枝。東風無力爲扶持。早知如此不長久。却悔當初輕別離。永訣纔從分袂後。重逢竟在蓋棺時。不情造化偏惜命。負負狂呼敢怨誰。

黃昏記得客初回。一片酸音入耳來。風動靈床燈似豆。烟迷總帳紙成灰。最傷心。是無兒哭已暝。目猶爲我開。悲極不知身在獄。夜臺翻認作妝臺。

曾將遺影倩人模。破費工夫一幅圖。莫怪傳神難妙肖。本來伊貌太清癯。眉峯蹙黛難畫。眼角藏青淚已枯。仔細端詳雖未似。背人猶自把卿呼。

墓碑含淚。親題兩字。傷心是我妻。爲恐孤魂。應夜泣。且將片土。安幽栖。生無可戀。甘同穴死。倘能知誓。化泥此日。埋香埋玉。處白楊。衰草已萋萋。

夕陽如血。向人揩淚。眼相看益。憤懷黃草。白楊香塚。冷青衫。紅袖綺緣。乖縱教心有天。能表爭奈。愁無地可埋。我與秋花。共腸斷海棠。香裏立空塔。

一味新涼。逗夜缸。苦吟淒澀不成腔。天邊鴻雁。書常斷。匣底鴛鴦。劍不雙。月滿中庭。風滿樹。夢空長。簾酒空缸。愁人終夜無眠。慣一任虫聲。透綠窗。

含荼茹蘗。苦兼辛。不是良緣。是孽因。薄命難逢如意事。工愁便是不祥身。傷時淚併傷秋淚。種玉人爲埋玉人。此後碧紗窗下。坐多情。惟有月相親。

大好光陰轉瞬過。愛河從此不重波。淒涼身世何曾慣。美滿良緣未許多。鰥緒可憐。猶有我牛衣相對。已無他。重重舊恨。從頭寫淚。濕花箋。自撫摩。

溫柔鄉裏。雙棲日。真個纏綿似漆膠。別樣風流。屏脂粉。閒尋詩句。費推敲。替描眉。斌妝臺。傍倦繡鴛。弱綫拋。一卷神州。新女史。簪花格子。手親鈔。

不嫁錢豪。嫁酒豪。屢將香口戒。餽糟。悔儂逆耳。終孤負。知汝芳心。碎幾遭。扶起醉人。烹茗支撐。病骨補征袍。狂奴故態。今依舊。每到持杯。益鬱陶。

滿局全輸。勝劫枰。誤人誤己。誤卿。卿珠沈玉碎。渾無據。絮果蘭因。太不明。歷盡艱辛。輕一死。是何冤孽。昧三生。只今留個無聊我。每拍靈牀喚幾聲。

無聊聊自把禪參。仔細思量。總不堪。萬里雲山孤枕夢。兩重愁。苦一肩擔。腸從斷後。終難續。情到癡時。死也甘。儘有淚珠紅似豆。相思種子落江南。

死。生。流。轉。本。無。悔。斯。疾。斯。人。太。不。應。暗。淚。傷。心。悲。既。往。返。魂。續。命。痛。何。曾。尙。留。紅。豆。離。離。子。已。斷。朱。絲。寸。寸。纏。病。骨。非。關。秋。消。瘦。縱。無。風。雨。也。峻。嶒。

潦。倒。名。場。舊。楚。囚。情。場。潦。倒。更。悠。悠。算。來。半。世。空。餘。恨。散。盡。千。金。買。得。愁。卿。爲。溫。柔。終。再。誤。我。慳。福。慧。未。雙。修。死。生。異。趣。同。哀。感。地。下。應。知。亦。淚。流。

無。端。浪。跡。到。南。潯。愁。病。重。重。日。日。侵。吟。比。鶴。鷗。聲。更。苦。身。非。蝴。蝶。夢。難。尋。海。枯。石。爛。絲。絲。恨。雨。黯。風。淒。夜。夜。心。一。自。玉。人。消。息。斷。情。關。深。鎖。到。而。今。

極。目。天。涯。問。窮。冥。茫。茫。何。處。爲。招。靈。浮。生。若。夢。塵。棲。草。飄。泊。無。家。絮。化。萍。隻。影。憐。子。如。病。鶴。空。山。弔。爾。只。秋。螢。傷。心。六。七。年。前。事。一。度。思。量。一。涕。零。

山。盟。海。誓。盡。荒。唐。說。甚。情。長。與。恨。長。文。字。尙。遺。斷。腸。草。泉。臺。難。覓。返。魂。香。心。灰。久。冷。慵。提。筆。詩。債。償。完。且。付。囊。篋。裏。奠。妻。文。尙。缺。才。荒。我。亦。似。王。郎。

妻女雙亡兩日間蒼天於我忒緣慳玉臺故劍歸何處合浦明珠去不還黃土無情埋白骨青衿有淚哭紅顏
年華未老名先老贏得頭銜一字鯨

◎悼秋詞成付之火因成三解

流鳥權作青鳥使煩君傳向黃壤去不把鴛鴦顛倒書火速兩字圈無數(一解)
慕地欲將里名註未識卿卿何處任悔不當初預問明勉教此日無尋處(二解)
姑妄聽之付一炬更把死灰燃復再自知紙上淚痕多燼餘恐有未燒字(三解)

◎哭亡友姜孟瞻

吾年十五識姜子又有五姜子死君死忽忽歲一周吾淚淋漓悲未已憶君未生君父喪墮地竟俱憂患生
君年十一二頭角露嶢嶢初以文辭鳴叱咤小儒驚斯時科舉流毒熱不羈之士亦復爾一戰文場奏凱旋君
獨恥之不屑此吐棄詩書去學劍裘馬翻翻意氣豪揮盡千金無吝惜遊倦歸來仰天大笑腰橫刀潮流一日
入東海科舉之毒盪盡矣學界頓開新壁壘君云所學其在是負笈南遊又北行聲譽傳遍長安市忽然武漢
起風雲消息傳來心狂喜色舞眉飛氣激昂夜半聞君狂歌起議和告議會開長嘯一聲登舞臺君走白下
我海上唇鋒舌劍戰百回無端運又丁陽九兔起鶻落龍蛇走差喜他鄉遇故知傷心已在亂離後手拉同上
酒家樓落日吞吐大江頭如此相逢如此醉舉杯銷愁愁更愁酒酣話到滄桑事慷慨悲歌聲決絕歌罷酒罷

舍○淚○送○君○行○傷○如○之○何○此○離○別○吁○嗟○子○傷○如○之○何○此○離○別○君○行○五○日○以○死○聞○君○死○非○疾○非○病○非○疫○癘○非○沙○非○場○
非○牀○第○耗○兮○哀○哉○君○胡○竟○爲○第○二○之○靈○均○傷○國○傷○時○蹈○海○死○哀○哉○靈○均○哀○哉○君○吁○嗟○乎○大○地○已○無○乾○淨○土○君○欲○
乘○風○破○浪○海○國○去○傷○哉○此○言○猶○在○耳○忍○心○棄○去○胡○太○遼○吾○國○縱○多○蹈○海○士○昔○悲○屈○子○今○悲○子○國○事○而○今○更○不○堪○
悲○哉○二○子○呼○不○起○逝○者○如○斯○東○流○水○白○茫○茫○兮○魂○何○處○

乙卯歲暮懷人詩十二章

相對若忘言。相離便斷魂。悲秋新悼句。淚史舊啼痕。國事不堪問。私情何足論。祖鞭先着未。吾舌幸猶存。(枕
亞)

少○小○愛○結○客○與○君○交○最○先○論○年○今○十○五○倏○忽○路○三○千○月○落○窮○邊○地○雞○鳴○破○曉○天○况○經○離○亂○日○能○不○思○纏○繇○(玉
女)

行○行○非○得○已○去○去○果○何○之○聞○君○於○今○秋○又○負○笈○東○渡○矣○故○國○半○淪○喪○男○兒○輕○別○離○海○天○相○望○處○風○雨○獨○來○時○
飄○瞥○歲○云○莫○王○孫○歸○未○歸○(鏡新)

足○跡○何○嘗○徧○(君前贈有安得猛翻筋斗去與君足跡徧天涯之句)無○端○到○鬱○林○(潯州爲古鬱林地)感○君○言○
作○贈○思○子○夢○難○尋○心○血○天○成○字○(君原名漢魂今更名恤恤爲心血二字之合文此其所以爲雙熱歟)才○情○海○
樣○深○別○來○無○恙○否○書○絕○歎○魚○沈○(雙熱)

心逐暮雲去。懷人到故鄉。關河新涕淚。詩酒舊猖狂。亂世雄心壯。平民教澤長。君任平民學校義務教職於今三年。何時重把盞。相對話滄桑。(仲英)

眼底無人久。如君第一流。文章猶未技。才氣洵無儔。未醒亞東夢。何辭海外遊。床頭孤劍在。與子覓同仇。(天仇)

數到平生友。如君最少年。暮雲起天末。舊雨憶從前。福慧全輸爾。鴛鴦不羨仙。春秋未三十。著作已風傳。(定夷)

欲拯宗邦厄。甘將身作牲。世人爭欲殺。之子竟難鳴。已分沙場死。無聊海島生。滄桑一年事。地棘更天荆。(海鳴)

面目冷於鐵。心腸熱欲然。文章拚命著。憂患與君肩。淡益難忘世。狂來不問天。綿綿長恨在。同病更相憐。(鐵冷)

吾友亦吾師。先生近似之。斯文將喪墜。大道仗扶持。夜雨曾聯榻。春風今入帷。別來才數月。塵垢滿征衣。(儀鄉)

相逢亂離後。無語各酸辛。氣節爭相礪。文章君絕塵。中原今若此。大任屬斯人。努力加餐衛。千金體自珍。(東訥)

殘照西風裏。春江並立時。天涯同失意。地角又分馳。阮子千行淚。蘇公一肚皮。眞眞傳語去。此畫謝君遺。君善繪贈余。以白描美人。旅中得此。不嫌寂寞矣。其愚。

◎賦得黃金避我竟如讐

板橋句

黃金避我竟如讐。典盡春衫典盡裘。千古名流多感慨。一生知己是窮愁。冬心狂熱何時冷。傲骨峻嶒未許柔。國恥親恩兩孤負。此身不死恨無休。

爲重明珠不暗投。黃金避我竟如讐。欲交游俠無屠狗。笑倒人才盡沐猴。十有九輸家國事。百無一就汗漫遊。鏡中自惜婆娑影。惆悵年華似水流。

不甘伍噲恥依劉。十載江湖悔浪遊。白日嘲人無可解。黃金避我竟如讐。老天底事窮吾黨。豎子而今盡列侯。燕雀安知鴻鵠志。朝來何必故啁啾。

三尺青鋒志未酬。萬重憂患在心头。胸中詎少安邊策。眼底新添故國愁。黑鐵無靈今若此。黃金避我竟如讐。異鄉况有滄桑感。每到斜陽怕倚樓。

自憐身世等蚍蜉。愧聽旁觀呼馬牛。劍膽蕭心遊子淚。天崩地坼杞人憂。狂來歌哭甯能免。賣到文章亦可羞。歲暮途窮歸不得。黃金避我竟如讐。

◎疑問

爲薛安會作也

結成此果太離奇。話到前因信復疑。秘戲爭傳開演日。死灰竟有再燃時。狂瀾既倒誰能挽。大廈將傾恐不支。萬語千言都攔起。當初改革果胡爲。

歷盡千辛與萬辛。獨尊民主廢君臣。雄風王氣今安在。漢祖唐宗跡已陳。不信人心都死盡。豈真時局又翻新。興亡縱屬尋常事。中國何來拿破崙。

幾人有淚到蒼黔。大地昏昏殺氣沈。百戰當年餘碧血。萬能豈果屬黃金。雲鬪雨覆遮天手。霧滅煙消愛國心。爲問一般功狗輩。論才孰個是淮陰。

負負狂呼悔我徒。燃萁煮豆太糊塗。不堪回首前年事。無限傷心此日奴。鐵鑄九州成大錯。棋爭一著痛全輸。寶刀倘有鋤奸日。珍重男兒七尺軀。

◎得某女士病中作次韻卽寄

數載相期感素心。神交巾幗有知音。金戈鐵馬年年夢。羞說蹉跎直到今。君偏多病我悲秋。兩樣心腸一樣愁。國事艱難身未死。莫拌雙淚作情囚。

◎大湟江望月有懷

朝發潯陽夜江口。悄然無寐上船樓。笙歌誰解悲商女。身世卽當泣楚囚。風景無邊舟一葉。鴛鴦何在水雙流。
(大湟江水色黃綠相間故又名鴛鴦江)可憐此夕團圓月。只許離人獨舉頭。

登七星巖

魯戈難返夕陽沉如此江山自古今劫後餘生歸不得萬方多難獨登臨
嶽靈有眼識狂生十萬峯巒笑相迎四顧寂寥天地窄一聲長嘯山鬼驚

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肇郡軍次送劉團長偉軍移師三水正兩

粵風雲密佈時也

橫刀大笑上華騮痛飲黃龍願始酬父老喁喁望治久這枰殘局仗君收
也曾投筆唱刀鏢彈雨槍林夢往還事業無成悲老大送君今又一慚顏

三水至廣州車中得二十字

王氣今安在蒼茫四望空荒山餘落日戰血猶殷紅

丙辰重九登黃花岡弔七十二烈士

滿城風雨暮山青佳節偏從劫後經獨上荒墳仰天嘯一尊和淚奠英靈
紫紫七十二荒岡一度花開一斷陽國事不堪魂不返自由終古屬蒼茫
瘴雨蠻煙遍九洲黃花消瘦鬼含愁就中着個傷心我一例無聊一哭休
長眠人已成名去責任難為後死寬弔罷歸來天未暮且收殘淚上征鞍

◎歸舟

江山無限好一棹送斜暉。湍急驚瀾倒。風高逼艇飛。中流誰擊楫。清淚我霑衣。人世今過渡。時哉莫失機。

◎書懷

不信英雄必有名。書生自古傲公卿。劉琨半夜聞鷄舞。李白千言倚馬成。羞與鄙夫爭肉食。願隨烈士作犧牲。年來自束疎狂性。一度持杯尙十觥。朝讀陰符夜枕戈。男兒意氣竟如何。橫行絕塞鞭天馬。飲血仇人試太阿。生作長城界夷夏。死留銅像鎮山河。世間燕雀安知我。獨立風前自放歌。

◎北津（陽江縣西南）廣安艦中贈劉軍長偉軍

一戰恩陽（恩平陽江）次第收樓船。今又下高州。狂濤倒捲旌旗影。老馬驕嘶鼓角秋。仗劍出門拚裹革。請纓素志薄封侯。使君才氣原無敵。天下英雄孰與儔。

不斬樓蘭誓不還。元凶未滅肯偷閒。扶危任重肩難息。討賊文成手自刪。許以此身報家國。敢因微病負刀鐮。（詩君有微恙）與君破浪乘風去。策馬高涼第一山。

◎密約痛有序

七年三月廣州軍次。聞中日密約簽字。痛賦八律。而今何如哉。山東問題已完全失敗。環顧國中。鷓蚌之

爭未息重錄一過擲筆三歎

消息傳來願未真。驚心大陸欲沈淪。處堂燕雀安知禍。當道豺狼慣噬人。此輩而今操國柄。吾曹胡以慰黎民。自由花被摧殘盡。惡果如何又種因。

放眼中原涕泗沱。魯陽返日恨無戈。匹夫肩任興亡重。政客心藏鬼域多。南北言和成畫餅。應對無計挽頽波。釜中煮豆煎何急。不待分瓜自切磨。

六七年中亂幾番。避秦何處是桃源。甘同朽木人心死。恥作寒蟲我舌存。欲爲乾坤扶正氣。已無鐵血鑄靈魂。不堪回首斜陽裏。五色旗留破碎痕。

人心孰不愛平和。造物胡爲布網羅。袍笏登場新傀儡。干戈滿地破山河。危機險似臨池馬。政策愚如撲火蛾。善射只今誰后羿。當陽一箭射天魔。

江山如故面非真。誰爲神州挽陸淪。魚腹愴生投海士。獅鬚愁煞打更人。李君六更可憐。楚漢爭雄日已作埃波。亡國民一紙共同新協約。萬般惡果總原因。

血雨狂飛淚雨沱。蕭牆猶未淨干戈。斡旋時勢英雄少。不肖兒孫妖孽多。黃帝有靈應夜哭。蒼生無命墮風波。人爲刀俎我魚肉。何事勞君自刮磨。

分明賣國說和番。禍水而今自導源。大地零星都送盡。小民抵死尙圖存。衆擎倘乏回春手。瀝血拚澆欲斷魂。

酒醒忽驚衫袖濕淚多莫辨舊新痕

縱奸曩日悔言和未斬鯨鯢漏網羅一手遮天張黑幕幾時殺賊波黃河木先自腐方生蛀火欲然眉尙畫
寄語同胞休再誤好憑寶劍制妖魔

◎五峯仙館主人朱芷秀君以所藏葉氏風滿樓集帖見貽書此

代謝詩八年五月

芷秀先生人中仙耳熟其名已數年我友黃子(武詔)爲我道先生生平無所好好結人間翰墨緣上自晉唐
下近代博探窮搜兼收並蓄只重名蹟輕萬錢風滿樓頭數片石一朝飛上五峯巔如葉歸根水赴壑物聚所
好豈偶然先生見之心狂喜日夜摩挲忘食眠手撫墨拓數百本遍賭同好廣流傳我生亦有金石癖感君貽
我以瑤編客裏正無消遣法欣然如得米家船暑窗展玩不忍釋如披畫圖見雲煙有時輿到一摹寫大草小
草頃刻盡十箋淋漓墨汁盈襟袖汗珠那計一一穿我聞斯帖非朝夕昔僅耳邊今眼前人生快意乃有此短
歌一曲答高賢工耶拙耶非復計歌罷書罷呵呵一笑幾欲顛

附 詩 餘

●滿江紅

予生三十春秋矣。不可無紀念。戲成四闋。板橋居士止足詩云。年過五十。可免孩埋。情怡慮淡。歲月方來。予年未逮。板橋而孩埋。可免四闋。自輓亦板橋止足之意。而歲月之來。與不來。更非所問也。時客粵西潯州。乙卯冬十有一月十日也。

自笑生平居然有男兒志氣也。幾度中宵起舞。舞新亭灑淚。長嘯悲歌聲。偈工愁善病。容顛領更年年。飄泊在天涯。親心碎。留不住。光陰逝。拒不得。憂患至。縱雄心未死。壯懷何濟。風雨關山。愁客思文章。事業全虛。話勸從今閉口。莫談兵。甘心未。

劫後餘生。猶未改。狂故態。看鏡裏。頭顱依舊。微嫌暮氣。壯不如人。今老大。世皆欲殺。休驚怪。算人問廢物。縱多多儂。爲最。囊如洗。黃金盡。篋不管。黑貂敝。歎瓶罍罄矣。買春無計。愁裏光陰過去了。胸中塊壘銷完未。小生辰欲進一壺觴。談何易。

回首前年記。此日曾經一醉。猛憶得。畫堂笑語。香闥恩愛。襟上酒痕。猶似昨。眼前樂事。終難再。只新添。點點又斑斑。悲秋淚。痛心事。從頭訴。傷懷日。興感易。問婆娑。春夢而今醒。未身世。淒涼難作客。家園破碎。歸非計。彼蒼蒼。生我竟胡爲。太無謂。

如此江山端的是。荆天棘地。聽一片。幕巢燕語。稱皇道。帝蒼狗。白雲紛變幻。爭蠻門。觸同遊。戲豈明年。又要換。

天嘯殘墨 卷一 附詩餘

六六

頭街奴還隸 收拾起愁兼恨拋開去名和利縱青春孤負狂呼無濟人世百年原一瞬我生卅載甯非快倘
從今老去也何妨何須再



筆記 卷之二

憺廬譚乘

千古情死之第一人

英雄者有情之物也。惟真英雄斯最多情。項王爲千古不世出之英雄。亦千古之多情人。起兵八載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史記本紀萬餘言。皆鐵血之歷史也。垓下末路。不渡烏江。真英雄之真面目。於此始鬚眉畢露。予於秦漢間之人物。思之夢之。而崇拜之者。惟一項王。功在垂成。一旦付之流水。千古失意之英雄。皆當同聲一哭。然不必哭也。板橋詩云。項王何必爲天子。卽此快戰。千古無龍門史記。列項王於本紀。亦屬多事。然其傾倒英雄之心。於此可見。予讀史記最愛讀項羽本紀。尤愛讀項羽本紀最後之一段。以悲壯之筆寫悲壯之史。亦淋漓亦痛快。亦纏綿亦悱惻。令人一讀一擊。節真是千古至文。『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以暗鳴叱咤之雄當楚歌四面之日。好男兒死則死耳。所放心不下者。一多情多義之虞美人耳。『奈若何。』三字。項王當日已將自己一腔心事和盤託出於美人之前。而靜待其判斷。彼非不知多情多義之虞美人。必能爲己而死。無俟更爲妥籌處置之法。其所以一歌再歌。聲淚俱下。而繼之以一

善事漢王』一語者蓋時不我待情不自禁急欲得美人最後之一語以了其此際之心事乃急不擇言耳及眼見得美人揮劍自刎已先我而死乃死心塌地萬慮都空自己亦拚着一死以謝美人不必待潰圍南出身至烏江而其英魂毅魄早已脫離其雄武之軀壳爲美人作呵護同赴有情天上矣屈翁山有詩云『戰血淋漓灑美人君王意氣委黃塵多情不渡烏江水爲有紅顏在草茵』此詩氣息雖薄却能將項王心事曲曲道出說得項王之烏江自刎簡直是爲情而死快人快語得未曾有予每讀之爲之拍案叫絕

白田結婚之鼻祖

吾國古禮男女婚嫁必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始爲正當之結婚反是則爲非禮爲無行爲鄉黨宗族所不齒而爲人父母者往往威福自用任所欲爲其眼光又往往注意於金錢問題而於婚姻者間雙方之意思則絕不顧及所以結果不良者十得八九吾獨不解世之爲人父母者何以忍令其親愛之子女入於可憐可悲之境斷送其一生之幸福而不惜也左氏傳云鄭徐吾犯之妹美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子產使犯請於二子使女自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幼時讀此以爲徐女之自擇其夫可謂爲吾國自由結婚之鼻祖且可見吾國古代婚姻制度雖已確定而男女間仍可自由擇配與泰西今日之自由結婚亦正相同嗣後專制政體逐漸牢固家族制度亦因之逐漸專制父母鎮壓於上子女服從於下有反抗者則羣加以大逆

不。道。之。惡。名。積。威。之。漸。沈。重。難。反。婚。姻。者。間。之。自。由。權。既。被。剝。奪。殆。盡。遂。無。幸。福。之。可。言。矣。自。人。權。主。義。昌。明。以。後。凡。留。心。社。會。者。鑒。於。婚。姻。專。制。之。不。良。羣。起。而。鼓。吹。自。由。其。激。烈。者。且。有。倡。為。家。庭。革。命。之。說。所。謂。必。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云。云。者。在。昔。日。奉。為。金。科。玉。律。在。今。日。已。不。生。效。力。數。千。年。來。婚。姻。專。制。之。舊。壁。壘。雖。未。完。全。推。翻。駸。駸。乎。有。不。攻。自。破。之。勢。此。亦。物。極。必。反。之。公。例。與。其。謂。為。維。新。毋。甯。謂。為。復。舊。與。其。謂。為。摹。仿。歐。風。毋。甯。謂。為。反。古。之。道。而。一。般。迂。闊。腐。儒。猶。期。期。以。為。不。可。果。何。所。見。而。云。然。耶。而。或。者。又。謂。專。制。固。不。宜。於。婚。姻。而。今。之。自。由。結。婚。者。其。結。果。亦。未。必。盡。佳。可。見。婚。姻。之。良。好。與。否。不。關。於。專。制。與。不。專。制。余。謂。婚。姻。制。度。絕。對。不。宜。專。制。惟。自。由。結。婚。須。以。愛。情。為。要。素。而。愛。情。則。有。真。假。之。別。是。在。當。事。者。間。之。審。慎。為。之。耳。誤。於。前。者。必。欲。悔。於。後。慎。於。始。者。必。能。善。其。終。觀。於。徐。女。之。適。子。南。而。不。適。子。皙。可。知。其。胸。有。成。算。別。具。眼。光。有。鑒。別。力。有。決。斷。心。不。為。外。物。所。搖。奪。乃。真。能。自。由。者。彼。世。有。結。果。不。良。者。乃。誤。用。其。自。由。所。致。烏。可。因。噎。廢。食。而。謂。婚。姻。不。宜。自。由。哉。

妹姐非禍水

夏之妹喜。商之姐己。如是等等之女子。世皆以亡國禍水目之。余以為大不然。夏桀伐有施。有施始以妹喜進。商紂伐有蘇。有蘇始以姐己進。君父之仇。不與其戴。天彼妹姐等。亦人也。胡以視顏。事仇恬不知恥。若此。豈真絕無心肝者哉。彼蓋因不忍祖國之滅亡。故不惜以肉體作犧牲。貢獻於仇人之前。復運用其婉媚之手腕。陰

行其報復之計劃人徒知其行淫縱樂善媚工讒而不知其苦心孤詣飲淚吞聲個中痛苦惟身受者自知之耳梁任公謂妹喜亡夏姬己亡商非蒙恥雪辱極有俠性者不能此論極平允餘如褒似驪姬西子一流人皆當作如是觀文人筆鋒能超生冤鬼者此類是也

陶詩之感人

劉裕稱帝晉臣悉降士大夫之氣節掃地盡矣惟陶淵明以先世曾爲晉輔恥爲宋臣屢徵不就與妻崔氏躬耕南畝勤苦自安而其倦念故國之心至死不懈時時流露於吟詠之間先生乃古之傷心人後之人讀其詩僅以先生爲陶情淑性者流誤矣偶讀周烈士質丹無盡庵遺集載有一則先獲我心不禁狂喜特爲轉載如下『淵明詩爲漢魏後卓然大家更無異議矣世人所傳誦如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嚶嚶遠人村依依墟里煙鳥弄歡新節冷然送餘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等句皆胸有元氣自然流出讀之覺三百篇去人不遠雖然愚之崇拜淵明猶不在此也淵明以名臣之後處易代之時惓懷君國奮欲圖報泊乎大運已傾無可爲力乃退而以詩酒桑麻自隱然慷慨激昂苦卓絕之語時時溢於楮墨今略記於此以見先生乃當日之仁人志士未可以巖棲石隱之流目之也或謂先生謙和恬淡純任自然豈知先生之心者哉先生詩如時運日黃唐莫逮慨獨在連雨獨飲曰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遷自我抱茲獨黽勉四十年和郭主簿曰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飲酒曰因植孤生松

斂翼獨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擬古云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歿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又云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邱路旁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又云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木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又云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云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翻思遠叢詠荆軻云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讀山海經云精衛啣微石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等句愚每讀之輒爲先生悲且用以自勵嗚呼先生之感人深矣

英雄不肯入殼

自來專制之君主無有不想網羅天下之人才以爲己用者然而漢光武之於嚴光明太祖之於田興雖以故人之誼兄弟之情尙不能羅而致之闕下其他亦可想而知矣唐太宗云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此直自欺欺人之妄談耳天下真英雄不可以力致不可以威屈不可以利誘入彀中者必非真英雄也曹孟德見陳琳檄文武則天見駱賓王檄文均有此才不爲我用之歎此千古奸雄所無可如何者也自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大作其帝王之夢藐視黨人以爲不足有爲一方面則以金錢爵賞收買一般無聊之政客與無恥之走狗自以爲可以網羅人才矣及去歲籌安會發現於北京一輩妄人興妖作怪在袁視之又以爲此皆當世之英雄今而後盡入我彀中矣乃霹靂一聲雲南城裏忽然飛出一羣將軍真英雄不肯入殼老袁其亦有此才不爲

我。用。之。感。乎。

妃嬪進御之期

嘗見齊東野語中談古帝王御妃嬪之事。至爲詳細。御者卽當夕之謂。進御之期。由九嬪以至皇后。自下而上。半月爲期。故每月之始。先御九嬪以下之人。計每嬪以下皆九人。每夕御其九。計九夕。共御八十一人。其次則御世婦。計二十七人。分三夕御之。亦每夕御九人。再其次則御九嬪。計九人。以一夕御之。再其次則御夫人。夫人三人。亦一夕御之。是已十四夕矣。於是皇后乃以第十五夕獨當一夕之御。以示優異。至第十六夕。又仍御后。再由后以御夫人。九嬪。世婦。及九嬪以下之人。以至月末。總計其數。得一百二十一人。御女之夕。多以一男御九女。惟十五十六夕。御一女。十四十五夕。御三女。爲較少。有人斥之爲淫獸。宜哉。

慈善祠

南微稗說有紀慈善寺一則云。鄧州有慈善祠。慈善者。唐鄧賤詔妻也。開元中南詔旣強。有併吞五詔之心。六月二十五日。南詔召五詔燕會。慈善逆知其謀。止夫勿往。夫曰。勢不可已。妻乃作鐵釧約其臂而去。旣而南詔果焚五詔。皆爲灰燼。伴曰。五詔醉失火。焚死。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善與夫骨而去。南詔聞其哲。欲娶之。慈善閉城自固。南詔發兵圍之。三月食盡。乃盛衣裝投井而死。南詔聞之。悔曰。誤逼此貞節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并建祠焉。又州人艾濂有謁祠詩。并錄於下。山。均。古。廟。千。尺。柏。拔。地。參。天。傲。霜。雪。歲。寒。然。後。知。後。凋。其。爲。木。

也。堅。多。節。君。不。見。鄧。賈。詔。妻。甯。北。妃。蕙。質。蘭。心。秀。且。潔。皮。邏。閣。焚。松。明。樓。四。詔。一。時。共。殄。絕。獨。有。茲。善。識。夫。骸。鐵。劍。未。經。火。銷。滅。鸞。鳳。豈。逐。鳳。凰。羣。儼。日。爲。盟。心。慘。烈。心。慘。烈。聲。悲。咽。不。願。偷。生。願。同。穴。閉。城。固。守。莫。可。支。甘。從。井。底。泉。下。別。南。詔。悔。而。旌。其。城。德。源。至。今。人。稱。說。年。年。歲。歲。荒。墳。頭。春。夜。啼。盡。子。規。血。

紅衣女墓

紅衣女墓。在臨安郡城。郡人楊德沛爲之誌。錄其全文於下。前流寇陷城時。有女子衣紅衣。同女奴投井。死事載舊志。人不知其姓氏。故以紅衣女書之。或曰。井在倒城處楊家園內。江陵王福嘗言之。福久竄臨安。意投井時。竊見歟。聞故老曾與偵之。福亦恍惚指其處。而未確。方寇圍臨安。用地雷攻城。楊家園逼近城垣。城破。井闕爲墟。宜福不能確指也。乾隆庚申。居人林氏取石城壕左右。深入土。掘土見骨。井。邀衆往觀。入土數尺。得一銃子。知爲地雷中物。又下二尺餘。得枯骨一叢。取出。原泉。修湧。衆視骨爲二軀。一女骨。一小女骨。無纖毫朽腐。儼然可辨。證以王福所指處。井若近之。驗以女骨二。而皆不朽。女子。奴乎。人斯在矣。嗟乎。丁亥之變。死者枕籍。其女子之激於義而死者。何可勝道。欲一一得其骨而葬之。蓋未能也。骨有無固不足計。而紅衣女之骨。奚爲至今猶存耶。殆天出之以顯烈女。且使人知同時死難如女與奴者。正不乏人歟。又聞紅衣女之入井。以五月二十二日。今其出井。亦以五月二十二日。噫。是則可異矣。井之未見也。其地夜中往往有火光。近視之無睹。井開骨出。火光遂絕。殆女與奴之烈。不可沒滅。故其靈時時照耀於青燐丹鳥間。則凡正氣所存有重泉所不能溼。

抑者觀此益可信矣。刺史夏君往視具棺二收其骨合而葬焉。余考之志乘參之舊聞證之時事集同人勒石以紀之。題曰紅衣女墓云。

長白山之佛庫倫

吾國史家往往於一代開基之始必先述其始祖降生之異。如云附寶感電氣而生軒轅。姜嫄履大人跡而生棄。簡狄吞元鳥遺卵而生契。扶都見白虹貫日而生湯。卽史界偉人如馬遷亦未嘗一闕其誕妄。此吾國史界之污點也。東華錄載長白山東布庫里山山下有布爾瑚里池。相傳有三女共浴於池。長女曰恩古倫。次女曰正古倫。季女曰佛庫倫。浴時有烏鵲啣紅果飛至墜果於池邊。佛庫倫吞之成孕。尋產一男。遂以愛親覺羅爲姓。以布庫里雍順爲名。是爲滿清之始祖。此說也。亦史臣之穿鑿附會。實無稽之談也。雖然。不夫成孕固不必有其事。而長白山則非無其地。佛庫倫與布庫里雍順并非無其人。自佛庫倫生雍順。至其子孫努爾哈赤始稱帝。改元嗣後。屢犯我邊。地有帝制中土之野心。是則佛庫倫者中國之禍種。而長白山則禍種之產地也。池中一浴禍種。於以結胎。鵲果之感。召歟。韎鞮之遺緒。歟。野合之結果。歟。撲朔迷離。渾然不辨。吾又烏子知之。

測字之機變

崇正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測字者問何事。曰國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

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矣。內臣咋舌而返。噫。何其神歟。

殺人之怪傑

相傳張獻忠初起時。原圖脫禍。無意殺人。至湖廣。率同輩五六。夜盜武當山大廟金頂。甫上。見王靈官持鞭喝云。快去。若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爲奉天殺人。後人亦有目爲天殺星降凡者。余謂此皆臆說。不足爲據。獻忠爲千古之忍人。亦千古之怪傑。怪傑必有一種之特性。獻忠之嗜殺。卽獻忠之特性。其殺機發動之際。卽其特性表見之時。觀其生平殺人之事。真奇絕怪絕。至不可思議。在彼殆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但覺世界上凡有血氣之人類。無一非可殺者耳。彼酷好朋友。遇相知。徹夜歡飲。不懈及去。厚贈之。而預遣人伏中途。斬其首歸。擯載之以隨。軍中獨飲不樂。令啓櫝曰。請吾好友來。取頭遍列席間。持盞勸酌。款洽若生人。然名之曰聚首歡宴。又嘗於深夜靜坐無事。忽云。此時無人可殺。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僅一子。亦殺之。令素嚴無敢爭者。晨興悟。又怒左右之不以告。而盡殺之。人之常情。未有不愛其妻妾子女者。今彼因愛殺之。故至不惜舉其所愛之妻妾子女。盡作寶刀之犧牲。非奇絕怪絕。至不可思議乎。現成都臬署中有七殺碑一座。其文曰。上天有好生之德。下民無報本之心。殺殺殺殺殺殺。卽獻忠屠戮川人時所立。彼視世人爲皆可殺。上天生人人。無以對天。而不能殺之。乃假手於彼而殺之。彼之殺人在他人。視之爲無人道。無天理。在彼視之。爲至平常。至正當。正所以維持人道。表彰天理也。彼直以殺人爲天職。以殺人爲生活。以殺人爲事業。以殺人

爲性命世界人類無絕滅之一日彼之希望亦終無圓滿之一日吾獨不解當時被殺之人果爲何種罪惡所致乃皆以寶貴之頭顱供此魔王之犧牲乎今之世道德墮落良心泯滅上而政界下而社會其腐敗齷齪之罪惡史實有令人髮指皆裂而口不忍言者使獻忠而在此輩貪官污吏城狐社鼠當一一以寶刀超度之人謂中國之革命未大流血結果所以不良痛哉斯言

千古之奇文

張獻忠入川時所有神廟均被焚燬惟張桓侯及文昌神二廟因與之同姓獨得保存旋命諸臣撰祝文祀神一般文學侍從之臣皆以媚詞諂語聯翩獻上獻忠皆斥不用自撰云僭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僭老子與你聯了宗罷尙饗此種祝文真是空前絕後獻忠又有祭孔子文云大哉孔子千載以上無孔子千載以下無孔子大載孔子文僅二十二字而含蓄不盡詠歎無窮增一字則不可減一字則不能試問孔教會中人何人能得到爲之拍案叫絕又嘗於某說部中見獻忠有一詔文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僭老子叫你不要往漢中爾強要往漢中果然折了許多兵馬騾的口口你娘的口口欽此雖則鄙俚可笑却是本色語可謂詔文中之別開生面者

怪特之勸進表

李自成未稱帝時其臣下勸進表有云兩條勁腿馬趕不前一部鬚鬚蛇鑽不入白帽戴額依稀秦始之皇黃

袍加身。彷彿漢高之祖。頌揚切實。妙不可言。移不到別人身上。去比之天。竄聰明。聖文神武。一派普通之門面。詭實有天淵之別。自有勸進以來。當以此表爲第一矣。去秋籌安會發現後。一般無行文妖。亡國奴才。皆想在袁大皇帝前。獻些兒小殷勤。乃搜腸挖肚。搖筆弄墨。誠惶誠恐。拜首稽首。爭上勸進之表。余亦嘗取其文閱之。但覺臭氣滿紙。醜態畢露。令人作十日嘔。欲求一篇蛇鑽馬趕。頌揚切實之好文章。竟百不一得。豈真古今人不相及。耶。吾爲六君子羞。更爲一般的六君子羞。

女色之魔力

洪承疇被執時。頗強項。清太宗愛其才。幽之密室。百計誘之降。承疇惟痛哭。後知承疇好色。乃令愛妾博爾濟吉氏往侍。氏遂易漢裝。持參湯一杯。入密室。承疇方面壁坐。氏嫻嫻而前。款呼將軍。承疇回顧。氏橫波善媚。嫣然微笑。承疇豔之。不覺心動。氏遽以參汁進。承疇口承之。如是者數次。氏乃漸下說詞。承疇遂降。太宗大喜。嘉氏功。立以爲后。一說說降承疇者。爲清孝莊后。承疇被俘後。原欲學謝枋。得不食而死。后聞其有變。童顏似彼。遂不惜以國母之尊。飾爲賤男。爲洪伴宿。藉勸其降。予按孝莊后爲順治之母。卽太宗之妾。而其後立爲后者也。太宗不惜犧牲其愛妾。以媚承疇。是太宗之無恥。博爾濟氏不惜犧牲其肉體。以媚承疇。是博爾濟氏之無恥。承疇不惜犧牲其忠臣之令名。以媚博爾濟氏。是承疇之無恥。有無恥之清太宗。復有無恥之博爾濟氏。更有無恥之洪承疇。遂合演出此歷史上獨一無二空前絕後之醜劇。足見女色之足以顛倒人心。其魔力亦可謂大矣。

圓圓之不幸

宋明美人如柳如是如李香君如董小宛其哀豔之歷史至今人猶稱道之惟陳圓圓最不幸偏遇着一人頭畜道之吳三桂弄得聲名狼籍爲世人所詬病稗史稱三桂封王以後欲以圓圓爲正妃圓圓力辭之三桂不得已別娶之後婦悍妬絕倫羣姬之豔而進幸者輒殺之惟圓圓能順適其意屏絕鉛華獨居別院及三桂潛蓄隱謀圓圓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論者謂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飯心淨域晚節克終然亦可謂極人世之無聊者矣袁隨園有詩云若教褒姒逢君子都是周南傳裏人圓圓亦美女子使不遇三桂而遇一多情之才子則千秋萬歲後人將豔羨之不暇何至目爲禍水耶吁冤矣

河東君之愛國

柳如是一生事跡各書所載頗有異同而於鼎革後柳諷錢殉國一節又多略去先君自怡室叢鈔中所載姚雲章倬柳夫人傳言柳佚事甚詳讀之知柳實愛國女子也特爲轉載於下（上略）甲申三月之變作柳私詢錢所以自處者錢不能決及宏光帝卽位南京拜錢爲大宗伯清兵陷南京宏光北去錢與王鐸等出城迎降尋脫身逃歸柳遂從容進言諷之殉節錢嘿然不答柳乃明妝麗飾呼畫舫與錢載酒遊尙湖中流飲酣出望湖水碧波靜素練沉沉醉酒慷慨顧錢曰美哉洋洋乎水神州陸沈誰爲擊楫大江已無生色此水將得君而清光千古矣錢又嘿然不答柳復曰君之躊躇再四得毋以妾故耶乃攜錢手將共沈錢遂不果且持

柳○急○柳○流○涕○曰○君○如○是○妾○無○望○矣○何○生○爲○既○而○度○錢○終○不○悟○乃○笑○曰○當○時○仰○錢○虞○山○爲○泰○山○北○斗○今○竟○何○如○哉○
名○節○自○是○丈○夫○事○非○婦○人○所○當○問○也○卽○命○迴○舟○自○是○絕○口○不○談○國○事○矣○至○清○康○熙○時○錢○以○疾○卒○家○故○豐○於○財○其○
宗○人○或○豔○之○擁○衆○造○其○門○頗○有○所○索○柳○出○語○諸○人○令○勿○譟○當○不○虛○來○意○衆○姑○諾○之○待○久○不○出○則○柳○已○閉○戶○自○縊○
衆○始○驚○竄○而○散○錢○之○不○致○身○死○而○家○破○者○柳○之○力○也○『○明○末○諸○臣○之○殉○國○死○者○視○前○代○爲○盛○而○貪○生○畏○死○如○錢○
謙○益○者○蓋○亦○不○少○柳○如○是○於○國○亡○後○屢○諷○錢○以○殉○節○其○志○操○之○高○潔○其○舉○動○之○慷○慨○其○言○辭○之○委○婉○而○激○烈○非○
眞○愛○國○者○不○能○使○當○時○尙○湖○一○窪○水○得○遂○其○志○而○畢○命○其○中○其○名○可○壓○倒○屈○大○夫○矣○所○恨○者○錢○既○貪○生○畏○死○不○
能○用○柳○之○言○又○不○許○柳○以○獨○死○使○肝○腸○如○鐵○之○愛○國○烈○女○子○僅○僅○以○一○死○保○其○家○余○不○得○不○悲○其○遇○人○之○不○淑○
矣○

虞山行

曩○見○國○變○難○臣○鈔○附○錄○中○有○虞○山○行○一○首○不○知○何○人○所○作○其○詞○曰○虞○仲○山○上○柳○垂○絲○虞○仲○山○下○唱○柳○枝○行○人○折○
柳○相○視○笑○借○問○道○旁○唱○者○誰○爲○言○山○中○舊○宗○伯○吳○越○瓊○枝○名○籍○籍○藝○苑○敦○盤○狎○主○盟○江○左○風○流○先○奪○席○漢○家○下○
詔○徵○賢○良○公○孫○鼐○董○羣○翔○翔○春○殿○臚○傳○榜○花○發○吳○興○占○得○狀○元○郎○吳○興○早○恨○江○潭○放○虞○山○獨○立○鳳○池○上○禁○苑○驚○
看○蛺○蝶○飛○清○流○笑○逐○桃○花○浪○鳴○珂○委○珮○登○玉○京○一○點○青○蠅○白○壁○輕○東○國○人○倫○擬○月○旦○西○川○豪○傑○漫○齊○名○世○路○險○
巖○羊○腸○狹○官○海○風○濤○起○若○雲○世○儀○滿○腹○空○精○神○太○眞○行○酒○多○鱗○甲○明○王○有○夢○行○旁○求○好○將○名○姓○覆○金○甌○雷○霆○一○

震○白○麻○壤○胥○靡○仍○向○巖○間○遊○巖○間○高○臥○休○惆○悵○且○在○山○中○作○宰○相○絲○竹○亭○台○別○樣○新○廬○山○頓○負○東○山○望○閑○來○畫
舫○五○湖○濱○煙○月○風○花○是○主○人○長○醉○青○樽○傾○北○海○自○開○東○閣○傲○平○津○門○前○忽○有○停○車○客○羣○玉○山○頭○未○曾○識○安○仁○擲
果○何○處○來○叔○寶○神○清○欣○入○室○空○中○幻○出○天○花○女○粲○然○一○笑○摩○登○伽○天○花○不○落○柳○花○落○飛○來○飛○去○到○君○家○君○家○紅
樓○蠱○天○起○畫○棟○珠○簾○高○莫○比○安○妃○攜○得○絳○雲○歸○紫○微○喜○唱○齊○牢○禮○樓○上○媚○嫵○雲○欲○浮○樓○下○新○歌○雲○不○流○夜○珠○遠
自○鮫○宮○至○鴻○寶○先○從○蛤○枕○收○朝○朝○暮○暮○歡○未○了○溫○柔○鄉○裏○真○堪○老○仙○丹○未○見○望○塵○多○龍○門○共○幸○登○堂○早○夢○斷○春
明○十○七○年○靈○光○此○日○尙○歸○然○吳○興○狀○元○歸○宿○早○吳○興○宰○相○隨○寒○煙○軒○轅○臺○崩○天○柱○折○金○陵○王○氣○半○明○滅○未○及○江
干○奉○代○來○已○見○秩○中○躋○九○列○舜○華○有○女○賦○同○車○正○是○河○東○舊○校○書○桃○葉○渡○頭○來○迎○汝○莫○愁○湖○上○欲○愁○子○烏○啼○啞
嗟○自○門○柳○博○山○香○煖○長○攜○手○屨○市○樓○臺○曾○幾○時○青○溪○小○姑○復○何○有○一○朝○鐵○騎○橫○江○來○熒○惑○入○斗○天○門○開○羣○公○蒲
伏○迎○狼○麤○元○臣○拜○舞○下○鸞○臺○掛○冠○戴○箬○薰○風○裏○耳○後○生○風○色○先○喜○牛○渚○方○蒙○青○蓋○塵○更○向○龍○井○釣○龍○子○名○王○前
席○拂○朱○纓○左○拍○宗○伯○右○忻○城○平○吳○利○得○逢○雙○僂○投○漢○何○曾○有○少○卿○靡○靡○北○道○歲○云○暮○朔○風○吹○出○蚩○尤○霧○趨○朝○且
脫○尙○書○履○洛○中○那○得○司○空○座○回○首○先○朝○一○夢○中○黃○扉○久○閉○沙○堤○空○終○朝○褫○職○嗟○何○及○掛○驢○歸○去○及○秋○風○風○景○不
殊○紅○顏○在○重○吟○白○頭○雙○鬢○改○南○國○當○年○國○已○傾○佳○人○今○日○人○難○再○再○到○山○中○問○草○堂○猿○悲○鶴○怨○生○淒○涼○麻○姑○有
爪○堪○搔○背○碧○海○無○人○誰○種○桑○虞○山○復○舉○東○山○燕○巢○由○稷○契○重○相○見○拂○水○巖○前○聞○洗○耳○芙○蓉○莊○上○分○嬌○面○晚○年○攜
杖○照○青○藜○梵○夾○詩○籤○次○第○齊○校○讎○偏○記○詞○臣○字○彫○管○織○織○手○自○題○路○傍○女○子○欸○相○遇○云○往○東○海○糜○家○去○雨○師○風

伯動地來。絳雲縹緲。歸何處。吁嗟盛名古難成。子魚佐命。楮淵生。生前莫飲烏程酒。死來休見石頭城。死生恩怨。同蕉鹿。空問興亡恨。失足詩卷終。當覆酒甌。山邱何用嗟。華屋可憐。薄命度殘春。終隨飛絮。委芳塵。山上雖無望。夫石谷中。還有墜樓人。泉路悠悠。朝露重。宗伯前行少婦送。他日應題燕子樓。從今醒却巫山夢。君不見東皋草堂。千載悲嶺頭。碧血啼子規。年年楊柳。離別惟有虞山似。舊時原註有云。錢與同邑瞿式耜齊名。甲申首倡逢迎者。錢與忻城伯趙之龍也。瞿公殉難粵西。世皆稱之。東皋草堂。瞿公別業也。

虞山竹枝詞

錢於丙戌罷官南歸時。有無名氏題詩虎邱石上云。入洛紛紛。紆輿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是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沈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撩亂秋風問阿儂。蓋深譏之也。後又有人作虞山竹枝詞十四首。云。章臺十五喚卿卿。素影爭憐飛絮輕。白舫青蓮。隨意住。溪雲微月。最合情。河東女子善尋芳。放誕風流。猶擅揚文選。每吟十九首。法書臨得十三行。鄂君繡被狎同舟。並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詩刻燭敏。捉刀人已在牀頭。冶服輕韉折角巾。到門錯認擲車人。胡然一入維摩室。散出空花天女身。玉堂金屋好藏春。新築朱樓擬上真。舉止曾無羞澀態。何妨婢子學夫人。尙書曳履上容臺。燕喜南都綺席開。閃爍珠簾光不定。雙鬟捧出問郎來。早見降旛出九關。幡然宗伯領朝班。白門楊柳猶堪折。禿髮偏宜對綠鬟。十載黃扉事渺茫。重瞻天闕望恩光。鳳凰池上無人問。依舊當年老侍郎。夢到華胥異昔時。覺來猶幸夕陽遲。虎邱石

上無名氏。便是虞山。有道碑河梁。錄別久成。塵特情香。齋品藻。新雲漢。在天光。奕奕列朝新。見舊詞臣阿難毀。體便龍鐘。大幻婆毗。瞥地逢何事。陽秋書法異。覽揆猶自繼。神宗遠山初。展理金徽秘。府圖書滿繡。幃巫雨忽。來雷伯恐。一朝化作絳雲飛。芙蓉莊上柳如絲。秋水盈盈。隱畫船。夜靜鷺啼露。冷文鴛。常逐野鷗眠。陽臺雲散。雨隨波。白首紅顏。奈若何。燕子樓中新。句少蘼蕪山下。故人多。此詩於柳亦有微詞。其實柳固一好女子。特所適非人。抱恨以歿。吾人當深憐之。

史公之侍姬

李空雲。名倬。史公可法之侍姬也。本金陵都司之女。才貌兩絕。年十六歸史公。史公殉國。空雲年僅二十五耳。誓不再嫁。出家爲女道士。居廣陵。緣孫道院以終。周同谷霜猿集。詠明末亡國之慘。卷首有一敝。自署廣陵女冠。李倬名。尤爲淒涼。哀感。敝中自述處。有曰。倬深閨弱質。相府小星。際此天傾地陷。赤伏無再驗之符。遽爾家破人離。素鏡。斷重圓之照樓。名燕子與燕俱棲。院鎖梨花。比花更悴。爰乃黃繩入道。素質朝真。方將長謝。紅塵安。神雲袖。何意親承紫氣。獲觀瑤篇。本以忘身忘世之心。又生悲國悲君之念。云云。此序作於丙申時。空雲年已三十五矣。史公忠氣貫日月。義聲動天地。空雲果幾生修到。而爲史公之侍姬。靈猿集一敝。哀感頑豔。惓惓於故國之痛。讀之足以增人哀思。發人猛省。至才華文藻。猶其末事也。嗟嗟。物必有偶。人亦宜然。有史公之大節。復有空雲之哀音。以點綴之。英雄兒女。各有千秋。吾於是益不得不爲河東君悲矣。

彭小脚

撫州失守。永寧王死焉。王妃彭氏。奉賢人。饒勇多智。王死後。妃率家丁數十。間關至閩。流寓汀州。時有范繼宸者。擁兵稱強。妃說以大義。繼宸亦慷慨願效死。遂復甯化。歸化諸城。全閩震動。而孤軍無援。終難持久。後爲清將王夢燼所敗。彭妃被縛。義不能屈。乃被害於汀州靈龜廟前。施可齋閩雜記述妃事甚詳。有云。妃貌美而足絕。小人稱爲彭小脚。夫蓮中花。好雲裏月。新爲吾國女界之痛史。亦吾國女界之恥史。近今文明女子。無不競尙天足。力矯女界積弱之弊。今觀彭妃之足小。而體健。則體之強弱。似又不關於足之大小。纏足之究有害於體育與否。今且無論余之述。彭妃事崇拜其多智勇崇拜其明大義崇拜其能爲女界偉人。非崇拜其貌美而足小也。妃既多智勇明大義爲女界偉人。則其足雖小何足爲妃病。妃其不可及哉。

吳氏之風流

吳氏者。吾邑許文玉之妻。與河東君同時。能詩書。負伶俐不羈之才。每遇春花秋月。常豔妝濃裹。從女奴十。往來山水。盤礴登眺。旗亭蕭寺。揮毫染筆。觀者如堵焉。雖學不及柳。而才名相埒。其風流豔史甚多。至今邑人猶稱道之。

冒民兩畫史

蔡含。字女羅。吳縣人。金珣。字曉珠。崑山人。皆冒辟疆之姬人也。蔡生而胎素。性慧順。好畫。兼擅山水花草禽魚。

長於臨摹。嘗作松圖圍幃。辟疆作長歌題其上。一時名人和之。又嘗爲墨鳳圖。題者甚衆。金亦善畫。會臨高房山小輻。得其氣暈。所居爲染香閣。時稱冒氏兩畫史。按辟疆姬人以董小宛爲最著。後因亂失去。未得終事辟疆。故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不及董病中及死時事。此蔡金兩畫史。風流蘊藉。不亞小宛。而世鮮道之者。亟載於此。

黃鼎之妻

黃鼎。霍山諸生。明亡後。起兵圖恢復。後降洪承疇。授總兵。使駐江南。其妻獨不降。擁兵數萬人。據濠泗山谷中。與清師抗。數有斬獲。清總督馬國柱召鼎至。令招降其妻。鼎知不能。乃令子往見其妻。妻歎曰。大廈將傾。一木何能爲。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親來廬州一面。約吾解衆。喻令雜髮。然吾雖解兵。當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聽調遣也。國柱許之。卽自至廬。婦率衆出見。兜鍪貫甲。凜凜如偉丈夫。執總兵見總督禮。以兵餉簿籍授國柱。卽上馬馳往山中。終不與夫一面。此婦真有烈丈夫風。如黃鼎者。當以巾幗遺之。

沈雲英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崇禎時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好讀書。尤善讀春秋。胡氏傳。崇禎十六年。流寇至道州。時至緒任道州守備。出戰被賊所害。雲英年十二。自帥十騎。束髮被革。直趨賊營。連殺三十餘級。負父屍而還。賊大駭。引去。時湖撫王聚奎賭其事。奏之於朝。詔封至緒昭武將軍。以雲

英爲游擊將軍。使仍領父衆。會其夫賈萬策爲荊州營都司。流賊陷荊州。萬策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因哭辭詔命。扶父柩回籍。及清兵渡西陵。雲英赴水死。母王氏力救之免。貧無食。開塾於家祠之左。訓其族中兒。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悉師之。未幾。歎曰。吾不能久居此矣。散遺塾中兒。沐浴臥而卒。論者謂其追奪父屍。爲孝。夫死辭爵爲節。國亡赴水爲忠。烈斯言信哉。嗚呼。雲英以一女子而萃忠孝節烈於一身。如此完人。舊女界可多得哉。

劉熙祚

倥偬軍旅已逾年。家室迢遙久別顏。南北骷髏已作壘。湖湘宮殿倏成煙。鵲血不成無塚骨。烏啼偏集有狐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故園隔別已經年。今顏作復舊時顏。山川草木俱含泪。獐虎旌旗盡作煙。老婦漫勞成蝶夢。兒孫切莫種書田。萋弘化碧非豪事。留此孤忠向九天。此劉熙祚詩也。劉武進人。崇禎辛未進士。張獻忠破永州。被執死之。此詩乃絕命時所作。

陳良謨

陳良謨。號賓日。鄞人。四川道御史。甲申之變。良謨賦詩曰。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炤。倏而陰霾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颺風襲牖。乃續曰。電氣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愧余沈疴久。床第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潛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卽

逆民參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國亡吾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下書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於賊陷北京之日。愚每讀之爲之泣數行下。

王上祖之忠勇

明末多死國之女子。而女子之以武烈著者。亦視前朝爲盛。秦良玉死守石柱。周遇吉夫人力戰寧武。永甯王妃振威。閩中是皆巾幗之英雄。抑亦國家之榮譽。而當時復有一勇於赴義。忠於爲國。率師勤王。上馬殺賊之王。上祖焉。上祖王祥之妻。機敏多權略。祥屯兵遵義。清軍攻之不克。將退師。祥整兵出戰。大敗之。上祖亦率婦人數千。皆男裝。別爲一隊。間道會祥。中途獲敵人數十。間有平民被劫者。分別而遣之。旣而曰。姑繫之。俟我與元帥會而後釋焉。不然。彼或以虛實告敵。敵來追我矣。及入遵義。乃盡釋之。時桂王居肇慶。徒擁虛號。祥獨勤供獻。不敢失禮。上祖亦時時進貢於後宮。及孫可望自稱爲秦王。率兵攻遵義。先遣使與祥議和。祥拒而斥之。使還。促可望進攻。祥敗。死。上祖被擒不屈。可望令之死。上祖沐浴盛裝。望闕叩拜。又拜其夫死之處。乃自縊。未絕。以手招左右口。扣太緊。不可絕。可鬆之。左右從其言。乃死。嗚呼。如上祖者可謂忠勇矣。視之秦良玉。周夫人。永甯王妃。有過之無不及。而其就義之時。抑何從容。乃爾嗚呼。死國難。從容就義。更難如上祖者可謂忠勇矣。

無情之帝王

弘光寶錄云。帝在藩邸。有賣婆童氏與其女出入府中。帝與其女私通。閉帝卽位。自稱爲后。民間亦以后目之。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送至南京。而太后不容其入。有旨朕元配黃氏。先朝冊封。不幸天逝。繼配李氏。殉難。俱已追封后號。詔諭天下。童氏不知何處妖婦。冒認朕躬結髮。卽遵旨嚴刑訊問來歷。并治潛夫罪。特童氏是否帝之前妃。至今尙存疑問。然必非無因而至前者。或謂妃既因亂與帝相失。難保守身之節。故雖故劍。帝不能不諱言之。或又謂帝實福藩庶子。冒嫡承統。妃風聞誤聽。有錯認并州之意。故詞極相左。不知遭時不造。名花飄墜。縱抱琵琶。何傷冰玉。卽處之別宮。豈曰害義。若果嫡藩正妃。於義爲兄嫂。尤當權宜相處。使之不失富貴。何忍斃之。很心辣手。天理人情。殆已盡絕。宜不日有覆國禍也。

無恥之貳臣

吳梅村以名士作貳臣。爲萬世所吐罵。然其集中有句云。故人當日燔妻子。我因母在何敢死。不意而今至於此。又絕命詞金縷曲云。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消說。此等語。不啻自佈其罪狀。雖曰無恥。尙有悔過之意。自古以來。貳臣中之尤無恥者。殆莫趙孟頫若矣。孟頫詩有云。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此等語。與晉羊后之詆惠帝爲亡國暗夫。譽劉曜爲開基聖主。直一副口吻。一以國母之尊爲仇人之婦。一以天潢之胄爲外族之臣。縱不能死。其又奚言。乃失節之後。猶恬不知恥。甚至作爲此語。人之無良。一至於此。真狗彘所不食者矣。予書此。則筆頭

猶有餘臭喉間幾欲作嘔。

歸乎來和瞿式耜詩

吾邑瞿公式耜號稼軒。永歷時以大學士留守桂林。城破被執。與門人張同敞同幽於民室。猶日以詩酬唱。就義之日。天忽大雷。電室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崑中歸乎來先生嘗和其絕命詩云。元臣日夜執戈眠。首尾經營歷四年。方冀時來能定國。那知力盡不回天。憑魂殺敵生前志。託夢歸鄉死後緣。浩氣乘雲詩句在。幾回讀罷淚潸然。余讀此詩亦爲之潸然淚下。

永歷帝致三桂書

永歷帝奔緬後。清廷本欲置之。賊臣吳三桂疏請清帝。請征緬甸。謂渠魁不剪。有三患。二難。清遂命三桂與愛星阿率師至緬。帝聞三桂兵至。作書與之。有天覆地載之中。猶不容僕一人。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要功。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鴟鴞之詩。能不慘然心惻之語。三桂得書。不置一辭。迫緬人獻帝。緬人不敢抗。挾帝令行。帝與太后大哭。緬人輿送之三桂軍。太后不食死。三桂見帝。以弓絃絞殺之。并焚其屍。自來專制國之君主。國亡以後。其子若孫。有欲爲丐夫走卒。而不可得者。然未有如永歷帝之慘死者也。咄咄三桂殘酷。無人道非。鴟鴞而何。

歲波準歌

騰越尹虞。藝嘗遊緬甸。有波藏華歌一首。紀永歷帝奔緬事甚詳。爲載於此。詩曰。大江滔滔。日夜走勢如雲。奔聲雷吼。兩山夾送。折千曲。萬派匯歸。葫蘆口。口到窄極。山愈高。日光不到。浪爭淘百里。平鋪凝不動。湛然徹底。無波濤出口。波濤勢欲逞。停蓄束縛不能忍。天矯突出。兩白龍弄珠。雙抱歲波準。平波彌望。猶一坏。此亦蠻疆。白鷺洲秋水。所至百川灌。望洋無際。渺難求。何歲何日。有奇事。何代何人。曾駐此。水高沙洲。亦並高。水落沙洲。平如故。土蠻父老。又曾元朱離。口語相流。傅依稀。記得前朝事的確。說是永歷年。當年天朝五帝。把護從。萬人驅萬馬。流離辛苦。入蠻天。思延國脈。寓阿瓦。緬王內悸。心憂忡。謬爲敬禮。滋愈恭。於此爲王。屯衆士於此。爲王。奠行宮。自謂天子。到海外。中國聖人。忍加害。置之死地。姑生之水。發定。逐流水去焉。知呵護有神。靈水漲。竟不沒。前汀從此一坏。成古蹟。年年草木常流。青羣蠻嘖嘖。駭奇事。尊漢天子。比天帝。年年正月十五日。萬衆雲集。來趕會。會名肅。怕紛喧。嘆會終。各已歸。其家例有排山洪。濤起洗滌。污穢。湛清華。吁嗟乎。三百明家社。已屋諸陵。秋草樵出沒。茫茫九有無。立錐剩此奇。蹤在荒服。日月無情去。悠悠翠華一去。三百秋江山。不管興亡。恨留作人間。弔古愁。按歲波準。緬甸語也。猶曰中洲。永歷奔緬後。緬人置帝於此。今其遺蹟。流傳猶足令人憑弔云。

薛氏寒潭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東城外。人。明末諸生。永明帝走緬。大觀聞之。歎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可也。願欲

走蠻荒以苟活。不重可羞耶。謂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在。時其母適在旁。顧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死節義耶。其侍女瑣兒方抱幼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於是五人赴黑龍潭死之。其所畜犬亦啣大觀衣同入水死。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鄉人收而合葬之潭畔。道光中學使吳存義復爲立碑表之。潭上精舍數楹。老梅百樹。花時遊人最衆。布政使許弘勳有寒潭千載潔玉骨。一堆香之句。

桑飄罕送

南徵稗說中有一則云。桑飄者。孟養土司思氏女。思無子。因贅罕氏子爲壻。名思義。孟養所屬有密堵。速道二城。時爲緬酋所據。適總兵官劉綎兵至。思氏率衆歸順。得擊敗緬兵。復二城。已而緬酋莽應復率兵來攻。思義與戰大敗。死之。桑飄聞之。遂縊死。其母思氏則堅守來援。金騰道李材遣兵往援之。又罕送者。蠻莫土司思哲之妻。思順之母也。萬曆時順隨其父叛歸緬。罕送不從。而與次子思華孫思尙堅守蠻莫。守既定。順則自緬歸。蠻莫無何。緬犯遮放。順又叛去。久之。順竟使人迎母。罕送乃殺順使。函其首。與思華思尙來奔。明神宗喜其忠義。棲之千崖。歲給糜米銀帛以贍之。夫桑飄一夷婦耳。而知抗節殉夫。已難能而可貴。至若桑飄之母及罕送。二人之行。尤能知大義辨順逆。雖以士夫猶或遜焉。觀於此而知秉彝之良。固不能以地限也。

永明王妹

蓮花山在廣南府城。山麓有皇姑墳。爲永歷帝女弟。昆明王永齋先生思訓集中有詩詠其事。其序云。予客廣南。聞城外蓮花山麓有皇姑墳。出探圯矣。惟斷碑臥豐草中。拭之見丹書。明桂恭王府安化郡主之墓。稽之士人云。明永明王妹也。年十六。未降。隨王播遷。病卒。葬此。留守塚二戶。今居木帖。有主老宮人。猶藏主生時錦帳。欲借觀。因返。昆明不果。後茹太守紫庭重築其墓。而表其舊碣焉。風摧穠棘。蚤春殘。坏土香銷。淚未乾。直化蟬嘶。歸故國。肯分菱照。覓新宮。煙飛野草。金蠶寂瘴。落蠻花。石鏡寒。惆悵瑤姬歸楚岫。青青宿草碣。留丹。

沐公子詩

王永齋先生又有沐公子忠顯詩云。鸞鏡塵埋寶玦。綠衣和淚繡鴛。山中有客藏文保。江上何人掩盜漿。蜀魄啼殘燕市月。南冠繫斷北門霜。若敖鬼泣。應同餒歷世。空傳烈骨香。按忠顯爲天波第三子。天波與二子死難。緬甸。忠顯匿石屏龍土司家。龍妻以女。吳三桂搜得之。逮入京師。時龍氏已有身。忠顯使逃於外。幸生子。續沐氏一線。有家人白君愛。寺人滕老五者。任其事。龍氏竟得脫。至新興。居滕老五家。果生子。土官王耀祖祿昌賢知之。奉爲小主。而養之。後三桂滅滇。東土司知龍氏母子固在。乃以逆黨解京。沐氏世遂絕。白滕二氏亦棄市。陳嬰杵臼之事。乃見之。廡養卒中。而諸土官當改國易姓之後。毀巢取子之時。奉其遺孤。惓惓若此。沐氏之澤入人深矣。

甯靖王之絕命詞

明思宗殉國時。被髮於面。遺詔有云。無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去朕冠冕。後又有甯靖生者。名衛柱。字天球。太祖九世孫。滿清入關後。就鄭成功於臺灣。居竹滬。懇田自給。及鄭氏納土於清。王賦絕命詩云。艱辛避海外。總爲數莖髮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從容自縊死。現臺灣延平王廟後有翁太妃祠。祠左所祀者。卽甯靖王也。如王者真不媿爲高皇帝之子孫。與思宗同一莊烈北地王後第一人。

楊維斗舟中書

楊廷樞。字維斗。南京解元。明亡後。避居光福寺。時湖海之屯聚者。以興復明朝爲辭。楊潛通書札。爲清吏所知。襲執至蘆墟。抗言不屈。遂被害。有絕命辭云。蘇郡有明朝遺士楊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誌。立身行己。事不愧乎古人。積學高文。名常流於四海。爲孝廉一十五載。生世間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綱常名教之重。願爲宋室文山。惜時命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多故。遂蒙禍以捐生。其年丁亥歲。其日則孟夏之終。方遁跡於山阿。忽罹殃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云變如其來。亦既知之矣。有妻黃氏。吳江人。歸予二十餘載。有女觀慧。適張氏。年亦二十餘春。罵賊全貞。不愧丈夫氣概。舍生就義。殊勝男子鬚眉。一家視死如歸。轟轟烈烈。舉室成仁。無二炳炳烺烺。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常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尙幸累朝所受之恩。魂爛爛而升天。氣英英而墜地。當爲厲鬼。

期待來生。舟中書志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以須異日。願求知己。面付遺人。如痛父母。卽思忠孝。垂沒之言。以此永訣矣。四月二十八日舟中書。又云。予自幼讀書。慕文信國之爲人。今日之事。乃素志也。四月二十四日被縛。經五日未死。大罵賊未殺。不知尙有幾日。徧體受傷。十指俱傷損。而胸中浩然之氣。與文山之赴燕。亦無異。此心快然。不恨。因留殘墨。以遺後人。其舟中所作詩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於今重復有斯人。浩氣凌空死。不難千秋血淚深。未能乾。夜來星斗中天燦。一點忠魂在此間。社稷傾頽已二年。偷生視息亦何顏。祇今浩氣還天地。方信生平不苟然。罵賊常山有舌鋒。日生烟燭貫空中。子規啼血歸來後。夜半聲傳遠寺鐘。按詩共十二首。茲僅錄其四。餘有稱其妻女殉節者。不錄。以其妻女未能死也。

傅臻之悲憤

又有傅臻者。蘇人也。年三十二。某日之夕。赴水而死。留書囑其兄。別其妻。并有七言律四首。自歎其決計自溺。已籌之數日前矣。錄之於下。落拓吳門三十秋。感懷徒惜傲貂裘。遊魂已逐三湘浪。壯志空餘萬壘愁。碧水青蒲聊嘯咏。曉風殘月自滄洲。從今識破塵寰夢。何用淒其拭淚眸。欲弔靈均問汨羅。傷心不覺淚痕多。塵懷漫情清流洗浪跡。何妨放棹歌不羨人間多利藪。來尋澤國水雲窠。落花有意如相惜。願爾年年逐逝波。千林烟雨望中放心事。惟堪付碧波。破浪欲撈江底月。凌風願覓釣磯秋。泉聲鳴咽如催泪。岳色蒼涼如結愁。寄語不須倍惆悵。萍蹤今已赴羅浮。水國微茫映落暉。湖回枉惜子牽衣。煙籠寒月明沙渚。浪蹴飛花滿釣磯。時伴客

槎歌夜靜閒隨仙。佩泛朝曦半生泡。影今知幻何必招。魂賦楚些未書此詩雖不工。頗自得意弄筆濡牋俱成此等語。知亦命固當然。數之前定歟。

陳函輝六言詩

明兵部侍郎陳函輝殉節時有絕命詞八首。爲當世所傳誦。詞曰。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愁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生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斫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煇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得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函輝又有自祭文。埋骨文。惜已不傳矣。其殉節處爲杭州雲峯寺。

張煌言之孤忠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來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此張煌言甬東道上詩也。煌言字元箸。別號蒼水。崇禎壬午舉人。後事魯監國。官拜行人。浙東失守後。煌言倡義江東。往來舟山廈門間。方圖恢復。備嘗艱苦。垂二十餘年。卒不成。乃變姓名。易服飾。散遣餘衆。遁跡入海。海中有島名懸嶼。荒僻無居人。其陽多港汊。其陰皆峭壁。煌言與親信數十

人結茅其下。而風帆浪楫。出沒台甯間。莫有知其處者。又畜雙猿。以候動靜。舟未至二十里。卽猿鳴木杪。後因乏食。遣人至普陀告糴。蹤跡始露。舊校某利賞。以夜半從山後懸籐籬。踰嶺而入。執歸杭州。被害埋骨於南屏之陰。有絕命詩云。海甸縱橫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然。桐江只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魯戈莫挽將頽日。敢望千秋青史傳。嗟煌言孤忠耿耿。可與日月爭光矣。

一壺先生

鹿樵紀聞云。一壺先生。莫知其姓氏。爵里。破巾敝衣。徜徉登萊間。尤愛勞山之勝。結茅居之。性嗜酒。每出。必以一壺自隨。人因稱爲一壺先生。卽墨黃生萊陽。李先生。心知其非常人也。皆敬事焉。或携酒就先生。或延先生至家。然先生對此兩人。每瞠目無語。欲有問。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時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若胸中有甚不平者。間一讀書。必歔歔流涕。二生竟莫能測也。先生蹤跡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其所至。已而又來。亦不知其所自至。康熙壬子。去卽墨已久。忽而復至。寓一僧舍。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形容憔悴。神情愴怳。問之。僂而不答。夜半必哭。哭或徹旦。數日。竟自縊也。李先生云。先生是時年七十矣。古來節烈之士。本非好名之輩。申酉之際。士之或死。或遁。不以姓氏。爵里示人者。何可勝數。如一壺先生者。殆亦畫網巾。補鍋匠之流亞歟。

乞兒之忠義

鹿樵紀聞又有乞兒一則云。甲申之變。江甯有乞兒。遇士人於路。問曰。相公知北都事乎。士曰。哀詔已至。崇禎

皇帝自縊矣。乞兒咨嗟不已。市酒飲之。繞秦淮岸而走。人以爲醉。忽放聲大哭。云崇禎皇帝果死耶。辨踊數十里。望北叩頭。赴水死。市人聞諸有司。祭而葬之。或曰。此卽愧二先生也。乙酉五月。福王出奔。有乞兒題詩百川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題畢投水而死。其時長干又有丐者。曳杖絮瓢。跋草屨。且哭且笑。行至通濟橋。植杖挂瓢。脫草屨投水死。人發其瓢。得二詩。痛傷國變。語甚激烈。三乞皆江甯人。而先是常熟有丐戶石電者。勇悍善用鎗。從指揮包文達援桐城。文達追賊於宿松。恃勇輕進。陷於伏。電單騎往救。手斬數十人。與文達俱死焉。頭已去。猶持兵作擊刺狀。逾時始仆。皖人念其功。奇其烈。招其魂而祭之。忠宣余公廟嗚呼。何乞人中之多忠義也。

王婦之俠義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清兵入關後。下令薙髮。同邑布衣許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殺之。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歛獻。不成寐。其妻怪問之。王語之故。妻曰。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大喜。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舉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按滿清入關。節士義夫之殉髮而死者。不知凡幾。王義士一胥吏耳。服德溥之義。而欲脫其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丈夫之志。其俠

義之風聞之令人起敬。厮養中故有英雄如王氏夫妻者。足以媿當世之士夫矣。

白蓮教之女首領

齊二寡婦者。白蓮教之女首領也。嘉慶初。齊與襄陽姚之富。四川徐天德。太平王三槐等共起兵。攻克州郡。其勢頗盛。終以衆寡不敵而敗。齊與姚俱墜崖死。黨勢漸衰。齊爲人有謀略。勇悍善戰。其部下軍士除男子外。有女軍二百餘名。爲齊之親信。亦皆勇猛絕倫。故當日軍勢極盛。清兵屢爲所挫。惜乎天不祚漢。胡運方亨。致令此鐵血女兒墜崖而死。亦可悲矣。張船山寶雞題壁詩中有一律云。髮也橫行起禍胎。桃花馬上看重來。不遺巾幗先逢怒。欲辨雌雄已自猜。黃鵠特翻貞女調。白蓮都爲美人開。請纓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才。卽爲齊二寡婦詠也。嗟嗟臺灣云。亡太平未起此。至黑至暗至悲至痛之亡國時代。既有朱一貴（起兵於臺灣不成死之）林爽文莊大田（亦起義不成而死）諸烈士爲國流血爲亡國史上放一線之曙光。而齊二寡婦又以巾幗女子抱鐵血主義。出沒於槍林彈雨之中。葬身於絕壁懸崖之下。女兒好身手。亦足爲民族光矣。

太平女兵

太平軍之初起也。壯士僅數百人耳。男女同列行伍。男子臨陣。女子則盡饋食之義務。時餉糈缺乏。婦女爭脫簪珥佐之。其勇悍者亦持刀殺賊。此亦太平戰史之美談也。有蕭三娘者。強悍善戰。率女兵百餘人。別爲一隊。太平之攻克諸城。三娘亦與有力云。

石達開之詩

太平軍興傳檄各地。有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異族。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爲後世所傳誦。相傳此檄文。爲翼王石達開手筆。翼王少有大志。富於民族思想。尤嫻於文學。曾國藩曾招之降。翼王賦詩答之。有一首云。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殊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辮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太平諸王中。翼王其麟鳳哉。惜乎蒼天憤憤劫運未終。遂令此英姿颯爽。心地光明之好男兒。壯志未酬。賚恨以歿。今日者。河山還我。日月重光。王如有知。應亦含笑。九原不復啼痕狼籍矣乎。

吳孟班之奇論

邱公輅。革命鍾子也。其夫人吳氏。名孟班。亦女界之先覺。少有大志。嫻文學。通西語。年十八。以染時疫卒。聞者莫不扼腕。初。夫人嘗有身。自墜之。公輅大駭。夫人曰。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內可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後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皆非能盡父母之責者。不如已也。公輅語塞。夫人之論奇。論亦至。論也。生育爲女子。對於國家之義務。昔斯巴達有一母而生八子者。蔑士亞尼之戰。悉死於國難。及奏凱招魂。其母高聲而祝曰。斯巴達乎。斯巴達乎。吾以愛汝之故。生彼八人。歷史上傳爲名語。使夫人而果愛國者。則應爲國生一人才。而夫人乃曰。不能盡責。不如已也。彼之意。蓋因其子須二十年後成一

人。才。已。則。五。年。內。可。成。一。人。才。乃。捨。棄。其。遲。者。而。造。就。其。速。者。是。夫。人。之。愛。國。視。之。八。子。之。母。尤。爲。熱。心。嗚。呼。夫。人。以。急。於。愛。國。之。故。不。惜。犧。牲。其。愛。子。如。夫。人。者。可。多。得。哉。

史堅如之妹

民國紀元前十七年。孫中山先生起義於惠州。是役也。開革命之先聲。失敗以後。史堅如力圖繼起。時署理粵督爲滿人德壽。堅如以炸藥焚督署。不成。流血於羊城。時年僅十七耳。堅如之妹。時年十六。好讀書。通西文。其智慧魄力。尤過乃兄。嘗自歎曰。吾不幸身爲女子。不能爲同胞盡力。身臨前敵。以殺賊。其熟習西醫。異日兄妹臨陣。或有損傷。吾得親爲看護。以盡吾力。遂入博濟醫院習西醫。及堅如事敗。其妹時居香港。嘗赴省三次。謀救之。終無效。清吏捕之急。乃復至香港。人或慰之。則曰。爲國流血。吾輩應爲也。終無怨言。未幾。病時疫卒。史氏兄妹。可謂難兄難妹矣。女士自恨身爲女子。不能臨陣殺賊。遂奮志習西醫。其醉心革命之熱度。可謂高矣。乃堅如既未成其事。而流血於羊城。女士又未竟其志。而病歿於香港。英姿颯爽。抱負偉大之少年男女。其結果。竟如斯之不幸。惜哉。

旅店題壁詩

康有爲有女曰同壁。精史籍。通西文。有爲嘗至印度。同壁子身獨行。以省其父。時同壁年僅十九歲耳。自歐化東漸。吾國女子之遊歷海外者。雖已踵起。而西游印度者。同壁實第一人。也。同壁有詩云。若論女士西來者。我

是支那第一人。此詩卽其省父印度時所作。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子身獨行以省其父。亦豪矣哉。嘗見某君筆記中有云。『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便途得游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澹素。冷月凝輝。寒山蹙翠。攜一姥一僕。匆匆更望北發。余心訝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云。本是明珠自愛身。金鑪香擁翠裘輕。爲誰拋却鄉關地。白雪蒼茫無限程。其二云。明鏡紅顏減舊時。寒風如剪剪冰肌。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尙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識。噫。此何人耶。問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此女之雄魂毅魄。冒險進取。不亞於同輩。而其傷懷國事。別具熱腸。至今讀其詩。猶令人驚心動魄。則又非同輩所能及矣。

吳其德之絕命詩

饒輔廷。名可權。字競夫。廣東嘉應人。黃花崗烈士之一也。初輔廷學於上海公學。與愛國女校學生吳其德。女士相友善。遂訂爲未婚妻。成正式禮有日矣。會因讒搆疑。以女子有非行。女性烈。見輔廷之貳於己也。又悔無以自明。遂服毒以見志。有絕命詩云。鶯地罡風起。牡丹花亂飛。花殘不足惜。何以答春暉。輔廷傷之。遂誓以身許國。不負女之望也。

林氏姊妹

林文閩人字廣塵。一字時埭。爲林則徐之孫。性敏悟。有大志。少時。父母相繼歿。姊妹鞠育之。姊爲沈葆楨之媳。有至性。妹亦賢媛。痛異族之專制。國事之日非。力勸文勵志向學。文深感之。遂遵姊命。入學肄業。矢志不娶。誓以身許國。廣州之役。文之奔走尤力。血戰死焉。文與輔廷皆廣州流血之卓卓者。文之以身許國。由於姊妹之激勵。輔廷之以身許國。由於未婚妻之期望。以如此之大英雄。而成名。皆主動於女子。亦奇矣哉。

吳炎娘吳七娘

廣州民軍失敗後。張鳴岐窮搜黨人。騷擾殊甚。吳炎娘與吳七娘亦以嫌疑被逮。審問時。自認爲革命黨人。頗強項。問官詰以女子何以革命。炎娘抗聲曰。爾輩迷於利祿。甘爲滿清走狗。焉知吾輩用意。我革命黨中。上自名家大族。鉅商職官。下至輿臺走卒。販夫僕隸。皆有其人。何獨於女子不可乎。革命主義。久矣。聲震中外。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爾等可靜自求之。何必多問乎。七娘亦應聲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何多問爲。問官無如何。繫之獄。

秋俠之遺詩

余既書女俠秋瑾事。茲又得其遺詩數首。并錄於下。以誌不忘。黃海舟中感賦。云。片帆破浪涉滄溟。回首河山一髮青。四壁波濤旋大地。一天星斗拱黃庭。千年劫燼灰全死。十載洵餘水尙腥。海外神山渺何處。天涯涕淚一身零。聞說當年鏖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領海無權悲索莫。磨刀石日

快恩讎。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煙雲眼底收。長嶠曉。發口占云。曙色推窗入。嵐光撲面來。行行無限意。搔首一徘徊。我欲乘風去。天涯咫尺間。何當登帝闕。一叩九重關。題南海樂天詞。丈春郊。試馬圖云。長亭話別太匆忙。衫影鞭絲映夕陽。百戰乾坤成感慨。十年脂粉劇蒼茫。樓臺烟雨新詩句。花月湖山舊酒場。楚尾吳頭渺何處。自攜書劍去扶桑。按女俠生平喜爲詩歌。尤多感世之什。在京時攝有舞劍小影。又作寶刀歌。劍歌等篇。吳芝瑛女士稱其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惜已散佚。不可得見矣。

女子北伐軍之檄文

辛亥之役。各地健兒。組織北伐軍。人人有滅此朝食之決心。民氣之盛。爲吾國從來所未有。時女界同胞。亦有女子北伐隊之組織。司令者爲陳也月女士。有檄文一篇。極爲當時所傳誦。錄之於下。俾後之人。知女界之武德也。文曰。『竊思中華古國。東亞主人。乾德發揚。奇男輩出。坤靈孕育。傑女代生。是以義帝開基。賴有女媧之佐。武王撥亂。實資姜后之賢。此在三代以前。不乏璇閨淑媛。迄至兩漢以後。且多巾幗英雄。木蘭女替父從軍。裙釵氣壯。梁夫人助夫破敵。桴鼓聲喧。可知東閣有偉人。不似宵娘。纖弱倚非南。宋主和議。豈容金寇猖狂。然而古人不作徒切懷思。時局多艱。安能坐視。溯自唐堯繼極。四千年漢裔相延。痛夫滿奴入關。二百載胡氛不靖。屠揚州。戮嘉定。萬家之餘痛未忘。嚴駐防。苛捐輸。九世之深仇。何忍况復奸邪。用事甘取滿歡。親貴爭權。叢招漢怨。此即君主立憲公憤。已深。何待商路歸官。義師始起也。故夫鄂軍一怒。禹域皆歸。胡運將終。袁某何濟。

惟是東南半壁光復已成須知西北一隅沈淪可憫執戈待旦健男兒既奏宏猷市鞍從軍衆姊妹宜伸義憤不見夫法蘭西牧羊少女力却英兵吳宮中學戰美人氣吞楚國從可知奮身不顧小娘子無讓鬢眉乘盾爲榮大國民體輕脂粉於是傾奩倒篋大集軍資掃穴犁庭共除虜虐乃看革命功成克奏羅蘭偉業待到共和局定聊慰秋瑾幽魂斯誠吾漢族之榮光豈第女同胞之幸福也哉「此文有聲有色亦痛亦快讀之令人眉飛色舞心花暴發胆氣爲之一壯鬱氣爲之一洩卽武侯之出師表陳琳之討賊檄亦無以過此不意四千年沈沈之女界中而有此淋漓痛快之文章讀畢爲浮大白三。

粵西遊記

梅子黃時老天如醉客心欲死雨又綿綿余寄居海上蟠伏斗室中索然寡歡百無聊賴忽郵使送一函至接而展閱之乃友人鄒君鳳孫自虞城寄來者略謂「此何時乎乃天與君以閒歲月也鬱鬱久居甯非可惜嶺表山水擅全國之勝以君壯年有籌莫展爲君計曷不利用此時機姑作壯遊以一吐胸中之骯髒氣乎弟喪事粗畢前途又來電敦促日內當挈眷首途若得與子偕行亦大佳事君其有意否子謹倚裝以待」

鳳孫本粵產自乃祖遷居吾虞遂爲虞人鳳孫與余少同里長同學意氣相投性情復洽十餘年來契好如兄

弟人皆以莫逆稱。去歲孟夏，鳳孫忽作珠江之遊，尋受廣西潯州桂平鎮署參謀之職，胸光飄瞥，忽忽一年。伊人秋水，想望爲勞，未嘗無雲樹之感焉。今歲四月，鳳孫以丁母艱，奔喪旋里，道出海上，忽忽一面，故舊情殷，終不敵。我痛切，纔握手而鳳孫卽揮淚去，相見時難別，亦難余苦無以慰之也。今忽來書，見招良友多情，抑何可感。而余亦以揚子江頭，甚囂塵上，洋場十里，間幾無一片乾淨土，久有厭倦之意，倘得乘風作萬里遊，以蕩滌我胸中之塵垢，計亦良得。況乎大好男兒，不戀家而余自去冬驟遭意外之慘變，兩日之間，妻女雙亡，卽欲戀家而玉碎珠沉，早已入亡家破。余又何戀此已殘破之家室爲哉。雖然，余無妻，余無女，余更無父而無子，而余尙有一生，我育我親，我愛我之老母，在父母在，子不得遠遊。嶺表去家數千里，余今作此汗漫遊，非得老母之允許，又烏乎可。乃作書報鳳孫，約伊回常，決定而余卽於發書之後一日束裝歸。

未浮航海之槎，先作還鄉之客。天下事往往有不可以意料者。抵家後，循例問安畢，卽以南遊之意，陳白老母。老母初甚猶豫，嗣知余與鳳孫同行，長途得此良伴，不致有失路之悲，遂亦允如所請。並爲余整束行裝，綴舊衣，理襪被，日夜旁皇，眠食幾廢。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讀子厚詩而不足以激發其天良者，非人類也。老母則泣然謂予曰：余老矣，所希望者，惟汝兄弟耳。汝此去遙遙數千里，宜努力，宜自愛。家中有事，幸有汝弟在，汝可毋慮。（予弟枕亞，時居海上，且暮可往返也。）汝知之，余非尋常不解事之老嫗也。余願汝等能成名，以慰親，不願等汝僅承歡於膝下，汝能體此意，則余心滋慰矣。余聞言，心益荷荷不已。正

欲○籌○答○而○老○母○則○又○指○其○手○中○所○縫○之○衣○而○續○言○曰○使○汝○婦○而○在○則○此○瑣○屑○事○又○何○勞○老○身○僕○僕○爲○哉○言○次○目○皆○愴○然○淚○幾○欲○奪○眶○而○出○余○知○其○心○中○之○悲○欲○有○以○慰○藉○之○又○急○切○不○能○作○一○語○余○誠○不○孝○極○矣○

余○雖○不○慣○家○居○年○年○作○客○然○足○跡○所○至○近○則○百○餘○里○遠○亦○不○過○數○百○里○且○暮○可○達○往○返○至○便○故○去○或○一○二○月○或○三○四○月○必○一○歸○省○視○歸○或○信○宿○而○去○或○淹○留○數○日○而○行○不○能○定○也○猶○憶○曩○日○出○外○之○際○余○妻○吟○秋○爲○予○治○行○裝○絮○絮○問○歸○期○聲○聲○道○珍○重○而○小○女○阿○英○則○偎○倚○母○懷○中○頻○舉○其○美○麗○之○雙○瞳○睨○余○作○嬌○笑○而○余○妻○又○握○其○如○棉○之○小○手○親○余○頰○而○言○曰○癡○了○頭○阿○爺○去○矣○胡○默○默○無○言○猶○嚙○嚙○作○癡○笑○耶○阿○英○幼○稚○阿○英○猶○在○襁○褓○而○阿○英○頗○解○人○意○聞○母○言○時○張○其○嬌○小○之○喉○嚙○呼○余○以○爺○：爺○聲○清○脆○如○雛○燕○一○腔○離○緒○未○嘗○不○爲○之○破○涕○一○笑○也○今○幾○何○時○而○破○鏡○塵○封○空○幃○月○冷○往○事○重○提○徒○增○切○怛○耳○最○可○痛○者○余○既○抱○分○釵○之○戚○又○未○盡○負○米○之○私○甘○旨○之○奉○常○虛○晨○昏○之○禮○久○缺○此○日○絕○裾○而○去○反○令○此○白○頭○老○母○忍○淚○爲○治○行○裝○春○暉○寸○草○之○思○故○劍○掌○珠○之○痛○余○此○際○之○情○懷○真○如○萬○箭○攢○心○欲○哭○不○得○矣○

余○既○得○老○母○之○允○許○乃○往○晤○鳳○孫○具○以○實○告○鳳○孫○殊○爲○欣○悅○鄉○友○中○之○相○好○者○如○錢○君○頌○純○龐○君○鏡○新○胡○君○仲○英○黃○君○玉○汝○等○知○余○等○將○有○遠○行○先○後○肆筵○寵餞○珍羞○羅列○情意○纏綿○不○禁○爲○之○心○醉○且○余○離○家○多○日○於○家○鄉○風○味○久○未○領○略○今○日○何○幸○而○得○飽○其○饒○吻○口○福○真○復○不○淺○

歸○里○之○後○二○日○鳳○孫○卽○挈○其○眷○屬○等○先○行○赴○滬○余○因○家○務○未○了○不○克○同○行○約○相○會○於○滬○上○大○新○旅○館○此○數○日○中○

事多瑣屑。無足述者。無何而余事畢矣。束裝待發矣。行裝殊簡。單箱一襪。被一此外。則破書半篋而已。先令人肩送輪埠。然後入辭老母及家屬等。彼等皆送余至門外。數聲珍重。兩字平安。贈言者未免傷心。聞之者何能遣。此大抵人生離別之情。每至臨歧而彌切。矧爲至親愛之骨肉乎。然而行矣。

自常至滬。計程百餘里。有泰東通利兩公司之小輪。咸每日下午四時開行。一夜達上海。余所乘者爲通利之船。所購者爲一官艙。票艙之中設一小方桌。旁設鋪位五。尚有容膝之地。抵船後。檢視行李無誤。艙中惟余一人。倦而假寐。此時余之腦海中。思想甚爲複雜。而臨行時。老母叮嚀之聲。浪及依戀之光景。尤時縈繞於耳目之間。因念余今日此行。老母乃責以成名。而余之初意。原以遊歷爲目的。並無何等之希望。即有所遇亦屬意外。至不可必。乃竟出此絕裾之下策。又胡爲者。正轉念間。而汽笛嗚嗚。震余耳鼓。蓋距船之開行期已不遠矣。時艙中來三客。與予僅得四人。而空其一鋪也。

舟離埠後。出艙外遙望。覺故鄉大好。水光山色。互相輝映。在在足以依戀。何怪異方人之來遊者。咸目爲福地耶。是時舟行甚遲。彷彿知余不忍與此生。斯長斯之釣遊。鄉即行告別。而故作此遲遲行者。茶房來言。晚餐已備。乃入艙。未幾餐畢。茶房撤去餐具。繼捧一小方匣來。置諸桌上。而去。匣係木製。作立方形。而略扁。望而知爲賭具也。咄咄此物何來。來又何用者。余正納罕。忽來一舟中之帳房（姑隱其名）拱手向余曰。先生對不起我。等今日偶然高興。擬假此地作一雀戲。以破寂寞。惟擾公清夢。殊抱不安。先生其許我乎。時同艙之三客亦向

予道慊始知彼等已有預約且措辭亦甚巧理固可辭情殊難拒乃含糊應之無何而開戰矣戰者四人環而觀者七八人則皆他艙之客也輪船艙位各有等差各有界限購定後不能侵越今彼等既作此不規則之舉動則他艙之客之不守規則越界來觀又孰能禁止耶

是日天氣頗熱余榻逼近桌旁客之來觀者皆環立余之榻前彷彿爲余作一肉屏風余蟄伏榻上不敢少動顧客甚自由得寸進寸得尺進尺初猶環立繼則環坐尋更箕踞作榻上觀實逼處此余其何以堪哉臥榻之旁尙不容他人鼾睡今余臥榻之上竟容衆客箕踞余之度量之宏大真空前絕後超越尋常萬萬矣

俄聞帳房作呼喚聲令茶房以煙具進蓋彼等皆身隸黑籍者戰局未終煙癮大發乃先後登榻狂吸吐霧吞雲爲狀至樂呼盧喝雉聲中又別開一烟世界也一艙斗大十餘人居之牌聲與笑聲並作煙氣同汗氣交流而彼蚊蠅蚤蟲又往往乘人之困屢屢惠顧於予榻余此時真如身入黑暗地獄中幾不能一刻耐惟有默祝上帝之佑我而已讀者諸君試瞑目一思之亦當爲予叫苦不置輪船爲便利行旅而設公安所在諸凡應有之器具如痰盂茗碗等則殘破不完而煙賭禁具乃諸色齊備名曰官艙實則爲彼等聚賭抽煙之大好祕密窟吾不料內河小輪之腐敗竟若是而中國人之不重公安不講衛生又何一至於此子余此行數千里今日不過起點耳而所遭已至不堪設前途而皆如此者則又將何如思至此不禁有前路茫茫之感

天初明舟卽抵埠適天不作美風雨交作余因急欲脫離此苦海乃僱人力車二一以自乘一以安置行李

雨而行局中有例人力車夫不得直接上船。另有一形似車夫而在局納有捐錢之人代爲向客招徠。講定價目後。凡客之有行李者。卽由此人攜置岸上。交與車夫。而車夫須先出囊中血汗之錢。酬其招徠之勞。酬無一定。百則五。五十則二十。五蓋視其車價之大小而抽其半也。人力車夫爲勞。勩界中至苦之人。乃勞力所得。僅得其半。而被招徠者不過一舉手一啓齒之勞。而亦得其半。亦太平等矣。最可惡者。彼招徠者。旣欲抽半價之酬。則索價自不得不昂。見客有行李。則所索愈昂。客有不知此中奧妙者。往往與之爭執不休。彼乃故意留難。終必曲從而後已。此種陋規。亦豈便利行旅之道乎。

驅車至大新旅館。時鐘正報七下。知鳳孫猶高臥未起。安置行李畢。在廳事少憩。伏案假寐。不覺入夢。蓋昨夜失眠。精神異常疲倦。比及醒來。鳳孫亦起。相見甚歡。知彼事辦擋未了。尙有四五天之勾留。午餐後。至叢報社。晤枕亞及同社諸子。以行期相告。彼等仍留余下榻。社中年來鬻字海上。嗜茄日多。生涯亦頗不惡。項憶雲所謂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遺有涯之生。潦倒窮途。自憐亦堪自笑。歸里一星期。案頭積紙厚寸許。而諸子又皆出紙索書。謂留紀念。雨窗搖筆。揮灑淋漓。興之所至。覺腕力亦頗不弱。晚來與枕亞及諸子。覓醉樓頭。大嚼狂譁。迴腸盪氣。幾於無日不飲。無飲不醉。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矣。所恨者。良宵易逝。好景不常。豪方興酣。行期已迫。故人不別。我我別。人去。緬誦此詩。低徊欲絕矣。

此行之路程。爲自滬至港。復自港至梧。自梧至潯。未行之前一日。鳳孫告余曰。船票已購定。爲招商局之廣利。

海輪於明晨四時開赴香港。行李已囑僕人等先行運置船上。免致臨時倉皇。吾等儘可休息片刻。俟晚餐後。下船可也。余唯唯。並謝其照料之勞。

晚餐後。天微有雨意。鳳孫先送其眷屬下船。余至叢報社。晤鐵冷及錦垣諸公。握手作別。枕亞已因事回寓。未及見也。余與枕亞同胞也。同病也。同是天涯淪落人也。日日同起同臥。同行同止。大好弟兄。至臨歧。乃不能一握手。甚悵悵也。繼而思之。人生離別。乃至不歡之事。卽鐵石心腸。人至河梁。攜手時亦當黯然銷魂。况多情如我。輩况親愛如兄弟乎。使當時而得與枕亞握別者。亦不過淚眼相看。那有歡顏相對。彼既不能以一握別而沮余之行。余又不能以一握別而不與之別。無益於實際。而徒增根觸。亦何必多此一舉哉。枕亞固熟諳此別離滋味者。安知非有意避面。欲省却一番無謂之周旋乎。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枕亞之不見。正枕亞之多情也。吾知枕亞見此。亦當拍案狂呼曰。阿兄真解人哉。

從社中至大新。鳳孫已遲余久。乃相與登車。赴黃浦灘。金利源碼頭。車聲辘辘。馬蹄得得。俄頃卽至。時民國四年七月三號。下午九時半也。

余等所預定者。爲房艙兩間。每間鋪位凡四。同行者除鳳孫外。有其夫人及其愛女。志雲。僕二婢。一此外又有謝君質我。與余共九人。長途得此良伴。不嫌寂寞矣。是時尙早。距開行時尙有五六鐘之遙。下船後。與鳳孫及志雲志英等。出艙面閒眺。見夫燈光之下。人影幢幢。往來不絕。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負荷行囊者。有提

攜子女者有乘船之客有送客之人熙熙攘攘忙忙碌碌蓋皆從郵亭路上來也而遙望浦東沿岸電燈密布若明若暗彼外人所經營之各工廠猶隱約見之因思上海自開埠以後彼外人不惜投其絕巨之資本經營種種之工商事業以與吾國競爭十里洋場盡爲彼之勢力閱何嘗有吾國商業之立足地近更爲發展彼之商務計擴張其勢力至浦東一帶其範圍更廣矣數年以後上海之局面又將一變思之可爲寒心歸艙時謝公猶未至從者爲余安設臥具體倦卽寢及謝公來時余已入夢矣

四號晨推被起聞機聲與水聲相和而作知船已出口久矣盥漱畢卽啜薄粥少許覺甚適口前夜余微有酒意未嘗進食此時饑腸已輾轉動故覺其所食之甘美無倫也

廣利船身廣大艙位亦覺裕如上層爲大餐間及官艙余等所住者在第二層之右面雖不及上層之高敞而每間有一圓形之窗口可以通風尙不十分沉悶至對面之艙則在船之中央並無窗口空氣更覺薄弱矣余等之所以得此較良之位置者乃鳳孫於先一日預定之效力也鳳孫告余謂距今之前二日亦有開港之船然均非招商者余因不欲坐外國公司之船故預定廣利云云余深然之通商以來全國航權幾盡操諸外人之手權利外溢言之可痛外人之在吾國內地經營航業者如太古怡和日清諸公司其營業均異常發達而中國人所自辦之航業公司其規模較宏者僅僅一招商局近年以來虧損甚巨較諸外國公司終有望塵莫及之嗟推其原因雖由於吾國航海人才及商業信用兩者缺乏之所致而吾國人愛國心之缺乏亦不能不

分任其咎也。世界各國無論何種營業，全國國民實均負共同發展共同維持之責任。今試問吾國沿江沿海來往之人，中國人多乎？抑外國人多乎？莫不曰中國人多也。又試問吾國沿江沿海來往之船，中國船少乎？抑外國船少乎？莫不曰中國船少也。使中國之航行者皆抱一愛國之觀念，相戒不坐外國船，則以多數之中國人而坐少數之中國船，中國船將日日有人滿之憂。如是而曰營業無發展之一日，吾不信也。然則今招商局之日見衰落與諸外國公司之日形發達，果誰之咎歟？即此一端，可以覘中國人之心理矣。可以覘中國人之能力矣。（數月前中日交涉發生後，國人皆相戒不買日貨，然吾聞日清公司之營業，當時固未嘗有所減損也。今則五分鐘之熱度已過，更不必問矣。）夫挽回利權云云者，非中國人之口頭禪乎？乃僅僅一航路公司，尙不能盡維持之責，而況其他吁可慨也夫。

是日天頗涼爽，風亦不大，並無顛播之苦。嘗聞諸航海者言：海中多風波，海輪容積小，未有不顛播者。非老於航海者，往往飲食不能下咽，坐臥不能自由，甚至頭昏目眩，嘔吐交作，謔語時聞。如入病院然。然以余今日之所遇言之，則斯言亦未可盡信。事之所以貴親歷也。午後舟入台州界海面，較闊清風徐來，水波不興，遙望對岸岡嶺縱橫，綿亘數百里，因海水盪漾，乃起伏不定，而觀者每不自知其所以然。正如東坡先生《凌虛臺記》所謂：「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海天一色，中偏著此數點青點綴，其間造物之自然，其妙真有不可思議者。惜余不善丹青，不能一一爲之寫真，孤負此一幅天然圖畫也。」

五號過溫洲海面。天陰有雨。意至晚。果大雨如注。船窗悶坐了無意。與鳳孫出所藏之白蘭地酒相與對飲。聊破岑寂。探望海面一片昏黑。茫乎不可辨。詢諸舟子。知已入福州海面矣。

臺灣之割據爲吾國國恥史上之一大紀念。憶昔成功當日不知耗却幾許心力。揮却幾許血汗。始能驅逐外夷。開闢此新世界。以貽諸吾人而受之者。乃不知愛惜。不知寶貴。忍把此大好江山拱手讓諸外人之手。慊他人之慨。貽後日之憂。天下最可痛心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此次中日交涉。日本提出無理之要求。其條件之嚴酷。爲從來所未有。不料吾政府竟完全承認。他且不論就福建問題言之。已斷送我權利不少矣。臺灣爲閩省之屏蔽。割據以後。識者早有唇亡齒寒之懼。然無此次之屈辱。承認閩之領土。權猶無恙也。五月二十五日之一花押。斷送我福建全省之權利。質言之。今日之福建。直第二之臺灣矣。吾書至此。吾心大悲。吾乃正襟危坐。環顧蒼茫。恍惚間見山之陰。水之濱。天之涯。地之角。有猙獰可怖。無數之妖魔鬼怪。出沒於其間。又有英雄豪傑。仁人志士。無數之靈魂。歎嗚咽。挾風雨而怒號。吾熱血噴湧。吾涕淚滂沱。扣舷成長短句一章。亦悲歌當哭之意云爾。(詩另錄)

六號舟過福州後。風益狂。海中波濤洶湧。舟顛播余與鳳孫尙可支持。飲食亦能如常。而志雲志英等則似失其活動之自由。終日惟沈沈思睡而已。蓋彼等年幼。腦神經易受刺激。而舟之顛播。又實含有催眠之能力。正如小兒之在搖籃中。一經擺播。未有不思睡眠者也。

余在舟中除風孫諸人外更有一良好之伴侶則小說是也近今所見之小說一覽無味者固多而有價值之小說能令人數讀不厭者蓋亦不少余今所攜帶者雖已瀏覽一過今日讀之尙覺津津有餘味武陵漁父再入桃源勝地重游覺在在足以留戀此情此景庶乎近之余所臥處適近窗側一編在手臥而觀之山水光映射於書上頁頁作青綠色而墨痕字跡更栩栩欲活可謂盡讀小說之樂事矣而偶一回顧則波濤萬丈瞬息千變隔岸峯巒又時時掠余舟窗而過彼靖節之高臥少文之臥遊余又何幸而以身兼之耶

午後天忽放晴熱度稍高晚餐後同舟之人咸出艙面乘涼余等亦隨之鳳孫復出酒肴席地共飲相顧樂甚鳳孫曰有酒不可無詩與子聯吟如何余曰諾鳳孫乃促余起句俄成七律一首（另錄）時已昏黑一片迷茫中忽見東南有電燈二三點若明若暗若遠若近從水面踴躍而上火光之中隱隱見黑煙縷縷漫瀰空際舟子告余曰此某公司之海輪從香港開赴上海者也海輪均有特別之標識一見便明即在黑夜之中而見其燈之作何形式或爲何種之顏色彼中人亦未有不能辨別者特局外人不能盡知之耳是夜過廈門余等已睡睡極酣蓋預計明日可抵香港矣

七號晴同舟者咸欣欣有喜色午後三時半抵香港港口甚狹小左右崇山峻嶺兀峙水面山頂有礮臺數處臺旁有兵房守兵駐焉山勢巖陡綿亘非常險峻得人以守之則百萬雄兵斷難飛渡洵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口以內則水曲如環衆山迴抱之一絕妙之海軍港也所痛者江山未改面目全非痛天險之讓人

傷心此日撫地圖而變色遺恨無窮悲乎痛哉予欲無言

舟既落錨乘客紛紛登岸予等已預定住廣泰來棧乃招呼該棧之接客者至以行李點交畢遂從容登岸坐人力車至廣泰來棧該棧爲三層樓予等乃擇其二層之官房住之陳設雖簡單鋪位尙清潔每人每日膳宿費計一元二毫後聞人云香港客棧以鴻安爲最然官房價目每日不過一元餘如中華酒店長發祺生等棧價亦彷彿廣泰來爲最貴云晚餐後即在棧中洗澡此四日之中伏處舟中局促如轅下駒今得一洗其積垢筋骨爲之一舒精神爲之一振憑欄小坐披襟當風亦可樂也

香港四面濱海交通便利爲中外商賈雲集之地乃商務最繁盛之區也面臨大海背負遠山試從海面或海濱望之則市廛櫛比屋瓦鱗鱗然歷歷盡在目中而車馬之往來馳驟行人之絡繹不絕電線之縱橫密布無一不瞭如指掌蓋彼之商埠實係開關山地而築成者其工程之宏大概可想見且其地爲天平山之背山勢兀突有壁立千仞之概一旦欲舉而平之闢成一絕大之商場何等艱鉅非具有絕大之毅力者又曷克臻此吾人今日觀此恢宏壯麗之市面可知彼外人之經營構造其毅力實有不可及者矣

八號晴在寓午餐後與鳳孫出事眺覽熱鬧之街市以上環之大馬路爲最商務之中心點也商人多廣幫凡各物之價格皆有標明此各家皆然較之滬上不誠實之商家稍勝一籌矣街道亦清潔惟因山勢陂斜之故凡縱線之路都不平坦上環以上欹勢更甚每數十步外有階級數重步行殊覺費力向下尤宜注意沿途房

屋均爲岑樓。有高至六七層者。最低則三四層。求一平屋。竟不可得。地皮之貴重可知矣。山巒風景絕佳。西人住宅。都在其上。遊人亦甚多。路曲折如羊腸。蜿蜒如遊龍。車夫裹足。如不慣安步。可乘輿上下。輿爲籐製。頗雅潔。間有飾以綠漆者。前後有蓋。以蔽陽光。與夫多士人。足力甚健。價以鐘點計。二名夫。每乘每點約三毫之譜。西人尤喜坐之。斜陽影裏。每見有碧眼虬髯者。高坐顧盼而過。其得意爲何如耶。

先是余等抵港後。擬一宿而去。因無上榻之船。未能如願。然因此而余得稍稍領略其地之風景。亦一幸事。惜是日天不做美。熱氣薰蒸。不耐久遊。未能一登山巔。瞭望海面之風景。未免負負耳。

歸寓後。默念余自離家至今。忽忽已十餘日。天涯遊子。老人望眼穿矣。乃發篋出紙筆。作家報略述途中狀況。以告慰老母。并作一書與枕亞。書罷即寢。

九號晴。仍無上榻之船。是日天氣較前更熱。晚至海濱散步。清風習習。襲人衣袂。胸襟爲之一爽。俯瞰海面。梳檣林立。時有汽笛鳴之聲。隨風送入耳際。彷彿身在黃浦灘頭也。惟彼則有水而無山。此則有山而有水。其風景又自不同。初不料軟紅十丈之中。猶留得幾分清幽之境。殆所謂城市而有山林氣者歟。俄而夕陽黯淡。狂飈怒號。山巔雲氣迷濛。油然有作雨之意。乃驅車歸寓。

十號晴。七時即起。棧主來言。今日有新會輪船於下午五時開赴梧州。並介紹一該船之招攬搭客者。名潘阿五。鳳孫乃先囑伊買定船票。午餐後。余等即下船。而行李等件。則由棧中派人護送至西江碼頭。難（即該輪停

泊處)此次鳳孫挈眷而行。箱籠物件。所帶甚多。益以余等之行季。共有五十餘件。送至碼頭時。忽有似是而非之稽查員數輩。來前阻不放行。聲言須逐件驗看。始得卸裝下船。示以鎖署之護照。亦歸無效。正在爭執之際。而潘阿五又至。與鳳孫附耳作密語。並翹其二指以示意。其意蓋欲予等行賄也。余等初不之許。繼思物件既多。雖無違禁之物。而貴重之品。實亦不少。若任彼輩翻箱倒篋。稍不留意。恐損失之數。將不止二元。乃允許之。果得通過。夫輪船之碼頭。既非稅關可比。彼輩究奉有何種職權。能稽查行旅之行李乎。推其意。不過因余等物件繁多。有意留難。欲討幾個買路錢耳。不然。使彼輩而奉公守法者。理應照例執行。決非金錢所能關說。堂堂之護照。乃不如區區之二元金錢之能力。誠大矣哉。吾不料光天化日之下。衆目昭彰之地。竟有此鬼蜮之現形也。吁。

余前不云乎。余等皆中國人。當坐中國船。不當坐外國船乎。今新會固太古公司之船也。余等初意本不願坐之。顧舍此又無可坐之船。乃出此權宜之舉。非得已也。蓋香港近有新例。凡自港開往西江等處之船。船主若非外國人或船上不用護兵。不備鎗械。均不准搭客。止准裝貨。彼之意蓋藉口於西江一帶盜風不靖。搶劫時聞。爲保護行旅起見。故有此新例。而余等乃不能不坐外人之船矣。人猶中國之人也。地猶中國之地也。豈中國之船不能保護本國之行旅。而外國之船乃知能保護中國之行旅乎。如其然也。則中國今日尙未爲被保護之國。而坐外國船至西江之行旅。已爲被外人保護之國民矣。可不恥哉。夫內地航權之受外人節制。固不

自○今○日○始○亦○不○僅○西○江○一○帶○爲○然○也○即○如○招○商○局○之○船○名○爲○中○國○人○所○自○辦○者○而○究○其○實○際○則○機○師○也○伙○長○也○舵○工○也○無○一○非○外○國○人○也○余○在○廣○利○船○中○曾○見○有○一○乘○客○偶○至○機○房○外○視○察○被○外○人○所○見○即○搖○手○下○逐○客○之○令○似○恐○我○國○人○之○窺○破○其○祕○密○也○者○嗟○嗟○借○材○異○國○假○手○他○人○使○中○國○而○無○航○海○之○人○才○航○權○更○永○永○無○恢○復○之○望○矣○

五○點○半○鐘○船○即○開○行○船○主○爲○一○年○老○之○英○國○人○軀○幹○肥○大○雖○老○態○龍○鍾○而○精○神○矍○鑠○望○而○知○爲○富○有○經○驗○者○凡○船○之○開○停○均○由○彼○發○令○船○中○之○買○辦○茶○房○水○手○等○均○唯○唯○聽○命○顧○彼○老○甚○和○藹○對○於○吾○輩○乘○客○亦○恭○而○有○禮○而○見○志○雲○志○英○等○徘徊○於○檻○外○時○則○更○露○其○可○愛○之○笑○容○期○期○學○講○中○國○話○有○時○或○出○果○餌○以○餉○之○彼○之○爲○此○殆○亦○出○於○誠○意○未○可○盡○以○籠○絡○吾○人○之○手○段○目○之○也○而○反○觀○船○中○之○買○辦○則○與○彼○老○人○適○成○一○反○此○例○對○於○乘○客○招○待○既○不○周○至○且○時○有○非○禮○之○言○動○至○一○聞○彼○老○人○之○呼○喚○則○即○趨○前○屏○足○立○狀○極○足○恭○見○之○令○人○欲○嘔○豈○不○如○是○即○不○成○其○爲○洋○奴○歟○可○恨○亦○復○可○笑○

船○中○有○雇○用○之○印○兵○五○六○人○夜○間○嚴○裝○荷○鎗○在○艙○面○輪○班○巡○察○達○旦○不○息○所○謂○保○護○行○旅○者○如○是○而○已○

十○一○號○晴○舟○入○西○江○羣○客○不○呼○睡○夢○中○似○聞○水○災○水○災○之○聲○喧○成○一○片○驚○起○出○視○則○見○江○水○汛○濫○洪○濤○瀾○汗○沿○途○民○房○田○地○蕩○然○無○存○一○片○汪○洋○盡○成○澤○國○遙○望○山○麓○時○有○子○遺○之○民○三○五○成○羣○或○扶○老○人○或○挈○稚○子○或○偃○僕○而○行○或○席○地○而○坐○望○洋○輿○歎○者○有○之○哀○鳴○號○呼○者○有○之○其○顛○沛○流○離○之○慘○狀○真○令○人○目○不○忍○觀○恐○鄭○俠○之○流○民○

圖亦無如是之窮形盡相也。聞此次水災發自廣西平樂等處。兩日之間。驟漲至丈五六尺。較諸去歲。爲禍尤劇。哀哀小民。元氣未復。又遭浩劫。將何以聊生。造物者亦太不仁矣。

洪濤巨浪之中。時見有門戶窗牖。几椅榻席。以及竹頭木屑之屬。從上游順流而下。觸目皆是。見者亦不以爲怪矣。俄聞衆客狂呼曰。人。人。尸。尸。及近視之。非人非尸。乃一塊然無知之佛像也。像長約三尺。爲木根所製。刻畫精細。鬢眉畢現。隨風逐浪。而下流而去。斯時衆又大呼。有謂菩薩無靈者。有謂菩薩可憐者。俄有一人。獨力排衆議。侃侃言曰。公等無譟。吾人平日敬奉菩薩。今日亦當哀憐吾人。故大發其慈悲之心。不惜犧牲。其戒體親嘗。此淪溺之苦。此刻將往龍宮。覲見龍王。爲萬民請命去也。其言極迷信。而又極滑稽。不禁爲之破涕一笑。

午後四時。抵三水。三水爲廣肇兩府交界之地。當東西北三江合流之匯。有鐵路通省城（廣九路支線）交通便利。粵東一商埠也。惟此時已被水浸。除木筏船隻外。一無所見。不知其商業之盛衰。何如耳。舟抵此暫停。俄見有稅關之西稽查員。坐小划渡江而至。未閱艙即去。蓋是日爲星期。停止辦公。閱艙須俟明日也。後經買辦與之磋商。始得開輪。然已停半小時矣。

是夜十時。抵肇慶。過高峽。山水湍急。舟不能上。尋復鼓輪前進。中流風猛。水益急。舟頓失其自主之能力。退避至五六丈之遙。如是者凡三次。輪幾折。終不能上。遂停泊焉。高峽山一名靈羊峽。在肇府之東。壁立千仞。屹巖。

峻嶒巖石漸漸伸入水面江流至此成一大結束今值水漲其最狹處相去可十餘丈水退時則路益狹湍益急行舟者皆視爲長途爲粵東一郡之鎖鑰亦由粵入桂之門戶蓋不啻巴東之有三峽也時已夜深萬籟俱寂惟聞水聲潺潺如風雨之馳驟如怒馬之奔駛睡魔爲之驚避不能成夢

十二號天未破曉舟卽鼓其餘勇汧流上駛時風威稍殺水勢亦覺稍寬幸得通過然迂迴曲折且進且退亦費盡氣力矣

肇城在西江北岸面水背山明末唐王、建都之地前清督署亦駐節於此屋宇櫛比人煙稠密素稱饒庶之區也惟地當西江之衝此次水災受禍獨劇沿江兩岸民房田地淹沒殆盡所可見者僅浮出水面之樹梢屋角耳山下城垣半在水中舟可越城而過惟北城約束山腰地勢稍高或得保全聞北城上有樓曰飛雲又名披雲登其上可覽一郡江山之勝不知今猶無恙否

七星巖在肇慶之東卽世所稱石室天柱聞風屏風蟾蜍仙人掌阿坡七巖是也列峙江岸嶽巖參差高峽山外此其壯觀矣距七巖附近有一能浮之石峒水漲時巖之沒者數丈惟此峒屹立水中不啻中流之砥柱謂之能浮誰曰不宜石室山上有一石峭立高可二百餘丈謂之崧臺下有石室室有南北二門狀若人工此與吾邑虞山之劍門奇石殆相彷彿亦一奇觀也欄柯山則峯如卓筆相傳爲王質觀棋處其下有端溪溪旁石巖二卽產端硯之所亦著名之勝地也

十一時抵六村地爲羣盜之藪。商舟恆於此被劫。船主乃下令戒嚴。五六印兵咸摩拳擦掌。準備抵禦。然亦無事遂解嚴焉。

俄抵一處。高峯突起。古樹參天。詢之舟子。知爲山陰山。是否有誤待考。衆客正在觀望。忽砰然一聲。震入耳鼓。蓋土人因江水暴漲。恐輪船冲破其圩岸。欲其緩駛。放槍以作警告也。彼外人何知者。乃亦下動員令。五六印兵羣呼開槍。聲砰然如連珠。砲土人怒復開槍。一彈飛來貫船桅。而過羣客咸驚懼戰慄。蟄伏艙中不敢少動。而慢客之買辦等則更倒臥於地。面色若死。灰斯時舟行甚速。土人見印兵不復還擊。尋亦相率引去。衆心始安。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行二里許。而槍聲又作。斯時衆皆如驚弓之鳥。大有八公山艸木皆兵之狀。五六印兵則餘勇可賈。舉槍躍躍欲試。乃久之而聲寂然。此一小時之遭際。亦可謂離奇變幻矣。

夜十一時抵德慶泊焉。山足下見有漁火數點。閃爍不定。而沿岸人家之被災情形。猶得於火光中隱約見之。爲之慘然。

十三號天曉即開輪。十時至封川。十二時始抵梧州。先是余等擬抵梧後即搭江輪上潯。蓋知梧州亦已被水。外城恐無駐足之地也。不料是日並無上潯之船。適永安棧之接客者至。乃雇小划三分。載行李。余等亦隨之渡江。未幾即至永安棧。乃浮於水面之木筏也。

木筏之營造須先立一基礎。其法以同式之大舟數尾。聯成一塊。以巨木橫亘其上。再鋪以木板。四周以巨繩

約束之使不散。宛然成一地形。基礎既立。然後如法營造。或作平屋。或作岑樓。均可任意爲之。門戶窗牖。與普通之屋。初無少異。惟屋頂及牆垣。不用磚瓦。均以木代之。取其質輕而易浮也。江水漲落。原無一定。汪洋澤國中。惟此木筏能巍然獨存。矗立江干。隨波上下。永無淪胥之一日。真無上之浮家泛宅也。此種木筏。沿江上下。到處多有。惜不如陸地之屋之多耳。昔人有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蔽盡天下寒士盡開顏。余今爲之易其詞。曰。安得木筏千萬間。蔽盡天下災民盡開顏。閱者其亦有同心否。

木筏之結構精美者。亦不亞西式之樓房。永安棧爲上下兩層。結構殊草草。室中陳設。又極粗陋。顧舍此又無稍良之客棧。可以安身。亦姑住之耳。與永安棧毗連者。有六七木筏。其結構亦大同小異。中間以巨纜聯絡之。平時可以往來無阻。一旦遇大風雨。則可互相牽制。互相維繫。不至孤立而無助。法亦善也。梧州地勢雖高。然舍此六七木筏外。幾無一家可以保存。自彼輩被災者之眼。光視之。則永安棧已不啻天堂矣。而余等猶以爲未足真罪過也。

十四號天晴。熱甚。至午後風雷大作。雨下如傾。盆屋頂係木蓋。蓋已破。水從空罅中漏下。初猶點點滴滴。繼更傾瀉如注。室中幾無立足地。俄而風益狂。濁浪排空。挾雨怒號。其勢足以撼山岳而驚鬼神。險哉。木筏在大江之中。渺乎如一葉。能受過量之震盪力乎。況乎木筏之所賴以維持者。基礎四周之巨纜耳。巨纜斷則木筏危。木筏危則筏上之人危矣。斯時也。筏搖搖欲墜。衆皆色變。莫知所措。耳中惟聞風雨馳驟。聲波濤澎湃。雷電

接。觸。聲。交。和。而。作。此。外。則。吱。吱。咯。咯。斷。斷。續。續。乃。筏。與。筏。擊。撞。之。聲。也。如。是。者。約。半。小。時。風。威。漸。殺。雨。亦。慚。停。然。衆。已。飽。受。虛。驚。矣。而。予。等。所。住。之。屋。地。板。已。被。水。浸。滑。澁。不。能。駐。足。且。榻。席。亦。皆。溼。透。適。是。日。有。電。貴。輪。船。自。南。甯。來。梧。明。日。即。開。駛。回。甯。乃。於。晚。餐。後。收。拾。行。裝。坐。小。划。渡。江。下。船。船。主。某。與。鳳。孫。相。識。招。待。甚。周。至。是。夜。幸。得。安。睡。

十五號晴。午後一時舟始開行。自梧州至潯州。計程二百餘里。一日夜可到。舟中無事。而余之日記又不能中斷。無已姑妄書之。

余此次南遊。非以游歷爲目的。乎。願路徑都不熟悉。一切惟鳳孫是賴。夙聞嶺表山水之勝。如惠州之羅浮山。相傳爲葛洪煉丹處。韶州之書堂巖。爲張九齡讀書處。關春嶺。卽藍關。長二百餘里。卽韓昌黎貶潮時與姪湘相會之處。廣州之西樵山。有七十二峯。二十四泉。高聳迴環。尤爲奇觀。此外則如潮州之金山。湖山。韓江。鱷溪。嘉應之梅峯。桂嶺。程江。壽泉。南雄之謝公九姑。洪崖。大庾。雷州之英靈洞。七星嶺。溫泉。瓊州之迴風嶺。試劍峯。抱甲江。五指山。此等處。尤爲著名。倘得一一徧歷之。甯不大快。而鳳孫所預定之行程。則爲由滬而港。而梧。而潯。均取道水程。無足留戀。且廣州亦未經過。與余游歷之目的殊相背馳。然余又不能不表同意。蓋彼係有職務之人。此次奉公而來。非余江湖閒散可比。余亦何敢以一己無關係之游歷之故。而誤彼行程乎。然猶可以自慰者。此行之足跡。雖未遊遍。名山大川。而自滬至港。復自港至梧。又自梧至潯。歷時十餘日。計程。

三千餘里耳。之所接目之所觸。則無非水聲與山色也。以予風塵俗質。偶然得此。亦可以自豪矣。余此時如入山陰道上。真有應接不暇之勢。又如餓漢之過屠門。一見夫滿盤肥肉。不禁饑沫之四濺。又如鄉里小兒之初入市。中五光十色。令人眼花撩亂。其愉快爲何如乎。顧余之眼孔雖小。而對於衆山各殊之狀態。未嘗無鑒別力也。山猶人也。人所重者。人格。山所重者。山品。人格有優劣。山之品亦未嘗無優劣也。試就余之所見者而判別之。約有數種。孤峯萬仞。絕壑千尋。此高品也。怪石獐龍。蟠虎踞此。此雄品也。懸崖峭壁。巒嶽歸崎。此險品也。蒼翠欲滴。鮮明如洗。此秀品也。古樹盤巖。幽泉咽石。此神品也。黃石成堆。爛斑可愛。此古品也。此皆山品之優者也。反是則爲劣品。彼隆然墳起。平坦臃腫。毫無一點靈秀之氣者。更劣中之劣。不值一盼矣。試再就余之所見者而比較之。則劣者多而優者殊。鮮鳳毛麟角。不易得。英雄豪傑。不世出。山亦猶是焉耳。

粵東西古稱多瘴癘之鄉也。瘴有青草黃梅新禾等名。有形者如雲霞。如濃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香氣襲人。若腠理不密。觸之往往致病。蓋其地多深山大澤。古時人迹希罕。陰陽疵癘。蒸於莽菁之區。雜以蛇蟲之氣。而瘴癘生也。近數百年來。生齒日繁。人煙漸密。昔之峻嶺間。人跡罕經之地。亦漸多開闢。則草木之壅翳。漸除。蛇虺之出沒。漸少。山川之瘴癘。亦日漸消滅矣。夜泊高峽山時。偶立艙外。覺有猛風自峽間撲下。初亦不以爲意。繼而頭面及兩手。忽生奇癢。入熱水中。更刺刺作痛。至今尙未全愈。殆卽所謂瘴氣歟。此行雖無大苦。而高峽山之瘴氣。山陰山之槍彈。與木筏上之風波。亦飽嘗之矣。今日適遇風平浪靜。舟行極

穩較之遇險時不啻有天淵之別而志雲志英等亦覺精神活潑天真爛熳不復如在廣利舟中時之沈沈欲睡矣有時憑窗閒眺志雲高唱乘风破浪之歌聲悠揚可聽志英則擊掌以和之爲狀至樂志雲年十四歲常熟縣立高等女校之高材生也秀外慧中穎悟異常讀書過目成誦於美術學尤精蓋性所近也志英年十歲聰敏亦不下於乃姊鳳孫伉儷甚篤復有此雙珠在握其豔福不知幾生修到也

此次同行者除鳳孫及其眷屬外非又有謝公質我其人子公粵之嘉應人前清之孝廉也學養既充經驗尤富辛亥革命軍起粵省光復公與有力年近六旬而精神矍鑠健於談清辨滔滔能令聽者忘倦舟中無聊時一燈相對人影成三公輒舉其平生之遭際及胸中之懷抱津津爲余等道口吻翕張如倒流三峽余於粵語雖不能盡解然心領神會之間知公於高譚雄辯之中頗含仰鬱牢騷之氣繼知公有丈夫子三不幸皆已夭折公以老年而抱西河之痛宜其胸懷之憤懣也公又言生平最愛書法所藏碑帖甚富今其掌珠某年方十四能作擘窠大字云階摧玉樹掌耀明珠謝氏烏衣原賴林下風以濟其美而右軍書法更不患無傳人矣余以此慰公而念轉及夫己之身世則又自哀之無暇而無以自慰矣

夫人者有情動物也既不能如太上之忘情則既有此情當求其用處客有告予者曰兒女之事無關大局吾輩用情當於大處落墨此言似矣然余謂情之爲物至高尙至純粹至光明至正大有兒女之情有英雄之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英雄之情吾人應有之情也兒女之情亦情人應有之情也二者之情但求其用情之真

與假不常論其用情之公與私。況情實無所謂公私也。若人之用情近者小者。既不能出之以真。遠而大者更無論矣。換言之。人無兒女之情。決不能有英雄之情也。但情之爲物。雖由於自然。不可強制。而情之發生。往往立於被動之地位。必有所感觸而發生也。其感觸而發生也。至易亦至疾。易如磁之引針。疾如矢之出弦。有不能期然而然者。例如余今日與謝公一席話。腦神經已大受刺激。而此一點情波。霎時間滔滔汨汨。從恨海之底翻騰而上。卽欲強自抑制。而勢有所不能。況美滿姻緣。神仙眷屬。足令人豔羨不置。亦足以感觸余之悲懷者。眼前又大有人在。耶然而休矣。

十六號晴。午後一時抵大江。稍息輪。卽開六時抵潯州。息輪後。有鎮署中衛隊等來船招呼。余等卽先行登岸。乘輿入城。未幾卽抵鳳孫寓所。時已昏黑。途中燈光寥落如晨。是行人亦絕少。則人煙之稀少。街市之冷落。概可想見矣。

寓在萬壽宮前。離署僅數十步。休息片刻。卽與謝公同至署中。鳳孫因須在寓招待來賓。未與同行。署中諸公。雖無半面之識。而相知已久。千里神交。一朝握手。其愉快亦自無比。古人傾蓋如故。不我欺也。是夜卽下榻署中。

十七號晴。鳳孫亦來署。午餐後卽同返寓所。此後行蹤尙難自定。而余之日記本。可從此擱筆。但於潯地情形。尙付闕如。爰補書數則於下。

潯州爲漢鬱林郡。唐時始改潯州。至明始有府之稱。地當黔鬱兩江之衝。上枕柳象。下跨藤梧。右環鬱甌。左抱平永。粵西要害之區也。且搖撞雜處。界接五府。萑苻勾引。易於竊發。如防維不先。則粵西一隅。勢將瓦解。以形勢言。潯於軍事地理上。頗有價值者也。惟彈丸蕞爾。人煙寥落。學務商業。均不甚發達。遊斯土者。未免有滿目荒涼之感。

思陵山一名思靈。潯郡之主山也。其脈發自雲貴。由崑崙盤旋至潯。頓起高峯。逶迤十餘里。兩江環抱。衆山拱峙。山上有觀音巖。爲茲山之勝絕處。以其在城西五里。故土人又名爲西山。余性疎。埜與此地似甚相宜。所少者。越郡之佳釀耳。年來心緒惡劣。日與紅友爲友。幾於非此不歡。一旦訣別。真難乎爲情矣。抑吾聞之潯地。有薏苡酒。以薏苡和米釀之。味亦佳。售者頗多。會當往試之一解酒渴也。

民俗勤樸。生活程度極低。勞働界中人。多屬婦女。體力甚健。視之江浙間。蓮步纖纖者。相去遠矣。此兩粵皆如是。不獨潯州一處爲然也。

氣候與中州無甚懸殊。惟不寒於冬。而寒於春。不熱於夏。而熱於秋。今當夏令。而一日之中。亦有不同。大約早晚。則如初秋。午正。則如炎夏。雨水極多。蒸溼氣盛。牆壁木石衣袂皆潤。蚊蚋之數。較他處爲盛。殊可厭也。

屋宇之構造法。不甚合宜。室中窗戶甚少。有空氣。而不知享用之。亦愚矣哉。

吾聞潯爲紅羊發祥地。當時不乏異人。遺聞軼事。當有知者。俟稍暇。擬往訪之。不知白頭父老。尙有存者否。

以上所述。不過就所知者而言之。若詳細情形。須俟異日。此時征塵甫息。未遑出遊。不敢盲談也。時正三鼓。一燈如豆。念舊傷離。悽然欲絕。偶成小詩一首。書之卷尾。亦如彼可憐蟲之自鳴秋意。非敢求賞音之人也。壯遊有願。事無成。白了頭。鬚髮幾莖。萬里雲山。遊子夢。十年風雨。故人情。零章斷句。從何記。舊恨新愁。說不清。數盡殘更。天未曉。城南鼓角。又齊鳴。

天涯淪落人印話

作印之道。先明篆法。次書法。次章法。次刀法。此自然之程序也。周櫟園氏云：「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惟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書。落墨已謬。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此自是有經驗人語。前輩趙松雪。文國博。爲印界巨子。皆書法名家。不啻爲是說作一絕妙根據。昌黎謂讀書必先識字。余謂作印必先識篆。篆既識矣。當習書法。然後可言作印。今人既不識篆。又不曾寫容易談印。宜其所作多謬也。

學篆非旦夕間事。必平日留心字學。始足以語此。古文籀文。秦篆漢隸。字畫之增損。字體之變更。凡在讀書

人皆宜識其源流。別其正誤。蓋讀書必先識字。而識字必先識篆。我言識篆。原非僅指刻印而言。而欲刻印者。尤當從識篆入手也。

摹印篆八體之一。爲秦漢斯邈相融之篆。最適宜於印章者也。維無書可考。其法祇在秦漢印中。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疏密。極有意義。與大篆小篆雖稍有出入。仍不失其真意。非如今人之故意爲之也。摹印篆亦名繆篆。繆卽綢繆之意。言其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故又曰填篆。惟填篆自有法。近世則填皆無法耳。總之印篆未嘗不可增損。根據古篆。參以漢隸之法。漢隸多益簡損繁之妙。而去古未遠。決無大訛。作印仿其法。而仍用篆書筆畫。則得之矣。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前輩有謂說文不載之字。不可用於印章。此說萬不可泥。

印有大小。文有朱白。字有多寡。於是有所謂章法也。其實章法云者。宜有自然之妙。不膠一定。恰合其宜。前人謂如名將布陣。首尾相應。奇正相生。起伏向背。各隨字勢。錯綜離合。回互偃仰。不假造化。天然成妙。如是而已。而世人。不察。乃專以配塔爲工。刪繁就簡。取巧逞妍。甚或削足就履。絕鶴續鳧。彼自謂能得古人章法之。三昧。不知古人作印。不求工巧。自然成文。何嘗自作聰明。私意配搭哉。善乎鄭梁之言曰。夫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簡。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爲兩。併兩爲一。其與牙僧之求精花押何異乎。

執刀須拔山扛鼎之力。運刀若風雲雷電之神。學者能深味此二言。則刀法可悟矣。前人謂用刀有十三法。一、正入正刀法。以中鋒入石。豎刀略直。其勢雄。有奇氣。二、單入正刀法。以一面側入。把刀略臥。其勢平。臻於大雅。三、雙入正刀法。兩面側入石也。臥刀勢平。不可輕滑。四、衝刀法。以中鋒搶上。無旋刀。宜刻細白文。五、澀刀法。欲行不行。不可輕滑。潦草。宜用摹古。六、遲刀法。徘徊審顧。不可率意輕滑。七、留刀法。停蓄頓挫。留後地步。與五六二法大同小異。八、復刀法。一刀不到。再復之也。看病在何處。復刀救之。九、輕刀法。輕舉而不癡重。非淺率之謂。十、埋刀法。筆鋒藏而不露。刀法著而不浮。十一、切刀法。直下而不旋轉。急就切玉。皆用此法。十二、舞刀法。跡外傳神。熟極生巧。十三、平刀法。平起其脚。用刻朱文。白文亦間用之。此種刀法。刻印者雖不可不知。其實毋須研究。刀法云者。所以傳其書法也。書法既能明瞭。則運刀時。自能迎刃而解。若者宜疾。若者宜遲。若者鼓刀宜重。若者措刀宜輕。善用刀者。始能心手相應。意力俱盡。有不可以言語形容之妙。蓋使刀如使筆。初無二致也。而今之自命爲金石家者。於篆法書法。既略而不肯講求。乃斤斤焉。惟刀法之是問。前列十三法。猶以爲未足。更有所謂迎刀送刀。反刀。飛刀。快刀。毛刀等等之名目。不值識者一笑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輩既非刻工。偶然興到。作一二印。以遺之。若鈍。錐。若斷。鐵。無一不足。供我指揮。何必利器哉。每見世之以刀法自雄者。案頭刀。筆橫七。豎八。終日磨刀。霍霍。聒耳不休。似恐人之不知其爲金石家。而故作此聲。以表示之者。然彼輩未嘗不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也。卒之器卽利矣。而事固何嘗善哉。且事

即善矣。而彼輩固已自居爲工也。我亦惟有工之而已矣。

彼輩作印。刀筆之外。更有一種不可少之輔助品。問其名曰刻牀。牀爲木製。凹其中。印章即置於凹處。填以小木片。視印之大小。而以木片爲盈縮也。此牀不知作俑於何人。刻工頗利用之。彼輩既不願以刻工自居。乃亦以此牀爲惟一之利器。倚之若左右手。非此則縱有利刃在前。終覺漫無把握。束手不能從事。余與此牀既屬無緣。枕中妙祕。又烏從知之。然居常作印。頗能圓轉如意。從心所欲。並無不便之處。亦何必多此一舉爲刻工所竊笑耶。

總之章法刀法。並非無妙。善用法者。則法爲我用。自然有好印。不善用法者。則我爲法用。那裏再有好印。今觀古人名作中。形態各殊。其神妙無窮。凡一字一畫。何嘗有一定章法。一定刀法。而其法自在。有意無意之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中妙處。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古印不可多得。秦漢間物爲論矣。近之數十年。遠之數百年。名人著作之。至今存者。實亦寥寥無幾。凡人作印。決不肯輕易落筆。即落筆亦未必盡佳。百歲光陰。轉瞬間耳。能得幾許神來之候。能得幾許得意之作乎。此得意之作。既不能多得。而得之者。又往往不知愛惜。不知寶存。而能知愛惜。能知寶存者。又往往求之不得。欲愛惜寶存之。而勢有所不能。力有所未逮。或傳之數百年。或數十年。或僅數年。數月。數日。而劫於兵矣。燬於火矣。沈於水矣。破壞於僑父俗子之手矣。間有一二能歷劫不磨。傳之永久。此殆著者精神之所託。冥冥中似

有鬼神爲之呵護欲不謂之靈物得乎

名人著作不可多得固也而今世所傳之名作中亦未必皆妙且時代浸遠筆意刀法剝磨亦已失古
精神心畫矣善學者自當求之驪黃之外略其迹而師其意可也若自己無鑒別之眼光一味泥古不化斤斤
於形迹之間而又漫無主張隨人脚跟今日見甲則學甲明日見乙又學乙又明日見丙丁又學丙丁卒之畫
虎類狗爲識者笑乃拍案狂叫曰古人誤我古人誤我古人不任其咎也王荆公死讀一部周禮誤盡天下蒼
生此執拗之過豈周禮之過哉

今之印家認得幾個鐘鼎字見得幾頁爛印譜遽詡詡然以學古自負於是
有以剝落爲老者有以破碎爲古者有以過肥過瘦爲樸者有以顛倒欹仄爲奇者自能謂得秦漢古樸之意不知秦漢至今遙遙數千年所傳
印章或經泥土或經兵燹或經水鋪致字畫偶有殘缺邊旁間有損傷在古人作印時何嘗如此且古印之所
以可貴其佳妙固別有所在甯以其殘缺損傷斯爲可貴乎今世所傳古印完好如故者得十之六七殘缺損
傷者不過十之二三今人既欲學古乃不於此而於彼此張塤所謂畫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日眉目固朗
朗然姣好也可笑之至

以剝蝕爲僞古此印家之通病也明之蘇嘯民其始作俑者乎嘯民作印字畫均作剝蝕痕彼之意蓋欲以其
胸中古碑刻之道形之於印章之間而諛之者遂謂其心雄志高眼大骨勁軼規創創似奇而正足爲篆學之

功○臣○印○章○之○能○手○其○說○似○矣○吾○終○無○取○也○夫○碑○刻○自○碑○刻○印○章○自○印○章○碑○刻○即○有○剝○蝕○印○章○何○必○剝○蝕○嘯○民○既○欲○以○胸○中○碑○刻○之○道○形○之○於○印○章○曷○不○逕○用○之○於○碑○刻○之○爲○愈○仲○尼○曰○割○鷄○焉○用○牛○刀○嘯○民○縱○心○雄○志○高○眼○大○骨○勁○區○區○分○寸○之○間○能○容○得○幾○許○剝○蝕○恐○終○非○英○雄○用○武○之○地○着○屣○踏○卵○揮○劍○驅○蠅○亦○太○不○值○得○矣○且○也○碑○刻○之○所○以○有○剝○蝕○者○以○其○去○古○大○遠○或○爲○土○花○侵○蝕○之○所○致○未○必○盡○剝○蝕○也○假○使○三○時○代○之○治○碑○刻○者○亦○以○嘯○民○治○印○之○道○而○形○之○於○碑○刻○之○間○吾○知○數○十○年○後○其○字○畫○斷○已○磨○滅○盡○絕○而○生○於○數○千○載○後○之○嘯○民○其○胸○中○豈○復○得○有○古○碑○刻○哉○嗚○呼○嘯○民○何○不○思○之○甚○耶○雖○然○嘯○民○之○以○剝○蝕○爲○僞○古○其○所○作○尙○有○可○觀○以○其○胸○中○尙○有○古○碑○刻○在○也○而○今○之○鑿○家○則○更○胸○無○一○物○古○代○碑○刻○非○惟○目○所○未○見○并○亦○耳○所○未○聞○乃○亦○以○剝○蝕○爲○治○印○之○枕○中○秘○自○謂○能○傳○嘯○民○之○心○法○東○施○效○顰○愈○形○其○醜○更○不○值○識○者○一○笑○矣○

印○昉○於○商○周○秦○盛○於○漢○濫○於○六○朝○淪○於○唐○宋○而○復○盛○於○元○明○元○明○以○前○代○有○作○者○而○其○名○不○傳○至○元○吾○印○竹○房○趙○松○雪○輩○描○摹○作○印○頗○能○風○靡○一○時○明○代○名○人○輩○出○更○僕○難○數○而○文○三○橋○氏○崛起○於○吳○郡○尤○能○名○傾○天○下○文○氏○作○印○和○平○中○正○筆○筆○中○鋒○雅○而○不○俗○清○而○有○神○雖○不○必○規○規○於○學○古○而○自○有○古○意○談○斯○道○者○往○往○奉○爲○正○宗○何○雪○漁○亦○曾○北○面○事○之○泊○乎○後○世○作○者○更○多○各○樹○範○圍○對○於○文○何○諸○子○或○是○之○或○非○之○雌○黃○甲○乙○莫○衷○一○是○此○亦○門○戶○之○見○爲○之○未○可○據○爲○定○論○總○之○古○人○自○有○古○人○的○好○處○亦○有○古○人○的○壞○處○人○各○有○能○有○不○能○擇○其○善○者○而○從○之○斯○爲○善○學○古○人○至○是○非○優○劣○原○不○必○深○論○也○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然足以怡養吾人之性情。余自幼耽此。其亦性之所近歟。余之性宜放之。不宜束之。宜任之。不宜強之。使每作一印。必拘拘於死法。是束之也。是強之也。是不足以怡養吾之性情。而適足以戕賊之也。則余又何愛乎印章。又何樂乎篆刻哉。東坡居士云。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吾師乎。吾師乎。余父晚年。養病家居。課兒之暇。頗繫情於金石詩畫。嘗有句曰。『學堂擾擾。此何時。家學翻嫌誤。兩兒伴我寂寥。饒別趣。一勤鐵筆。一吟詩。』予弟枕亞資稟過人。少負神童之譽。性耽吟詠。脫口成章。而余則摩挲金石。玩物喪志。自幼不知奮勉。今余父歿。且九年矣。頑鈍如余。毫不長進。學書學劍。兩無所成。想到兒時狀況。恍如隔世。能不汗流浹背。淚下沾襟乎。

枕亞贈予詩云。『人道雕蟲我。却爲文存原。等豹留皮立。心要使如堅。鐵處世。何妨若鈍。錐紙上。雲霞護。蠅蚪山中雷。雨竊蛟螭。人生不博黃金印。絕世神工亦自奇。一經雕琢。便堪珍。幾費摩挲。着手春。秦漢千年留古樸。乾坤一畫借精神。青箱有幸藏奇字。頑石無知誤此人。我亦天涯同失意。雪痕鴻印認難真。』此紀元前舊話也。

凡吾作印。無所師承。良辰佳日。酒後茶餘。興之所至。隨意命筆。原是自尋樂處。是好是壞。自己亦不得而知。而彼面諛之輩。往往喜作門面語。或謂能得古人遺意。余聞而大非之。夫古人往矣。邈矣。我自我。古人自古人。我何能似之。即使生而與古人同時。而各行其事。兩人之作。亦決不能期其相似也。我作我的。古人作古人的。我

之作誠不能似古人然亦何必似之古人之作佳矣美矣我不似之我誠不佳我誠不美我即似之我亦未必便佳使美世固無隨他人脚跟做古人傀儡可稱爲佳善者也

吳門李懷清工篆刻然不沾沾於學古能自立門戶者也五年前邂逅於語溪客次一見如故三宿而別年來囊筆遨遊風塵歷碌而李君蹤跡不知又在何所斷崖秋雨舊約模糊不知何日始能實踐也

上古用印所以昭信此稍有識者皆能知之論者謂秦漢止有名印晉至六朝始有表字印唐宋以後始有齋名及別號至元明以後則更有引用成語多至數十字者此說似矣余謂此亦風氣所趨不可遏止且亦不必遏止也一般泥古之輩羣以爲不可斥爲叛古之道卽周櫟園氏亦主張是說其言有曰『文國博爲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梁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者也欲追蹤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爲近今矣』夫秦漢之章未必盡爲名印秦之傳國璽非其明證乎而宣和印史中所列大璽有云惟王子孫孫永保民纍纍若此與後世之以私語入印者又何異乎誰謂秦漢之章無此纍纍者乎卽曰無之而今非秦漢也天下事豈必秦漢便可法乎時代有遞嬗世界有變遷印之由名而字由字而號而齋堂而館閣而成語是亦物質進化之公例何怪之有假使秦漢所無者而後世必不可有則永爲秦漢可矣何必又有後世卽有後世仍稱之爲秦漢可矣何必又稱之爲某代某世今既稱之爲某代某世而某代某世之人之所作爲獨不許其與世轉移必驅而反之於秦漢之中謂如是則可不如是

則不可如是。則爲復古。爲文雅。不如是。則爲叛古。爲鄙惡。吾不知其果何所見。而云然也。今人名印。更有用楷字。或草字者。間有雜以外國之文字。余謂是亦可備印章之一格。不必斥爲不當。使泥古者見之。其將怒目切齒。視爲不共戴天之仇耶。一笑。

印章之學。以明清之交爲最盛。今則日漸衰微。舍幾輩刻工外。文人學士之談斯道者。吾見亦罕矣。而東方三島士夫。乃津津樂道之。講求研究。不遺餘力。且有視爲一種之專門學者。所謂禮失求野。不其然歟。惟日人之能印刻者。原專爲牟利起見。如吾國之刻工。依此爲職業也。其所作印。大都趨於工緻一派。且於篆學源流。書法妙訣。未能洞悉。筆畫往往有謬誤之處。原不值識者正眼一覷。然其刻字甚工。索價亦廉。而製作之精緻。印匣之美麗玲瓏。工巧便於攜帶。尤適合吾國現今社會之心理。故自外貨流入內地以後。此物遂隨潮流之趨勢。滾滾而來。源源不絕。耳食之流。咸爭相購置。趨之若鶩。不論政界學界。商界幾於人人囊底無不有一東洋印章。而吾國原有之印。舍一二好古者外。幾於無人過問。是亦利源外溢之一大漏卮也。夫彼之印何以能得社會之信用。我之印何以不免天然之淘汰。無他。便不使之異耳。夫欲抵制外貨。必先改良國貨。印章亦其一也。語有之。涓滴不塞。將成江河。改良印章。挽回利源。其亦識時者之所應有事歟。

印之有譜。始於宋。然初皆集古。非自集也。至明嘉隆以後。始各自爲譜。幾於人人斯籀。字字秦漢矣。余見譜少。未敢盲談。然以意測之。以爲自集之譜。終不及集古之善。蓋集古蒼萃羣賢之作。治古今於一爐。成金石之大。

觀。苟。選。者。粗。具。幾。分。之。眼。光。所。集。必。有。可。觀。至。自。集。之。譜。類。多。驚。虛。者。之。所。爲。造。詣。未。精。侈。然。以。作。家。自。命。固。屬。可。笑。且。既。欲。成。譜。遠。暇。選。擇。勢。必。兼。收。並。蓄。雜。湊。成。章。卽。偶。有。可。觀。而。瑜。不。掩。瑕。本。欲。自。傳。其。名。適。以。自。獻。其。醜。其。用。心。亦。太。左。矣。尤。可。笑。者。或。仿。古。數。章。或。首。列。當。世。諸。巨。名。字。印。數。方。或。更。丐。得。其。一。序。以。爲。無。上。之。榮。光。此。種。惡。習。比。比。皆。是。如。傳。染。病。然。風。雅。二。字。爲。此。輩。辱。沒。盡。矣。余。於。此。道。雖。少。有。嗜好。究。竟。無。意。於。此。歷。來。所。作。固。屬。寥寥。而。隨。手。散。棄。向。不。敢。作。敵。帚。之。珍。蓋。自。知。醜。劣。與。其。留。之。而。貽。人。笑。柄。不。如。不。留。尙。可。以。藏。拙。非。不。可。留。不。欲。留。也。且。亦。不。必。留。也。嗟。嗟。前。賢。往。矣。後。起。正。多。金。石。界。中。大。有。人。在。小。子。何。人。敢。於。此。中。作。千。秋。想。耶。

前。輩。有。謂。漢。印。爲。陰。文。唐。變。爲。陽。文。欲。法。漢。不。事。陽。文。而。後。可。此。說。也。高。淳。夫。印。辨。斥。爲。似。高。而。實。非。夫。漢。也。唐。也。同。是。古。代。也。漢。既。可。法。唐。何。嘗。不。可。法。哉。況。乎。印。章。之。有。陽。文。原。不。自。唐。人。始。秦。漢。印。中。未。嘗。無。陽。文。且。有。一。印。而。陰。陽。文。錯。綜。用。之。者。若。顧。汝。修。之。印。戴。來。顏。叔。之。宣。和。印。史。潘。原。常。之。印。範。何。不。遠。之。印。史。班。班。可。考。非。獨。秦。漢。周。之。琢。圭。甯。非。陽。文。乎。高。氏。駁。之。甚。是。

凡。物。凸。者。爲。陽。凹。者。爲。陰。古。時。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白。文。印。於。其。上。其。文。凸。起。故。謂。之。陽。與。後。代。以。印。色。印。於。紙。上。其。文。虛。白。爲。陰。者。適。成。一。反。比。例。蓋。古。之。所。謂。陰。陽。文。者。就。其。用。而。言。之。也。今。之。所。謂。陰。陽。文。者。就。其。體。而。言。之。也。其。名。雖。異。其。實。則。同。不。必。深。論。也。

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則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邊宜稍細於字。此爲常法。然亦不可一例論也。回文印姓氏在前。名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之二字必分爲二矣。單字名印。不宜回文。只當順寫。他如齋堂館閣等印。亦不宜用回文。自是正理。

印之有重字者。不妨明書二字相重。或下一字以二點代之。或二字作兩樣篆法。亦無不可。近人有以印中兩字之邊旁相同者。其下一字之邊旁。亦以二點代之者。甚有加至四點六點者。此萬萬不可。非以其不合古法也。恐見之者不能辨識耳。

或又謂秦文轉角圓。漢文轉角方。一印中不可雜用。此又何必。如刻圓角文。不宜雜以方。如刻方角文。正於一。二筆圓處見長。漢印中此法最多。前人亦有言之者矣。

鐘鼎古文。皆周秦款識。前輩或謂爲不可入印。以周秦無所謂印章也。此說亦不足信。鐘鼎文用以作朱文。未嘗不佳。但須得體。不宜雜湊。一雜湊。則狐裘續羔。繻衣補縞。如吾邱衍所謂百家衣。徒獻醜耳。

趙凡夫草篆。創千古未有之奇。正者偏。藏者露。靜者躁。莊者佻。舒者促。斂者肆。卽世所稱寒山法也。朱修能氏嘗以此法入印。說者謂爲好奇太過。余謂文人作印。與工人不同。工人以工緻見長。章法一誤。便不足觀。文人之印。以天趣勝。寒山法卽不足以入印。偶一爲之。亦無傷於大雅也。

趙氏著有篆學指南一卷。其自敘云。『余讀周公謹所著印說。敍論精確。前輩文何多宗之。第稍嫌其繁冗。特

節錄數則。語雖不多。而作印之道已備。云云。余按趙氏不善作印。今觀其所錄。却極精當。洵足爲後學之指南。周公謹爲印界健者。宜其言之親切有味。而朱修能氏獨謂其淵源未疏。詆爲胡僧說法。未免過當。今節錄數則於下。以備暇時瀏覽焉。

其言曰。『下筆如下營。審字如審敵。對篆如對壘。臨刻如臨陣。以意爲將。以手指爲卒。以坐落爲形勢。以識藻爲糧餉。以意義爲甲冑。以毫管爲弓矢。以刀挫爲劍戟。以布算爲指揮。以配合爲變動。以風骨爲堅守。以鋒芒爲攻伐。以得意爲奏凱。以知音爲賞功。』

又云。『凡印字簡須勁。令如太華孤峯字繁。須綿。令如重山疊翠字短。須狹。令如幽谷芳蘭字長。須闊。令如大石喬松字大。須壯。令如大刀入陣字小。須瘦。令如獨繭抽絲字太纏。須帶安適。令如閒雲出岫字太省。須帶美麗。令如百卉爭妍字太緊。須帶寬綽。令如長霞散綺字太疏。須帶結密。令如窄地布錦字太板。須帶飄逸。令如舞鶴游天字太佻。須帶嚴整。令如神鼎足立字太難。須帶擺撇。令如天馬脫羈字太易。須帶艱辛。令如雁陣驚寒字太平。須帶奇險。令如神鼙鼓浪字太奇。須帶平穩。令如端人佩玉刻陽文。須流麗。令如春花舞風刻陰文。須沈凝。令如寒山積雪刻二三字以下。須適朗。令如孤霞捧日五六字以上。須稠疊。令如衆星麗天刻深。須鬆令如蜻蜓點水刻淺。須入令如蛺蝶穿花刻壯。須有勢。令如長鯨飲海。又須俊潔。勿擁腫。令如綿裏藏針刻細。須有情。令如時女步春。又須雋爽。勿離漸。令如高柳垂絲刻承接處。須便捷。令如彈丸脫手刻點綴處。須輕盈。

令如落花。在草刻轉折處。須員活。令如順風。鴻毛刻斷絕處。須陸續。令如長虹。竟天刻落手處。須大胆。令如壯士舞劍。刻收拾處。須小心。令如美女拈針。」

又云。『執政家印如鳳池添水。雞樹落英。將軍家印如猛獅弄毬。駿馬御勒。卿佐家印如器列八璉。樂成六律。學士家印如鳳書五色。馬鬣三花。內史家印如孤鳳朝陽。五龍夾日。御史家印如絮縈。驄馬蝶繞。繡衣督學家印如藝海泛瀾。文江翻浪。治司家印如繡斧凝霜。烏臺列柏。牧民家印如五馬鳴珂。雙鳧飛鳥。經業家印如驊騮汗血。蚌蛤藏珠。隱士家印如泉石吐霞。林花吸霧。文人家印如屈注天潢。倒流滄海。游俠家印如吳鉤帶雪。胡馬流星。登臨家印如海鷗戲水。天雞弄風。豪士家印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貧士家印如三徑孤松。五湖片月。鑑賞家印如驪龍吐珠。馮夷擊節。好古家印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僧道家印如雲中白鹿。洞裏青牛。妓女家印如春風蘭若。秋水芙蓉。』

又云。『一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味此二語。印法大備。』

又云。『文有法。印亦有法。畫有品。印亦有品。得其法。斯得其品。法由我出。不由法出。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如飛天仙人。偶遊下界者。逸品也。體備諸法。錯綜變化。莫可端倪。如生龍活虎。捉摸不定者。神品也。非法不行。奇正迭運。斐然成章。如萬花春谷。燦爛奪目者。妙品也。去短集長。力追古法。自足專家。如範金琢玉。各成良器者。能品也。』

右之所述。皆篆學指南語。吾願與世之研究此道者各書一通。懸之座右。暇時讀之。亦一快事也。

印不難於合法。難於得法外之法。法外之法。其妙無窮。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妙品能品。凡手或可幾及。神品難逸品。更難必其人胸中有書眼。底無物。筆墨間另有一種別致。方可達到所謂得法外之法也。海庵謂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籠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米書天趣橫生。不可捉摸。觀之。惟有一片神行。其間乃書法中之逸品也。至印之逸品。則更難能而可貴。吾見古印少。未敢妄談也。

徐友竹云。『作印須於興到時。明窗淨几。茶熟香清。摩挲佳石。偶然欲作。而石之位分。與字之體勢。適相融洽。心逸手閒。書然奏刀。輕重緩急。惟心所欲。此樂當不減於陶靖節開卷有得時也。』馮少眉云。『凡一印到手。不可卽鑄。須凝思細想。若何結字。若何運筆。然後用周身精神。書然奏刀。如風雨驟至。有不可遏之概。其印必妙。』晏陳鍊亦云。『興之爲物也無形。其勃發也莫禦。出之發高興者。時或賓朋濃話。倏爾成章。半夜夢迴。躍起落筆。忽然偶然。而不知其然。卽規矩未遑。譬如漁歌樵唱。雖罕節奏。而神情暢滿。』興之於印。至有關係。然不可強而致之。或數日不作。一時興至。而作一印。或數月數年不作。一時興至。而作一印。板橋所謂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此卽有興無興之關係。雖然難爲俗人言也。

某歲。供職湖上某校。梁溪蔡君遣急足持印索刻。湖上爲吾鄉西南一村。落距梁溪百里而遙。使者持印徒步。至時已三鼓。睡夢中聞聲驚起。欣然奏刀。破曉始成。刀光閃爍。與燈光互相輝映。不覺眼花瞭亂。良宵作印。生

平破題兒第一遭其樂乃無減於一窗晴日花香鳥語時也蔡君名培字子平工詩善書法秀而健枕亞之契友而余之神交也

鄒子稚山世居湖上豪於飲生平嗜古成癖然無鑒別之力一日置酒相招并出所藏金石示予中有石印一方質堅白如玉沒字碑也愛不忍釋醉後爲作如南山之壽五字自視頗得意其得時得筆之候乎稚山於此道雖非解人然能珍惜之不負斯石矣

書畫風雅事也篆刻亦風雅之事也以風雅物而入於風雅人之手宜也非幸也否則入於流俗人之手則爲大不幸流俗人所在皆是風雅士畢竟不可多得既得矣而風雅其名流俗其實者又所在皆是滔滔濁世更於何處求真真之風雅士哉然而書也畫也篆刻也作者既自命爲風雅矣則不得風雅士自作之自賞之可也即不作亦無不可若既不能不作既作而又不甘自賞而止入於流俗人之手既不屑欲求真真之風雅士又不可得必不得已對於求我之書者書之對於求我之畫者畫之對於求我之篆刻者亦篆刻之彼之求我彼之愛我也我之應彼我之自愛也彼惟愛我之書畫篆刻不得已而出於求我即因自愛我之書畫篆刻不得已而出於應又何吝哉又何吝哉若必問其風雅與否必其人之真真風雅而後書之畫之篆刻之則可直捷斷言曰不書不畫不篆刻可也何以故真真之風雅士絕無而僅有之故

同里某君即前之所謂風雅其名者也嘗以舊印一方慎重授余屬爲磨去重刊是印爲一雞血凍鮮豔奪目

某君頗愛之。余閱其文爲『江東步兵』四字。篆法古雅。知非俗手所爲。及細閱邊款。則赫然『雪漁』二字也。驚歎不已。願以重金易之。某君堅不釋。乃不刻而還之。并告之曰。此石之好處不在其質。而在其文。佳石難得。石既佳矣。又幸得名手鐫之。斯真難得而可貴矣。夫石之有石。猶人之有軀壳也。得名手鐫之。頑石有靈魂矣。君既愛彼。我亦不願奪君之所愛。惟不忍作焚琴煮鶴之舉。今以原璧還君。願君之愛其軀壳。而并愛其靈魂。勿再作此大煞風景事也。後聞某君已屬他手重刊。印則猶是文。已全非軀壳在。而靈魂已失。頑石有知。亦當流淚嗚呼。風雅士猶如是。使此印不幸而入於鄙夫俗子之手。則卽欲僅僅保存其軀壳。而亦不可得矣。板橋詞云。『把天桃斫盡。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研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古往今來。恨人恨事。何可勝道。區區一印。猶其小焉者。

前人謂印有十不刻。篆不配不刻。器不利不刻。輿不到不刻。力不餘不刻。遇俗子不刻。不是識者不刻。強之不刻。求之不專不刻。取義不佳不刻。非明窗淨几不刻。有不刻而後刻之。則所刻無有不精者矣。斯言是矣。然自古以來之印章家。能盡踐其言者。恐亦不多耳。

去歲組織旬報於海上。筆政之暇。友人愆意鬻藝。嗜痴者頗不乏其人。其亦葉公之流亞歟。吾輩既不幸而爲文人。更不幸而謂貧士途窮。日暮不得已。而以區區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此板橋所謂可羞可賤者也。吾輩却明知而故犯之。正是不可解處。然解人於此。但如靖節讀書不求甚解。可矣。

『揚子雲。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而天嘯於文字之餘。每喜舞刀弄筆。尋破紙殘石之生涯。不亦自視太薄而差當世士耶。乃天嘯既不敢以壯夫自居。而雕蟲而篆刻。又不甘藏拙。欲出以問世。而世人不察。亦羣焉以天嘯爲能書。以天嘯爲善刻。踵門相索者。日有其人。君等既樂與天嘯遊。天嘯又烏得而却之。今更爲君等羅致中外古今之殊珍奇石。準備濡染淋漓之寶墨名類。爲君等狂揮之。君等其亦顧而樂之乎。嗟。天嘯天涯淪落人也。劫後餘生了無生趣。今得於吉金樂石中。與君等結一重因緣。是亦傷心人之快心事也。所恨者。墨汁易乾。灑不了窮途之淚。寶刀雖好。斬不盡頑石之頭。筆硯勞形。終是無聊之生活。金錢可買。豈同有價之文章。恨買醉之易醒。欲埋愁而無地。不祥名字。雖然流徧於人間。大好光陰。枉自消磨於海上。是可羞也。亦足傷矣。』此余鬻藝時之宣言也。哈哈。鬻藝何事。而有宣言。是真不識人間有羞恥事矣。抑吾聞之。世之鬻藝者。其所定潤格。往往假托他人之名義。余獨不喜之。求之偉人政客。既不願求之。湖海名流。又不得自謫。幾句說明書。原來亦算不得宣言。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然印章亦何獨不然。同事某君。嘗勸予作一名印。謂須工緻。余知其非解人欲拒之而不得。乃故草草爲之。信筆所至。漫不經意。及成視之。雄渾雅秀。兼而有之。自歎爲生平所未有。始而不經意。既而大得意。終乃大懊惱。蓋深悔不經意爲之。當無此得意之作。流入於俗子之手也。後知某君終嫌其不工。緻磨去重刊。似覺可惜。而余且引爲幸事也。

張子守仁誠實少年也。以劣石一方屬爲篆刻。余笑却之。守仁猶嘵嘵。誤以余爲重利也。願重其酬。余正色曰。吾子識之。刻與不刻。主權在我。此事豈金錢所能動哉。守仁知不可強。一時情急無計。茫然出涕。余不得已爲之奏刀。戲謂之曰。昔人有以眼淚換得秀才者。今子以眼淚換得一印。未免太不值耳。守仁曰。君言謬矣。秀才有何希罕如此。印斯值得一哭矣。語畢。歡躍而去。

有自署哲匠者。投函於余。略謂「僕於篆刻亦所夙好。但見聞囿於一隅。竿頭未能日進。縱心摹手追。終難入古人之堂奧。且敵處僻在荒江。精此道者殊少。而一二前輩。又皆成名以去。君如不吝指示。祈檢印平日得意諸章。以常鴻爪。俾得一寓目焉。何幸如之」。云云。書外并附以拓片數片。頗多精心結構之作。時因人事倥傯。筆墨勞瘁。竟未有以報風塵中我負斯人矣。今書與拓片猶存敵篋中。而事隔年餘。住址已失去。伊人秋水。想望爲勞。姑誌於此。聊當負荆云爾。

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余於海上得一人也。曰何子恨。子恨名如一字其甚。邗江人。精畫學。以其餘力治金石。所作多可觀。余初識子。恨於海上某書局。後復與之同寓。風朝月夕。各出其平生所得。抵掌狂談。樂乃無憾。而沉澹氣味。兩人更忻合。無間蓋同。是天涯淪落人也。未幾。子恨因事歸里去。而余亦束裝入粵。天南地北。水復山重。回首前情。恍惚如夢。子恨傷心人。其亦有梅花嶺樹之感乎。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余客潯州。忽忽半載。光陰之去。疾如矢鏃。而余之寂寂。乃如弓弦。旅窗多暇。不可無

解悶之法。命筆成以上如干則大好。生涯如此消遣。亦可謂極人世之無聊者矣。昔汪詡菴之傳徐龍友也。有曰。『世多不知其學殖之厚。文辭之豪。而但稱其藝事之殊絕。爲述其生平梗概。俾後世知龍友不專以印人見也。』余之藝。既不逮龍友。萬一而學殖之淺。文辭之陋。更如吳梅村所謂一文不值者也。然而山雞對鏡。尙知自舞。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男兒抱七尺軀。負四方志。不能立功天地。字養民生。爲社會稍盡天職。則亦已耳。乃又不甘自絕。欲以區區文藝之末。供人玩好。撫心自問。羞子不羞矧印之於藝。又爲末之又末。卑卑不足道者乎。印話之作。其亦可以已乎。其亦可以已乎。



鐘 詩

冰豆腐

鴻爪格

剖○分○瓜○豆○眉○然○火○

腐○敗○簪○纓○血○似○冰○

鶴 珍

三唱

客○騎○鶴○上○揚○州○去○

使○探○珍○從○交○趾○來○

恐○驚○鶴○夢○携○琴○去○

自○惜○珍○奇○抱○璞○歸○

載 仇

七唱

萬○象○于○于○同○覆○載○

一○生○了○了○是○恩○仇○

如○此○人○才○車○可○載○

不○平○世○事○劍○知○仇○

福爾摩斯

守歲燭

分詠格

偵○案○從○來○推○獨○步○

殘○年○將○盡○戀○餘○光○

案○破○羣○推○無○敵○手○

年○殘○獨○抱○未○灰○心○

說部 卷之三

湖上百日記

湖上吾舊遊地也。其日之琵琶湖耶。抑歐之偉訥湖美之米西干湖耶。然此世界著名之大湖。予未嘗涉。足其間。即蘇之太湖。浙之西湖。鄂之洞庭湖。凡吾國著名之大湖。亦非此湖上百日記之湖上也。然則此湖上百日記之湖上。其地在而所記又何事耶。

距虞城之西南十餘里。有地名湖上。山明水秀之鄉也。歲己酉。鄉之鄒氏族。創立誼育小學。予承乏其間。二月一日至湖上。五月十日暑旋。計三月又十日。客窗寂寂。歲月悠悠。而湖上百日記成矣。

顧湖上孤邨耳。與校舍相毘連者。僅六七人家耳。舍此而外。則南阡北陌。縱橫目前。田叟村童。躑躅道左。周二三里間。絕無名勝之景物。可為日記之資料。而予之百日記。遂亦不能按日記載。閱此日記者。幸勿哂焉。

別恨

予於草此日記之始。不能不於到湖第一日之事。略有所說明。則予與予妻吟秋話別之紀念。遂占是書之開

始矣。

「無兒女情，非奇男子有英雄氣斯美婦人」是聯也。乃予手書之玉板，箋裝之美麗之花紋鏡架，以贈予妻。吟秋作話別之紀念者也。予之來湖上，距予與吟秋結婚之期，僅兩度蟾圓耳。玉鏡初圓，遠學分飛燕子，金銜欲去，忍聽悲唱驪歌。妝臺權作長亭，愛情化成離恨，身非木石，僕本恨人，能不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此情此景，實有難堪者。願予雖戀而予妻殊落落，謂予曰：人生會合何常，今日別明日合耳。泥湖上離城未逾二十里，旦暮可往返。丈夫抱七尺軀，負四方志，卽身歷重洋，足徧五洲，何足異。吾夫何人，胡作此小兒女昵呢齷齪耶。予心爲之動，欲有所言，而回顧予妻，則已秋水含波，春山蹙恨，一種纏綿繾綣之深情，彷彿流露於眉睫之間，有心人早窺之於微矣。意者予妻之言，此其知予之深愛予之摯，不欲過傷予之心，而欲暫釋予之悲，故作此解人語，以勉勵予，慰藉予耶。予於是釋予妻之意，成英雄兒女之聯書，以示予妻，予妻見之爲之回眸一笑，而予亦束裝行矣。

客感

校舍爲鄒氏舊居，課室極明敞，室外有園，園之中有亭，有臺，有樓閣，有池塘，有奇葩瑤草，乃一絕妙之校園也。老天如夢，大地回春，一夜東風，萬花齊放，園之中如山茶如杜鵑如牡丹，嫣紅姹紫，鬥媚爭妍，予素具愛花癖，今居此寂寞鄉，却對此嫵媚花，亦意外之幸福。

然予今爲天涯淪落人矣。際此奈何。天氣春色惱人。客裏光陰總覺百無聊賴。聽梁間呢喃燕語。予心更爲之惘惘。夫燕非多情之鳥。子時雙棲於柳下。時比翼於花間。相愛相憐。雙飛雙宿。一似閨人之獨居無伴。顧影自憐。故作此嬌聲媚態。以驕人者。

層樓之下。燕子之舊居也。某日清晨。燕子忽飛鳴不已。其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予夢爲之驚覺。急起出視。見一頑童方舉竿向巢作欲擊狀。急止之。遂童去。然已稍稍破壞矣。燕子歸來。悲喜交集。踖數日之力。艱難辛苦。蒼而新之。始復舊觀。予懼頑童之故態復萌也。爲之重申前戒。并呼燕子而告之曰。嗟爾燕子。寄人宇下。總非善計。使今日而無我危矣。雖然。我亦寄人宇下者也。安能鬱鬱久居於此。我去則救爾者何人。乎。護爾者何人。乎。愛爾之語而不厭爾之曠者。又何人。乎。我爲爾悲。我爲爾懼。爾其早覓安居。勿戀戀於此而不忍去也。

買春

似曾相識燕已歸來。無可奈何。花還未落。予於此時置身萬花叢中。接其色。聞其香。靜而思之。默而察之。凝神而會之。而酒興惘惘欲動矣。

杏花村裏細雨如絲。有人也覆雨笠。足木屐。手提玉壺。徐步行來。蓋小奚奴。方沽酒歸也。得杯中物。作花間飲。淺斟低酌。其樂何如。予此時之腦。經驟呈一種不可思議之幻想。覺舍花以外。皆不足爲予之注意。而予之心。腸予之眼。光予之靈魂。都被花攫去。叢注射於花貌。花容。花心。花鬚。花色。花香之上。予此時恨不能分子身爲

數身爲數十身爲數百身爲數千數萬之身博用我誠摯之愛情灌輸於萬花之上而一轉念間又恨此眼前之名花不能化爲美人爲無數之美人環繞予身之前後左右開羣花之宴會腦經禁亂妄想紛紛蓋斯地非金谷園而予此時已玉山頽矣

省墓

虞山之北有地名頂山吾先父之新阡在也清明日請假回城隨老母至頂山省墓循例也

「家。家。上。塚。空。循。例。只。恐。黃。泉。鬼。不。知。」此非吾先父之遺詩耶噫嘻何言之悲耶吾記夫前二年之清明日與吾弟枕亞握手行隨吾先父至頂山省墓然紙灰血淚徒觸傷懷而怡怡如也藹藹如也此中自有天倫之樂乃曾幾何時而吾來省吾先父之墓矣光陰飄瞥人事變遷俯今追昔能無悲感於中乎

嗟嗟人生朝露耳轉瞬卽消滅鳥語花香宛然如昨而黃土纍纍間危然一坏有數尺小松環繞其側非卽吾先父骸骨之所在乎隻鷄斗酒一盂麥飯「上塚空循例黃泉鬼不知」回誦遺詩獨愴然而涕下矣雖然椿樹秋零萱堂春暖世有鼎食茵坐而增永感者則今日之吾猶得奉此垂老之慈親來省吾先父之墓又不禁爲之悲喜交集也

折柳

陌上花香枝頭鳥語山青欲滴水碧於油人世間之佳境固無過於連日春陰而倏放晴光者

湖水之濱有柳也。長條下垂。始試綠。大有弱不禁風之態。予見而愛之。折數枝歸。置諸行篋中。夫柳多情之木也。古之人有攀柳贈行者矣。而予則作客他鄉。折而贈諸誰耶。願柳爲贈別品。而柳之炭可畫眉。是亦粧閣之贈品也。予之折柳。非以贈別。正以久別思歸。俟後日東裝歸里時。可與予妻吟秋學京兆韻事也。

葬花

開到茶蘼花事了。昨夜傳來消息。報道茶蘼開了。花事將告終矣。兩雨風風絲絲片片。合演出月缺花殘之慘劇。東君有意。彷彿爲異日山河分裂時。預攝一小影。以警告我同胞也。

予客湖濱。於茲二月。一春心事。僅爲花忙。而今忽遇此不情風雨。斷送韶華。祇留此零落之殘花。供愁人之憑弔。『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能不爲之心傷氣短乎。

雖然花之開也。予旣飽接其香。與色花之落也。予又安忍見彼之玉骨無依。耶。葬之祭之。舍予其又誰責耶。小池之側。假山之畔。香草一叢。香泥可掬。乃天然之埋香處。予乃收拾落花。挖土而葬之。一片癡情。千秋豔跡。亦聊以補人世間一點缺恨而已。

後有人也。倘來此地。見園中一玲瓏之石。上有『天嘯葬花處』題字者。則其下負土壘壘者。卽香塚也。嗟前日之花死。復生今日之花生。終死生者必死。死者可生。廿四番風年年花信。花如有知。來日方長。吾祝汝明年先着東風長胎不已。

錦字

草長花飛日長人倦予來湖上裘葛已更僅得此數行之日記江郎才盡有愧多矣然日記非小說可比小說可以憑空而日記不能小說可以影射而日記不能小說可以借題發揮而日記又不能予之草此日記欲以留鴻泥之紀念不敢以無稽之筆墨俾失日記之真相而斯人斯地孤陋寡聞欲求一新奇之事實補我日記之空白實不可多得也

予正握管凝思而侍者持書入筆姿韶秀墨痕猶新啓閱一過尤令予喜不自禁亟錄於下

吾夫愛鹽小別兩月而年華逝水三春花事匆匆過去矣回首歡娛奇情如昨君贈聯已買絲繡之停針無語偶憶及君君近狀何似袖中珍本不知又添得幾許佳章盼煞矣書不盡意諸維愛照

四月三日吟秋剪燭書上

玉山青鳥仙使初通錦水丹鱗素書忽至非織錦曲非迴文詩而言簡意賅深情如訴非吟秋不能道也此日記於山窮水盡之時又別開生面與前記之英雄兒女一聯可以遙遙相對是亦吾書之特色也

綺夢

冷月半窗殘燈一種惟聞老僕鼾睡聲與壁上時計叮嚀聲若相問答此時予之心緒如轆轤之上下轉側不能成寐披衣起燃雪茄吸之時時計正叮嚀鳴十二輕寒襲人不能久坐乃復睡下甫交睫恍惚如身入百花

香裏警見一麗人神采逸逸風致翩翩珊珊步遲亭亭玉立手執香豔嫵媚之茉莉一束向予微笑予凝眸一盼不禁狂喜蓋麗人非他乃予寐寤求之求之不得之予妻吟秋子乃趨與握手予妻欲以手中之茉莉爲予插於鈕扣之上予方俯接其花遽豁然醒一轉瞬間而予妻吟秋又求之不得此時惟氤氳之茉莉花香似猶襲襲予鼻觀而已

歸舟

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歸舟一葉送我去休時五月十日也微雨新晴旭日初上湖光山色接觸眼簾胸次爲之一暢此百日中以抑鬱無聊之性情過奈何天裏之歲月觸景傷懷殊少樂趣今則放棹南歸憑窗兀坐眼前大佳山水絕妙畫圖幾樹垂楊雙飛雛燕在湖上時所視爲牽愁惹恨之媒者至此則接其色聆其聲皆足以助我之愉快矧好風相送舟行如飛予方默計未來之快樂而橈聲忽住一昂首問家門在望蓋予家在虞城之北臨水而居舟可傍岸歇也

予舍舟登岸欣然款扉入時予妻吟秋適在窗前製薔薇露見予入卽盈盈起立笑靨相迎予此時爲薔薇之芬芳沁入心脾腦經似失其作用幾疑此薔薇爲夢中之茉莉也旣乃力自鎮攝始回復其本性知此境之實非夢境乃趨前與予妻握手以表我無量之愛情

餘韻

時日方午。略檢歸裝。卽坐定。與予妻各道別後事。凡人於快樂之時。回想其過去之苦惱。而現時之快樂。愈覺滿足。而無恨。此一定不易之理。質諸世人。因無不然者。矧予與予妻新婚久別。久別相逢。初於快樂之後。遇苦惱之事。今於苦惱之後。復遇快樂之事。合而卽離。離而復合。計時不過三閱月。而遭際之離奇。變幻過疊。複雜若是之不可名狀。然使止有過去之快樂。或無過去之苦惱。則現時之快樂。亦止覺其尋常。而不見其真樂矣。予與予妻。媿媿清談。不覺已花影西移矣。適侍者來報。晚膳已備。乃同至膳室。俄頃膳畢。時碧雲如洗。皓月窺簾。天公做美。寒暑宜人。予妻爲予易羅衣。煮茗。燃雪茄。紅燈雙影。私語喁喁。予此時之快樂。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談頃。予妻欲索閱予之日記。予自計此百日之記。僅得此數零星斷碎之文章。又絕少愜心當意之作。古之人千金買笑。予卽欲博予妻之一粲。亦恐無此廉價之買笑也。顧又不欲稍拂予妻之意。乃啓篋取稿。又不知喜從何來。蓋前日所折之柳枝。嫩黃淺綠。閃予目而觸予手也。予於此半日之中。予惟排除予之雜念。蕩滌予之腦海。舒展予之心窩。以容受予妻美滿之愛情。覺予妻之一顰一笑。無不由愛我而然。又覺予妻之愛我。誠摯而予之所以愛之者。終未能周至。而無恨。今忽於無意中。得此柳枝。得此綉閣之絕妙贈品。得此愛情之惟一媒介。則予之快樂。又何如者。

予之折此柳枝。欲以學京兆之韻事。今夕何夕。對此玉人。胡不一試。予於是擇其細者。就其一端。燃之。使焦。卽

插○入○露○瓶○中○刺○刺○有○聲○俟○其○冷○復○以○刀○削○之○使○銳○而○畫○眉○之○材○料○成○矣○玉○鏡○臺○前○紅○燈○影○下○描○成○新○樣○深○淺○入○時○未○識○當○年○京○兆○有○如○此○風○流○否○

夜○闌○矣○人○倦○矣○而○予○書○亦○從○此○收○束○矣○此○後○深○閨○樂○事○佳○話○正○多○予○當○再○作○詳○細○之○日○記○以○寫○家○庭○之○幸○福○也○

鴛鴦夢劇本

(一名自由夢)

●登場人物

奚劍花……………少年

李麗娟……………女郎

奚奈……………少年之父

奚嘯岩……………少年之弟

奚素珠……………少年之妹

李芬……………女郎之父

李芬夫人……………女郎之母

秋兒

余海秋

此外 公園遊客 廣野行人 旅館同伴
旅館男女客 陳醫生 輿夫

第一幕 解語花

場上作一李芬夫人之休憩室。室中陳設備極精雅。前面爲窗門在其右。臨窗設一書案。夫人旁案坐。案上置小說書數冊。夫人執其一而觀之。室中殊靜穆。

門帘動處。一絕色女郎含笑而入。丰致韶秀。態度閒雅。年約十五六。身上作女學生裝。爲夫人之愛女。麗娟夫人無子。愛麗娟如掌珠。麗娟趨至夫人旁。捧夫人手接吻。嬌聲呼『母親』。夫人拋書向麗娟微笑。令坐身旁。

(夫人)愛兒。我很掛念你。你身子可好麼。

(麗娟)現在好了。前兩天覺得很不舒服。所以沒有下樓來請父親母親的安。

(夫人)身子很是要緊的。你天天喜歡拈弄筆墨。夜裏睡得很遲。朝上又起得很早。身子不舒服。恐怕是着了寒麼。

語至此。以手撫麗娟之香額。復低首問之。

(夫人)愛兒。你現在到底覺得怎樣。胸膈裏舒服不舒服。老實向我說。

(麗娟)舒服得多了。

(夫人)你父親爲了你的病。心裏很憂慮。明天說要去請醫生……

夫人語未畢。麗娟急搖首。

(麗娟)不必。不必。那個藥水兒吃他是很苦的好在孩兒現在沒有什麼病。母親請父親千萬別去請醫生。
麗娟言時作嬌怯態。

(夫人)愛兒。你已經兩天沒有吃飯。這回子覺得有些餓麼。你想吃什麼東西。只管向我說。

(麗娟)母親。我現在也想不出什麼來。

夫人呼秋兒。秋兒牽帘入。

(秋兒)夫人要什麼。

(夫人)你到菜房裏去。叫培根(廚夫名)做一個晚點。只說要又清淡又好吃的。做好了就送來。不必送到餐室裏邊去。我坐在這邊。要和小姐一氣兒吃咧。

(秋兒)曉得曉得。

秋兒且應且行出門去。

麗娟頻舉其美麗之目向夫人微笑。

(麗娟)母親父親到了那裏去。

(夫人)到公園裏去的。

(麗娟)甚麼還不同來呢。

(夫人)他去了還沒有滿一點鐘那裏便會回來。

麗娟無語倚夫人懷以手翻閱夫人案上書夫人向之微笑。

(夫人)愛兒你父親前天說要購一座大風琴給你做個消遣兒你喜歡麼。

麗娟笑容可掬注視夫人之面。

(麗娟)這是很喜歡的母親母親父親當真要購給我麼。

(夫人)有甚麼不當真難道你父親這樣老實的人也會撒謊不成。

(麗娟)母親父親會說過那一天去買咧。

(夫人)還沒有定你別性急再隔幾天包管你有一座大大的風琴放在你的書室裏邊你好預備拉拉沙沙西沙西沙的唱起來了我是很喜歡聽那種聲音的。

(麗娟)我前天自己編過好幾隻新曲兒還沒有唱過等父親買了風琴回來我就來唱給母親聽母親可好。

麼。

麗娟語時上下其纖纖之指作按琴之姿勢足上小革履復蹈以和之憨態可掬

秋兒捧一盤入置案上請夫人與麗娟食晚點

麗娟仍手舞足蹈不已秋兒不知其故掩口作葫蘆笑夫人呼麗娟

(夫人)癡兒風琴還沒有去買曲兒先唱起來了快先吃這現到嘴的晚點罷

(麗娟)我吃不下。

(夫人)你兩天沒有吃東西現在胸膈裏既沒有甚麼不舒服喫些兒也不要緊的

(秋兒)小姐喫不下可少喫些時候尙早夜膳還差得遠咧

麗娟始暫止其手足之舞蹈與夫人同食晚點秋兒以盤承杯茗二分置夫人與麗娟前

數分鐘二人食畢秋兒撤盤去夫人與麗娟啜茗作閒談

(麗娟)父親爲甚麼還不回來呢。

(夫人)不知道。

(麗娟)不要是買風琴去了麼

(夫人)癡兒你這樣性急也算是世間罕有的不過說了一句話兒你就橫也風琴豎也風琴起來……

語未畢。麗娟卽搖手問之。

(麗娟)母親不對。不對。風琴是只好橫擺的。豎擺是不行的。

夫人嗤的一笑。麗娟猶未喻其意。

(麗娟)母親彷彿像中國古時代的絃琴。只好橫彈的。豎擺了。便不能彈。那個風琴和絃琴是一般的。母親如不信。等父親買回來。看罷。

麗娟語罷。又以手作橫豎之姿勢。說明風琴止能橫擺之理由。夫人無語。惟向麗娟笑。麗娟忽低眉。若有所思。忽又起立。狀殊匆促。向夫人語。

(麗娟)母親。母親。我想起來了。父親前回給我的音樂書上面。繪着風琴的圖樣。式樣又靈巧。繪法又精細。我到樓上去取下來。給母親看。母親就知道風琴不能豎擺了。我去去就來。

語畢。欲行。夫人止之。

(夫人)癡兒。不要去了。風琴的式樣。我眼裏也不知道。見了幾百座。難道我擺法都不知道。要你來教我。

麗娟嗒然若喪。止步。目耽耽注視夫人之面。夫人復問。

(夫人)你喫了晚點。下去。胸膈裏舒服麼。

(麗娟)舒服的。

(夫人)我同你到院子裏逛逛去罷。喫了東西下去，須要散步，散步使他容易消化。這也是衛生之道，很有益處的。

夫人徐徐起立，攜麗娟手緩步去。

(幕閉)

第二幕……春風面

臺上飾一美麗之妝樓，面南有窗，垂以潔白之帷，啓窗下望，可見東鄰陸氏之公園。

臨窗設一書案，案上置筆硯墨水，瓶書籍數冊，古玩數具，及最新式之計時鐘一，叫人鈴一，茶杯二三。

東壁設一書架，架上琳琅滿軸，牙籤盈卷，多科學書、小說書及詩詞古文集。

西壁有梳妝臺鏡奩，齊備旁置一面盆架，架上有手巾、牙刷、肥皂、香水等物，配置適宜，應有盡有。

妝樓之正面設一銅床，床之前設一美人椅，鋪以淡紅之錦墊，門在其後面。

幕開時，床上錦帳沈沈，下垂室中，殊寂靜。案上計時鐘正叮嚀報十下，女郎麗娟側身倚美人椅上，御杏

羅衫藕色之長裙，委於地上，體態描條姿容，豔麗頻舉，其纖纖之玉指，自掠其鬢髮，正春睡初起時也。

麗娟之目光線忽注視東壁所懸之鉛筆小像，默然無語，若有所思，像為一半身之絕色美人，作拈花微

笑狀，上有橫書之題字，彷彿為「麗娟小影」四字，字體殊娟秀。

數分鐘，麗娟忽欠伸，緩步至案旁，按鈴。

秋兒入呼曰：「小姐」麗娟漫應之。

（秋兒）小姐爲甚麼這樣早起呢。

（麗娟）我也不知道爲甚麼睡不着。夫人起來沒有。

（秋兒）夫人還沒有起來。小姐真好算得是「惜花春起早」了。

麗娟微笑復欠伸。

（秋兒）小姐你身子覺得舒服麼。

（麗娟）身上還好。秋兒替我理妝罷。

（秋兒）曉得。

麗娟坐梳妝臺前對鏡。秋兒立麗娟背後爲麗娟理曉妝。

（麗娟）昨天那個髻不好看。今天換一個式樣罷。

（秋兒）小姐你喜歡那一種驚鴻髻好麼。

（麗娟）不好。

（秋兒）墮馬髻好麼。

（麗娟）不好。這種太舊。須要新式些才好。

秋兒低首沈思含笑向麗娟。

(秋兒)今天我替小姐梳個百合髻那個名詞倒很吉利的小姐可好麼。

麗娟斜視秋兒微笑。

(麗娟)更不好了更不好了。

(秋兒)小姐你倒底喜歡東洋式還是喜歡西洋式你前天去拍照的時候梳着那個東洋新流行的學生髻好幾天沒有梳了今天替小姐照樣梳一個好不好麼。

秋兒言時以手指壁上之鉛筆小像。

(麗娟)就照這樣梳一個罷。

秋兒爲麗娟理髮作東洋新流行之學生髻手法純熟進行殊速俄妝罷低聲問「小姐好麼……」麗娟向鏡中注視其髻復轉身背鏡坐別取一可握之小橢圓鏡返照其髻之後面頻舉纖纖玉指自理其髮之不整處使不亂良久乃已令秋兒取臉水秋兒轉身出麗娟起立欲行復回顧其鏡中之玉影者再始徐步至窗前卷窗上之帷啓窗憑檻低首望東鄰陸氏之公園。

園中有樓臺有亭榭有花木有池沼有假山石有薔薇花架迴廊屈曲花徑縱橫時碧桃花正盛開清風徐來芬芳撲鼻麗娟伫望良久頻以手支頤狀殊無聊。

俄○有○美○少○年○笑○劍○花○者○英○姿○勃○發○丰○采○照○人○分○花○拂○柳○從○園○中○假○山○石○畔○緩○緩○行○來○至○碧○桃○花○樹○下○忽○停○步○仰○望○探○懷○出○雪○茄○燃○而○吸○之○意○頗○自○得○

此○時○麗○娟○頻○轉○其○美○麗○之○秋○波○盈○盈○注○視○劍○花○身○憑○檻○之○玉○腕○不○自○覺○其○向○外○傾○窗○被○撼○作○微○響○此○麗○娟○目○中○之○美○少○年○劍○花○覺○樓○上○有○人○昂○首○窺○作○驚○異○狀○注○視○麗○娟○此○時○四○目○成○兩○直○線○互○打○一○無○線○之○電○

麗○娟○露○嬌○羞○態○伴○他○顧○尋○復○向○劍○花○劍○花○呆○立○若○木○鷄○癡○望○不○去○風○忽○動○樹○上○碧○桃○花○作○片○片○飛○落○劍○花○之○冠○及○衣○襟○上○手○中○之○雪○茄○亦○墮○於○地○上○劍○花○不○之○覺○呆○立○癡○望○如○故○麗○娟○微○笑○之○劍○花○似○有○所○覺○伸○手○去○其○衣○上○之○落○花○又○俯○拾○其○地○上○之○雪○茄○舉○首○向○麗○娟○微○笑○此○時○二○人○又○互○打○一○無○線○之○電○

秋○兒○捧○盥○具○入○麗○娟○急○閉○窗○返○身○至○妝○臺○前○秋○兒○取○盥○具○並○取○香○水○肥○皂○牙○刷○等○物○置○麗○娟○前○麗○娟○盥○漱○已○秋○兒○趨○前○取○盥○具○至○窗○前○推○窗○傾○臉○水○見○劍○花○此○時○劍○花○猶○呆○立○癡○望○如○故○

(秋兒) 誰家少年郎這般早起就日灼灼的偷覷人家閨闈

麗娟伴作不知急問

(麗娟) 在那裏

秋兒指劍花立處

(秋兒) 在那邊公園裏碧桃花樹的底下

麗娟又問。

(麗娟)是那個。

秋兒掩口笑。

(秋兒)那個啊。婢子却不知道。

麗娟亦向秋兒微笑。且笑且行至秋兒背後。立望劍花。此時劍花仍呆立癡望。如故。三人又各打一無線之電。

(麗娟)我道是那個。原來就是……

麗娟自覺失言。急掩口。

(秋兒)小姐就是那個。

麗娟急轉身。香頰上作粉紅色。狀殊羞赧。

(秋兒)小姐倒底就是……

秋兒言未已。麗娟佯斂容。斜視秋兒語。

(麗娟)快關窗罷。多問甚麼。怪膩煩的。

秋兒向麗娟微笑。掩窗下帷。隱見劍花。猶呆立癡望。尋慢步去。猶頻頻回顧。

秋兒將盥具置面盆架上並將香水肥皂牙刷等物復置其原處麗娟呆坐美人椅上時俯首作沈思狀
秋兒至床前爲麗娟理衾枕事畢復出

麗娟之目光線忽注視壁上拈花微笑之半身美人作癡想脈脈無語樓中殊靜寂

俄吟聲作聲極低隱隱聞（隔花人遠天涯近）七字出自麗娟之香口
吟聲歇樓中又寂然

第二幕……寄書郵

（幕閉）

場上作一陸氏之公園樓閣環抱花木繁生有薔薇架有牡丹塢有葡萄棚處處置有遊樂椅預備遊客
之休憩時方春暮落紅片片點綴青草地上如新刺之錦繡美觀也

園之西北隅萬錄叢中隱隱露小樓一角是卽美女郎麗娟凝妝之所

園東有假山石下闢一小池池旁植碧桃間以垂楊池中蓄有金魚數百尾時遊泳於水面爭逐落花而
戲得天然之美趣從假山石畔遙望麗娟之妝樓可見其正面斜陽影裏有衣服麗都神采風流之美少
年獨坐碧桃花樹旁游樂椅上頻舉首遙望麗娟之妝樓狀至無聊

少年忽起立背叉其手行近池邊立俯視水面游泳之金魚作遐想頻舉目四矚若有所俟者俄見一垂
髻女郎珊珊沿花徑來少年急趨前含笑呼『秋兒』秋兒亦向少年微笑呼之爲『劍花先生』

(劍花) 秋兒你。今。天。爲。甚。麼。來。得。這。樣。遲。等。得。我。好。苦。啊。

(秋兒) 四。點。鐘。還。沒。有。到。你。自。己。來。得。太。早。自。然。覺。得。我。來。得。遲。了。

秋兒探懷出一密函授劍花。

(秋兒) 劍花先生又是詩債來了。

劍花急接閱之色然喜含笑向秋兒。

(劍花) 秋兒這一封並不是詩是很有趣味的一封情書。

(秋兒) 甚麼叫做情書。

劍花以密函示秋兒。

(劍花) 秋兒你看這不是情書還是甚麼呢。

(秋兒) 我是不識字的。

(劍花) 那個情字的解釋是極容易明白的就是不識字的人也好懂得秋兒你現在雖不甚了了到後來自然會明白也用不着我來教你的秋兒要我來教你麼。

秋兒香頰微紅赧然無語劍花折碧桃花兩枝以一枝授秋兒。

(劍花) 那一枝花是我送給你小姐插瓶的煩你帶回去。

以一枝爲秋兒插紐扣上。

(劍花)那一枝花是我贈給你做個紀念的。

秋兒嫣然笑向劍花。

(秋兒)劍花先生謝你的厚意。

(劍花)這好算是一種春風人情也好算是情字的別解秋兒你曉得麼。

秋兒斜視劍花微笑狀殊羞赧。

劍花又展開其手中之密函反覆不倦。

(秋兒)劍花先生那封信小姐說要覆信的我明天再到這邊來看你千萬不可失約。

(劍花)自然不會失約的。

秋兒作欲行狀。

(秋兒)劍花先生失陪了。

秋兒轉身去行三四步劍花復呼之秋兒回顧問。

(秋兒)還有甚麼話兒快說罷。

劍花不答秋兒復逼之劍花含笑語。

(劍花) 秋兒你去罷。沒有甚麼話。

秋兒向劍花微笑。匆匆去劍花目送之。

秋兒去遠。劍花向游樂椅上挨身坐下。反覆展閱其手中之密函。頻舉首遙望麗娟之妝樓。

忽有一少年自薔薇架邊彳亍而來。劍花瞥見之。急將密函插入衣袋中。起立趨前。與少年握手。狀至親

熱。蓋少年爲劍花之同學余海秋。二人坐遊樂椅上作閒談。

(海秋) 兩禮拜沒有到此地。已弄得落花滿地。綠樹成陰。一場春夢。又醒過來了。

(劍花) 人生原是白駒過隙。由現在的時代。追想到過去時代的陳迹。無論何時。無論何事。無論何地。那一

不是一場春夢呢。

(海秋) 青春易老。這句話說得不差啊。吾輩青年。正好及時努力。若然蹉跎歲月。辜負光陰。到老大傷悲。也不

中用了。

(劍花) 青年時代的光陰。原是最有價值。最宜愛惜。却又最易蹉跎。最易辜負。我想我生了十八歲。天天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做個酒囊飯袋。學問上還毫無門徑。那事業上更夢想不到。不要去說了。清夜捫心。怎得不

慚愧呢。

(海秋) 你也太謙了。我們同學少年中。像你這樣有學問。有志氣的人。那裏去尋出第二個來。前天維摩先生

不是還向着我們一班同學說要把你當做模範麼。

(劍花)海秋。你又要取笑了。

劍花語時向衣袋中取雪茄二枝出。誤遺密函於地上。

劍花以雪茄一枝授海秋一枝自吸。

海秋見地上遺失之密函俯身欲拾之。爲劍花所覺。急爭拾而納諸衣袋中。面上露倉皇之色。海秋疑之。

(海秋)這封是甚麼信。

(劍花)不是是秘密信。你試猜猜看。

語殊急遽。海秋大疑之。低首若有所思。自言自語。

(海秋)奇怪。奇怪。你有甚麼秘密呢。

忽領首若有所悟。向劍花微笑語。

(海秋)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劍花)書信原是秘密的物件。我說是秘密信。不過照例說罷了。你知道甚麼呢。

(海秋)你不說秘密。我也想不到你的秘密上去。你既說是秘密。我便從秘密二字上去研究你的秘密。劍花。

劍花。你這封秘密信我猜着了。

語時自擊其掌。

(劍花)海秋你不要胡說我有什麼秘密你從那裏去猜咧。

(海秋)俗語說得好若要破除非不做索性對你說了罷你的秘密我從前月裏就知道的無論你怎樣秘密瞞得下別人却瞞不過我我是偵探秘密的慣家福爾摩斯第二。

海秋又連擊其掌洋洋有得意色繼復擊節於椅上口巾低吟道

『鬟髮蓬鬆慵未整春情蕩漾夢初醒記得碧桃花下立玉亭亭』麗娟：麗娟：春情蕩漾了劍花大驚失色赧顏無語海秋又擊掌狂笑。

(海秋)哈哈哈哈玉亭亭玉亭亭那張詩箋甚會夾在你的書裏你還要瞞我現在却又何說只好默認了時有遊人三四向假山石畔行劍花低聲語海秋

(劍花)海秋你別大聲大話兒那李芬的性質非常頑固你也知道的倘被他知道了可不是頑快留意些(海秋)要我留意是容易的請你把玉亭亭的歷史從頭至尾講給我聽我便不大聲大話了

(劍花)那不過是他送我的一首小詞那時候我正在忙迫看過了就夾在一本書裏誰知道竟被你偷覷了去好在你是我至好的朋友還不要緊自然能替我守秘密的……

(海秋)哈哈正文還沒有講出反要和我訂起條約來劍花請你放心罷我余海秋決不替你宣布就是了

(劍花)如此……就感激不盡了。

(海秋)這也是我應盡的義務。劍花，請你把玉亭亭的歷史開講罷，別再吞吞吐吐，令人難堪。

(劍花)那一天適逢禮拜日，起來之後到那裏來散步，就立在這碧桃花樹的底下，無意中看見他……

(海秋)他是甚麼人呢？

(劍花)自然就是那個……海秋，你又要取笑，我便不講了。

(海秋)你不講，我替你講罷：看見他「鬢髮蓬鬆，慵未整，春情蕩漾，夢初醒」，是不是呢？

(劍花)海秋，你甚麼一味兒取笑我，我當真不講了。

(海秋)對不起，對不起，以後不敢了，請你快講下去罷。

(劍花)他那時憑窗玉立，目光正注在我身上，我那時便眼花撩亂，魂靈兒好似受了一大打擊……

(海秋)這就是玉亭亭的歷史了，後來怎樣呢？

(劍花)後來也沒有甚麼，不過有時候到這邊來，隔着牆兒，眉來眼去打個無線電報罷了。

(海秋)劍花，你又是撒謊了，難道這書裏頭的詩箋和你夾袋裏頭的祕密信也是用那無線電報去打來打

去的麼？

(劍花)不是，不是，他有一個貼身的侍婢叫做秋兒，海秋對不起，犯着尊諱了。

(海秋)不要緊不要緊恐怕我余海秋沒有秋兒的幸福天天貼着你意中人的身子軟玉溫香抱滿懷好不有趣呢劍花對不起又取笑你了

劍花斜視海秋微笑續前語

(劍花)那秋兒很是聰明伶俐前天樓窗上邊也看見過他的後來吟箋兒酬和密函兒往來都是用他來做個秘密交通機關海秋這是很秘密的請你千萬要留意

(海秋)那個自然你也不必曉曉但是那件事據我看來總是有些危險那李芬是這裏最著名的頑固黨看待自己的女兒表面上雖愛若掌珠實際上不許他絲毫自由不許他出閨門一步和男人交際好似防閑罪犯一般那件事若被他知道了不知道要鬧出甚麼笑話啊

(劍花)這一層我也料得但是現在却顧不得了吾想男女間的交際原是神聖的自由吾輩自問既受了些文明智識正宜掃除社會上的惡習慣萬不能再嚴分男女的界限只要自問良心無愧就有甚麼危險也只好由他了

(海秋)男女的交際本來光明磊落並非不正當的行為世界上文明的國家程度越高那男女的交際也越進步越自由越文明越正當說不到秘密不秘密現就我們國長的程度論起來還差得遠咧那李芬又是非常頑固的人從來不識自由爲何物我勸你總要留意一些劍花你要我千萬留意我也要你自己千萬

留意。雖然。是。原。禮。奉。壁。也。算。是。我。的。忠。告。

(劍花)你的忠告我決不敢忘記。

(海秋)時候已晚了。我還要到親戚家去。明天再和你細談罷。

語畢。起立。欲行。劍花亦起立。

(劍花)我也要回去了。吾們一氣兒走罷。

二人並肩攜手。忽忽去。

(幕閉)

第四幕……求婚書

場上作一麗娟之妝樓。面南有窗。後面有門。臨窗設一書案。東壁設一書架。西壁設一梳妝臺。梳妝臺上置大鏡一面。樓之正面設銅牀一具。牀前有美人椅。對面壁上懸有鉛筆畫之「麗娟小影」。一切陳設一一與「第二幕」同其位置。惟書案上添置最新式之玻璃花插。一供以碧桃花。一枝香韻清幽。嬌豔欲滴。令人愛玩不置。

幕開時。美女郎麗娟。獨坐書案旁。以手支頤。頻舉其美麗之秋波。注視碧桃花。作遐想。胸中似有無限難言之隱事。數分鐘。麗娟徐起。立自握其手。在樓中緩步作迴旋。足上小革履。格格作響。與案上時鐘之搖擺聲。如相問答。又數分鐘。麗娟忽停步。對鏡立注視鏡中之麗娟。微笑。此鏡中之麗娟亦對麗娟微笑。相

對。媽。然。其。狀。至。不。可。思。議。俄。麗。娟。又。轉。身。背。鏡。立。注。視。壁。上。拈。花。微。笑。之。半。身。美。人。作。癡。想。自。言。自。語。

(麗娟)麗娟！麗娟！你的眉樣兒淡淡如春山你的眼波兒皎皎如秋水你有才你有貌你的自由幸福却如鏡裏的花水中的月。

語至此聲稍止尋後繼續自語。

(麗娟)麗娟！麗娟！你貌花如豔你命却輕如絮你才清似水你恨却重似山……你藏着半身兒在這團圓的鏡裏天天盈盈的對着我頑笑我知你面上的笑容總敵不過你心裏的恨……唉！麗娟！麗娟！你是可憐蟲！可憐蟲是你……

語未畢秋兒忽入。

(秋兒)小姐小姐你同那個講話兒快看信罷。

探懷出劍花之密函呈麗娟麗娟啓緘展閱畢就案坐置函案頭低首無語。

忽又取函反覆展閱之復細視函面之字摺疊如原狀藏諸裏衣夾袋中狀殊鄭重秋兒不可耐低聲問。

(秋兒)小姐這封書上寫的是甚麼事。

麗娟無語。

(秋兒)小姐他說是要覆信的。

麗娟無語。秋兒行近書案旁，立爲麗娟展花箋，拂硯池磨墨，吮毫注視。麗娟

(秋兒)小姐快覆罷。他現在還呆呆的立在那邊，等小姐的覆信啊。快覆罷。

麗娟仍無語注視花插中之碧桃花。若有所思。秋兒又爲之醮墨於毫端。麗娟握管欲書，倏又攔筆回眸

向秋兒。

(麗娟)！唉。這叫做左右爲難：秋兒！教我怎樣落筆呢。

(秋兒)這也不是破題兒第一遭。前幾天他有了詩送來，小姐便有和作送過去。他有了信寄來，小姐又便有覆信送過去。婢子替小姐做個寄書郵資，格是很老的了。程度是很高的了。這回子又爲甚麼要左右爲難。咧。小姐快覆罷。婢子真個是左右做人難了。

麗娟又無語。惟舉其美麗之秋波注視花插中之碧桃花作遐想。

(秋兒)小姐。他這封書上究竟寫的什麼事。小姐便這樣爲難呢。

麗娟復無語注視花插中之碧桃花。遐想如故。

(秋兒)小姐。如一定不覆的也好。說一句我去回絕他，就是了。

麗娟仍無語。秋水盈盈注視碧桃花。遐想如故。秋兒又握管蘸墨於毫端，置麗娟前面上露焦急之色。

(秋兒)小姐快覆罷。別爲難他了。他呆呆的立在那邊，再緩一刻兒，恐怕他眼兒要穿了，頸兒要僵了，腳跟

兒要腫了小姐你心腸是很慈善的這回子爲甚麼要忍心呢小姐請你恕了他罷
麗娟斜看秋兒嫣然一笑欲言又止半晌恰方言聲極低但聞「……他……求婚書……羞……秋兒

……」數字模糊不可辨

秋兒作驚異狀尋含笑問

(秋兒)求婚麼

(麗娟)是的

(秋兒)覆信呢

(麗娟)那是很難落筆的……唉！左右爲難

低首作沈思秋兒目眈眈注視麗娟之面二人暫無語

門帘動處麗娟之母李芬夫人入麗娟急起立趨前請晚安口呼母親

(夫人)愛兒你冷清清的住在這裏爲甚麼不到下邊去逛逛呢

(麗娟)倒也不覺得寂寞想是住慣了

麗娟讓夫人坐夫人至書案旁見案上有花箋有硯硯上墨汁未乾向麗娟語

(夫人)愛兒你身子纔覺得好些便要拈弄筆墨腦經兒恐要受傷的還是靜養靜養的好

(麗娟) 筆墨是孩兒生平的愛友好似和他一刻兒也分離不來離了他就覺得沒有消遣母親父親前天說要去買風琴爲甚麼還不去買呢。

(夫人) 你不要性急橫豎總要去買的。

秋兒以杯茗奉夫人忽忽出門去室中惟夫人與麗娟作閒談。

第五幕……慘別離

場上作一麗娟之書室門在其側垂有門帷東壁置書桌西壁置風琴一切陳設靜雅宜人前後有窗光線非常充足庭前有花草數種芬香撲鼻。

幕開時麗娟倚立窗前視庭前之花草時以手支其香頤翠黛低沈露一種憔悴可憐之色一望而知爲別有懷抱之傷心人門帘動處侍婢秋兒傳夫人命忽入。

(秋兒) 小姐老爺和夫人今天要到宮前去辭行夫人叫婢子來問小姐去不去。

麗娟微歎。

(麗娟) 唉！秋兒！我還有甚麼心緒你去回覆夫人說我身子有些不舒服不去了。

秋兒領首自去麗娟兀坐圈椅上低首作沈思忽又起立在室中往來蹀躞心緒殊不寧忽領首自語。

(麗娟) 決定！決定！

按鈴呼秋兒秋兒入問。

(秋兒)小姐要甚麼。

(麗娟)老爺和夫人去了沒有。

(秋兒)去了。

麗娟欲言又止者再。

(麗娟)你到劍花先生那邊去請他即刻就來說我有要事和他商量秋兒！速去！

秋兒且應且行欣然出麗娟又繞室行頻舉首望窗外。

秋兒舉帷入手持奚劍花之名刺呈麗娟麗娟視名刺微頷其首。

門帘又動美少年奚劍花翩然入。

劍花向麗娟行敬禮狀甚謙恭麗娟亦答之如禮此時兩人互視目光交相射愛慕之神情自然流露於面部其狀至難描摹麗娟讓劍花坐劍花略推辭就桌旁椅上坐麗娟亦就桌旁對面椅上盈盈坐下秋兒去劍花雙目炯炯注視麗娟麗娟低垂粉頸以手弄其衣褶狀殊羞赧未脫小兒女見人覩面之習慣

(劍花)幸蒙見招不知姑娘有甚麼事見教。
麗娟漸昂首舉其美麗之秋波注視劍花然盈盈中似含有怨意。

(麗娟) 今天屈駕下顧，得毋見怪。但是個中實有萬不得已的苦心。劍花君幸恕我冒昧。

(劍花) 半載相思一朝相見，真是無上的榮幸。

(麗娟) 是無上的榮幸，可惜明天便要分手了。

劍花驚問。

(劍花) 姑娘你說甚麼話甚麼話，明天便要分手。

(麗娟) 正是明天便要和你分手了，所以特地請你過來和你永訣。劍花君從此一別，恐怕要和你長別的了。

劍花大驚異急問。

(劍花) 我和姑娘雖是神交，也算個知心。知這回親接言笑，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爲甚麼明天便要分手，便要長別呢？姑娘我很不懂你的話，求你明白說罷。別再吞吞吐吐，一味兒說這傷心話，真個要悶煞沒頭鵝了。

麗娟面上現鬱勃之色。

(麗娟) 劍花君，你知道我明天要遠行麼。

(劍花) 遠行麼。

(麗娟) 正是要遠行。

(劍花) 到那裏去。

(麗娟)進京去。

(劍花)姑娘爲甚麼要進京去。

(麗娟)這是很出人意表的好似和天空中的霹靂一般我的父親在前天晚上忽然接到了緊急的京電說是新得了甚麼外部之職明天朝上八點鐘便要起程進京……

麗娟語未畢劍花急攙入。

(劍花)你父親要進京去不是一個人走麼。

(麗娟)吾父親算得是親愛我的他得了京電之後爲了我一個人大費躊躇現已決計移家北上我得了這個消息又是悲哽又是恐怖好似和那犯罪的囚人將要發往軍臺去一般劍花君從此一別鄉關遠隔魚雁難通水複山重天涯地角恐怕要和你永永分別了。

麗娟聲甚悲感劍花色變微歎。

(劍花)唉！天下多不如意事姑娘我和你竟逃不出這個公例。

(麗娟)理想和事實往往成一反比例這也是理想上所萬萬料不到的劍花君現在也沒法的了我去之後請你千萬別念我。

(劍花)唉姑娘我那裏捨得下你我自從那一天和你邂逅相遇幸蒙姑娘錯愛後來吟箋兒酬唱密函兒往

返雖未嘗耳鬢厮磨也算。是意氣相投兩心相印了。姑娘！這不是天緣還是甚麼呢？唉！現在想起來。我和你不如不相見了。倒可以免却這番的悽別。

劍花語時目光炯炯彷彿含有淚痕。麗娟柔腸百轉若懸線。眼竟奪眶而出。頻頻以巾自拭。

秋兒捧一盤。翠帷入盤中。承杯茶二分置。劍花麗娟二人前復去。劍花與麗娟淚眼相看。狀至淒切。

(劍花) 姑娘你知道我心碎麼？

(麗娟) 劍花你是我第一個知心人。請你以後別再叫我姑娘。叫我麗娟。我就是你第一個知心人。知我的人。只有一個。你知你的人。只有一個。我的心。便是你的心。你的心。便是我的心。你那裏會不知道呢？劍花。你知道我的心麼？

(劍花) 麗娟！我知心的麗娟！你是很愛我的！你是很戀愛我的。
麗娟舉其淚眼。注視劍花之面問。

(麗娟) 劍花！我戀愛你麼？我戀愛你不是好算得。正當的戀愛麼？

(劍花) 是正當的戀愛。是極正當的戀愛。麗娟。你未嫁。我未婚。你的戀愛。我的戀愛。你委實是極正當的。自由戀愛。我和你詩箋兒。酬和我和你密函兒。往返你自由戀愛。我自由戀愛。你高尚純潔。光明磊落。和那世界上一般癡男怨女。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專講肉慾主義的戀愛。原是不來的。可惜。明天便要分手了。

唉！麗娟！你忍心丟下我去麼

麗娟倚椅背含淚視劍花嗚咽語

（麗娟）劍花！劍花！我那裏丟得下你……

語至此淚下如貫珠然劍花起立行近麗娟旁立出羅巾爲之拭淚

（劍花）麗娟保重玉體要緊你這樣的傷心你去了我怎好放心

（麗娟）劍花教我那得不傷心呢我此去生死尚不可知你也不必念我劍花從此以後請你別再戀愛我

（劍花）唉麗娟我爲甚麼要不戀愛你你去之後這美麗的書室裏頭雖然沒有我薄福人笑劍花的足音我的魂兒夢兒却時時刻刻繞着你的身子戀愛着你永遠也不會分散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

通麗娟麗娟我爲甚麼要不戀愛你呢

（麗娟）劍花你實在是愛我的實在是戀愛我的我們的軀殼不能自由我們的靈魂却是自由的所以我們的戀愛表面上雖然算不得自由實際上却是非常自由的不得自由的軀殼就有死亡的日子非常自由的靈魂却是永遠不會死亡的劍花劍花這句話說得不差麼

（劍花）不差不差吾們的靈魂一天不死吾們的愛情就一天不滅吾們所崇拜的自由也便一天不死萬一上帝垂憐愛神有靈我再見你的面你再見我的面我們不自由的軀殼也會自由起來並着肩兒攜着手

兒快活活堂堂正正達到美滿的目的那時候人家爭說道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新郎奚劍花新娘李麗娟行正式的自由結婚禮：麗娟！麗娟！這種樂趣真是無上的樂趣：

（麗娟）謝上帝垂憐！謝愛神的靈！謝我們永遠不死的自由的靈魂！

（劍花）萬一老天不從人願起來我不能再見你的面你不能再見我的面我們的軀壳雖然不能自由我們的靈魂仍是非常自由所以也不必傷心不必想我只要記得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有一個未成婚的少年郎爲戀愛着一未成婚的女子殉情而死殉自由而死這就是我薄福人奚劍花的結果了：麗娟：麗娟：那時候勸你千萬別傷心我死也是瞑目的了

劍花語時其聲苦楚如巫峽猿聲麗娟泣不可仰淚點落劍花之袖劍花頻頻以羅巾爲麗娟拭淚麗娟嗚咽語

（麗娟）劍花你爲甚麼要說這種傷心語我聽了越發要心碎了劍花！你知道我心痛麼劍花！你知道我腸斷麼

（劍花）麗娟！麗娟！愛我的麗娟！你的心我那裏會不知道你現在傷心到這般地步在理我不當再說這傷心的話來傷你的心但是我現在却心不由主了：唉！麗娟！求你恕我求你恕我

此時劍花與麗娟淚眼相視四目成兩直線劍花以手撫麗娟之肩頭接吻於麗娟美麗之髮際口中頻

呼『吾愛的麗娟！』麗娟亦破涕爲笑，伸兩手緊握劍花手，劍花俯首接吻於麗娟之手。壁上計時鐘忽叮當報七下，麗娟色變。

（麗娟）七點鐘了，吾父親想要回來了，劍花，劍花，吾心愛的劍花，吾便要和你分手了。

（劍花）麗娟，你忍心丟下我去麼？麗娟，你忍心要和我分手麼？

（麗娟）吾便要和你分手了，吾的靈魂兒是永遠戀着你不去的。

（劍花）唉，到如今我方才知道這這慘別離的滋味，實在是苦的……唉！可憐，可憐。

（麗娟）劍花！你放心！分得開的是形式，分不開的是精神；精神不死，自由不死……吾是你形式上的密友精神上的……

語至此，淚頰上泛紅色嬌滴，滴如含雨之桃花，赧然無語，自椅上盈盈起立，劍花伸兩手抱麗娟之纖腰，俯首接近麗娟之香腮，麗娟亦漸回首向劍花，此時劍花之唇正與麗娟櫻唇合行一正式接唇禮，其狀至悲愛，麗娟探懷出玉照一授劍花，劍花視玉照與之接吻，吻已始，鄭重藏諸懷中，復以己之玉照還贈麗娟，麗娟亦與劍花之玉照接吻，低聲呼『吾愛之劍花』，劍花向麗娟微笑。

此後劍花與麗娟復互抱吻與吻，又相接以表示其無量之悲愛。

（幕閉）

第六幕……血淚語

場。上。作。一。少。年。奚。劍。花。之。臥。室。陳。設。極。整。潔。室。右。有。門。室。左。有。窗。中。間。置。臥。榻。榻。前。有。几。椅。几。上。有。藥。瓶。杯。壺。等。物。幕。開。時。劍。花。側。臥。榻。上。顏。色。滲。淡。精。神。疲。憊。似。久。病。者。然。旁。有。一。少。年。年。約。十。五。六。在。室。中。往。來。蹀。躩。面。有。憂。色。爲。劍。花。之。同。母。弟。嘯。岩。

少頃嘯岩旁榻坐低聲問劍花

(嘯岩)劍哥你身子舒服麼

劍花搖首

(劍花)很不舒服

(嘯岩)喝了藥下去覺得好些麼

(劍花)也不覺得甚麼嘯弟你知道我的病原麼

(嘯岩)我那裏會不知道

劍花微歎

(劍花)心病須要心藥醫那樹皮草根終是不中用的嘯弟我的病恐怕不會好了

(嘯岩)你別說這種喪氣的話疾病原是人生常有的事不算甚麼希罕劍哥我勸你別胡思亂想早晚自然會好的

(劍花) 嘯弟。你是我最親愛的兄弟。你勸我別胡思亂想。我也知道是藥石之言。但是現在却做不到。你苦口諄諄。我聽者藐藐。嘯弟。我很對不住。

(嘯岩) 劍哥。你身子要緊。你的見解素來是很曠達的。你的胸襟素來是很開拓的。爲甚麼這回子却迷信到這樣地步呢。

(劍花) 我自己也不知爲甚麼緣故。

(嘯岩) 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古往今來爲着那個情字。不知道消磨了幾許英雄豪傑公子王孫。那時候你憐我愛。海誓山盟。天上比翼鳥人。間連理枝。說不盡風流旖旎。恩愛纏綿。這種點福。那個不要羨慕。到頭來惡果種成。噬臍無及。只博得個情愁萬種。眼淚千行。何苦劍哥。我不是有意說這煞風景。話來瀆你的清聽。你的智識總比我高一層。你的眼光總比我大一點。請你仔細想一想。這句話不差麼。

劍花、沈思。

(劍花) 嘯弟。你的話句句是金石之言。我從小兒受了家庭的教育。到年紀長大。又受了師長的教育。鎮日裏頭。只喜歡研究科學。那腦經裏是很清靜的品行。也是端方的志氣。也是高尚的那些男女間的私情。一些影兒也是沒有的。我想我奚劍花是個磊磊落落的好男兒。大丈夫將來正要轟轟烈烈去做一番有價值的事業。方才對得住國家。對得住祖宗。對得住父師。教我育我的大恩。決不願去偷香竊玉。學那游蜂浪蝶。

到花間去生活被人家都說我是色中的餓鬼不料自從那一天看見了他便不知不覺的腦經也會麻木起來了眼花也會撩亂起來了那一點情根被他千嬌百媚的眼波兒灌溉了一回便忽而萌芽忽而發葉漸漸要開起花結起果來了有時候也會強自遏制不料他總是生機勃發根深蒂固雖有快刀利剪也割他不開斬他不斷舉酒銷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嘯弟嘯弟這不是五百年前結下的風流孽冤還是甚麼呢

語罷長歎

（嘯岩）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但是吾輩用情總要向有用的地方用去纔算值得前天父親託人進京到李家去求婚他們現已決辭拒絕這件事看來已沒有希望了劍哥你爲甚麼再去浪用愛情呢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劍哥這件事我勸你丟了罷

劍花無語惟以首面壁低吟『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

劍花以『除却巫山』一句吟之再三嘯岩知其癡意未絕復懇切勸之

（嘯岩）劍哥我看現在的女子多帶三分僞氣那秦樓楚館中人自然是朝秦暮楚不必去說了就是那香閨弱女茂苑嬌娃雖然算是愛力界中的一員戰將大多數是情意有餘氣魄不足說到愛情兩字本來毫無經驗自然漫無把握那裏有堅金礪石的決心毅力咧柳梢待月花裏送郎看當做舊習慣一般不要說居

處無郎人盡可夫的姑娘是很不可恃的就是那鶼鶼愛的情眷屬有時候風雨無情起來我要離婚你要改嫁天長地久海誓山盟變做了怨重仇深恩斷義絕心頭肉看做眼中釘一樣牀頭人看同陌路人一般這種事實世界上很多着啊我並不敢把普天下的女子一筆抹到實在從古以來茫茫情海中能尋得出幾個多才多情的林顰卿呢劍哥你和你的意中人不過是邂逅相遇究竟也沒有甚麼深情密意你現在這裏想他恐怕你意中人未必和你一樣的癡……

嘯岩語未畢劍花卽問以他語

(劍花)他是愛我的他是變愛我的他爲甚麼不想我咧他模樣兒溫柔體質兒軟弱工愁善病真似捧心的西子那裏禁得起許多愁羅恨綺：唉！老天！你忍心教他過這淚眼光陰恐怕現在已香消玉碎人比黃花更瘦了

劍花暗淚嘯岩目炯炯注視劍花面默然無語

俄嘯岩忽起立交叉其手攀於肩頭繞室行數匝復坐下俯半作沈思思有以慰藉劍花者門帷微動劍花之幼妹素珠忽入手持一盤盤中承一藥盞趨近榻前以藥盞授嘯岩

(素珠)嘯哥阿母叫我送來給劍哥喝的

嘯岩接素珠手中藥盞復染指試其溫度

(素珠)天氣冷阿母說叫劍哥便喝罷。

劍花倚枕坐起飲藥畢復睡下素珠取藥盞去嘯岩仍坐榻前伴劍花。

(嘯岩)劍哥你喝了藥下去覺得舒服麼。

(劍花)舒服的。

(嘯岩)父親和母親爲了你的病焦急的了不得明天還要到李里(地名)去請醫生咧。

劍花微發喟聲向嘯岩。

(劍花)唉！嘯弟我也不是沒有智識的動物清夜捫心總覺有些對不住生我育我的父母所以有時候極力擺脫也想要跳出情關捐除孽障無如吾的心總敵不對愛神一轉瞬間彷彿那千嬌百媚淺笑輕顰的可喜娘便盈盈的立在我的眼前我便眼花撩亂魂靈兒真個要飛去半天那管他罡風勢惡孽雨陣狂就做了個自由戀愛的犧牲死也是甘心的：唉！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嘯弟嘯弟這句話好似替我說的。

嘯岩無語向劍花微笑劍花注視嘯岩復語。

(劍花)嘯弟你年紀比我小你的見解却勝過我十倍回頭苦海原是絕大聰明勒馬懸崖要具非常毅力你這般年紀在這情愛關頭倒能把持得定我却不及你慚愧慚愧……

語至此稍止。

(劍花)吾想吾家門衰祚薄父母生我兄妹三人愛逾珍璧原要望吾輩將來做些有價值的事業做個有名譽的人物爲國爲家盡心盡力不要無聲無臭泯泯與秋草同腐這不是吾父吾母望期吾輩的心理麼：

語至此又稍止。

(劍花)唉！嘯弟乃兄不肖現已跌入情坑裏去(以右臂示嘯岩)你看我憔悴形骸瘦似麻木恐不久便要和你永訣到離恨天去嘗那夜臺滋味了嘯弟吾想你有生你育你的父母下有如手如足的兄妹那家庭的幸福原是非常圓滿我死之後你雖然有一點缺憾還不算十分寂寞我期望你孝順雙親我期望你友愛弱妹我期望你別想念我別痛惜我別再蹈我的覆轍永遠把我當做你的龜鑑這是我對你的期望此外我對着自己也有一種最後的期望啊我想我生平直所做的事都對得過自己的良心爲甚麼要顧了男女戀愛的私情負了父母教養的大恩這是我生平極大的罪惡爲甚麼要甘心做自由戀愛的犧牲捐棄我家庭美滿的幸福這又是我生平極痛心的事：唉！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現在已是沒法的了我所以期望我的來生期望我來生做了犬馬去報父母罔極之恩贖我前生極大的罪惡：唉！嘯弟這是我最後的期望便算了。我臨死的懺悔罷。

劍花淚隨聲下嘯岩亦爲之愴然而涕下。

(嘯岩)好端端的爲甚麼要說這種傷心話我聽了也要心酸劍哥你再靜養兩天自然會好的快別去胡思

亂想保重身子要緊。

劍花無語惟頻頻微歎嘯岩復勸之。

(嘯岩)劍哥你好算是世界上有獨無偶的多情人你的決心你的毅力吾狠佩服但是這件事目前雖然無望尚有挽回的地步只要望你的病慢慢兒好起來再去想個法子也不算遲好事多磨古今一例天下惟最好的情緣往往經過幾層波折歷盡許多障礙才能殺戰退情魔成了眷屬這種事歷史上很多着啊倘若稍有挫折當事者便爾心灰意懶計窮力竭好似捨了一死再沒有好處去心地未免太窄了唉劍哥你有決心你有毅力可惜你沒有百折不撓百折不回的進取思想冒險精神算不得愛力界中的倔強漢子不過是個多情的弱蟲罷了劍哥劍哥你無恙你意中人無恙俗諺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這是我最後的忠告請你三思。

劍花眼微合作沈思二人暫無語室中殊靜寂。

門窗又動素珠手持一函匆匆入趨近劍花之榻前呼劍花。

(素珠)劍哥快看信說是京裏送來的。

素珠以函授劍花劍花伸手接之驗其封面係一『四等之京電』函內皆未經譯出之電碼劍花以電碼授嘯岩令其代譯嘯岩乃就几旁坐下爲劍花代譯電碼素珠旁立而觀之劍花推被起倚枕坐榻上。

呼素珠。

(劍花)素妹妹等嘯哥繙譯出來請你便讀給我聽。

(素珠)知道了。

嘯岩隨繹隨書素珠從旁讀之劍花側耳靜聽。

(素珠)劍哥你聽我讀『發號：三：二：街：烈：紫：自：』劍哥甚麼叫做發號三二街烈紫自咧。

(劍花)這是要倒讀的想就是發電人的住址了素妹妹下邊是甚麼字請你再讀我聽。

素珠復讀。

(素珠)『：兒：秋：來：速：危：病：』

劍花驚問。

(劍花)這個電報是秋兒發的麼是那個病危要我速去呢奇怪奇怪素妹妹快讀下去。

素珠復讀。

(素珠)『：娘：』

劍花驚急問。

(劍花)素妹妹娘字下是甚麼字。

天嘯殘墨 卷三 鴛鴦夢劇本

(素珠)娘字下是『姑』字倒讀就是姑娘兩個字。

(劍花)姑娘麼？姑娘病危麼？

(素珠)是的是的下邊是『：裂：決：事：破：密：祕：鑿：花：』

劍花大驚以手在榻上狂擊。

(劍花)那還了得！那還了得！素妹妹那花字下邊不是『劍』字麼

(素珠)是的是的。

(劍花)那劍字下自然就是『奚』字奚字下自然就是我的地址了嘯弟不必繙下去了素妹妹請你再倒讀一遍給我仔細聽一聽。

素珠乃倒讀之。

(素珠)『奚劍花鑿祕密破事決裂姑娘病危速來秋兒自紫烈街二三號發』

素珠讀畢至劍花榻前劍花注視素珠之面默然無語素珠問之。

(素珠)劍哥你呆呆的想甚麼那電報倒底爲甚麼事甚麼叫做祕密破事決裂呢。

劍花不答惟目炯炯注視素珠作癡想俄領首自語。

(劍花)決定！決定去！

推衾欲起立力不支復倒下素珠爲之整理衾角劍花搖手止之

(劍花)素妹妹請你扶我一扶我要坐起來

素珠扶劍花坐起劍花力漸不支搖搖欲倒嘯岩乃勸之睡下

(嘯岩)劍哥你疾病還沒有全愈那裏禁得起長途跋涉那京裏是萬萬去不得的……

嘯岩語未畢劍花急搖首語

(劍花)得了電報那裏好不去呢我此刻恨不得插翅飛去無如力不從心比死還要難過

(嘯岩)據我的意思不如先發一個覆電去等你病好了再作計較

(劍花)不能不能那覆電是萬萬不行的

(嘯岩)你就要進京去總要病好了才好去得

(劍花)我的病爲甚麼再不好呢(語至此注視素珠)素妹妹到底再隔幾天我的病可以好了你知道麼

素珠低首沈思含笑向劍花

(素珠)劍哥你明天就會好了

劍花伸手握素珠之手含笑問

(劍花)明天就會好麼素妹妹你知道麼

(素珠)我知道的你的病明天就會好了。劍哥我不騙你的。

劍花向素珠微笑接吻於素珠之手口中頻呼『吾親愛之素妹妹』

(幕閉)

第七幕……催命符

場上作閨女之臥房。前面有窗後面有門。均垂以有花紋之布。房中陳設美麗與『第二幕』同。惟稍變換其位置。書案之上又添置藥瓶杯壺等物。

幕開時女郎李麗娟擁衾臥牀上。玉容憔悴。病骨支離。時正沈沈睡去。微聞喘聲。秋兒往來蹀躞。為麗娟料理湯藥。狀殊勤懇。門帘動處。李芬夫人入。躡足至牀前。俯首視麗娟。低聲呼『愛兒愛兒』

秋兒向夫人搖手語。

(秋兒)夫人小姐剛纔睡去。夫人還是別去驚動他。讓他靜養靜養。

(夫人)剛纔送來的藥。喫過了沒有。

(秋兒)喫過了。

夫人從懷中取出一偽函授秋兒。

(夫人)這一封信等小姐醒過來你就給他看。說是我送來的。隔一回子我再來看他。

秋兒答應夫人轉身去。行三四步又回顧秋兒。

(夫人)秋兒別忘掉了我的話兒啊。這封信是個好消息。很有關係的。

(秋兒)不會忘掉的。

(夫人)我去了。秋兒你好。好兒服侍小姐等小姐的病好起來。我還要重重的賞你咧。

(秋兒)曉得。

夫人去秋兒將僞函擲案上。自言自語。

(秋兒)唉！賞我！重重的賞我！夫人夫人。你只要前天少賞我幾記嘴巴。我秋兒便感激不盡了。你自己親生的女兒去和人家通信。原是你女兒的自由。干我秋兒甚麼事。你不許你女兒自由。你却做不到。你女兒不自由。你自己防範女兒不來干我秋兒甚麼事。唉。夫人夫人。你知道我秋兒是你小姐的奴婢麼。我秋兒今年活了十三歲。八歲死爺。九歲死娘。既沒有叔伯。又沒有兄弟。一個人伶仃孤苦。流離顛沛。做了你小姐的奴婢。小姐有命令我秋兒。怎好不遵。小姐能自由。我秋兒沒有這種幸福。小姐和人家去自由。通信要我秋兒做個寄書郵我秋兒。怎敢不盡奴婢的天職。夫人夫人。你不責備自己。不責備自己的女兒。倒來責備我。辱罵得我。置身無地。毒打得我滿身都痛。你好糊塗。你好殘忍。 (語至此淚下) 唉。世界上的人類。最苦的是做人奴婢。世界上最苦的奴婢。最苦的便是我秋兒。 (語至此注視牀上之麗娟) 小姐小姐。你不幸有專制的家庭。你不自由。你好薄命。你知道我秋兒比你更要苦啊。

語至此稍止微聲泣以巾自拭其淚狀殊苦楚忽又舉其淚眼注視案上之僞函繼續自語

(秋兒)這又是甚麼信呢可恨我從小兒沒有讀過書不識甚麼字：唉到這樣地步還有甚麼好消息嬌模嬌樣的一個小姐已被你們親生的爺娘弄得像鬼模鬼樣了：前天那奚家來正式求婚照我的意思也好將計就計的允許了：還是執迷不悟橫說不好豎說不好甚麼貧富不同咧甚麼門望不稱咧甚麼人才不配咧這樣又不對那樣又不是一些兒也不肯通融：唉！老爺呀夫人呀不是我秋兒說句罪過的話倘再這樣執迷不悟你現在雖然把愛兒愛兒的叫他恐怕不久便要把愛兒愛兒的哭他起來了：這真所謂不見棺材不哭啊：可憐可憐

秋兒語至此麗娟忽作呻吟聲

(麗娟)秋兒：

秋兒趨至牀前問

(秋兒)小姐要甚麼

(麗娟)……

忽大嗽不止秋兒急承之以孟麗娟就秋兒手中吐痰盡繼之以血秋兒大驚急去其孟使麗娟不見(麗娟)秋兒我覺得喉間有腥氣吐的不是血麼

(秋兒)吐的是痰，並不是血。

秋兒持杯茗，至麗娟嗽口。秋兒另取一盃，承之。麗娟嗽口畢，秋兒乃取案上之僞函，授麗娟。

(秋兒)小姐這封信是剛纔夫人送來的，說是一個好消息。小姐要看麼？

麗娟急接之，展開。

場上下一大帷，爲僞函之放大者。

『僕奉主人命，於今晨九點三十五分抵埠，探聽奚劍花之消息。至則見喪旛高矗，臨風飄揚，詢之里人，知死者卽爲奚奈之長子劍花。先此報聞。餘俟面稟……僕王福叩上。十月十八日下午發』帷卷，仍爲麗娟之臥房。麗娟將僞函擲之枕旁，嚶嚶泣。秋兒叉手於胸前，兀立不動，目眈眈注視麗娟面。

(秋兒)這一封書，夫人說是好消息。小姐爲甚麼又傷心起來呢？

(麗娟)……

默然無語，惟嚶嚶泣，兩頰慘白，無人色。

(秋兒)小姐你剛纔喫了藥下去，還是靜養一回。那件事勸你不要去想他。

(麗娟)……

仍無語轉身面壁臥泣聲漸縱秋兒爲之整理衾角面上現憂急之色。

(秋兒)小姐你身子要緊天天過這這淚眼光陰那裏禁受得起。

秋兒亦暗泣頻頻以巾自拭其淚麗娟忽躍起復倒下。

(秋兒)小姐你要坐坐麼。

麗娟領首秋兒以右臂扶麗娟起以衾障其背後麗娟背衾坐帶喘語秋兒。

(麗娟)秋兒：我我要那那只沈香匣。

秋兒至案旁在抽屜內取出沈香匣出去其外裹之紅巾置麗娟前麗娟揮手令秋兒去秋兒徐步去。

麗娟啓沈香匣手顫取出劍花之求婚書及各種密函詩稿置之枕右次復取出劍花所贈之小照片低

首注視與之接吻眼淚點點落照片上成殷紅色嗚咽語。

(麗娟)劍花：我親愛的劍花：你忍心丟下我去麼你知道我現在爲你腸斷麼：唉世界上既有了你又有我既有我又有我必有我既有你既有你有了我又有我必有奇巧巧會我見了你你見了我我既見了你你既見了我又何必恩恩愛愛會我戀愛了你你戀愛了我我既戀愛了你你既戀愛了我更何必悲悲切切嗚嗚咽咽會我別了你你別了我：前天的別還是生離今天的別竟是死別慘別離的滋味你知道是很苦的你。知道。我。現在。爲。你。腸。斷。比。死。還。要。苦。麼：。唉。劍。花。劍。花。

語至此咽梗不成聲，喘汗盈額，與眼淚併成一片面色。若死一手持劍花之照，一手自搥其胸，狀殊悲戚。俄又自語。

（麗娟）唉！劍花！我永遠不能見你的面了！前天和我分手的時候，你說『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有一個未成婚的少年郎爲戀愛着一未成婚的女子殉情而死，殉自由而死，就是我薄福人奚劍花的結果』我時時刻刻牢記在腦經裏頭，一字也不敢遺忘。你那时候不是還勸我別傷心麼？唉！少年郎！未成婚的少年郎！你現在竟丟下我去，麼果爲着我爲戀愛着我殉情而死，殉自由而死，麼我很感激你，我很對不住你，你爲我薄命的麗娟犧牲你家庭無量的幸福，斷送你堂堂七尺的身軀，我誤了你，我害了你，我重負了你，你怨我麼？你恨我麼？我知你決不怨我，決不恨我。（語至此以手指劍花之照）否則爲甚麼還對着我微笑呢？劍花，劍花，你只管對着我微笑爲甚麼不答應我一聲？你當初勸我別傷心，你現在爲甚麼不來勸我？劍花，劍花，你知道吾麗娟的心爲你寸寸碎麼？唉！劍花，劍花，我和你死別了……

麗娟且泣且語，頻以手自搥其胸，張其乾燥慘白之唇，接吻於劍花之照，乃解外衣之扣，以劍花之照藏諸相衣之夾袋中，狀至鄭重，尋復取劍花之來婚書及密函詩稿，一一檢閱畢，然後就牀前一焚之。麗娟以手掩面，淚如雨下，嬌啼婉轉，柔腸寸斷，悲絕慘絕，淒絕苦絕。俄麗娟忽舉其淚眼，注視牀前之紙灰，作大呼。

『自由……自由……吾所崇拜的自由……夢！幻夢！』

聲未畢，鮮血從喉間噴出，昏暈倒下，頭觸牀樑，聲達戶外。秋兒疾趨入，注視麗娟，作驚呼。李芬夫人且呼，且入趨至牀前，抱麗娟身爲之撫摩胸腹，口中頻呼『愛兒愛兒』

夫人頓足厲聲向秋兒

（夫人）還不去請老爺來！木頭……泥塊！

秋兒含淚去。李芬踉蹌奔入，近麗娟前，目眈眈注視麗娟之面，默然不作一語，惟伸其舌於唇外。

夫人含淚向李芬

（夫人）還我愛兒來……你害殺我愛兒了……

秋兒入見李芬，木立無語。

（秋兒）老爺快去請醫生罷。

李芬不答夫人，復向李芬語。

（夫人）你也太糊塗了，我好好的說話，半句兒也不聽。一味兒執迷不悟，孤行壹是，還要做出那封勞什子的假信去欺騙他，癆病加個麥柴，我早說是不行的，你偏不信……不信。

夫人且哭且語，俯首親麗娟之額。

夫人（吾的愛兒！吾的愛兒！快醒來！快醒來！）

麗娟雙目緊閉呼吸不絕如縷夫人見枕旁之僞函又悲又憤取而粉裂之擲李芬之身上

（夫人）你要害殺他也用不着這封信你好忍心你好毒手：我今年活了五十七歲膝下尙虛只有這一個女兒你還容他不下：罷了！罷了！我這條老命也不要活了和你拚命

李芬捶胸頓足瞪目無語秋兒指地上粉裂之僞函語夫人

（秋兒）這封信既是老爺假做的夫人爲甚麼要送來現在既惹出個禍水來也怨不得老爺一人還是請夫人暫息雷霆之怒請老爺趕快去請個醫生來方是正道

夫人注視秋兒

『夫人』秋兒你看他啞子似的呆呆的只管立着還不去請醫生難道要老身自己去請不成

李芬垂頭喪氣拭淚奔出夫人注視麗娟頻呼愛兒麗娟忽大呼『劍花！劍……』一慟而絕夫人失聲哭置麗娟屍於牀上號啕大哭

夫人且哭且呼『吾和他拚命去』

夫人去房中惟秋兒一人守麗娟之屍

秋兒見地上粉裂之僞函以足蹴之面上呈一種悲怨之色長嘆一聲

(秋兒) 唉！我道是甚麼好消息原來是很神速的一道催命符老爺會書符夫人又會送符一個半斤一個八兩白白枉死了我的小姐：唉我的小姐！我的小姐！

秋兒撫麗娟屍放聲大哭

(幕閉)

第八幕……埋香塚

場上作兩部之布景一部作廣野歧路縱橫四圍多林木向東遙望可見李麗娟之新墳一部作李芬之住宅臨河而居門前有古槐樹數株旁有一橋過橋東行數百步即爲李麗娟之新墳

時方薄暮廣野之中行人絡繹來有士人裝者有工人裝者有老人有婦女有稚子或迎面行或背道馳或踽踽獨行或結伴同歸間有立談或招呼者右首斜道上有一瘦怯少年貿貿然來眉宇間露惶遽之色伊何人伊何人卽奚劍花劍花向前行忽又回步却走東瞻西矚似失其路之方向狀珠狼狽時有一老人迎面來劍花急趨前殷勤問路

(劍花) 敢問老伯『紫烈街』在甚麼地方

(老人) 甚麼？豬油肝

劍花向老人高聲語

(劍花) 不是不是是紫烈街

老人以手東指

(老人)從這條斜道上過去見有一大樹再向南行過橋便是紫烈街了

劍花謝老人老人去劍花乃就老人所指示之路匆匆前進路上行人漸稀劍花步甚捷呼吸甚迫促希望之色自然流露於面頻舉首遙望約行半里許見路旁有大樹枝幹屈曲如虯龍係百年物乃折而南行已望見一橋劍花如得好望角乃猛向前進漸行漸近暮色迷離中隱隱見隔岸房屋比櫛炊煙四起劍花更色然喜過橋後向東行至一家門口粘有『李公館』字樣劍花瞥見之乃停步注視復細認其門牌之號數爲『二十三』號知卽爲李芬之住宅乃不復前進

時雙扉緊閉劍花佇望良久不見有一人出入劍花乃趨近門口意欲扣門忽又退走數步兀立於古槐樹旁作癡想狀殊無聊時有行人三五經過李家門前見劍花皆異之有竊竊耳語者

天色垂暗路旁電燈倏放光明劍花徘徊於李家門前躑躅於古槐樹旁有時低首作沈思有時舉頭四矚面上露焦急之色若有所俟者俄又行近門首呆立注視門牌之號數舉手作扣門狀忽狂風捲地起地上落葉片片向空中飛舞打劍花之身上劍花驚而却步手撫古槐樹而立仍癡望無行意

劍花身禦夾衣病又新愈風陣吹劍花作寒噤口呼『冷咧！冷咧！』以手拂去其身上之落葉作欲行狀狂風又捲地起樹木多被搖動劍花大驚失色向橋疾馳去時路旁電燈盡被狂風撲滅場上頓

成一黑暗世界。

俄風定月初明場上作一李麗娟之新墳。劍花兀立墳前。驚魂未定。面色如死。喘吁吁頻呼「奇怪！奇怪！」時方初冬。墳頭百草皆死。落葉滿地。月光慘淡。風景殊淒涼。劍花舉目四矚。見新墳大驚異。突有一衣純黑服之女子。從墳右一大樹旁冉冉而來。見劍花。驚而却走。劍花瞥見女子。急呼「秋兒！秋兒！」秋兒回顧問。

(秋兒)你是誰。到底是人……

劍花急答。

(劍花)我是劍花。

秋兒注視劍花之面。

(秋兒)你是劍花麼？

(劍花)自然是劍花。秋兒。我和你三個月不見。便不認識我了。

秋兒近劍花身。復細認之。

(秋兒)是的是的。你是甚麼時候來的。

劍花急答。

(劍花)是今天來的秋兒。秋兒我尋得你好苦啊。

秋兒忽低沈翠黛舉其尖銳之足在地上亂顛含怨語劍花

(秋兒)你爲甚麼來得這樣遲呢。

(劍花)唉！秋兒！一言難盡以後再細細的告訴你罷。我現在心緒不甯急急要請見小姐。咧。秋兒請你去說一聲謝謝你！謝謝你！

秋兒長歎一聲。

(秋兒)你還要見小姐麼！你從那裏去見他！你來得這樣遲你從那裏去見他。你還來甚麼。

劍花驚問。

(劍花)秋兒你說甚麼話。我那天接到你的電報正在重病的時候。所以來得稍遲。但是我的身子雖不能即來。我的心却時時牽掛你的小姐。一刻也不敢忘的爲甚麼來得遲。便不能見他。秋兒我很不懂你的話兒。

(秋兒)你還不懂我的話麼。直對你說了罷。小姐爲了你已經嘔血死了。(以手指麗娟之墓)你看那紫紫黃土中不是小姐的埋香塚麼。

秋兒淚下劍花大失望悲痛之極一時反流不出淚來且說不出話來久之始長歎一聲。

(劍花)唉……

無限傷心秋兒注視麗娟之慕嚶嚶泣狀殊悲感。

(秋兒)小姐：小姐：你好苦呀：你死了沒有滿一禮拜他就會來：傷心：傷心

劍花驚問。

(劍花)小姐是一禮拜內死的麼。

(秋兒)是的是的你早了一禮拜來豈不好呢。

劍花仰天長歎淚如雨下。

(劍花)唉：別來三月只差得一禮拜：世界上的事還有比這樣更傷心的麼：唉：麗娟：我心愛的麗娟：你遲了一禮拜死也好教我見你一面……

劍花語未畢秋兒即問之。

(秋兒)遲了一禮拜也不會死了。

劍花又驚問其故秋兒乃以「李芬及其夫人偽造劍花之凶信冀欲絕麗娟之癡念不料麗娟信假作真反因以致死」之事含淚告劍花劍花放聲大哭秋兒亦哭時已夜深寒風惻惻涼月皎皎二人哭聲漸縱嗚咽咽淒淒切切如子規之夜啼枝上棲禽盡聞聲而驚起。

劍花忽口吐鮮血昏暈倒地秋兒乃暫止其哭聲趨近劍花身抱之起坐諸懷中以纖纖玉指撫摩劍花。

之胸腹口中頻乎『劍花先生醒來』劍花漸醒注視秋兒良久忽以手環抱秋兒之頸與之接吻

(劍花)麗娟：麗娟：我心愛的麗娟

秋兒羞赧急推劍花起

(秋兒)我不是麗娟：我是秋兒

劍花瞠目視秋兒良久忽趨近麗娟墳前跪又放聲大哭口中頻呼『麗娟：麗娟：我心愛的麗娟』

(幕閉)

第九幕……絕命詞

場上作旅館之一室前面爲窗右首有門室中牀二方桌一圈椅三四

幕開時室中燈光滲淡劍花僵臥牀上沈沈睡去氣息甚微奄奄垂斃

旁有四五少年或坐或立或倚在燈前作無聊之談話面上各現一種憂鬱之色蓋皆劍花之同伴

(少年甲)劍花兄和我是患難之交他待我是最真心的

(少年乙)劍花兄性情又好學問又好我和他雖然是個朋友好似和師弟一般我自和他訂交之後那學問

上委實受益不少啊

(少年甲)近來人情浮夸都趨入虛僞一派像劍花這樣的人委實是數一數二不可多得的若然真個有三

長兩短起來叫我怎樣……

(少年丙)你別憂急那個陳醫生聽說是極有名望的人家無論生甚麼病只要請他來醫治沒有不會起死回生的他一定是劍花先生的救星。

(少年甲)但願如是。

(少年乙)陳醫生爲甚麼還不來咧。

(少年丁)已叫茶房去請過三次了甚麼還不來。

(少年丙)你們別心慌橫豎自然會來的那個陳醫生本領又好精神又好人家請他看病天天總有幾百號有時候連飯都沒有空閒去吃常常在轎車裏頭吃的。

(少年戊)你又要說笑話了甚麼轎車好當做餐室呢。

(少年丁)不是餐室便是一只大飯桶了。

衆皆大笑少年丙赧然無語。

(少年戊)我看現在的時醫多數是名不副實本領原是平常架子却擺得很大人家請他出診無論路之遠近總要坐乘轎子撐個面子還有那出診費掛號費更是重似性命半個錢也不好少的可恨可笑。

(少年了)做到醫生第一要醫學精深第二要心腸慈善若然重了金錢主義便不好了。

(少年乙) 一個人能盡了義務那金錢的權利還是應該享受的。我看現在的時髦醫生只有權利思想說到義務兩字却一個字不着落。人家因為生了病急急忙忙的去請他醫治救星似的望他神明似的敬他。他總是斷線鴿子似的沒有消息。左等不來右等不到人家倒說他生意忙碌其實他在家裏身子橫躺在坑沿上正在聞鼻烟吸烏煙對着驕妻美妾作樂哩。等到他過了煙癮擺着架子到病家去看了看病人提起筆來胡亂寫了一個藥方。只要自己金錢到手那病人的生死病家的憂急都不在他的心上。能有幾個肯搜腸挖肚盡心竭力去救人家的生命呢。俗語說要錢不要命還是說自己要人家的錢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要。那醫生却是自己要人家的錢連人家的生命都不顧了。不是更惡毒一層麼。

(少年甲) 你的議論倒也痛快。

忽聞門外有與夫茶房之問答聲。

(與夫) 十四號在那裏？

(茶房) 那邊便是十四號。陳先生來了麼？

(與夫) 是的是的。

(茶房) 請陳先生裏邊坐罷。

(少年丙) 救星來了。救星來了。

陳醫生搖擺而入。四、五少年皆起立招呼。陳醫生略頷首問少年甲。

（陳醫生）那位有些不舒服。

（少年甲）是敝友奚劍花兄。

少年丁趨劍花牀前撼劍花醒。

（少年丁）劍花兄你舒服麼。醫生來了。

劍花搖首忽口中鮮血窪然噴出。少年丁急承之以盂。盂爲之滿。

陳醫生就床前視劍花診脈畢。皺眉無語。少年丙讓陳醫生坐。陳醫生略推辭。低聲語少年丙。

（陳醫生）奚先生的病恐怕不起了。兄弟也不必開方了。

（少年丙）先生醫學高明。聞名已久。既經屈駕。下顧。總要請先生賜個方兒。

（陳醫生）不能。不能。還是請別人看去。兄弟是沒有藥吃的了。

語殊決絕。四、五少年之視線集於陳醫生。陳醫生轉身欲行。

陳醫生之輿夫入。索與金。少年丁自語。

（少年丁）藥方都沒有開。還要甚麼與金。

輿夫又高聲索與金。少年乙語陳醫生。

(少年乙)那個與金請先生讓了罷。

陳醫生搖手。

(陳醫生)不關兄弟的事。他們肯讓自然是極好的。兄弟是不能做主的。

少年丁又自語。

(少年丁)滑頭！滑頭！

(與夫)別的好讓。那與金是讓不來的。快給我罷。我們先生還要到別處去看病咧。

少年戊以手牽少年甲之袖。

(少年戊)請診費已丟掉了。那與金的小費還去計較甚麼。快給了他。讓他們滾罷。

少年甲出銀五角授與夫。與夫不接。冷笑。

(與夫)哼！五角洋錢那裏穀。

(少年甲)你要多少呢。

(與夫)起碼要兩圓。

少年丁怒目視與夫。

(少年丁)呸！兩圓！你在那裏做夢。

少年丙指與夫語

(少年丙)你也要看看風色的。你們先生藥方都沒有開你也好將就些了。

(與夫)開方不開方我們是不管的。無論如何那五角洋錢總是不穀的。

(陳醫生)諸位請加了些罷。

少年戊出銀一圓擲與夫前與夫拾之。咕嚕而去。陳醫生與四五少年告別。四五少年皆不答。陳醫生赧

顏而去。四五少年面面相覷口中均呼『晦氣晦氣』

劍花忽大嗽欲吐。少年乙急取盃承之。劍花就少年乙手中吐。

(劍花)小崖兄。我口裏乾燥。你去把碗茶來給我喝。一口小崖兄對不起。

少年乙取杯茗奉劍花飲畢。

(劍花)我的病是不中用的了。恐怕今夜便要與諸君永訣了。

(四五少年)劍花兄。你不過有些兒感冒。那裏便會不好呢。

劍花長歎。

(劍花)唉。我想人生在世第一要是快樂。像我這樣的人一些樂趣也沒有。不如死了倒覺得乾淨。

但是我爲甚麼要死到這裏來。唉。

劍花語時以斷續出之四五少年皆呆立靜聽默然無語少頃劍花又斷語

(劍花) 唉：諸君：我的父母是親愛我的：我的弟妹是友愛我的：老天：我到老天的時候：爲甚麼還不許我們聚一聚呢

劍花淚如雨下從枕旁紆徐流出衾角皆濕四五少年亦爲之泣然有面壁暗泣者

(少年甲) 劍花兄你別說傷心話你的病早晚自然會好的前天已發電到你府上你尊大人便要來了

劍花含淚語

(劍花) 諸君爲我病了：打電報：請醫生：也心力交瘁了：我委實對不起感激之至

(四五少年) 劍花兄你說那裏話來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

(劍花) 我的父親爲甚麼還不來咧：

(四五少年) 早晚總要來的

(劍花) 我死了也沒有甚麼牽掛：就是對不住我親愛的父母對不住我心愛的……

無限感慨

(四五少年) 劍花兄你身體欠安還是再安睡一回快不要去多想

劍花閉目沈思忽注視少年乙

（劍花）小崖兄對不住……你替我去取紙筆來……我要寫……

少年乙向桌上取紙筆至劍花側身起作書訣別其父。奚奈淚簌簌下落於紙上。四五少年呆立靜觀。默然無語。室中殊淒寂。劍花書畢復睡下。

少年乙取紙筆復置桌上。四五少年環立桌旁觀劍花所書之絕命詞。劍花忽又大咳。嘔血昏暈去。四五少年皆大驚失色。手足無措。有高聲呼「劍花兄」者。劍花忽啓目大呼。

「麗娟……麗娟……早知如此何必……」

語未畢。氣已絕。四五少年皆大呼劍花不應。四五少年乃親劍花額。與之永訣。哭失聲。旅館中之男女客。有聞聲至者。皆爲之淚下。

（衆客）那位先生想是沒有用的了。我們徒哭也是無益。預備起身後事來。也是我們後死的責任。大家總要想個法子。

（四五少年）謝諸位厚意。

（衆客）大家都是客邊人。何必如此客氣。死在客邊原是人生最苦的事。實在傷心。

衆復大哭。斯時更樓上正報四下。劍花之老父奚奈。面有憂色。急入。

四五少年及衆客皆趨前致敬。奚奈不及一一置答。急趨劍花床前。撫劍花屍。連呼。

（奚奈）劍兒：劍兒：父親來了。

奚奈放聲大哭，衆皆苦勸，奚奈哭乃止。

（奚奈）對不起諸位了，我接得了電報，就星夜趕來，不料已不及見他一面。（語至此，復注視劍花）劍兒！劍兒！你爲甚麼要死到這裏來咧！你爲甚麼不肯應我一聲咧！劍兒！劍兒！父親來了。

奚奈復大哭，衆又苦勸之，奚奈含淚問。

（奚奈）他臨死的時候，不知有甚麼說話。

四五少年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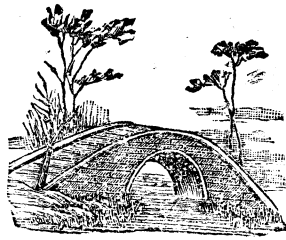
（四五少年）有的有的，無非紀念老伯的話，還有一信在此。

少年乙以劍花之絕命詞授奚奈，奚奈含淚展閱劍花之絕命詞。

斯時場上下一大帷，上書。

『親愛之我父……兒今別我父去矣。我父生兒，兒死，乃不能見我父一面，天下痛心之事，孰有甚於此者。然兒亦無面目以見我父矣。兒不孝，戀戀於兒女之私情，忍心舍親愛之我父，以去兒之罪大矣。兒死已晚矣。兒死之後，望我父勿加以絲毫之痛惜，以增兒冥中之罪孽也。臨死哀鳴，伏乞垂鑒……不孝兒劍花絕命留上。』

天嘯殘墨 卷三 鴛鴦夢劇本



雜著

卷之四

斷簡一束

◎與吾妻吟秋書

嗚呼。予與予妻。僅七載緣耳。此七載中。歡聚之日少。別離之日多。大好光陰。強半消磨於客裏。嘗有句云。「一年幾度銷魂夜。別後相逢第一宵。」至今誦之。祇令人悲增忉忉耳。猶憶曩時。予別家去。去後二三日。必去書一次。書去而予妻必有一答。歸後各出其往返之情牘。互相參證。引爲笑樂。歷年所積。多如束筍。惜皆爲予妻臨歿時所燒去。彼殆恐予見之而傷神。故預燬之以滅跡歟。其心良苦。其情尤深。可感也。此書偶於故紙堆中搜得之。重閱一過。恍如隔世。爲悲爲喜。更不自知矣。書中不言年月日。且發自何地。亦已不復記憶。所語又平淡無奇。置之言情尺牘中。足令閱者齒冷。何足存何敢存。且存之亦非予妻之志。然仔細思之。此項書牘。爲予生平絕大之紀念品。死者不可復生。燒者不可復完。而此一紙書。何以巍然獨存。歷劫不燬。冥冥中殆有深意存焉。耶寥寥百餘字。予視之。却如吉光片羽。什襲珍藏。至今未敢墜失。於淒風冷月中。挑燈展讀。正如頭白宮人。重話開元遺事。劫灰久冷。鬼趣橫生。亦可謂極人世之無聊。

者矣。重錄於下，並不敢增損一字，以存其真。天嘯識於秋魂室時六年二月上浣。

花下勾留，燈前笑語，樂何如乎？快何如乎？自妝臺分手後，曾幾何時而好鳥啼棠花乍放，果然是奈何天氣矣。頑軀尙知自惜，可慰錦注，所可憐者，蹉跎歲月，辜負香衾，誦最無聊，賴是黃昏之句，不禁感慨係之。卿固多情人也，倘見陌頭柳色，其亦同此感乎？春風無賴，強飯爲佳，俟茶藤開放時，予將隨雙燕南歸矣。書不盡意，諸維愛照。

◎寄枕弟書

予抱荀郎之戚，在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時枕弟猶羈留海上，乃作此書，計之去冬歸自嶺南，於枕弟案頭重見是書，紙上淚漬斑斑，猶模糊可辨，爲之悽楚者累日，嗚呼！死者已矣，生者去死亦近，此非予書中語乎？而今何如哉？予其終爲薄倖郎乎？書此以誌予痛，丁巳春日天嘯附識。

嗟乎！吾弟汝閱此書，其無驚且駭，余今所以報告汝者，無他，汝嫂已挈其愛女同赴大羅天上矣。愁雲慘霧，地飛來籠罩於余之一身，汝嫂誠薄命而余之不幸，實堪痛心。上帝不仁，既奪我愛女，以去復奪我愛妻，以去何酷！毒至於此極，余此次自家來滬，僅四日耳，行時家人均無恙，未及一來復而妻死，兒孀生離，竟成死別。天之厄我，又何其驟！一若瞰余之亡而出，此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者，使余遲數日行者，則兒死而妻或不死，今何及矣！傷哉！汝嫂歸余七載，曾無一日展眉，所以戀戀者可憐之愛情耳，今彼竟并此可憐之愛情而亦不顧。

毅然決然舍我而去抑何忍哉然余又烏得而怨之死者已矣生者去死亦近喪事叢勝汝其歸乎

◎覆某女士書

嘯白某君文右辱賜書遲遲未有以報歉甚弟一病纏綿不問世事者幾一月而大地風雲倏起倏落瞬息千變至今又是一付局面矣偉人寄跡海外羣妖肆虐國中滿目瘡痍遍地荆棘痛鐵血之無靈哀共和之已死討袁旗幟當初樹遍東南聲震中外至今思之一場春夢耳吾輩不幸生此惡政府之旋渦中自恨良心未泯豪氣未除眼睜睜看着人家做皇帝又不甘心怙倪倪向奴顏婢膝中討生活去將來尙不知如何結局悲夫痛哉承詢民權近狀敢撮數語以告同人將於民權誓守效死勿去之義民權不死吾心不死吾夢想中之共和吾腦海中之自由亦終不死吾之傷心無已時吾之希望終無盡君之愛共和愛自由正與吾同而君之心尤急於吾熱於吾而君之見尤高於吾卓於吾而今而後望君不吝金玉時錫箴規以開吾茅塞幸甚幸甚秋風多癘遺望君爲國自愛勿徒抱悲觀主義來日方長民國將來之結果尙不能逆料吾輩將來之結局亦不能預料吾於是希望民國之將來吾於是更希望吾輩之將來吾心花怒茁吾膽氣粗豪吾何傷吾何悲而吾日夜希望之共和幸福日夜希望之自由幸福又豈僅僅在腦海中夢想中而已哉書罷不禁狂喜二年十月

二日

◎再覆某女士書

惡耗傳來。驚。諗。涼。秋。小。極。瘦。到。黃。花。足。令。數。千。里。外。之。羈。人。聞。而。魂。斷。君。之。身。世。弟。所。深。知。病。之。由。來。殆。必。以。此。忝。屬。至。友。亦。何。敢。以。皮。膚。淺。語。來。相。勸。勉。天。下。多。不。可。解。事。即。如。弟。歷。年。所。遭。何。一。足。稱。佳。境。然。弟。頗。能。善。自。排。遣。勉。留。報。國。之。身。不。下。窮。途。之。淚。至。於。今。日。雖。百。端。抑。塞。飲。恨。日。深。而。千。里。馳。驅。頑。軀。無。恙。蓋。逆。來。尙。知。順。守。但。使。達。觀。自。悟。跳。出。愁。城。則。彼。蒼。亦。無。如。我。何。病。魔。亦。當。退。避。三。舍。吾。人。不。幸。既。生。而。爲。人。種。種。煩。惱。事。卽。不。能。免。鬱。鬱。自。傷。反。令。彼。造。化。小。兒。得。售。其。技。仔。細。思。之。甚。不。值。得。略。紅。危。症。非。癰。疥。可。比。君。重。闢。在。堂。一。身。無。主。未。了。之。事。正。多。既。死。之。灰。當。活。今。弟。所。望。於。君。者。無。他。惟。願。君。卽。以。弟。之。所。以。自。遣。者。自。遣。究。竟。君。之。境。遇。還。優。勝。於。弟。只。須。設。身。處。地。爲。弟。一。思。應。亦。不。怨。天。之。獨。靳。於。我。矣。從。此。悟。徹。浮。生。撥。開。障。翳。懺。懺。情。於。既。往。留。希。望。於。將。來。好。自。爲。之。勿。虛。我。望。弟。飄。飄。客。土。浪。蕩。生。涯。爲。國。爲。家。兩。無。所。着。近。况。爾。爾。難。以。告。人。所。幸。頡。而。健。飯。可。慰。錦。注。耳。涉。筆。至。此。惟。願。君。俯。納。微。言。視。同。藥。石。更。祝。君。霍。然。而。愈。卽。以。好。消。息。報。我。臨。風。瞻。望。無。任。依。依。某。白。

覆某君書

頃奉還雲字字作慘綠色讀之令人迴腸盪氣不自知其涕泗之何從想公下筆時當亦擲筆三歎也某君身世弟祇知其不幸初不料其傷心若是之甚弟眞憤憤弟眞夢夢讀公來書始恍然悟遽然覺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一剎那間又如身入森羅可怖之地獄中親見我神聖敬愛之女友將受死刑之宣告宛轉哀鳴於刀鋸

之下。公謂愛莫能助。徒喚奈何。三復斯言。同聲一哭。嗟。誰實爲之。而令若是。家庭之專制。不破婚姻。終無幸福之可言。吾輩平日侈談自由。而今而後。吾將鉗吾口。結吾舌。不敢再作夢。嗟矣。失復何言。矧弟亦情場失意人也。而今而後。自哀之不暇。又何暇哀人弟之於某君。亦終無以慰之。且亦不敢再有以勸之。冥冥中負此良友矣。然弟猶願知其病之近作何狀也。公熱腸人。當有以詔我。雲天引領。無任盼禱。連日坐雨。旅況益無聊賴。新愁舊恨。湧上心頭。信筆所之。不知所云。

◎與何子恨書

一別半載。音問未通。以至好之友。而相關若此。此弟之過也。然惟至好之友。雖相關若此。其精神未嘗不息。相通原不必以筆墨之勤惰而課其疎密。此又弟之所差堪自信者也。與君別後。困頓海上者。又二月。嗣得鳳公之招。作粵西之遊。七月三號首途。十六號抵潯。越時十餘日。計程三千里。舟車困頓。風雨蕭條。途中所得。著有日記另錄。此行之目的。原欲借游歷以開拓胸襟。增長聞見。不料兩者均難如願。浪當身世。飄蕩生涯。無往而非愁城。恨海。矧潯州僻處邊陲。雖爲粵西重鎮。而孤城斗大。叢爾彈丸地耳。以愁人視之。尤有滿目荒涼之感。年來心境。日非。與紅友結不解緣。幾於非此不歡。此間士瘠民儉。無佳釀可得。卽有金貂亦換不到五羊皮。更成廢物。矧并此而無之。其苦尙堪問乎。質言之。弟今日之境地。可以困之一字概括之。而一計及故鄉。此時正持螯賞菊。不禁拍案狂呼。饑沫爲之四濺。頗動專鱸之思。所恨者。阮子途窮。蘇公金盡。故鄉雖好。惟有望洋。

與歎耳。然有一事可爲知己告者。弟在此三月。並未任有職務。七尺之軀。依然乾淨。個中本非吾輩插足地。卽有可圖。亦決不作問鼎之想。身體之自由。本神聖不可侵犯。誰而得束縛之。然舟中敵國行動。要不能不留意。此間非樂土。會終當歸耳。國事日非。消息日惡。明年元旦。吾儕平民。又當換一新頭銜矣。誰實爲之。而令若此。弟今抱一得過且過之想。固不能作強顏之歡。亦不敢作無益之悲。一肚皮塊壘。不知何日得以借酒澆之。終日跌坐。形同老僧。心如槁木。頗欲作管城卽墨之遊。而文思奇窘。久久不著一字。不得已而從事於鐵筆刀鋒。所至頑石爲開。自視頗不弱。此間惜無解人。寄與老友。不知亦值得一笑否。

●覆黃文彩女士書

文彩先生講席。久欽芳範。時切葵傾。耿耿私衷。莫可言喻。先生以清才續學。主持教育。滿門桃李。類皆一時之選。僕風塵俗質。浪跡天涯。不獲親謁。瑤階飽聆清誨。居常引爲恨事。日昨忽奉玉簡。展誦敬悉。拙作吟梅墓銘。因陸君屢書敦促。固辭不獲。草草落筆。自知辱沒英靈。負罪良深。讀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謂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銘。未嘗不汗流浹背。乃承齒及。益覺惶愧無地矣。某君富於學問。又能刻苦。而道德高尚。不染時下風氣。尤爲難得。此所謂養之有素。乃先生陶鑄之功。僕欽佩某君。益不得不欽佩先生也。所恨者。才高天妬已成慣例。斯人孺疾。大可傷心。讀先生書。清淚又盈盈矣。今幸小愈。尙希善爲勸導。服以清涼之劑。贈以藥石之言。當可霍然。否則長此鬱鬱。憂能傷人。殊屬可慮。嗟嗟天下多不如意事。而婚姻更甚。吾獨不解世之爲。

父。母。者。往。往。威。福。自。用。忍。令。其。親。愛。之。子。女。入。於。可。憐。可。悲。之。境。斷。送。其。一。生。之。幸。福。而。不。惜。是。誠。何。心。哉。至。某。君。之。所。遇。則。更。屬。例。外。益。令。人。太。息。不。置。何。物。阿。叔。專。制。若。此。吾。將。以。人。世。之。惡。魔。視。之。先。生。得。毋。斥。其。嫚。罵。乎。暇。乞。時。錫。箴。言。以。匡。不。逮。幸。甚。幸。甚。某。頓。首。

◎與某女士書

嘯。白。吾。友。文。右。春。間。曾。奉。寸。緘。以。歸。期。相。告。整。裝。之。際。適。得。桂。省。獨。立。之。耗。同。人。又。殷。殷。挽。留。義。不。容。辭。歸。計。因。之。作。罷。此。數。月。中。忽。東。忽。西。忽。南。忽。北。行。蹤。莫。定。天。天。爲。無。事。忙。致。於。至。好。之。知。我。前。亦。未。一。通。音。問。予。懷。渺。渺。莫。可。言。宣。未。知。入。夏。以。來。眠。食。如。何。清。恙。已。痊。可。否。至。以。爲。念。弟。天。涯。淪。落。憔悴。而。今。祇。以。國。事。未。能。忘。懷。不。得。不。苟。延。偷。息。此。次。南。方。起。義。而。弟。又。適。當。其。衝。在。他。人。處。此。正。可。因。人。成。事。稍。圖。報。効。而。弟。却。又。未。能。有。所。盡。力。有。心。報。國。無。意。沽。名。所。爲。知。我。告。者。亂。黨。兩。字。之。頭。銜。居。然。取。銷。東。西。南。北。行。動。稍。可。自。由。耳。現。在。元。凶。自。斃。黃。坡。依。法。繼。任。南。北。愛。戴。已。無。異。辭。戰。局。當。從。此。收。拾。此。民。國。之。福。亦。國。民。之。幸。但。願。早。一。日。解。決。卽。國。民。多。一。日。幸。福。而。弟。亦。擬。於。月。內。束。裝。返。滬。從。此。息。影。里。門。不。問。世。事。倘。得。自。由。自。在。享。一。日。真。共。和。之。幸。福。私。心。已。慰。至。個。人。之。境。遇。如。何。一。切。榮。辱。利。害。早。已。等。諸。電。光。石。火。腦。經。中。已。無。復。存。留。吾。友。聞。之。當。作。如。何。之。感。想。乎。嗟。乎。吾。友。人。生。多。不。如。意。事。莽。莽。塵。寰。到。底。有。幾。個。幸。運。兒。哉。至。希。達。觀。一。切。毋。以。外。界。之。順。逆。而。自。傷。而。自。苦。狂。直。之。言。出。諸。肺。腑。勿。罪。爲。幸。五。年。六。月。廿。五。日。自。肇。慶。客。次。發。

◎戲與雙熱書

余在湖上時。雙熱越城來訪。一宿即去。越三日。戲與以書。

咄咄事之離奇。有若是哉。汝之來也。是意外事。汝之去也。是意中事。握手道故。是快意事。握手話別。是失意事。由意外事而生意中事。從失意時而想快意時。一驚一喜。一歡一悲。僅一夕話耳。咄咄事之離奇。有若是哉。憑兀兀坐。忽有所憶焉。噫嘻。兀兀之上。若明若暗。有光如豆者。非燈也。耶兀之側。不高不低。以布爲帳者。非榻也。耶某日之夕。憑兀兀坐。時彷彿有不速之客。一人來。非即汝也。耶。汝今日者。以教育餘閒。遊遊於虞山琴水之旁。與諸君子。謔浪笑傲。豪興自必不淺。猶記夫某日之夕。我曾攜燈而聽汝風琴。裏奏歌乎。猶記夫某日之夕。我曾下榻而與汝被窩裏論文乎。憑兀兀坐。忽焉而見夫燈。忽焉而見夫榻。我不能不爲斯燈斯榻傷矣。噫嘻。斯燈也。非即照汝奏曲之燈乎。斯榻也。非即與君抵足之榻乎。斯時之燈也。榻也。何等熱鬧。會幾何時。而落寞至此。燈也不明。榻也不暖。其亦如我之從失意時。而想快意時。倍覺神傷乎。不然。胡若是之奄奄無生氣乎。夫燈者。宜明而不可暗。榻者。宜暖而不可冷。我自寄居湖上以來。日則或詩或文。或琴或酒。消遣事。正復不少。夜則蜷伏斗室中。惟一燈一榻相依爲命。燈明。我亦明。榻暖。我亦暖。所謂甘苦同之者。非耶。處此黑暗世界。全賴此一點光明。以清醒燈耶。燈耶。我與爾之關係。如此做此冷淡生涯。全賴此一絲暖氣。以生存榻耶。榻耶。我與爾之關係。又如此。今若此。吾其殆矣。吾其殆矣。書至此。燈忽明。照耀如白晝。我爲之大喜。時已三鼓。乃解衣就枕。

甫入被。覺暖氣勃勃。從被中出。咄咄奇事。細聆之。若有聲呼。呼從被中出。咄咄奇事。鬼耶。魅耶。幻想耶。夢境耶。我驚我疑。我大惑不解。掀被視之。乃一潔白如雪之狸奴也。睡夢方酣。情態可愛。予不忍下。遂客令與之。抵足眠。咄咄事之離奇。有若是哉。雖然。奇則奇矣。終不若某日之夕。汝之突如其來。我之倒屣相迎。之出於意外也。雖然。汝豈狸奴哉。一笑。

◎又與雙熱書

雙熱如握。余今通信於君。忽加此如握二字。望君勿草草看過。余生平少友交。非少友交也。少握手交也。君固我之握手交也。始則握手於舟中。繼則握手於校內。由握手而有證盟文。由握手而有交手印。以有一無二之握手交。無端分手而手苦矣。君與我之手。可書可畫。可文可詩。可茶可酒。相別雖久。而君手無恙。我手無恙。烏忍令其久不相握乎。我今通信於君。手書之。君必開讀。此信手披之。我手書。君手披。不啻爲間接之握手也。謂之如握。君以爲然否。

弄翰餘譚

◎蘭亭掌故

蘭亭一序。千古奉爲墨寶。真蹟久已遺失。及至今日。卽響搗本。亦不可得。好古家每引以爲恨。書圃云。王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何延之記云。右軍書此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修禊日所書之妙。右軍亦自珍愛此書。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禪師。付弟子辨才。法書要錄云。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嘗於寢房伏梁上鑿爲闌檻。以貯蘭亭。貞觀中。太宗尋討此書。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給。數日後。因言次。乃問蘭亭。辨才確稱荅。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竟斬而不出。上謂侍臣曰。二王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此僧耆年。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取之。必獲。召見監察御史蕭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徽服。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日暮入寺。過辨才院。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因延入房。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江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辨才曰。檀越間便卽來。翼乃載酒赴之。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今有數帖自隨。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譯之。曰。卽是矣。然未佳善。貧僧有一真蹟。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離亂。真蹟豈在。必是響搗僞作耳。才自於屋梁上楹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額曰。果是響搗書也。後辨才出赴邑橋巖遷家。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帛子在牀上。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梁上取得蘭亭。及御前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何延之又云。太宗殞。蘭亭殉葬昭陵。及唐末溫韜盜發昭陵。其所藏書皆剔出。取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

遂復流落人間。然獨蘭亭亡矣。張芝、叟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蹟者，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不知所在。姜夔、蘭亭考云：蘭亭真蹟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世。石本雜。定武本行於世。洞天清錄云：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清流映帶四字以惑人。然原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上不損處八行小龜形。二也。觀宇宙二行之間，界最肥而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橫欄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鉤。四也。痛字改筆處勁不模糊。五也。興盛之由，由字類申。列敘之列，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略也。又格古論要云：蘭亭帖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涼本爲第二。其定武本，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宣和間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存亡。清涼本，洪武初因寺廢入官。其石留天界寺。寶章待訪錄云：王右軍蘭亭燕集序，唐粉蠟紙雙鉤摹本，在蘇澈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真蹟一等。又宋羊欣羊翼二帖，及褚令摹蘭亭中書舍人蘇軾云：在故相王隨之孫景昌處。撫石在湖州墨妙亭。屢見石本。今在沈存中括家。黃潛蘭亭五字損本。跋蘭亭五字損本者，湍流帶石天五字有損也。據此上諸說，蘭亭真蹟自唐末以後，確已墜失無疑。靖康時所發見者，或是右軍他日更書數百本之一種，非昭陵原物矣。太宗酷愛書法，未得蘭亭之前，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收藏。既豐富，若此乃因欲得蘭亭之故，不惜以九五之尊行竊盜之事，奇絕怪絕。蘭亭魔力之偉大，真不可思議。自古帝王中有具此怪癖如太宗者乎？至其沒後，以蘭亭殉葬，亦是帝皇家惟一無二之創舉。既奪於生前，復專制於死後，致令數千年來，世世相傳，空前絕後之墨寶，一旦化爲烏有。

豈不惜哉。

天嘯殘墨 卷四 弄翰餘譚

一一一

● 硯山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逾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茲山一古基。多羣木。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庵者。是也。硯山歸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又聞米老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米老求以佗畫易之。攸有難色。米曰。若不見從。某卽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此二事均爲米老佳話。硯山爲亡國之遺物。不過磊然一塊石耳。此老胸中腕底。不知有多少邱壑。此區區者在彼視之。想亦不甚珍貴。今以徑尺之硯山。易得一偌大之海嶽庵。宜米老之慨然許諾也。至其以畫易帖。不惜以生命爭之。使蔡攸當日而果不肯割愛者。米老其果投江死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右軍地下有知。將抱恨千古矣。一笑。

● 擊硯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友惡吳之爲人。拔劍擊之立碎。匏庵悼惜。時沈石田在座。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庵大喜。後其扇輾轉流入胡琳之手。琳得扇寶逾連城。雖親友不得一見。蓋鑿於匏。

庵之故事也。病革時，索扇握之。後竟不可解，遂以殉。其嗜古之癖，真可謂至死不變矣。

◎蕭齋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之，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法苑又載約作蕭字贊曰：抱素日絜，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此事與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同一豪舉，亦藝林佳話也。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衣飾瑣屑之事，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

◎畫家之病

木劍創於晉代，非春秋所有。而吳道子畫仲由，便帶木劍。帷帽起於隋代，非漢人所作。而閻立本畫昭君，已著帷帽。芒屨出於水鄉，非金華所有。而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丘士有著芒屨者。諸人皆古之名畫家，猶不免此病。其他可知也。昔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陶母剪髮圖，指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卽易之。吳閻諸人落筆時，惜無岳柱，其在側爲之指瑕摘謬，致令千古名畫留此微恨。信子畫非博古之士，不能作也。

◎鵝羣帖

法帖刊誤云：鵝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鵝羣並復歸也。

按崇虛觀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其僞無疑。黃山谷亦云。鵝羣帖是好事者爲之。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余按逸少有書道德經換鵝故事。後人遂傳會作是帖。崇虛二字其僞固立見。且以全體言之。亦非當時尺牘體也。看前人碑帖。須另具一副眼光。否則一味盲從。徒令古人笑人耳。

◎臨摹

初學學書。必先臨摹。然亦不可泥定死法。善學書者。或張古人書於壁間。日夕觀覽。出神入化。下筆時。隨意爲之。不必求形似也。顏真卿忠貫白日。識高天下。故精神見於翰墨之表。特立而兼括。有以錐畫沙之妙。其與郭知運爭坐位帖。尤有篆籀氣。後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以爲蠶頭燕尾。僅乃得之。殊不值識者一笑。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恆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難爲俗人言也。

◎天趣

米南宮多遊江浙間。每卜居必擇山水秀處。其初本不作畫。後以目所見者。模仿之。遂得天趣。其作戲墨。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余謂作畫宜如是。卽作書亦何獨不然。米老作畫。固以趣勝。其所爲書。亦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不可籠以馳驅之節。天和氣爽之日。明窗淨几。焚香展閱之。如鳥飛魚躍。有天空海闊之意。此書之以趣勝者。其造諧之神。所以至於此極者。決非得力於臨摹。殆亦得山水之秀氣。歟。黃

半山云。余寓居開元寺之怡懋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作草。似得江山之助。南宮殆亦猶是焉。

●蕭閒堂記

余生有書癖。暇輒弄翰。揮汗呵凍。不以爲苦。見前賢書法之佳妙者。朝夕觀摹。欣然忘倦。然唐宋以來。以書法名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平生所最崇拜者。南宮一人而已。蕭閒堂記。爲南宮生平第一得意之筆。此書原跋尾。有紹興小璽及睿思殿印。爲思陵祕府物。後歸賈平章。最後淪於一兵子。且將與雜楮同障緯。蕭爲虞集所見。以十千買歸。且跋其後云。此元章以二楊私爲圖贊。天啓有相知一語。故不勝喜快。敍詠其事。是以語多感慨。筆勢飛動。異於常時。而心手交悅之狀。宛在紙墨。得於情者深矣。觀此則知右軍修禊有感而作。誠非它書所能及也。嗟夫。言書而至於情感。具此眼者。誰乎知其說者。又誰乎余得是帖。在紀元前七年。什襲珍藏。逾於拱壁。至今尙在行篋中也。

●聯話一

文有駢散詩有古今不必皆對句也。而世之爲人書聯者。必用對句。此不可解者也。余爲人書聯。或用成句。或係自撰。上下句或對。或否則各隨其興之所至。無一定之準。則譬之作文。對者爲駢體。而不對者。則爲散體。譬之作詩。對者爲排律。而不對者。則爲古風詩。文既可不對。寫字又何必盡用對句哉。此雖爲余之創格。然質諸通人。當亦首肯。不以余爲好異也。

◎聯話一

書聯又有一習慣法。卽上句末一字必用仄聲。而下句則必用平聲是也。如上平下仄。或全平全仄。見者必指爲謬誤。此亦不可解者也。夫字之四聲。以駢體文及排律詩用字爲最嚴。今試問駢體文中之對句。其末一字豈爲上仄下平乎。又試問排律詩之用仄韻者。其上下句之末一字。豈仍先仄後平乎。至如散文及古詩之。不講聲韻者。更不必論矣。余以爲駢文中之後句末一字。既可或。用仄聲。則書聯亦未嘗不可排律詩之用仄韻者。其末一字。既可用仄聲。則書聯更未嘗不可字之平仄。本無一定字。字可用字。字可寫。但求綴句通順。筆法精妙。是亦足矣。又何必拘拘於平仄哉。

◎聯話二

書聯不必專講平仄。既如上述。而字數之多寡。似亦不必有一定之制限。今人爲人書聯。除婚聯壽聯輓聯及廟宇會場花園所用諸聯外。大抵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爲多。九言以上。已不多見。三言以下。則更絕不一見也。余以爲聯中字數。當以紙爲準。則字有大小。紙有長短。臨池時。先審度情勢。計劃既定。然後落筆。自無局促之態。紙若闊長。可作長聯。否則以字少爲宜。卽少至三字。或三字以下。亦無不可。質諸大雅。亦以爲然否。

聯語偶錄

鄭成功雄渾沈毅之好男兒也崎嶇海上二十餘年雖進取無成而退守臺灣成獨立之局乃中國之哥倫布也今其地有開山王廟初係臺民私祀光緒紀元沈文肅奏列祀典并撰廟聯曰闢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詞意渾括佳構也又有一聯云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舊江山爲天下讀書人頓增顏色驅外夷出境自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讀之令人起舞較沈聯尤有深意

滿清入關屠殺至慘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諸書吾髮上指吾背欲裂吾淚幾枯江陰一役死守八十餘日死者十餘萬人其民氣之義勇不減揚州嘉定忠骨如山千秋不滅足爲我三吳人士生色矣而當日爲民軍之首領者乃閻應元也夫應元一退職之典史也誓死不降與城俱盡自有應元而明史上又多一斷頭典史矣城陷時應元題其門云八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守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嗟嗟使當時明臣中有守土責者皆能似此退職典史之帶髮効忠使當日南方各州縣之人民皆能如江陰人民之同心死守則國事猶未可知也然而難矣

前清光緒初年吾鄉有曹甲者土豪也與鄰人某乙因事構訟曲本在曹而曹乃以金錢勢力反得勝訴案結後乙應出若干金賠償曹之損失經某君出爲排解時適新葺華陀廟缺一楹聯某君乃勸乙損資助之雙方允洽乙卽倩某君捉刀某君援筆大書云人世於今多吉利先生何處下針砭用曹瞞小名以譏刺土豪且調

侃華陀而語。面却極渾。成曹深恨之。而無如何也。斯聯至今尙在。

俞曲園輓翁叔平聯云。白傅一篇醉吟傳綠圖。兩代帝王師。十四字如生鐵鑄成。

杭州秦礪泉殿撰。偕友游西湖。至岳墓。友人戲指之爲秦檜後裔。勸題檜聯。礪泉援筆書曰。人從宋後少名檜。

我到墳前媿姓秦。可謂善於措辭。礪泉爲隨園弟子。或云是日袁亦同行。是聯乃其捉刀也。

朱竹垞嘗爲施粥廠作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饑者苦。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論者以爲含蓄有味。

潮州昌黎祠有聯云。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書。安得先生到此。人心歸正道。只須八個月。至今百世師之妙在。

切定其地落筆。移不到別處昌黎祠去。

山東有廟。合祀舜與孔子。有一聯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卿雲爛兮。紉纁纁兮。天造地設。有獨無偶。

杭州湧金門外藕香居茶室有聯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集坡詩恰合妙極矣。

江西滕王閣有聯云。大江東去。爽氣西來。天然佳對。妙手偶得之耳。

嘉善金眉生有題小孤山聯云。有美一人。中夜聞五銖環珮。遺世獨立。下游俯兩點金焦。可謂此山絕唱。眉生。

又有題黃鶴樓聯云。大江流日夜。西北有高樓。題岳陽樓云。對此茫茫百端集。此老惓惓天下憂。題三醉亭聯。

云。一月二十九日。醉百年三萬六千場。時人歎爲三絕。惜岳陽一聯。複一此字。未爲完璧。至其題九江琵琶亭。

聯云。燈影幢幢。悽絕暗風吹雨夜。荻花瑟瑟。魂銷明月繞船時。題蘇州滄浪亭聯云。小子聽之濯足濯纓。皆自。

取先生醉矣。一邱一壑自陶然。一則組織元白本事。一則運用成句俱佳。

武昌福神祠有聯云。四序答神麻有名花。有香草。一龕在人境。亦城市。亦山林。祠左多花市。秋菊春蘭芬芳燭鼻。故云。

揚州戲臺內有聯云。想當年那段情。由未必若此。省今日這般光景。或者有之。戲臺聯佳者甚多。此聯之妙。純在虛字傳神。至如虛弄干戈。原是戲。又加妝點便成文一聯。則用拆字法。戲字並非從虛。文字亦非從又。牽強之至。不值識者一笑矣。

青詞乃醮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時。朝中詞臣悉從事於此。以希天眷。有極工者。一聯云。撰靈善之性。以成交。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五五。數數生於道。道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嶮竹之筒。以協律。陽聲六。陰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聞於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

宿遷倪瑞璿女士。有弔方正學墓句曰。碧血一區埋十族。青山千古護孤墳。蒼涼悲壯。出自女兒。香口尤不易得。

有人戲贈知縣聯云。下官拚萬個頭。向上司磕去爾等。把一生血待本縣。絞來贈知府。聯云。見州縣則吐氣。見遺臭則低眉。見督撫大人茶話須臾。只解得說幾個。是是是有差役。爲爪牙有書吏。爲羽翼有地方紳董。袖金贈賄不覺的笑一聲。呵呵。皆雋永有味。然余謂不及某官自撰一聯云。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一品高陞陸

到三十六天宮與玉皇大帝蓋死卑職卑職卑職萬分該死死落十八層地獄爲閻羅老子挖煤更爲絕倒。

如女子雙生好山人半屬仙人曾爲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曰婢女又不妨稱奴此拆字聯之佳勝者。

嵌字聯之佳者如葉名琛被英人虜於海外後有人撰聯嘲之曰氣懾蠻風竟向南吹葉去名聞夷裔爭傳楚北獻琛來滿人瑞麟號清泉督粵時張兆棟爲粵撫遇事皆受制於瑞鬱鬱不得志粵人爲撰一聯云瑞氣千重且看他立在王者旁邊頭戴三梁冠身穿四又袍威赫赫十載耑權吁嗟麟兮河清奚俟張公百忍可憐爾屈成弓兒模樣睜開半雙眼挑起一隻腳顛巍幾聲長歎爲之兆也棟折難支粵人又有謂烏輝兩典史云烏不如人祇爲胸中無點墨軍無鬪志只緣身外有偏心左宗棠字季高曾國藩嘗以姓名出一聯使左屬對聯云季子敢言高與余意見輒相左左應聲曰藩臣徒誤國問伊經濟有何曾其敏捷尤不可及。

滬上四明會所其楹聯有云相逢多故里親交試話明山月色甬水潮聲無客不思家歸夢遠馳三百里到此覽神州氣色但看戰艦東來賈船西去匹夫皆有責舊邦無忘四千年上言愛鄉下言愛國堂皇冠冕自是有血性人語鎮江近山門外江西會館有一聯云坐中都是故鄉人喜一榻茶煙好同詢南浦朝雲西山暮雨江畔別開名勝地近二分明月試憑眺東流雪浪北固煙霞雖工雅恰合緊切其地著筆而魄力則不如前聯矣某處大道旁茶亭有一聯云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爾我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淺語頗有禪理。

上海某舞臺有聯云休羨他快意登場也須夙世根基纔卜得屠狗封侯爛羊作尉姑惜爾寓言醒世一任當前炫赫總不過草頭富花面逢迎聞作者薛慰農也

馬嵬有楊貴妃祠堂許仙屏督學陝西時題一聯曰龍武軍變起倉皇畢竟蛾眉能殉國蠶叢道塵飛散漫誰將鴛錦賦歸魂用意忠厚爲美人吐氣不少

仙蓬云有某生授徒於某巨室課餘之暇居停或遣婢齎茶點來食一日某生見其婢雲鬢覆額饒有風致前執其手欲與言而此婢已紅暈兩頰絕臂而出他日見前婢忽持一紙入擲於案上欲詰之已瞥若驚鴻轉瞬如雲煙去矣視之乃一行蠅頭小楷上書一聯云奴手爲擎從今切莫擎奴手細審之乃居停之妻屬婢攜來求對者某生徘徊久之思有以掩飾此事忽如有所悟揮筆疾書云人言是信此後不可信人言雖不得謂之工然原聯以字形分拆而成答句亦以分拆字形偶之且能針鋒相對斯爲難耳

有人贈京中歌郎倚雲聯云香草美人奇士所託紙窗夜雨云誰之思亦分拆字形爲之巧妙絕倫

曾國藩有挽妓春燕聯云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此日竟同春去了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曾公制行謹嚴秉性方正而斯聯獨哀豔若此亦一佳話近見有人挽花月女校書聯云身在百花中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亦妙

贈妓聯用嵌字法最是無味然亦有佳者如某君贈寶玉校書集成句云寶劍有時思出匣玉人何處教吹簫

贈月紅校書云楊柳岸曉風殘月牡丹亭旋紫嫣紅贈碧雲校書云碧海青天賞心夜夜雲情雨意買笑年年
贈小琴校書云洛下小東關中小玉雲間琴苑海上琴臺均可誦也又有人贈啞妓聯云真個銷魂千般旖旎
誰傳語爲郎憔悴萬種相思不忍言尤爲雋永有味

嘉道間伊秉綬爲惠州太守宋芷灣時以寒士會試欲求資助伊曰可贈我七言聯能藏東南西北四字當以
三百金爲贈宋援筆立成云南海有人瞻北斗東坡此地卽西湖伊大喜欣然予之

錢牧齋晚年自稱逸老有人於其耦耕堂大書一聯曰逸居無教則近老而不死是爲此歇後語也首嵌逸老
兩字尤爲難得然諛而近虐矣昔有一貧士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但持水一瓶稱觴謂友人曰請以歇後
語爲壽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云醉翁之意不在妙極妙極

梧州同園主人黃其姓楚翹其字宦遊蒼梧愛其地山水之勝於東城附郭賺得數畝地建築一小園經五六
年而始落成取樂與人同之義名之曰同其胸襟之開拓概可想見矣去夏浪跡至梧楚翹屢次招飲適新闢
一池池左爲罷釣磯醉後爲書一聯云是源頭水作濠上觀興之所至落筆頗有飛動之勢句之工拙不暇計
矣

予友潘君武存有題海上新世界長聯云別開新世界茫茫大陸十餘國航海偕來訪黃歇遺蹤袁松故壘戈
登造象忠愍催梳豪傑名流英雄義士感慨彌襟回首百年中閱幾度滄桑彈指間樓臺湧現使啼鶯語燕昔

爲芳草斜陽那走。燐飛螢今幻。銀花火樹憑欄眺。遠且莫問吳淞夕。漲申浦。早潮滬濱荒。邱龍華古塔。無恙舊河山。滾滾長江數千里。奔流到此看西通。巴蜀東指蓬瀛北。達津河南連閩粵。買商俠客才子佳人嬉游。聯袂置身九仞上。觀萬家煙景放。眼處市塵毘連。試把蓋臨風疑去。蒼穹尺咫。還舉杯邀月。怎勝玉宇高寒。杖策攜朋最相宜。夏日聽鷗春郊盤馬。冬晴賞雪秋雨題簷。上下聯共二百十字。包羅萬象。寄慨遙深。識者謂梁茵材楹聯叢話中滇池長聯。無此雄壯洵然。

曩見某說部中有一集石鼓字長聯云。旣載我車。我驂我馬。我徒我取。旣執我弓。我射我矢。我左我右。躋彼原隰。陟茲流水。方之舟之。泳之游之。以田以漁。庶鮮用享。孔旨孔多。孔阜孔碩。維淵有魚。有鰓有鯉。有鱣有鯪。維囿有獸。有鹿有麋。有雉有兔。鳴禽翳柳。嘉樹秀華。于時止止。于時處處。爲宮爲里。君子來思。迺安迺樂。迺康迺甯。上下聯共一百一十二字。集石鼓字作聯語多矣。如此長聯。得未曾有。

民國二年宋漁父先生爲奸人所暗殺。海內痛之。開追悼會時。輓聯極多。偌大會場。幾於無處懸掛。余亦有一聯云。胡爲賊國。胡爲賊民。賊何人哉。大家想想。什麼公理。什麼公法。公竟死矣。後顧茫茫。又有一聯云。世皆知先生不瞑目。我欲得仇人而甘心。

民國紀元之初。南北尙未統一。各地組織北伐軍隊。而外舅雲帆公適於是時逝世。挽以聯云。五百年結育良緣。小子無才不稱東床快婿。只怪糊塗月老誤繫紅絲。倘先君兩地相逢。還望爲半子留情。一言慰藉。億兆民

歡○迎○新○國○匹○夫○有○責○同○與○北○伐○雄○師○何○難○掃○蕩○胡○塵○剗○除○黃○禍○惜○老○成○一○朝○遽○殞○未○及○見○萬○方○無○事○四○海○昇○平○
緊○切○其○時○着○筆○亦○一○取○巧○法○也○

余○有○輓○亡○妻○吟○秋○聯○云○上○有○姑○下○無○兒○七○載○中○糊○糊○塗○塗○大○好○因○緣○竟○輸○與○葉○底○鴛○鴦○花○間○鶯○燕○惓○惓○生○涯○卿○
薄○命○只○爲○我○年○年○潦○倒○負○負○狂○呼○歎○息○遇○人○真○不○淑○纔○生○離○旋○死○別○一○星○期○來○來○去○去○可○憐○光○景○只○博○得○肝○腸○
寸○斷○妻○女○雙○亡○淒○涼○身○世○我○何○堪○翻○羨○卿○夢○醒○瑤○臺○魂○歸○離○恨○晨○昏○有○女○伴○無○聊○予○弟○枕○亞○亦○有○一○聯○挽○吟○秋○
云○出○獄○一○身○輕○嫂○子○目○其○能○瞑○入○門○雙○椿○在○我○亦○淚○無○可○揮○僅○二○十○二○字○十○分○沉○痛○至○今○讀○之○中○懷○感○觸○如○撥○
死○灰○爲○之○淚○下○不○止○

余○代○余○友○鄒○子○鳳○孫○挽○桂○平○鎮○使○林○竹○君○母○管○太○夫○人○聯○云○邦○國○瑞○氣○女○界○榮○光○上○下○數○千○年○問○賢○備○四○德○澤○
被○羣○黎○壽○享○百○齡○衆○福○集○躬○古○往○今○來○能○有○幾○皓○魄○沈○輝○燄○星○斂○彩○團○圓○三○五○夜○看○繞○膝○兒○孫○盈○門○賓○客○滿○營○
十○卒○一○齊○下○淚○人○間○天○上○總○無○聊○管○太○夫○人○春○秋○九○十○有○二○以○乙○卯○中○秋○前○一○日○沒○於○桂○平○鎮○署○故○下○聯○云○爾○
武○鳴○陸○小○幹○中○校○以○乙○卯○之○冬○病○歿○於○蒼○梧○客○邸○余○有○一○聯○挽○之○云○爲○軍○人○甯○惜○身○家○弱○冠○請○長○纓○南○北○馳○驅○
早○拚○着○一○顆○丹○心○死○也○分○也○所○恨○壯○懷○未○展○賚○志○以○終○救○國○仗○英○豪○又○弱○個○七○尺○鬚○眉○天○胡○不○吊○想○曩○日○幸○瞻○
丰○采○異○鄉○逢○傾○蓋○平○生○快○慰○到○而○今○重○提○舊○話○夢○耶○非○那○可○憐○白○馬○哀○嘶○素○車○歸○去○憑○棺○徒○慟○哭○祇○剩○得○兩○行○
血○淚○我○獨○何○堪○

雀牌觴政

◎序言

僕生無雅骨。偏有酒腸。未知拇戰。遑論手談。慨觴政之腐敗。痛酒國之沈淪。偷得餘閒。制爲新律。令分正副。咸取材於雀牌。例有重輕。試標籤於竹簡。東南西北。信手拈來。登琴棋。俯拾卽是。斷章取義。不拘於言。詮並蓄。兼收何分。乎新舊八十。則頭頭是道。六七八人。試何妨。開生面於花天。酒地之中。寓微意於喝雉。呼盧之際。不必千金一擲。居然四座同歡。是假是真。本無足道。見仁見智。存乎其人。嗟嗟。林木依然。七賢不作。江山如此。一醉何堪。非種當鋤。朱虛侯而今安在。衆人皆醉。屈大夫何忍獨醒。借他酒杯。澆我塊壘。酒國健兒。盍興乎來。

◎凡例

- 一用牙籤或竹籤八十枚。正面寫酒令。反面寫酒例。
- 一此令以雀牌名及其附屬之名詞聯綴成之。風牌名七籤。花牌名八籤。同索萬牌名各九籤。共得四十二籤。爲正令。餘三十八籤。爲副令。

一從首座起輪流遞掣。內掣得第五十三籤者。得連掣一次。而掣得第七十七籤者。須停掣一次。斟酌損益。如

八人合座者。適足十次之輪轉。四人合座者。適足二十次之輪轉。(餘類推)可以盡興而止。再多則太覺乏味。

一此令以籤盡爲終止。如籤未盡而議更他令者罰。

一量有大小。人有多寡。杯數可臨時酌定。但議定後不得再生反對。

一籤中酒例有一條或數條之不等。掣籤者應當衆宣布。比擬定後。卽以籤授之當飲者。飲畢繳籤。如狡辭強辯。當治以阻撓軍務罪。照例酒倍罰。

一有一人兼符二例或二例以上者。祇從其一。

一座中如無可比擬。掣籤者自飲一杯。繳籤。

一籤中陪酒之例。係指前條而言。如前條無人比擬時。陪飲者仍須照飲。不推諉。推諉者照例酒倍罰。

一籤中倍飲之例。亦係指前條而言。與陪飲之例同。

一猜拳。除特別規定者外。觴數概由應猜拳者酌定之。

一飛觴之例。由掣籤者臨時酌定之。

一本令自掣籤之時發生效力。

◎正令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竹 蘭 梅 畫 書 棋 琴 白 鳳 龍 北 西 南 東

勁。節。凌。雲。 空。谷。佳。人。 音。香。疏。影。 傳。神。阿。堵。 胸。藏。萬。卷。 南。北。戰。爭。 高。山。流。水。 飛。觴。醉。月。 奮。翮。冲。霄。 噓。氣。成。雲。 堂。北。老。人。 關。西。夫。子。 天。龍。遊。子。 亞。東。主。人。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例

主人敬合席各一杯。
久客者飲。有父母者陪飲。
曾為教員者飲。
敬年老者飲二杯。有孫者倍之。
食烟者飲。掣此籤時適不食者免。有佳婿者飲。
出席者飲。雅篆有鳳字者飲。
面如冠玉者飲。有服者陪飲。
居傍山邊水邊者飲。名號有琴字者飲。為音樂家者倍飲。
側位軍界者飲。能奕者倍飲。掣者且與對面之一人拇戰。
學界飲。宿儒及遊學得有文科博士銜者倍飲。
畫家飲。
髮微禿者微有鬚者各飲一杯。吸鴉烟或身帶花露水者陪飲。
別墅藏嬌者飲。
擊者打竹節關一周。

天 嘯 殘 墨

卷 四 雀 牌 觴 政

二 七

天嘯殘墨 卷四 雀牌觴政

- (15) 菊 人瘦黃花 例 面黃者飲 貌清癯者飲 著黃衣者陪飲
- (16) 一同 一團和氣 例 面圓者飲
- (17) 二同 雙懸日月 例 戴眼鏡者飲
- (18) 三同 三潭印月 例 掣者與左右二人搶三一杯一湯
- (19) 四同 商山四皓 例 髮白者飲 新雞髮如禿鷲者陪飲
- (20) 五同 五鳳齊飛 例 掣者拈五字與合席飛觴
- (21) 六同 大陸同盟 例 掣者與合座同飲一杯
- (22) 七同 北斗七星 例 面北者飲
- (23) 八同 併吞八荒 例 拇戰
- (24) 九同 五月九日 例 合席痛飲一杯 掣者或與身矮者拇戰
- (25) 一索 一索得男 例 有子者飲 新得子者倍飲
- (26) 二索 再索得女 例 有女者飲 新生女者倍飲 有子者陪飲
- (27) 三索 鼎足三分 例 右數至三人各飲一杯
- (28) 四索 四面受敵 例 與合座者猜拳

- | | | | | | | | | | | | | | |
|--------------|--------------------------------|------------------------------|------------------------|----------------------------------|----------------------------|----------------------------|--------------------|------------------------|----------|--------------------------------------|------------------|----------------------|------------------------------------|
| (42) | (41) | (40) | (39) | (38) | (37) | (36) | (35) | (34) | (33) | (32) | (31) | (30) | (29) |
| 九萬 | 八萬 | 七萬 | 六萬 | 五萬 | 四萬 | 三萬 | 二萬 | 一萬 | 九索 | 八索 | 七索 | 六索 | 五索 |
| 民○國○萬○歲○ | 鵬○搏○萬○里○ | 萬○卷○圖○書○ | 學○萬○人○敵○ | 腰○纏○十○萬○ | 日○試○萬○言○ | 雲○山○萬○里○ | 二○萬○金○磅○ | 一○夫○當○關○ | 九○九○消○寒○ | 八○面○威○風○ | 竹○林○七○賢○ | 六○國○合○縱○ | 五○口○通○商○ |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 合○席○各○飲○一○杯○ | 出○洋○遊○學○者○飲○
遊○學○也○郵○者○陪○飲○ | 博○學○者○飲○(博○字○通○作○賭○博○之○博○解○) | 有○力○者○飲○
有○武○職○者○飲○ | 宜○囊○豐○富○者○飲○半○杯○
曾○至○揚○州○者○飲○ | 高○談○闊○論○者○飲○
善○騎○者○陪○飲○ | 航○海○者○飲○
右○數○至○第○三○人○飲○ | 帶○有○條○脫○或○約○指○者○飲○ | 製○者○與○合○席○猜○拳○(竹○節○關○) | 飛○觥○ | 有○鬚○者○飲○
左○顧○右○盼○者○飲○
官○僚○派○飲○ | 好○作○竹○林○之○遊○者○飲○ | 製○者○與○右○坐○第○六○人○猜○拳○ | 經○營○商○業○者○飲○
曾○遊○歷○大○商○埠○者○陪○飲○ |

◎副令

- | | | | | | | | | | | | | |
|----------------|---------------------------|------------------|-------------|---------|--------------|----------------|------|----------------------|---------------|-------------------|-------------------|--------------|
| (55) | (51) | (53) | (52) | (51) | (50) | (49) | (48) | (47) | (46) | (45) | (44) | (43) |
| 敲莊 | 聯莊 | 過莊 | 起莊 | 起牌 | 開門 | 理牌 | 擲莊 | 扳位 | 本錢 | 莊片 | 籌碼 | 骰子 |
| 戮力同心 | 多多益善 | 半推半就 | 獨占花魁 | 面面相覷 | 開徑望益 | 四面埋伏 | 春在誰家 | 遊必有方 | 神通廣大 | 維持秩序 | 借箸代謀 | 指揮如意 |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 左右二人各飲一杯。自飲一杯。 | 合席各飲一杯。貪杯者倍之。擊者陪飲一杯。飲畢再擊。 | 右座一人飲。新婚者飲。謙恭者飲。 | 首座者飲。好冶游者飲。 | 面面相覷者飲。 | 久別相逢者飲。遠客倍之。 | 左顧右盼者飲。手置席上者飲。 | 飛觴。 | 好遊者飲。遊歷外國者陪飲。有父母者陪飲。 | 面團團者飲。姓孔姓錢者飲。 | 缺席者飲。越席(指易位言)者陪飲。 | 曾任參謀者飲。擊此籤時適舉箸者飲。 | 執筆者飲。面有酒斑者飲。 |

- (69) 挖底 海底撈月 例 空杯者浮一大海。
- (68) 槓和 錦上添花 例 擊者須說一笑話以博合座一笑笑則各賀一杯不笑則自飲一杯不說者倍罰。
- (67) 截和 捷足先得 例 右座一人飲。
- (66) 嵌當 中心藏之 例 藏量不飲者飲以手探囊者飲。
- (65) 邊張 虛左以待 例 遲到者飲左座者飲。
- (64) 弔頭 孤鳳求凰 例 求偶者飲二杯曾為月老者陪飲。
- (63) 自摸 不平則鳴 例 自飲一杯。
- (62) 地和 俯拾即是 例 左座一人飲 僂僂者飲。
- (61) 天和 難若登天 例 在座者各賀一杯。
- (60) 么九 老當益壯 例 擊者與年老者猜五拳(如無則其年最長者猜之)。
- (59) 雙抬 重入天台 例 有奇遇者飲 與劉阮同性者飲。
- (58) 一色 秋水長天 例 臨水居者飲 名號有屬水天字者飲。
- (57) 四風 適逢其會 例 合座各飲一杯。
- (56) 三元 文章魁首 例 曾有畢業文憑者飲 曾登前清科第者陪飲。

天嘯殘墨終

天嘯殘墨 卷四 雀牌觴政

(70) 暗槓 暗藏春色 例 有外遇者飲 納寵者飲 懼內者陪飲

(71) 明槓 當頭棒喝 例 與對坐者猜

(72) 截槓 奪得錦標 例 有武功者飲 有喜事者飲

(73) 滿臘 囊括四海 例 合座各飲一杯

(74) 摸荒 四大皆空 例 一律免飲

(75) 誑和 大煞風景 例 自罰三杯

(76) 放礮 一鳴驚人 例 高聲者飲

(77) 老相 作壁上觀 例 自飲一杯 停掣一次

(78) 小相 自討苦吃 例 自飲一杯 飲茶者陪飲

(79) 擡轎 聯絡一旁 例 乘輿赴席者飲

(80) 旁觀 免開尊口 例 多言者飲 (掣籤時緘默者免)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四版

天嘯殘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著者 海虞徐天嘯

編輯者 海虞徐枕亞

發行者 枕霞閣

印刷者 清華書局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上海清華書局

交通路一百三十號

